

中文摘要

唐代墓誌是久為研究者重視的資料。與史學界、考古學界對墓誌資料的研究相比，語言學界對它的研究還處在起步階段。

唐代墓誌作為漢語史研究的語料，主要價值有：一、語料極其豐富。唐代墓誌總量累計已經超過七千方，文字數量已超過兩唐書的總和。二、語料真實。墓誌文獻的載體為石頭，它比布帛更為堅固、持久，一經刊刻，便難以更改。三、難得的“同時”語料。唐代墓誌刻於唐時，保存了當時文字之真跡，是用唐代資料研究唐代語言，故十分可靠。

在全面閱讀、校勘唐代墓誌文獻的基礎上，本文首次對唐代墓誌詞語進行了系統研究。主要描寫了唐代墓誌字、詞、句的特點，歸納總結了墓誌文獻的特定句式，分類研究了唐代墓誌中的口語詞彙、佛教詞彙和特色詞彙，攷釋了《漢語大詞典》未收詞目三百餘條，豐富了近代漢語詞彙的研究內容。

資料是研究的基礎。本文分析列舉了唐代墓誌錄文中的百餘條錯誤，從文字、詞彙、句型等方面，總結了楷錄墓誌時容易出錯的典型例子，並運用文字學、詞彙學、史學等知識對其校勘補正，確保了墓誌語料的真實性。

關鍵詞：唐代墓誌 校勘 口語詞彙 佛教詞彙

Abstract

The Tang Dynasty epitaphs draw much attention of historiographers and archeologists all the time. However, linguists just began to deal with them in these days.

The Tang Dynasty epitaphs are advantageous for the study of linguistics. There are more than 7,000 squares , on which there carved plenty of epitaphs. Therefore, the lingual material is especially abundant. Unlike words written on cloth, epitaphs were engraved on stones so that they could not be altered and hardly wore away. Such can ensure the facts of the lingual material. And it is reliable to study the epitaphs as the language of the Tang Dynasty for they were really written down at that time.

Phrases in the Tang Dynasty epitaphs were studied systematically, based on the entire reading and collation of them. Special sentence patterns were come at through the description of the language characteristic in the Tang Dynasty epitaphs. Oral phrases, Buddhist phrases and peculiar phrases were studied separately. About 300 words that were not included in Han Yu Da Ci Dian were examined and interpreted, which enriches the 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Information is the basis of research. Hundreds of errors were picked out from the collection of the Tang Dynasty epitaphs. The words, phrases and sentences were studied carefully. The typical examples of fallibleness were listed out and rectified with the knowledge of philology, lexicology and history. Therefore, the facts of the lingual material was ensured.

Keywords: the Tang Dynasty epitaphs, oral phrases, Buddhist phrases, collation

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

- 1、坚持以“求实、创新”的科学精神从事研究工作。
- 2、本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和取得的研究成果。
- 3、本论文中除引文外，所有实验、数据和有关材料均是真实的。
- 4、本论文中除引文和致谢的内容外，不包含其他人或其它机构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
- 5、其他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声明并表示了谢意。

作者签名： 姚美玲

日 期： 2004年4月28日

学位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南京师范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学校有权保留学位论文并向国家主管部门或其指定机构送交论文的电子版和纸质版；有权将学位论文用于非赢利目的的少量复制并允许论文进入学校图书馆被查阅；有权将学位论文的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有权将学位论文的标题和摘要汇编出版。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规定。

作者签名： 姚美玲

日 期： 2004年4月28日

凡 例

一、墓誌例句絕大部分錄自《唐代墓誌彙編》、《唐代墓誌彙編續集》，個別例句錄自《新中國出土墓誌》、《唐代墓誌彙編附攷》。錄自後兩種書的例句附有“(新)”或“(毛)”等簡稱。

二、所引墓誌例句一般情況下不加任何改動，維持原文。如需改動時，另加說明。

三、每節內所釋詞語、所校誤例，均按詞、句所在墓誌的年號順序排列。

四、墓誌誌石所刻時間一般有卒亡、埋葬兩種時間，排序時以埋葬時間為序。如果埋葬時間失記，則取卒亡時間。

五、錄自《唐代墓誌彙編》、《唐代墓誌彙編續集》、《新中國出土墓誌》、《唐代墓誌彙編附攷》的墓誌，題名一律使用簡稱。墓誌分單人墓誌和合祔墓誌兩種。單人墓誌，若誌主為男性，以姓名為題，姓、名有一項有缺時，以口代替；若誌主為女性，姓名俱全時，以姓名為題，姓、名有一項有缺時，稱為“某某妻某氏墓誌”，或直接簡稱為“某氏墓誌”。合祔墓誌，則簡稱為“某某及妻某某墓誌”。

六、墓誌別稱繁雜，如“墓誌”、“墓誌銘”、“誌銘”、“墓表”、“權厝誌”等，文中一律省作《某某墓誌》，佛徒墓誌省作《某某塔銘》、《某某灰身塔》等。

前言

近代漢語詞彙是近代漢語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也是漢語詞彙史研究中的一個重要環節，近年來備受研究者的重視。研究的資料範圍正處在逐步擴展中，漢譯佛經、敦煌吐魯番文書、禪宗語錄、宋儒語錄、詩詞戲曲、文言小說、白話小說、筆記雜著等各類文獻，都已經被研究者所涉獵。研究材料的延伸、擴展，往往帶動學術的深化，形成研究的熱點。縱觀近代漢語詞彙的研究現狀，從五十年代張相的《詩詞曲語辭匯釋》開始，到蔣禮鴻的《敦煌變文字義通釋》、蔣紹愚的《唐詩語言研究》、王鎮的《唐宋筆記語辭彙釋》、袁賓的《禪宗著作詞語彙釋》、李維琦的《佛經釋詞》、《佛經續釋詞》，一直到董志翹師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詞彙研究》，無一不是對新材料的利用、對新領域的開拓。

墓誌文獻作為近代漢語的研究語料，正悄然走進人們的視野，它在漢語史研究中的價值正得到進一步的認識和發掘。

一、墓誌起源

“墓誌，是埋在地下，記載死者生平的刻石。”^[1]刻在墓誌上的文字也可稱為墓誌或墓誌銘。它是久為研究者重視的資料。墓誌起源於何時，目前學界尚無定論。依據歷史文獻的記載，主要有五種觀點：

1、始於三代。宋周必大《文忠集·跋王獻之保母墓碑》：“銘墓三代已有之。薛尚功《鐘鼎款識》第十六卷載唐開元四年偃師耕者得比干墓銅槃，篆文云：右林左泉後岡前道萬世之事茲焉。”^[2]

2、始於西漢。明賀復徵《文章辨體彙選》卷六九八：“至漢杜子夏，始勒文埋墓側，遂有墓誌，後人因之。”^[3]

3、始於東漢。馬衡《凡將齋金石叢稿·中國金石學概要》卷二：“始於東漢，《隸釋》載張賓公妻穿中文，即壙中之刻。”^[4]

4、始於魏晉。秦公、王春元《秦說碑帖》：“另外的兩晉刻石，雖也出土於墓穴，有的上面刻‘墓’，有的上面刻‘碑’，也有的刻‘柩’，不見墓誌二字。我以為從刻石表跡，又納於墓穴的意義上說，這就是早期的墓誌。”^[5]

5、始於南朝。《南齊書·禮志》：“近宋元嘉中，顏延作王球石誌，素族無碑策，故以紀德。自爾以來，王公以下，咸共遵用。”^[6]宋費昶《梁谿漫志·溫公論碑誌》：“古人有大勲德，勒銘鐘鼎，藏之宗廟，其葬，則有豐碑以下棺耳。秦、漢以來，始命文士褒贊功德，刻之於石，亦謂之碑。降及南朝，復有銘誌，埋之墓中。”^[7]清端方《陶齋藏石記》卷五云：“劉懷民誌作於大明七年，適承元嘉之後，此誌銘文字導源之時代也。”^[8]

當代學者趙超在《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前言》中認為“為了對墓誌起源作出符合實際的結論，應該將墓誌這一器物與誌墓這一風氣區分開來”。^[9]因此，我們依據不同的“誌墓之物”，歸納了墓誌產生、發展、定型、興盛的幾個關鍵階段：

[1] 秦公、王春元《秦說碑帖》第34頁 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年

[2] 宋周必大《文忠集》卷51 《四庫全書》1147冊 第543頁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3] 明賀復徵《文章辨體彙選》卷698 《四庫全書》1410冊 第265頁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4] 馬衡《凡將齋金石叢稿·中國金石學概要》卷2 第89頁 中華書局1977年

[5] 秦公、王春元《秦說碑帖》第37頁 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年

[6] 梁蕭子顯《南齊書》卷十第158頁，中華書局1983年

[7] 宋費昶《梁谿漫志》卷6 《四庫全書》864冊 第729頁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8] 趙萬里《漢魏南北朝墓誌集釋》第1冊 第4頁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科學出版社1956年

[9] 趙超《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前言第2頁 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

1、秦代時期，誌墓器物產生。秦代主要有板瓦、筒瓦等，大多出土於秦始皇陵的刑徒墓地，上面刻有刑徒的籍貫和姓名。

2、漢代時期，誌墓器物豐富，開始出現石質器物。西漢前期，墓葬中常附有告地狀，記有死者名籍和隨葬品。西漢末年，又興起了畫像石墓葬，墓穴中開始安放石質銘記。柩銘、神位、墓門等磚刻或石刻也已產生。這些器物形制不定、內容簡略，僅僅只是標誌墓地的器物，還稱不上是墓誌。東漢主要有刑徒墓磚，大多出土於洛陽附近，其作用是標志死者身份，有的刻有死者的姓名、籍貫、身份、卒葬日期，以備移葬所用。^[1]

3、東漢至魏晉時期，地上之碑轉為地下之石。漢代實行厚葬，立碑之風興盛，地上之碑遠遠奢侈於地下誌墓之物。曹魏時代，天下凋敝，曹操屢申立碑之禁，墓碑被迫轉入地下，形制發生極大改變，出現了石制方板、小型碑形、盂頂盒式等形制的器物。其中盂頂盒式的形制最為重要，它成為以後墓誌的典型制式。但還沒有直接以“墓誌”命名的器物。

4、南北朝時期，真正定型的墓誌出現。迄今為止，劉宋大明三年《劉懷民墓誌》是最早直書“墓誌”二字的實物，首行題曰：“宋故建威將軍齊北海二郡太守笠鄉侯東陽城主劉府君墓誌銘”。^[2]但此時墓誌的形制還沒有定式，有的是龜形；有的是圭形，上頂是尖狀；有的是碑形，上頂是圓狀；還有的是長方形；其中以正方形為最多。文體形式基本成為定式。北魏以後，方形的墓誌成為定制。

5、隋至唐代，形制、文體形成定式。墓誌非常盛行，上至皇族貴戚，下至草民百姓，人人都可刻石誌墓。現存墓誌大多為正方形或長方形的石制品，一般為上、下兩層，上層稱為誌蓋，多為盂斗形，刻記年代、死者的官職、姓名，下層稱為誌身，為正方形，刻記誌銘的具體內容，誌和蓋合在一起，稱為一盒墓誌。這種盂頂盒式墓誌是唐以後最常見的形制。

二、墓誌題名

墓誌最常見的題名，是“某某墓誌”、“某某墓誌銘”。“墓誌”、“墓誌銘”以外，其他的題名非常複雜，如梁任昉《文章緣起》所論：“至論其題，則有曰墓誌銘，有誌有銘者是也；曰墓誌銘并序，有誌有銘而又先有序者是也；然云誌銘而或有誌無銘或有銘無誌者，則別體也。曰墓誌則有誌而無銘；曰墓銘則有銘而無誌；然亦有單去誌而卻有銘、單去銘而卻有誌者；有題云誌而卻是銘、題云銘而卻是誌者，皆別體也。其未葬而權厝者曰權厝誌、曰誌；某殯後葬而再誌者曰續誌、曰後誌；歿於他所而歸葬者，曰歸柩誌；葬於他所而後遷者，曰遷柩誌；刻於蓋者曰蓋石文；刻於磚者曰墓磚誌、曰墓磚銘；書於木版者曰墳版文、曰墓版文；又有葬誌曰誌文、曰墳記、曰墳誌、曰墳銘、曰槨銘、曰埋銘；其在釋氏，則有曰塔銘、曰塔記，凡二十題。或有誌無銘或有銘無誌，皆誌銘之別題也。”^[3]《文章緣起》認為墓誌的別題共計“二十題”，實際的文獻用例中，唐代墓誌的題名遠遠不止這些，如開成元年《吳悉墓誌》，首行題名“唐陝虢都陰堂誌”，大中十一年《姚氏墓誌》，蓋題“唐姚夫人權葬石表”。咸通六年《嚴氏墓誌》，首行題名“段璵亡室嚴氏玄堂銘並序”；光啓四年《張氏墓誌》，題名“張氏血脈譜”等等。

同樣是墓誌文，運用不同的題名，是因為作者誌墓的目的不同。同是塔銘，開元五年《靈慧法師塔銘》，首行題名“大唐相州安陽縣大雲寺故大德靈慧法師影塔之銘”；天寶二年《圓濟和上塔銘》，首行題名“故和尚法昌寺寺主身塔銘並序”；二者相比，身塔，強調以肉身入塔；影塔，強調塔前刻有佛徒畫像。又如大曆十四年《曹惠林墓誌》，首行題名“唐故游擊將軍左領衛翊府郎將上柱國曹府君墓版文”；開成元年《吳悉墓誌》，首行題名“唐陝虢都防禦押衙朝議郎試撫州司馬上柱國馮夫人吳氏陰堂誌”；“墓版”，強調墓誌的質地、形狀；“陰堂”，強調墓誌所放的位置。

[1]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工作隊《東漢洛陽城南郊的刑徒墓地》《考古》1972年第4期第2頁

[2] 趙萬里《漢魏南北朝墓誌集釋》第3冊圖版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 科學出版社出版 1956年

[3] 梁任昉撰 明陳懋仁註《文章緣起》《四庫全書》1478冊 第226頁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年

三、墓誌的內容和體例

題名如此繁多的墓誌，它的內容和體例卻非常程式化。墓誌的內容主要是“述其人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壽年、卒葬日月與其子孫之大畧”。^[1]圈邊這些內容，墓誌分為誌文和銘文兩部分。誌文由表達世系、名諱、籍貫、年壽、品行、業績、卒葬日月等幾個特定句式構成，例如表達誌主名諱、籍貫的句式，主要有“公（府君）諱某，字某，某地人”；表達誌主年壽的句式，主要有“君……春秋……”或“君……享年……”；表達卒葬日月的句式，主要有“以某年某月某日卒（葬）於某地某處”等。序文結束之後，常用“銘曰”、“乃為銘曰”、“詞曰”、“其詞曰”、“辭曰”、“其銘曰”、“其辭曰”等引出銘文，如天寶四載《趙莊墓誌》：“乃其詞曰：昂昂趙君，凜凜不群。”開成五年《李澤墓誌》：“乃為銘曰：其一。天地含德兮，受養萬物。”銘文則由四言、五言、六言、七言等韻文構成。這種程式化的行文格式，導致了墓誌語言的呆板僵化，也正因此，墓誌作為語料而久未引起語言研究者的重視。

四、墓誌的研究狀況

墓誌作為珍貴的文史資料，自宋迄今，備受治史者的青睞。

1、20世紀50年代以前。國內研究主要集中於撿拾、彙編墓誌，為考史證史彙集材料。自宋迄今，致力於金石文字之收錄與鑽研的代表人物有歐陽修、趙明誠、錢大昕、顧炎武、羅振玉等，他們對於收集、保存墓誌，提高它的學術價值做出了極大的貢獻。

2、20世紀50年代以後。國內大陸學者非常重視墓誌的研究，除了專著外，大部分論文陸續發表在《考古》、《文物》、《考古學報》、《考古與文物》、《四川文物》、《江漢考古》、《中原文物》等刊物上。目前研究內容主要集中於四個方面：①對出土的某一方墓誌進行具體考釋，並考證相關的人物和事件，以糾補史籍記載的失誤與不足。例如樊有升、鮑有虎的《偃師出土顏真卿撰並書郭虛己墓誌》。②綜合多方墓誌材料，進行專題研究。例如宗教、民族、交通、古代城鎮等專題都有研究的論文。代表作品有羅豐的《固原南郊隋唐中亞史氏墓誌考釋》。③著錄、彙集拓片資料。這一方面的研究主要以趙萬里、周紹良、趙超為代表，代表作品有周紹良主編的《唐代墓誌彙編》、《唐代墓誌彙編續集》等。④對墓誌名目、形制及相關方面進行研究。代表作品有趙超的《中國古代石刻概論》、《古代石刻》等。總而言之，從文史角度研究墓誌，可以說已經取得了豐碩的成果。⑤彙編拓片目錄。代表作品有楊殿珣的《石刻題跋索引》、榮麗華的《1949——1989四十年出土墓誌目錄》等。台灣學者對墓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石刻資料的彙編上，新文豐出版社彙編了《石刻資料彙編》一書。將所有石刻資料彙集一冊，有利於檢索查詢。毛漢光主編的《唐代墓誌彙編附考》，可謂是墓誌研究的扛鼎之作，是目前唐代墓誌彙編材料中最好的一種。

3、國外對於墓誌的研究，有三個主要特點：一是收藏集中，主要集中於日本、美國、德國、法國等少數國家的博物館。二是誌石少，拓本多。僅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圖書館就藏有中國歷代碑刻拓本1萬餘件。三是編目多，研究少。例如日本的氣賀澤保規編有《唐代墓誌所在總合目錄》，1997年由東京汲古書院印行。研究有成就者以德國漢學家福蘭閣（Otto Franke 1863～1946年）為代表，他於1907年在柏林科學院發表了《一份吐魯番出土碑銘》，對漢學研究和中亞研究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另有日本的白鳥庫吉於明治三十二年（1899年）在羅馬召開的第十二屆國際東方學者會議上，提交了《突厥闕特勤勒碑銘考》。

4、與史學界、考古學界對墓誌資料的研究相比，語言學界對它的研究還處在起步階段。從文字角度出發的研究成果，主要以秦公等編著的《碑別字新編》、《廣碑別字》為代表，論文以任昉、王昶《〈新中國出土墓誌〉河南〔壹〕別字新編》、施安昌的《關於武則天造字的誤識與結構》、《敦煌寫經遞變字群及其命名》為代表。詞彙的研究則相對滯後，近兩年，已有學者零零散散地利用它作為資料來解決詞語訓詁的問題，如吳金華的《三國志校詁》、王

[1] 梁任昉撰 明陳懋仁註《文章緣起》 《四庫全書》1478冊 第226頁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雲路、方一新的《中古漢語詞例釋》。單篇論文有許建平的《中古碑誌與大型辭書編纂》。許文對唐代墓誌中的69條詞語進行了詳細的考釋。專著有羅維明的《中古墓誌詞語研究》。該書詮釋了出現於唐代墓誌的二百餘條詞語。羅書的出版，標誌着把墓誌文獻作為語言研究資料利用的正式開始。

五、唐代墓誌語料的研究價值

呂叔湘在為劉堅《近代漢語讀本》作的序中曾經建議，近代漢語研究要“分門別類著錄各種文獻資料，說明它們反映實際語言的程度，作為近代漢語研究資料的價值，以及版本情況等等”。^[1]墓誌作為語料，它反映實際語言的程度如何？究竟有沒有研究價值？我們選擇了唐代墓誌為研究對象，對它的性質進行分析認定，主要結論如下：

1、唐代墓誌語料的性質

與唐代散文性質相同，墓誌語料既有文言詞彙，也有口語詞彙，完全可以作為唐代語言的研究資料。墓誌文獻語言的僵化只是一種表面現象，構成墓誌框架的幾個特定句式裏散布着數量可觀的唐時口語詞。例如：

咸通十二年《楊□□及妻烏氏墓誌》，當我們去掉表示世系、名諱、卒葬的特定句式之後，全文的內容為“……洛亦無業可依，遂稅居及權卜塋兆，經營艱危……所有弓裘、家集、僮豎悉被他人以金討盡……一夕不順，旋啓手足於旅店，遂至隔生。使人且至，告以尊旨不安……”。其中“稅居”、“家集”、“所有”、“旅店”、“隔生”、“使人”等，都為唐時的口語詞。成熟的被字句也是唐代口語的典型句式。

2、唐代墓誌語料的特色

①豐富性。

有唐一代，使用墓誌已經成為一種社會風氣，上至大唐皇帝，下至平民百姓，人人都可刻石誌墓，保存至今的唐代墓誌相當豐富，也就不足為奇了。據不完全統計，現存唐代墓誌大約有七千種，如《隋唐五代墓誌彙編·出版說明》所記：“今天存世隋唐五代墓誌原石和拓本，數量究竟有多少，至今尚無人進行精確地統計，據粗略估計，大體在五千種至七千種之間。”^[2]毛漢光在《唐代墓誌彙編附考·總序》中言及唐碑誌的文字數量時，他保守估計，認為“以文字數量而言，唐碑誌字數亦超過兩唐書字數。金石文字數量超過正史字數，在歷代歷朝之中，唐刻乃是獨有的現象”。^[3]

②真實性。

墓誌語料載體的特殊性，決定了它的真實性。刻字於石之後，一切成為定格，或是或非，都得維持原狀，無法改刻。墓誌石比紙張布帛更堅固、歷時更持久，保存了當時文獻之真跡。因而是最為真實的語料。利用墓誌語料進行語言研究，是用唐時資料研究唐時語言，故十分可靠。

③“同時性”。

日本學者太田辰夫認為：“中國的資料幾乎大部分是後時資料，它們特別成為語言研究的障礙。”^[4]他認為研究應盡量利用“同時資料”而墓誌無疑是同時資料，而且是最精確的同時資料，每一篇墓誌都注有撰寫的年月日。

[1] 劉堅《近代漢語讀本》序第2頁 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

[2] 郝本性(編)《隋唐五代墓誌彙編》河南卷第1頁 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

[3] 毛漢光《唐代墓誌彙編附考》總序第2頁 (台灣)歷史語言研究所 1984年

[4] 日本 太田辰夫著 蔣紹愚 徐昌華譯《中國語歷史文法》跋第385頁 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

六、唐代墓誌詞彙研究的創新

1、墓誌語料為我們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在具體詞語考釋中，我們考釋了《漢語大詞典》未收未釋、收而誤釋、始見例過晚的詞，共計三百餘條。如“半戒”、“吃水”、“祖婆”、“玩具”等。同時，還分組討論了墓誌中的特色詞語，如表示“塔銘”、“年齡”、“喪葬”、“疾病”義的詞語。

2、唐代墓誌時間跨度長，從唐初到唐末，歷時近四百年間，一些詞語發展脈絡清晰，對它們的演變研究，有益於探討詞彙演變規律，尤其是一些佛教詞語，在佛徒墓誌中的變化表現的更為明顯。例如“和尚”、“法師”、“伽藍”等。

3、研究唐代墓誌詞語，不能忽視現代方言，尤其是陝西、河南、山西三省的方言。因為絕大部分唐代墓誌出土於這三個省區，墓誌中的一些詞語仍然活生生地保留在這些地方方言裏。例如“老”，在東北方言裏，放在稱謂詞前，表示排行末了，如老閨女，老妹子，老兒子。在山西方言裏，放在稱謂詞前，則表示“祖輩”一輩的親屬，如老姑，指父母親的姑母，老姨，指父母親的姨母，老舅，指父母親的舅舅。山西方言現象與唐代墓誌相吻合。

4、墓誌文獻是一種特定文體，幾種固定句式便構成了墓誌文的框架，依附於每個句式的詞語，往往形成一個龐大的詞群，對不同詞群的歸納，概括了墓誌詞彙特色，同時展示了漢語詞彙的豐富性。如“國史家謀”、“誌石”、“葬地”等詞群，集中反映了這一現象。

5、詞彙的研究必須建立在對墓誌拓片的準確識讀及對以往錄文認真的校勘基礎上。相對其他文本文獻而言，墓誌錄文校勘的數量和難度更大，也更有意義。我們運用了語言學知識，從字、詞、句、篇等方面研究墓誌文獻，歸納失誤條例的同時，校訂了以往錄文中的多處錯誤，並運用掃描技術，讓俗字現身，更具有說服力。例如中和二年《馬公亮墓誌》：“孤子等與鄉党母友內外因娛華顯送終。”（《新》）“母友”為“朋友”之誤錄。“母”字拓片

作“𠂔”字，為“朋”的碑體字。“朋”字作“𠂔”，拓片屢見。《廣碑別字》舉魏《女尚書馮女郎墓誌》為例，其“朋”字即作“𠂔”。咸通十一年《鄭逢墓誌》“醞綠鄰而必

俟賓朋”，“朋”字亦為“𠂔”。顯慶四年《張達妻李氏墓誌》：“張君屬季分崩，群雄競

起。”“崩”字，拓片作“𠂔”，其下“朋”字與“𠂔”同。

墓誌文獻需要從文例、字形、詞語、標點等諸方面進行校勘，因精力和能力所限，我們只是選擇了其中的典型例子，全面、細致的研究尚待將來。

七、研究方法

1、將紙上之材料與地下之材料結合起來，採用“二重證據法”。^[1]在漢語史研究方面，對某些詞彙的探源、尋流，對語法現象的斷代研究，如果有真實可靠的材料作依據，無疑會增加研究的科學性。傳世文獻經歷代傳抄、翻刻，所反映資料的時代性有時甚難確定，而墓誌正是有確切紀年的文獻資料。

2、針對墓誌語料的特色，選擇特定句式，特色詞彙加以研究。墓誌銘文體例模式化，句式格式化。當我們選擇墓誌中某一特定句式為研究對象，不僅總括了這一句式的格式，而且彙聚了表達同一內容的相關詞彙，形成不同的詞群。這些詞群既反映了唐代墓誌詞彙的特點，也反映了唐代漢語詞彙的共有特徵。

3、在閱讀有關漢語史研究的論文、專著基礎上，宏觀把握漢語詞彙的研究動態，運用形訓、義訓、音訓等方法，對具體詞語進行考釋。

[1] 王國維《古史新證》第1章第2頁 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年

八、研究中的困難與不足

墓誌文獻作為語料，最有價值的是它的真實性、同時代性，但是我們常常難以見到它的“真身”，研究過程中會遇到很多困難。

1、墓誌誌石及拓片多為文物，大多珍藏於各地博物館、文物部門，一般情況下很難借閱。

2、歷代墓誌真贋混雜，辨偽工作至關重要。但是辨偽工作又具有一定難度，它要求我們必須具備文物、文獻、歷史、書法、語言等綜合知識，才能對一方墓誌的真偽做出正確判斷。墓誌作品的作偽，由來已久。作偽的目的，一是牟利，尤其是當墓誌收藏出現高峰之時，如民國初期，北魏墓誌價值飆昇，偽作頻出，正如趙萬里在《漢魏南北朝墓誌集釋》序中所言：“近年洛陽北魏墓誌大出，嗜古者珍逾拱璧，碑賈乘機私造，以牟重利。或竊改唐誌年號以充隋誌，如賈玄贊殯記，不一而足。”^[1]二是獵奇。如1992年出土於通縣的“曹公諱霑墓”，當時在全國引起轟動，各地學者紛紛前往，結果竟是當地一位農民“造假”。^[2]所以從漢魏時代的墓誌到唐代墓誌，以至於民國間的墓誌，都需要鑒定為真品後，方能作為語料加以利用。

3、由於難以見到墓誌實物，我們必須借助於錄文集冊。由誌石到拓片；再由拓片到錄文；再由錄文到集冊，輾轉數次之後，錄文集冊中難免會有諸多失誤，有的篇章裏的失誤甚至是俯拾皆是，例如開明二年《魏舉墓誌》，全文不足五百字，拓片漫漶之外，明顯誤錄之處竟達十多處，誤錄之後，文義處處扞格不通，如：

開明二年《魏舉墓誌》：“值拽鹿有歸，天人口啓。”“拽鹿”，為“神鹿”之誤。“神鹿”指代國家政權。

又“是為良折，是曰哲邑”。“良折”為“良將”之誤；“哲邑”為“哲臣”之誤。

又“非杵長流丘士人。增封魏國公、遊擊大將軍。”“杵”為“特”之誤錄；“丘”為“壯”之誤錄；“人”為“又”之誤錄；原文應為：“非特長流壯士。又增封魏國公、遊擊大將軍。”

又“隴阪未平，幽閑路絕”。“幽閑”，為“函關”之誤錄，“函關”，即函谷關，隋末戰亂時為兵家必爭之地。

又“託贈洛、貝、魏、相、冀、定、恒、邢、廉、德十州刺史、十州總管，論曰忠公，禮也”。“託”為“詔”之誤；“論”為“謚”之誤。

因此，我們必須小心謹慎，精心校勘，確保墓誌文獻的可靠性。

以上僅是我們研究唐代墓誌文獻的部分心得，墓誌中尚待解決的問題還有許多，俗字的辨識、錄文的校勘、詞彙的研究都將是後續性的課題。

[1] 趙萬里《漢魏南北朝墓誌集釋》序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 科學出版社 1956 年

[2] 秦公、王春元《秦說碑帖》第 45 頁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92 年

第一章 唐代墓誌口語詞彙研究

第一節 概況

唐代墓誌詞彙既有文言詞彙也有口語詞彙，二者相較，有幾個主要特點：

一、文言詞彙遠遠多於口語詞彙

多數墓誌以文言詞彙為主體，口語詞彙散雜其間。例如：

(1) 貞元八年《張威德墓誌》：“四時定省，賴之半子。”寶曆元年《盧子鶯墓誌》：“況其伯氏，乃予之半子，見托斯文。”“半子”，口語中稱女婿，如《舊唐書·回紇列傳》：“昔為兄弟，今為子壻，半子也。”

(2) 大和元年《盧士瓊墓誌》：“君曉之曰：俸錢、職田、手力數既別官品矣，此食錢之餘，不當計位高下。從此後，自司錄至參軍平分之。”“手力”，唐代配給官吏的人力；“食錢”，指飯錢，為唐宋時口語。宋呂陶《淨德集·貼黃》：“其監官有食錢，有驛料，有公庫供給，有役人四名，並係雇募。有兵士七人，歲費共約二千緡，所買銅錫不多而所費不少。”

二、唐代中晚期墓誌中的口語詞彙多於唐代前期墓誌中的口語詞彙

究其原因，是因為墓誌定型於魏晉時期，定型之後的墓誌，它的內容、體例、形制幾無變化地被延續下來。所以唐代前期的墓誌文，模仿因襲魏晉南北朝墓誌文的駢偶之風，多四六對仗句式，語言典雅華麗。例如：

貞觀元年《關道愛墓誌》：“君挺生世德，降誕弄璋，孝友天然，仁義庭獎。濶橫萬頃，似黃陂之巨澄；牆高數仞，類孔室之難覩。”其序言部分幾乎全是四六駢文。咸通八年《崔行規墓誌》：“公性仁孝謙暢，以善名於親知族類間，敬上而厚下，行宗泛愛，動必用和。平居多雅尚樂藝，植筠簞卉藥、異花珍木輩。”同樣是描寫誌主品德，其句式更近散文，語言更接近口語。“樂藝”為唐宋口語詞，指歌舞技藝。

三、誌主身份不同，墓誌文所用文言詞彙與口語詞彙比例也不相同。

相比較而言，佛教徒墓誌中的口語詞彙要高於世俗人士墓誌中的口語詞彙；歌妓、姬妾墓誌中的口語詞彙遠遠高於普通女性墓誌中的口語詞彙。例如：

(1) 建中四年《郝閨墓誌》：“善吹笙，舞柘枝等十餘曲。每至移指遺聲，迴眸應節，則聞者專聽，觀者專視，而傾人城矣。……時人思復見之，杳杳然如隔雲霄而望神僊矣。”“柘枝”，為“柘枝舞”的省稱，為唐時名舞之一。郝閨為當時歌妓，十六歲嫁人，十九歲死去，誌文中記述了她的美艷和才華。

(2) 大和二年《正德墓誌》：“上座解氏，法諱正念，……大和元年七月十五日，徒眾等於山院禮請上座為功德主，元戎獎其淑善，給以使牒，使口勾當，慰眾望也。”誌主正德身為佛徒，墓誌中用了“上座”、“法諱”、“使牒”、“勾當”等唐時口語詞。

(3) 大中五年《吳孝恭墓誌》：“宅內自遭大事，日放從良，所買時契券並焚毀訖。”大和八年《魏叔元墓誌》：“更有諸院天王，一一隨心資助，無不周遍。兼放家人阿枝、採仙從良。”誌主魏叔元身為信士，文中記述了他篤信佛法的一生。“從良”，指釋放奴婢為自由民，為唐時口語詞。唐白居易《祭弟文》：“骨兜、竹石、香鈿等三人，久經驅使，昨大祥齋日，各放從良，尋收膳娘新婦看養。”

(4) 咸通十一年《沈子柔墓誌》：“時屬物景喧穠，欄花競發，余因招同舍畢來醉歡。”撰者為歌妓沈子柔的朋友匡秀，文中記敘了他與沈子柔的交往。“喧穠”，義為熱鬧；“醉歡”，義為飲酒狂歡，皆為唐時口語詞。

四、撰寫墓誌的人與誌主關係不同，墓誌文所用文言詞彙與口語詞彙比例也不相同。

撰者與誌主為夫妻、父子、師生等親朋關係時，因情感真摯，所寫墓誌多用口語詞彙。例如：

(1) 大和八年《嚴氏墓誌》：“此女生妓肆，余時家於魏，女君少以樂藝方進余門，受性明博……”。嚴氏是歌妓出身，撰者是其丈夫田律，墓誌中記述了她的生平。“妓肆”、“樂藝”為口語詞，唐時產生，宋時流行。

(2) 廣明元年《孫幼實墓誌》：“不幸四月中，天兵肆暴，驚劫士人，府君所有微財，悉罹狂剽。”撰者是誌主的親兄，文中記敘了戰亂給百姓帶來的痛苦。“驚劫”、“所有”、“微財”等都為唐宋口語詞。

五、墓誌誌石的附記性題記，用來交代買地的位置、價錢等語言，多用口語詞彙。

墓誌誌石之上，不僅刻有墓誌文，有時還刻有與葬事相關的附記性文字，是完全口語化的語言。它雖然不屬於墓誌文詞彙，但因附記於墓誌，其真實性是無容置疑的，其語言反映了唐時口語特徵，是研究口語詞彙的最佳語料之一。例如：

(1) 元和三年《蕭元明墓誌》：“歸葬於河南府偃師縣石橋店東北，塋墓去店三里在官道北五里是也。”“官道”，指公家修築的道路。唐崔子向《題越王臺》：“越井崗頭松柏老，越王臺上生秋草，古木多年無子孫，牛羊踐踏成官道。”唐白居易《官牛》：“載向五門官道西，綠槐陰下鋪沙堤，昨來新拜右丞相，恐怕泥塗污馬蹄。”

(2) 大和八年《徐及墓誌》：“其墓園地東弦南北逕直長肆拾壹步，西弦南北逕直長肆拾壹步，南弦東西逕直長闊貳拾肆步，北弦東西逕直長闊貳拾肆步。南至官路，北至賣地主許倫界，東至許界，西至王珍界。……其墓園內祖墓一穴，肆方各壹拾叁步，丙首壬穴，記地主母河宮。同賣地人親弟文秀，保許林、保人許亮、保人甚寧。”“墓園”、“官路”、“丙首”、“保人”等都是唐時口語詞。

(3) 會昌六年《趙文信墓誌》：“堂上塋在此古成村西坡子上直北道三百步已來，道西三十步已來，並是此村辛義恭家一主句當。”“已來”，唐時口語詞，表示多的約數。“句當”為“勾當”之誤錄。“勾當”，義為“主管”、“辦理”，宋時極為流行。

以上特點足以證明墓誌詞彙中的口語詞是極為豐富的，也足以反映了唐代口語詞彙的特徵，故而選擇其中未被《漢語大詞典》所收、或收而誤釋、或收而例證晚出之詞，分章節加以例釋。

第二節 方言俗語詞釋

目前所收集的唐代墓誌文中，出土於陝西、河南兩省的墓誌占了絕大多數。這些墓誌中有個別詞彙，為唐時的口語詞，現在還保留在陝西、河南、山西等地方言當中，例如：

【希羨】

羨慕。如永徽二年《仇道及夫人袁氏墓誌》：“君自幼及長，守茲仁信，言無二諾，道周百行，不希羨於富貴，又無悶於丘園。”“不希羨於富貴”，即對富貴不羨慕。《舊唐書·張延賞列傳》：“仍籍軍中宿將，盡薦於闕下，因望朝廷升獎，使幽、薊之人，皆有希羨爵祿之意。”

“希羨爵祿”，即渴望擁有爵位。明陳昌基《何奉祠公》：“必薄世俗希羨，忘積習狎溺，而紛華不撓于內者，乃克堪之，固非沾沾進退，顧此惜彼者之可任也。”“薄世俗希羨”，義為輕視世俗所羨慕之事。今山西晉南一帶，常用此語，如“我才不希羨呢，不就一個兀嘛。”

【衣裳】

古時衣指上衣，裳指下裙。後泛指衣服。這是“衣裳”最常見的意義。“衣裳”另有一特指意義，指“殮衣”。如永淳元年《臨川君長公主墓誌》：“將葬之日，又遣內給史齋衣裳一副，重申臨訣。”皇上賜給臨川君長公主的“衣裳”，目的是為了表達“訣別”之情，此“衣裳”是用來做“殮衣”的，而不是“泛指衣服”。在山西晉南一帶，至今“衣裳”仍特指死者所穿的“殮衣”，如“某某人不行了，準備穿衣裳呢。”“某某人的衣裳都做好了，就等着呢。”《醒世姻緣傳》中也有數例“衣裳”，特指“殮衣”，如《醒世姻緣傳》四十一回：“只得俺爹爹遙地裏除了兩匹布替他做了兩件衣裳，做了這點帳子，除了這個棗木材。那幾日天又倒過來熱，等不見他來，又不敢入了殮，發變的滿街滿巷的氣息。”“棗木材”指“棗木”所做的棺材。《醒世姻緣傳》五十一回：“晁夫人聞知，差了晁鳳晁書依還擡到真空寺裏，仍借了僧房，與他做衣裳，合棺木，念經發送，埋在程捉鼃老婆身傍。”“做衣裳”，特指“做殮衣”。《醒世姻緣傳》五十三回：“只怕一時間搵撓不及，甚麼衣裳之類，你替我怎麼算計；甚麼木頭，也該替我預備。”“木頭”，方言指棺材。“衣裳”，指生前準備好的殮衣。

【官號】

本指官職的名字。唐太宗《唱箭帖》：“唱箭處，只道官號及姓；不唱名，不知是何人，想宜應和唱名。”宋孔平仲《續世說·任誕》：“有棺無槨，務在簡要。碑誌但記官號年代，不須廣事文飾。”“官號”都指其所任官職名，引申指人的大名、字號，表示敬稱。如天寶七載《李秀墓誌》：“祖綬，左衛將軍檢校朔方之將，小名舉，官號亦同。”“官號”指其大名，與“私號”相反。“私號”指在家裏的名字。猶“小名”。如大中元年《李寂墓誌》：“夫人邑號贊皇縣君，趙郡李氏，私號曰寂，諱遠。”“私號”與“邑號”相對，邑號指其官號；私號，指其家名，乳名。號，指人的字號，人的小名也可稱為“小號”，如大中十年《支子珪墓誌》：“小娘子是大卿之嫡孫女也，字子珪，小號令令，享年一十七。”開成二年《裴阿八墓誌》：“河東裴氏第二室女小號阿八。”今山西一帶稱某人的大名、字號為“官名、官號、大名”等等。如“即目人只有一個名字，原先人都有官號。”“我只知道他爸小名叫平娃，官名叫啥，我不知道。”

【老】

現代漢語方言如東北話，稱排行在末了的親屬為“老”，如“老兒子”、“老閨女”、“老妹子”等，都指家中排行最小的。如果放在親屬稱謂詞前，如“老姨”、“老舅”、“老姑”等，則指最小的“姨”、“舅”、“姑”等。但在陝西、山西交界一帶，“老”放在親屬稱謂詞前，則指“祖輩”一輩的親屬。如“老舅”指父親或母親的舅舅；“老姨”指父親或母親的姨母；“老姑”指父親或母親的姑母，這種稱謂數見於唐代墓誌文中，而且其墓誌出土地為陝西、河南一帶，如：

①建中二年《劉氏墓誌》：“曾祖延景，皇銀青光祿大夫、陝州刺史、贈開府左僕射、沛國公，祖瑗，金紫光祿大夫、國子祭酒；老姑肅明皇后。……父為輔，皇朝散大夫、岐州司馬。”在輩份排列上，老姑在祖後父前，應與祖同輩。“老姑肅明皇后”，是劉氏父親的姑母，劉氏的祖姑。

②大和二年《文安公主墓誌》：“公主諱代宗兒，高祖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九代之孫，順宗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第十七之女，今上之老姑也。”大和是唐文宗帝李昂的年號，文安公主是順宗皇帝李誦的女兒，據《舊唐書》所載，順宗皇帝的長子為憲宗，與文安公主同輩；穆宗是憲宗的第三子，穆宗應稱文安公主為姑；敬宗是穆宗的長子，文宗是穆宗的第二子，他們稱文安公主為“老姑”，說明唐時稱父親的姑姑為“老姑”，不僅百姓家如此，連皇室也

不例外。

③大和五年《張遵墓誌》：“太夫人裴氏，即夫人外老嫗也。”大和五年《張遵墓誌》：“夫人即結褵張氏，以身奉嫗母之慈，以心奉張氏之族。”“嫗母”指母親的嫗嫗，現在為夫人的婆婆，所以稱為“奉慈”，又因為是其母親的嫗嫗，所以又稱為“外老嫗”。

③會昌元年《蘇恩妻廬氏墓誌》首行題記：“外老舅天水趙博齊撰”。“天水趙博齊”為“廬氏”的外族，是“廬氏”之舅，所以廬氏之子“男留守討擊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紹儒”稱其為“外老舅。”

【大價】

高價；大價錢。如長慶二年《劉明德墓誌》：“大價召於良工，葬土殷豐，重遺酬於招匠。”為了保證墓穴質量，喪事的主人，往往要高價雇請打墓的工人，或事後重謝他們。這種風俗至今保留在山西、陝西、河南一帶。“大價”，指出高價。《文獻通考·錢幣考一》：“於是竞买地屋以變其錢，而高貨大價多依倚左右軍官錢為名，府縣不能究治，竟不行。”“高貨”與“大價”同義，都指大價錢。宋柳開《河東集·上王學士第三書》：“肆其賈，賈而售者，必以大價市取，利不大則不授矣。聖人之於人，利之無大小，不價而咸授焉。”以“大價市取”，即以高價購買。《鏡花緣》十一回：“但適才妄討大價，已覺厚顏，不意老兄反說貨高價賤，豈不更教小弟慚愧？”“大價”，指做生意時開口漫天索要的高價。今在山西、陝西一帶的集市上，常可聽到這樣的話：“價錢太大，買不起。”說明“大價”一詞至今還在山西、陝西一帶流行。

“大價”，也可喻指其身價高。如乾符三年《支訢妻鄭氏墓誌》：“時文公有重名大價，顯於中朝。”

【神氣不足】

本是醫學術語，如明薛己《薛氏醫案》卷五十：“腎主虛，若胎虛怯，神氣不足，目無睛光，面白顛解，此皆難育，雖育不壽。”“神氣不足”，指精神氣脈不夠。俗語中指人智力低下。開成五年《趙口口妻張氏墓誌》：“有女一人，神氣不足，無堪從人，嗚呼痛哉！”張氏僅有一女，還“神氣不足”，無法嫁人。宋時，“神氣不足”已為俗語，如宋莊綽《雞肋篇·天下方俗所諺》：“衛卒諺‘乾’，醫家諺‘顛狂’，皆陽盛而然。疑乾者謂健也，俗謂神氣不足為九百，或以乾為九數，又以成呼之，亦重陽之義耳。”稱“神氣不足”為“九百”，或“九數”、“九成”。

在今陝西、山西交界一帶，至今還流行此俗語，常用來稱呼一些有智障或缺心眼的人。如“兀娃不夠數，只有八成。”“兀娃神氣不足，不成事。”等等。

【聯界】

指兩地相交之處。如大和八年《李氏孀女墓誌》：“其墓在聖善寺塔院東南百餘步，在賢士、唐兒二孩墓北，聯界稍西。”“聯界”指兩墓地相交之處。《拍案驚奇》卷二：“元來霍州與徽州雖是分個浙、直，卻兩府是聯界的。”“聯界”，指兩府相鄰，地界相連。

今陝西、山西交界一帶，農村常有“他倆在聯界上種了豆子”的說法，“聯界”指相鄰地畔。

第三節 口語稱謂詞釋

墓誌文在縷述誌主世系、記敘誌主生平時，由於要交代親朋間的相互關係，運用了大量的稱謂詞，今選擇其中用於口語的稱謂詞，例釋如下：

【縣人】

本縣人、同縣人的省稱。至遲已見於南朝，劉宋劉敬叔《異苑》卷五：“余杭縣有仇王廟，由來多神異。晉隆安初，縣人樹伯道為吏，得假將歸，於當南灣覓載，見一朱舸，中有貴人，因求寄。”唐宋時口語流行，如儀鳳二年《孟運墓誌》：“宦遊漂泊，因寓河南之洛陽，

遂爲縣人也。”調露元年《李弘裕墓誌》：“後徙居於洛州之陽翟縣，今爲縣人焉。”調露二年《李師墓誌》：“其後徙居河南縣，故今爲縣人。”文明元年《成儉墓誌》：“因官徙於河南之緱氏，今爲縣人也。”長壽二年《陳察墓誌》：“屬炎靈告厭，薛舉稱兵，縣人楊洛翻城相應。”金元好問《續夷堅誌·方長老前身》：“丹霞長老義方，字志道，尉氏人。前身柳小二，亦縣人。”以上諸例，“縣”指所居本縣，“縣人”，指當縣、本縣之人。“縣人”亦用來指縣民、當地百姓。如宋孔平仲《續世說·政事》：“盧坦爲壽安令，時河南尹徵賦限窮，而縣人訴以織未就，請寬十日，府不許。”“縣人”，指縣民。宋文瑩《玉壺野史》卷十：“甫及滿任，解秩歸田，縣人沿河泣涕，輓舟酷留，凡不絕者三日。”“縣人”，指所任郡縣之百姓。

【郡人】

本郡人、同郡人的省稱。聖曆二年《孔元墓誌》：“遂家於兗州曲阜縣，故爲郡人焉。”景龍三年《王齊丘墓誌》：“安喜爲河東太守，子孫家焉，故今爲郡人也。”長慶二年《曲系墓誌》：“以世祖官達南陽，今爲郡人矣。”元辛文房《唐才子傳·江爲》：“爲，考城人，宋江淹之裔，少帝時，出爲建陽吳興令，因家爲郡人焉。”元劉祁《歸潛誌·書證類本草後》：“今歲游平水，會郡人張存惠魏卿介吾友弋君唐佐來言，其家重刊《證類本草》已出。”以上諸例“郡人”都指本郡、同郡的人。“郡人”亦指當地百姓、一郡之人。如南朝宋劉敬叔《異苑》卷一：“永嘉郡有百簿瀨，郡人斷水捕魚，宰生禱祭，以祈多獲。”《三國演義》卷九十二：“維自幼博覽群書，兵法武藝，無所不通；奉母至孝，郡人敬之；後爲中郎將，就參本郡軍事。”

【婆】【婆婆】【祖婆】

唐代墓誌文中，祖母的稱謂詞有三個，一是“婆”。“婆”，既可指稱祖母，如開元廿二年《郭元誠墓誌》：“惟我翁婆，辭戀削跡。”“翁婆”，指其外祖父母。也可指稱母親，如元和四年《孫素朱墓誌》：“亡父雲麾將軍注留，婆高氏，哥前任鄭州兵馬司孫興國。”亡父與婆並舉，說明“婆”指母親。其誌主爲樂安郡人。乾符六年《郭楚及妻魏氏苗氏合祔墓誌》：“刺用乾符六年八月十五日，宜於府城東北約三里平原，啓舉翁婆，同時安厝。”“翁”指其父，婆指其母。其誌主爲太原郡人。二是“婆婆”。“婆婆”，可指稱“祖母”，如廣明二年《趙來墓誌》：“祖諱白粲，先曾入道，久隱蓬萊，食藥登仙。……婆婆昌黎韓氏，陳誠習禮成規，行比春蘭，操芳秋菊，豈期玉霜無驗，年限有期，享年七十有二，以大和五年十二月二日寢疾而終。”“祖”與“婆婆”，同輩並舉，“祖”指祖父，“婆婆”即指其祖母。三是“祖婆”。“祖婆”，指稱祖母，如景龍三年《慕容神威墓誌》：“祖駙馬都尉青海國王烏地可汗諱諾褐拔，武苞七德。業貫三冬……祖婆唐姑光化公主隴西李氏。”“祖”與“祖婆”並列同輩，說明祖婆指祖母。元和五年《鄭芬墓誌》：“祖婆安定皇甫氏，終於西秦，權窆於京兆之鄉原也。”“祖婆皇甫氏”爲誌主鄭芬的祖母。說明“祖婆”一詞最晚在唐代就已經產生，而不會晚至清代。《漢語大詞典》舉書證爲清梁章鉅《稱謂錄·祖》：“樂清縣白鶴寺鐘款識有祖翁、祖婆之稱。”

【女婦】

泛指成年婦女。《魏書·百濟列傳》：“丈夫索髮。用角弓，其箭尤長。女婦束髮，作叉手髻。”唐張鷟《朝野僉載》卷二：“倒懸一女婦，以石絕其髮，遣證與長安尉房恒奸，經三日不承。”《宋史·朱熹列傳》：“主泉州同安簿，選邑秀民充弟子員，日與講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禁女婦之爲僧道者。”明劉元卿《賢弈編·附錄》：“南方女人皆用團扇，惟妓女用撒扇。近良家女婦亦有用撒扇者。”“良家女婦”指普通婦女。墓誌文中，特指媳婦。如貞元三年《竇氏墓誌》：“唐故淮南節度使司徒同平章事贈太尉陳公女婦竇氏墓誌銘並序。”“竇氏”爲陳公之妻。唐白居易《河南元府君夫人榮陽鄭氏墓誌》：“自夫人母家，殆二十五年，專用訓誡，除去鞭撻。常以正顏色訓諸女婦，諸女婦其心戰兢，如履於冰；常以正辭氣誡諸子孫，

諸子孫其心愧恥，若撻於市。”“女婦”與“子孫”互舉。指家中諸子媳婦。

【天夫】

指代丈夫。古禮規定，女之天爲父，妻之天爲夫。《新唐書·盧履冰列傳》：“古緣情制服：女天父，妻天夫，斬衰三年，情禮俱盡者，因心立極也。”因而用“所天”、“天夫”指女子之夫。顯慶元年《蕭媳嫗墓誌》：“豈謂奄同過隙，俄喪所天。”調露元年《朱憲墓誌》：“不盡偕老之期，遂遺所天之罰。”“所天”，指代誌主的丈夫。顯慶元年《陰容墓誌》：“既而天夫先殞，提契童遺，撫衿幃以顧懷，纂餘訓於孤嗣。”會昌四年《許氏墓誌》：“勿與天夫偕老，終於夫之私第，享年六十矣。”

【亞室】

妾之稱謂。大和二年《向口口墓誌》：“府君自此鰥居，家無亞室，潔己立行，唯道是親。”誌主崇信佛教，在其妻喪後，過着既無妻，也無妾的獨居生活。明曹學佺《蜀中廣記·方物記六》：“紹聖三年五月，弟知命攜一妾一子、及山谷子相、相之母，將抵黔南，……又有帖云：昨仲牖過此，盛稱亞室之秀慧，纖濃合度，笑語不可忘，女紅尤妙。”“亞室”，即文中所攜之妾。

【兒母】

指稱妻子。咸通四年《太儀墓誌》，首行題名：“前刑州刺史李肱兒母太儀墓誌”。撰者是太儀的丈夫李肱，太儀本是歌女，後爲李肱之姬妾，因死後不能稱爲“某某夫人”，所以李肱稱之爲“兒母”，“兒母”，猶稱“孩兒他媽”，是唐時口語詞。如《公羊傳·哀公六年》：“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唐徐彥疏：“正以妻者己之私，故難言之，似若今人謂妻爲兒母之類是也。”從兒稱謂是稱謂中之一類。

第四節 同義詞組例釋

墓誌文內容僵化、體例程式化。每方墓誌文表達的內容大致相同，主要包括世系、名字、籍貫、壽年、卒葬日月、子孫大略等諸方面內容；表達某一方面的內容時，一般要有固定的句式，同一句式所用的詞語，意義基本相同或相近。例如：

第一組 僑居詞語例釋

古代由於戶籍制度管理嚴格，百姓隨意流動的機會很少，只有因爲出仕、戰亂、災荒等原因，人們才會遷徙他鄉，進而定居其地。唐代中晚期，由於戰亂增多，僑居異鄉的人們也普遍增加，因而口語中產生了許多關於“僑居”意義的詞語。天寶三載《楊令暉墓誌》：“往因參選，附貫河南府河南縣。”貞元十三年《劉昇朝墓誌》：“先因厥官，寄家京兆，今爲涇陽人也。”“附貫”、“寄貫”都表示遷徙他鄉。

【寄貫】

暫時附托當地戶籍。麟德元年《呂道墓誌》：“處士諱道，字君道，東郡人也。今寄貫洛陽縣焉。”“寄貫洛陽”，指暫時落戶洛陽。古代戶籍制度嚴格，如果沒有正當理由，“寄貫”要受到許多限制。宋章如愚《群書考索》卷二十：“太學生員依條，須在學及一年方預就試。其間有未及一年之人，亦不免有寄貫取應之弊，檢會舊制，國子監取應舉人，先於廣文館補試給牒取應。”“冒貫”，指假冒戶籍；“寄貫”，指臨時戶籍，文中要求取應“須在學及一年方預就試”，而未及一年之人，難免有“寄貫”之嫌。宋夏竦《文莊集》卷二十：“夫鄉里舉選所以擇其行也，而寄貫冒籍者有焉。”“寄貫”、“冒籍”都指戶籍問題。明王鏊《姑蘇誌·人物八》：“建炎二年，爲吏部侍郎時，案牘散佚，吏緣爲奸，有僞名寄貫之弊。”

【編貫】

編入某地戶籍；落戶。總章元年《王萬通墓誌》：“君諱口，字萬通，琅邪臨沂人也，今

編貫洛陽縣□□鄉春里焉。”咸亨元年《趙德令墓誌》：“編貫洛陽縣，遂安斯土。”“編貫”，指離開原籍，遷戶到洛陽縣。總章元年《李政墓誌》：“因官播族，編貫斯土。”古人遷居外鄉，出外做官是一個重要原因，即“因官播族”。垂拱四年《武欽載墓誌》：“又錫同口聖氏，仍編貫帝鄉，故今爲並州文水人也。”“帝鄉”，指武則天之籍貫，所以爲“並州文水人也。”《唐大詔令集·置鴻宜鼎稷等州制》：“其雍州舊管及同太等州，土狹人稠，營種辛苦，有情願向神都編貫者宜聽，仍給復三年，百姓無田業者任其所欲。”“編貫”，指向外地移民落戶。

【移貫】

改變原籍，附托當地戶籍。延載元年《柳懷素墓誌》：“近奉恩敕，從雍州移貫，屬洛州洛陽縣。”“奉恩敕”，指奉皇帝聖旨，改變原籍，移居他鄉。據史籍記載，“移貫”多是迫不得已的行爲。《隋書·于義列傳》：“於是取家財，倍與二人，喻而遣去。善安等各懷恥愧，移貫他州。”善安等是因爲羞愧難當，才移居他州的。唐玄宗《流蔣寵藤州敕》：“思存大猷，務設寬典，宜決杖一頓，移貫藤州爲百姓。”決杖之後，被皇帝罰往藤州爲百姓。但也有不說明移貫原因的。唐唐正辭《趙公亡夫人譙郡夏侯氏墓誌銘》：“夫人之先譙郡人，後移貫深州樂壽縣。”《漢語大詞典》所舉書證爲《金史·王賁傳》：“其先自臨潢移貫宛平。”

【僑寄】

指僑居，寄居。唐代文獻已數見用例。開成二年《田英墓誌》：“其先祖粉榆京鎬，僑寄黔中，冠冕聯綿，朱紫不絕。”“粉榆”，泛指故鄉。開成五年《鄭當墓誌》：“貞元歲，既失所祜，僑寄吳中。”“僑寄吳中”，即僑居吳地。《舊唐書·杜亞列傳》：“揚州官河填淤，漕輓堙塞，又僑寄衣冠及工商等多侵霍造宅，行旅擁弊。”“僑寄衣冠”指籍貫不在揚州而寄居在揚州的仕宦者。《漢語大詞典》所舉書證爲《續資治通鑑·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今僑寄道旁，非無意也。彼盧相者，臺賢怙勢，恣行不法，終當南竄，幸未死間，或可見之耳。”

【寓家】

在異鄉安家。大中十三年《李鵠墓誌》：“值李氏寓家壩上，夫人之閨行得以飽知。”李氏因寄居在壩上，詳知其夫人閨門德行，故娶之爲妻。唐李白《上安州裴長史書》：“遭沮渠蒙遜之難，奔流咸秦，因官寓家。”宋張師正《括異誌·馬文思》：“文思副使馬公仲方，尚書亮之侄也，遇罷官，多寓家。”《宋史·戚綸列傳》：“徙鄆州，王遵誨爲勸農副使，嘗佐西邊，寓家永興，閨門不肅，事將發，知府寇准爲平之。”以上諸例，都是因爲出外爲官而在異鄉安家。

【漂寓】

流落他鄉居住。會昌三年《李文舉妻湯氏墓誌》：“從官播遷，因漂寓江南，遂累代墳墓，多在吳興、丹陽。”“從官播遷”，即因官遷徙，而落戶江南。唐鄭處誨《明皇雜錄·補遺》：“杜甫後漂寓湘潭間，旅於衡州耒陽縣，頗爲令長所厭。”“旅”，指旅居，與“漂寓”近義，都指流落外鄉。唐薛用弱《集異記》：“蔡少霞者，陳留人也。性情恬和，幼而奉道，早歲明經得第，選蘄州參軍。秩滿，漂寓江淮間久之，再授兗州泗水丞。遂於縣東二十里買山築室，爲終焉之計。”買山築室，爲的是在他鄉定居。除了出外做官，戰亂也是漂落他鄉的一個重要原因。唐崔令欽《教坊記序》：“今中原有事，漂寓江表，追思舊游，不可復得，粗有所識，即復疏之，作《教坊記》。”《舊五代史·莊宗紀第四》：“應有本朝宗屬及內外文武臣僚，被朱氏無辜屠害者，並可追贈。如有子孫及本身逃難於諸處漂寓者，並令所在尋訪，津置赴闕。”朱氏指朱溫，朱溫作亂時，因戰亂逃亡的百姓不計其數，“漂寓者”，指流落他鄉居住的人。

第二組 喪葬詞語例釋

墓誌文獻中最爲豐富、集中的詞語，莫過於喪葬詞語了，這些詞語多至數以百計，它們構成了墓誌文獻的一大特色，其數量之多、來源之雜、歷時之長，是我們的論文暫時無法涵蓋的，因此，僅選擇其中的一些口語詞語，加以研究。

1、關於“墓穴”義的詞語

【陰宅】

指墓穴，始於唐代，廣泛用於明清。顯慶三年《明遠銘文》：“乾城非實，陰宅本空。”唐裴庭裕《東觀奏記》上卷：“嶽明奏曰：‘人臣遷移不常，有陽宅、陰宅。入陰宅、入陽宅者，禍福刑尅，師有傳授。今陛下居深宮，有萬靈護衛。陰陽二宅，不言帝王家。臣不敢奉詔。’上然之，賜束帛。”《水滸傳》一百回：“宋江看了，心中甚喜。自己想道：‘我若死此處，堪為陰宅。’但若身閒，常去遊玩，樂情消遣。”明尹直《賽齋瑣綴錄》卷七：“予嘗以天井之中為置蠡經之所，大門則置蠡經於門限之中，陰宅則置蠡經於本墳之中，不置於墓門，似為有理。時師多是予言而用之，吉凶良有驗矣。”《歧路燈》八回：“陽宅是養命之源，陰宅乃定命之根。宅子還不甚關緊，你的祖塋在何處哩？”

【大墓】

特指祖墳。元和八年《徐清墓誌》：“緣依祖氏大墓，歲遠難明。”咸通九年《崔行規及妻鄭氏合祔墓誌》：“以戊子歲建亥月十三日癸酉歸祔于邙原大墓。”唐權德輿《岐國公杜公墓誌銘》：“明年夏四月乙酉，返真宅與少陵原大墓。”誌主岐佑，在葬後第二年，才得以歸葬祖墳。唐劉禹錫《為京兆李尹答于襄州第一書》：“閭下以大墓世在三原，而去河南益遠，尚系於數百年之外，於義不安。遂奮然移群從，率先行古，占數為京兆人。”大墓，指祖墳，因路途遙遠，年月太久，歸葬多為不便，所以移籍為京兆人。

【松柏】

借指墳墓。古之風俗，常在墓地種植松柏等樹，元和九年《叔術墓誌》：“孰謂故鄉，乃樹松柏。”大中八年《王氏墓誌》：“松柏慘澹兮，孤墳悽然。”故以“松柏”指代墓地。貞元十三年《臧曄墓誌》：“吾考妣松柏在洛城西北金谷鄉，願早歸祔塋葬。”元和七年《沈群妻楊氏墓誌》：“夫家塋域兆未吉，先人松柏神歸之。”大中六年《鄭三清墓誌》：“我家松柏在平陰，歲時拘忌，未卜歸兆矣。”“拘忌”，指禁忌，所以不能在當年歸葬祖墳。

【大塋】

唐時口語中特指祖墳。咸通二年《丁氏墓誌》：“乃以其年九月十一日，葬於江陽縣嘉寧鄉之五乍村，歸於大塋，合祔先君之右。”“歸”指“歸葬”。“歸葬大塋”應該是唐時最重要、最終結的喪禮，人們往往會不辭萬苦，來祔葬祖墳。咸通十四年《賈洮墓誌》：“力困路遠，未克祔于大塋，終俟他年，將藏其誌。”乾符戊戌（五年）《崔曄妻李氏墓誌》：“以戊戌歲正月六日安兆于邙原平原樂鄉，祔大塋也。”廣明元年《孫幼實墓誌》：“以廣明元年十月二十日，歸葬洛陽縣北邙山杜翟原祔大塋，以叶制也。”“祔大塋”，指歸葬祖墳。《舊唐書·李玄真傳》：“去開成三年十二月內得嶺南節度使盧鈞出俸錢接措，哀妾三代旅櫬暴露，各在一方，特與發遣，歸就大塋合祔。今護四喪，已到長樂旅店權下，未委故越王墳所在，伏乞天恩，允妾所奏，許歸大塋。”《宋史·包拯列傳》：“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賊者，不得放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若孫也。”“大塋”指祖墳，其義明也。

【大域】

指祖墳。咸通三年《王□□妻崔氏墓誌》：“三年十月八日，歸祔于河南府河南縣平樂鄉杜翟村先舅尚書大域東北原禮也。”“域”，義為“墳域”、“墓域”。《詩·唐風·葛生》：“葛生蒙棘，蔕蔓於域。”毛傳：“域，營域也。”乾符四年《張氏墓誌》：“以其年三月廿九日窆於萬年縣銅人鄉灞川之左，祔於先域。”咸通二年《楊漢公墓誌》：“以其年十一月廿日，歸葬于河南縣金谷鄉尹村北邙山之南麓，列於累代舊卜之域，鄭夫人祔焉，禮也。”故“大域”指大墓，祖墳。

【陰莊】

指墓穴；墓地。乾符五年《韓綬墓誌》：“公婚樂安樊氏，長卿之長女也，有陰莊，去此塋十里。”古代人們由於對死後世界是無知的，他們幻想着陰間和陽間應該相仿，具有同樣

的社會結構，同樣的生活環境，所以在表達“墓穴”義時，選用“宅”、“舍”、“宮”、“房”、“堂”等語素構詞，構成了大量的雙音節詞，僅以“宮”為例，構成的雙音節詞就有“泉宮”、“壽宮”、“冥宮”、“神宮”、“幽宮”、“玄宮”等。開元廿三年《王府侯妻王氏墓誌》：“泣樂棘以崩心，緘誌泉宮，孝之終也。”天寶十載《崔虞延墓誌》：“恭營壽宮，式表泉壤。”大和八年《趙氏墓誌》：“壽堂初開，合祔神宮，永安夜臺。”大和九年《張榮恩墓誌》：“今以宅兆將就，冥宮有期。”咸通三年《王氏女墓銘》：“秀夏二十三遭凶，翌月十八即幽宮。”當唐代“莊”產生了“住宅”義，如杜甫《懷錦水居止》：“萬里橋南宅，百花潭北莊”，“陰莊”一詞自然也就指墓穴、墓地了。

【墳堂】

建於墓地、用來祭祀的享殿。武德九年《趙意墓誌》：“遂即穿茲玄宇，構立墳堂。”“穿玄宇”指挖墓穴，以葬亡者；“構墳堂”指建享堂，以祭亡者。宋吳自牧《夢梁錄·清明節》：“至日，亦有車馬詣赤山諸墳，并諸宮妃王子墳堂，行享祀禮。官員士庶，俱出郊省墳，以盡思時之敬。車馬往來繁盛，填塞都門。”在“墳堂”行“享祀禮”，“墳堂”指建於墓地的高台。明徐有貞《武功集·答況太守問靈草書》：“廼者墳堂之上，偶生異草三五莖，山中人輒相聚觀云：識其是靈芝，闕然以為祥瑞，某即時明以戒止，使勿造妖捏怪。”

2、關於“死亡”意義的婉詞

古代人們在表達死亡之意時，除了一些常見的、具有等級色彩的詞，如“崩”、“薨”、“卒”、“不祿”、“死”之外，口語中還有許多委婉語，如“昇真”、“過去”、“捐養”等。

【昇真】

道家稱“僊人”為“真人”，“昇真”即“昇僊”。垂拱二年《王玄宗墓誌》：“其後昇真，潘先生門徒同族名大通，越中嶽而來，自遠問疾，知吾兄真命已畢。”“昇真”，即“真命已畢”。宋李綱《梁谿集·換骨巖》：“玄化升真十六天，靈僊蟬脫翠巖前。”宋真德秀《西山文集·送蕭道士序》：“是為梁蕭子雲修鍊昇真之地，然其事迹茫昧不可復考矣。”

【過去】

婉詞。用來婉稱“死亡”。開元廿四年《尚袁墓誌》：“器遂年銷，珠從掌碎，人雖過去，其神如往。”“過去”，猶去世。後周王瓮生《造像記》：“上為天龍八部，下為人王帝主，七世父母，見在父，過去母，合門大小，年一已上，百歲已來，恒願在西方供養無量壽佛。復為一切法界衆生，生生世世，侍佛聞法。”“過去”與“見在”相對，指已經過世的母親。唐《洛陽縣登思等造像記》：“洛陽縣登思、孝思、信思、義思□□為母梁及亡父、過去見存眷屬，敬造釋迦石像一龕，即是成就。”金元好問《續夷堅誌·駢胎》：“辛未十一月，秀容福田寺農民范班妻連三歲舉三男三女，皆死矣。此歲復一男一女。其母從旁歎訝：‘汝必不活，得早過去亦好。’”“過去”，即“不活”。《漢語大詞典》此義項所舉書證出自《孽海花》第五回：“誰知命運不佳，到京不到一年，那夫人就過去了。”

【捐養】

父母逝世的婉詞。謂父母死亡，子女不能奉養。會昌元年《苗蕃墓誌》：“維會昌元年歲次辛酉三月壬申朔十三日甲申，河內縣太君捐養於江州刺史之官舍。”宋宋祁《章丞相得象墓誌銘》：“初母夫人捐養，京師命不還葬，於是作新塋。乃今異位同域。”明程敏政《篁墩文集·祭衍聖公太夫人王氏文》：“何感疾于一朝，遽捐養于三釜。”“三釜”，指古代成年人每人每月的食米數量。

3、稱說遭逢父母喪事的詞語

為了表達失去父母的哀傷之心，孝子孝孫在稱說“遭逢父母喪事”之時，常要運用特定的詞語，例如：

泛指遭逢父母喪事，稱為“丁艱”、“丁家艱”、“丁憂”等，“丁艱”、“丁憂”等六朝已多見。後魏源懷《求追論封表》：“臣時丁艱草土，不容及例。至二十年，除臣雍州刺史，臨發奉辭，面奏先帝，申先臣舊勳。時敕旨但赴所臨，尋當別判。”唐時依然沿用，如永隆元年《索義弘墓誌》：“俄丁憂解任，服闋，除嘉州龍遊縣尉。”舊禮規定，父母死後，子女要守喪三年，三年內不做官，不婚娶，不赴宴，不應考等，“丁憂解任”即指因守喪而免去官職。聖曆二年《黑齒常之墓誌》：“長子俊，幼丁家艱，志雪遺憤。”元和五年《畢口口妻趙氏墓誌》：“未成年而丁艱，夫人慮息學而色嚴。”開成元年《吳基墓誌》：“洎丁夫人之艱，泣血茹荼，有見至性。”如果強調喪者為母親時，一般稱為“內艱”、“內憂”等，如久視元年《鞠信墓誌》：“及內艱在疚，柴毀過人。”久視元年《吳續墓誌》：“俄口內憂，勺飲不入口。”如果強調喪者為父親時，相應稱為“外艱”、“外憂”等，如長安三年《賈楚墓誌》：“不謂輔仁虛膺，尋丁外艱。”先天元年《吉渾墓誌》：“洎丁外艱，至孝苦節，積毀遺疾，執纊而終。”唐時此類詞語還如：

【偏喪】【偏罰】

如果強調雙親中的某一位，並不指明是父親或是母親時，稱為“偏喪”、“偏罰”等。垂拱元年《張貞墓誌》：“夫人年十四，偏喪所恃，奉行追往，絕而復續。嚴父繼母，譽動人倫。”“嚴父繼母”，說明夫人所喪為母，“偏喪”指失去母親；咸通二年《彭氏墓誌》：“用蟪等遭罹偏罰，夫人哀毀過禮。”夫人失去其夫，所以哀毀過禮，其子失去的當是父親，故“偏罰”，指失去父親。

【酷罰】

喻指失去父母。亦用來泛指失去親屬。古人認為遭受父母之喪，是上天降給自己最大的懲罰，所以又稱其為“丁酷罰”、“鍾酷罰”、“罹酷罰”等。《晉書·王敦列傳》：“朕以不天，尋丁酷罰，箚箚在疚，哀悼靡寄。”大中九年《李公度妻墓誌》：“鍾我先妣太夫人榮陽鄭氏酷罰於當州郟城縣大名里之私第。”咸通十二年《孫泳墓誌》：“杲等積罪累疊，再罹酷罰，重嶺覆江，躍涉艱險，雙棺並引，萬里同歸。”宋宋祁《景文集·回宗兄員外》：“自去夏奄遭酷罰，尋解官簿，退伏民廬，藐然孤苦，瀕于殞滅。”以上諸例，都指父母之喪。“酷罰”也指失去其他親人，如《遼史·列女傳》：“術者早歲登朝，有才不壽，天禍妾身，罹此酷罰，復何依恃。”“酷罰”指失去丈夫。明程敏政《與陸論德廉伯書》：“孤不孝不悌不慈罪重惡劇，以致酷罰，沛鍾于家三四年來，連喪兩姪一弟，血淚未乾，上延先考。”“酷罰”，則指接連失去親人。

【丁罰】【丁酷】

指遭逢父母喪事。為“丁酷罰”的省稱。麟德二年《李智墓誌》：“往遭丁罰，幾將毀滅，望南陔而泣盡，瞻北岵而心摧。”乾封二年《杜慶墓誌》：“拾紫朝榮，方利賓庭，奄及丁罰。”長壽三年《孫師政墓誌》：“藹惠摧蘭，忽延災而丁酷。”

《漢語大詞典》釋“偏罰”一詞為“喪母”，義不周全；“酷罰”失收義項“喻指失去父母”，同時失收“丁酷”、“丁罰”等詞。

【艱疚】

開成五年《李潘墓誌》：“自幼居艱疚，號毀逾禮，有曾閔之行，聞於鄉里。”“艱疚”，指喪親之痛，“居艱疚”，義為居喪，守喪。亦作“在艱疚”。《隋書·韋世康列傳》：“故以相任，知在艱疚，日月未多，金革奪情，蓋有通式。宜自抑割，即膺往旨。”唐張九齡《曲江集·讓起復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表》：“臣實單人，本無大用，況在艱疚，觸緒哀迷。”宋蘇頌《蘇魏公文集·前秘書丞充集賢校理孫洙等可並舊官服闋》：“以爾仕以文儒，籍在閨省，遭罹艱疚，甫畢禫除。”《漢語大詞典》所舉書證為宋蘇軾《與馮祖仁書》之一：“某慰疏言，伏承艱疚，退居久矣，日月逾邁，哀痛理極。”

4、關於喪儀的詞語

【禫除】

指舉行祭祀，除去喪服。開成五年《杜悰墓誌》：“五年春二月禫除，夏五月七日終於昌化里，享年二十有三。”誌主為父母守喪，哀毀過禮，不久也亡故了。《宋書·禮志》：“嘗為吉祭之名，大祥及禫，未得入廟，應在禫除之後也。”“禫除”，舉行祭祀，除去喪服。《北史·張普惠列傳》：“及任城王澄薨，普惠荷其恩待，朔望奔赴。至於禫除，雖寒暑風雨，無不必至。”宋蘇頌《蘇魏公文集·前秘書丞充集賢校理孫洙等可並舊官服闋》：“以爾仕以文儒，籍在閩省，遭罹艱疚，甫畢禫除。”“禫除”，指除去喪服。結束喪制後，重新授於官職。

第三組、疾病詞語例釋

記敘誌主喪亡原因是墓誌文當中一項重要內容，在古代社會，由於醫藥條件的限制，絕大多數人都是因病而亡的，所以在墓誌文當中出現了大量與“疾病”相關的詞語。

1、病名口語詞釋

一類是具有相同語素或近義語素的詞，例如：

(1) 以偏正方式構成的一組詞

由一個共同語素，與一組同義（近義）語素結合構成新的同義詞。例如以“風”為語素，與“恙”、“疾”、“病”、“痺”、“痊”等表示“疾病”義的語素構成的詞有“風病”、“風痺”、“風痊”、“風恙”、“風疾”。如：

風病

永淳元年《張達墓誌》：“豈謂風病遽感，奄泊鑿金之辰。”

風痺

大曆四年《張獻誠墓誌》：“忽有風痺之疾，御醫良藥，寵賜超等。”

風痊

大中七年《孫公乂墓誌》：“因得風痊，由四年至於五年，中間疾候進退有差。”

風恙

咸通二年《楊居實墓誌》：“倏為風恙所侵，爰憂口冠之里。”

風疾

咸通九年《孫方紹墓誌》：“明年，又冊四房弟又縈風疾，手足頻傷。”

(2) 以並列方式構成的一組詞

由表示“疾病”義的語素“瘤”、“瘰”、“瘰”、“疾”、“恙”、“病”、“癘”、“疫”並列構成的詞，如：

瘤瘰

永隆元年《王善相妻祿氏墓誌》：“夕陪營陣，先沈瘤瘰，久奄黃墟，作配雙魂。”

瘰瘰

大中七年《胡君平墓誌》：“夫人久嬰瘰瘰，醫疹無痊。”

疾恙

咸通二年《裴口口妻彭氏墓誌》：“以是累歲常結積氣，宿成疾恙，以咸通二年正月廿七日終於上都開化里之私第，春秋六十有一。”

病恙

咸通三年《支鍊師墓誌》：“或骨肉間有病恙災咎，南北支離，未嘗不繫月長齋，尅日持念，孝悌之至，通於神明。”

癘疫

咸通十一年《沈子柔墓誌》：“咸通寅年，年多癘疫，里社比屋，人無吉全。”

疾瘵

乾符五年《成君信墓誌》：“何乃日月有數，疾瘵屢鍾，以乾符五年八月八日終於私第，享年六十七。”

這類詞在墓誌文獻中，表現得尤為豐富，它們反映了漢語詞彙的豐富性特徵。

但是它們的時代特徵不夠凸顯。所謂時代特徵，是指詞產生或應用於某個特定時代，具有時代的標誌性。例如“痼瘵”一詞，（以《漢語大詞典》為例）我們在辭書中見到它的書證為明代例，但我們決不能說它產生於明代或應用於明代。“痼瘵”至晚在唐時已經產生。

與第一類詞完全不同，有些詞雖然也與“疾病”相關，但構詞方式、構詞語素與第一類詞不同，這類詞或是典故詞，或是方言詞，具有獨特的研究意義。這些“異類”詞，應該是近代漢語研究的重點。例如：

【蟻疾】

指疾病。蟻，指蟻動，事本南朝劉義慶《世說新語·紕漏》：“殷仲堪父病虛悸，聞牀下蟻動，謂是牛鬪。”故以“蟻疾”指疾病，如垂拱三年《張成墓誌》：“豈其兩楹入夢，二豎挺災，蟻疾方留，遂絕蛇祿。”

【違裕】

指生病。僅用於唐宋時期，大中十年《劉口口妻霍夫人墓誌》：“至於卜遠之日，疾將就枕，諸孤曰：違裕若是，豈在力任。”咸通八年《盧約及妻崔氏合祔墓誌》：“司議府公違裕之晨，寄託所重。”宋前人《祕書監致仕穆玄堂誌》：“公曰：‘吾之理命也’。是年秋違裕、冬棄背，壽七十九。”宋李軾夫《泗州刺史李君神道碑》：“值潼關失守，朝野震驚，扶長攜幼，潛避山谷，重壑固陰，深林酷冷，因之違裕，至於彌留。以其年九月二十九日薨於終南山居享年七十有三。”《漢語大詞典》釋為“皇帝生病的諱稱”，但以上例證說明“普通人生病”也可稱為“違裕”。其詞來源尚待考證。

【顛眩】

疾病名，瘋病。指神經錯亂；精神失常。如建中元年《張翊墓誌》：“他年客有顛眩疾者，執白刃不利於季父，童僕畏駭，莫之敢前。”“顛眩疾者”，指患瘋病的人，其症狀是“執白刃”。與現在的精神病患者症狀相同。

“顛眩”本指頭腦不清。宋蘇軾沈括《蘇沈良方·序》：“如酒于人，有飲之踰石而不亂者；有濡吻則顛眩者；漆之于人，有終日搏瀉而無害者，有觸之則瘡爛者；焉知藥之于人，無似此之異者。”“濡吻”，義為“吮添”。宋李復《清江集·同劉君俞城西寺避暑》：“早衰虛實反，舉動多顛眩。安得甘露漿，鑿頂沃清瀦。”“顛眩”指神智顛倒。用做疾病專名時，則指神經病。宋蘇軾沈括《蘇沈良方》卷一：“先大夫乃出丹示之，與夢中所得不殊，其妻服之遂愈。又予族子常病顛眩、腹鼓，久之漸加喘，滿凡三年垂困，亦服此而愈。”

【毒疹】

指亞熱帶潮濕地區流行的惡性傳染病。咸通十三年《孫理墓誌》：“公抱無泣之惑，陷不測之算，至郡三月，為南方毒疹所寇，一夕奄忽。”“南方毒疹”，指明“毒疹”發生於南方。宋鄭剛中《北山集·記白朱砂》：“予去年來自湖北，隨行僮三人，瘴殺其二餘一人。汪舉雖脫命鬼手，然毒疹不去，氣血之枯大率與封民無異。宛轉從道士得一粒，親手投之踰夕而蘇。”“瘴”指“瘴氣”，即例中之“毒疹”。《漢語大詞典》所舉書證為明劉基《北嶺將軍廟碑》：“驅魃域兮逐狼虎，弭毒疹兮時暘雨。”

【瘴病】

猶“毒疹”。咸通三年《李燁墓銘》：“自春離桂林，道中得瘴病，日減眠食，就枕千五百刻。”“瘴病”，發生地點在桂林，與“毒疹”同義。明張介賓《景岳全書·瘴病愈後將養法》：“凡瘴病，不發三日後，方可洗手；七日後，可洗面；半月後，可梳頭；一兩月後謹戒房事，能戒百日尤好。”

2、表示得病義的口語詞

【染】【染疾】【染患】

染，動詞，傳染、感染。唐時應用已經極為普遍，不僅疫病可以稱為染，如天冊萬歲二年《王思汭墓誌》：“以證聖元年五月廿日染疫，終於桂州之軍幕。”大中五年《吳孝恭墓誌》：“大中五年四月廿六日染時疾亡於東都恭安坊宅內。”而且得了普通的病也可以稱為“染”，如儀鳳三年《陳劼墓誌》：“婦德外彰，忽染沈癰，終於蘭室，春秋七十有七。”開元四年《楊執一妻獨孤氏墓誌》：“因染氣疾，迄為沈痼。”寶曆元年《呂氏墓誌》：“不圖忽染熱疾，以寶曆元年六月三日終於洛陽縣柏仁里之私舍。”大和六年《庾氏墓誌》：“因風雨所交，士宜暑濕，遂染風痺。”大中七年《鄭氏墓誌》：“四體不安，舊染口瘡，又重發動。”大中十年《呂讓墓誌》：“季曰烜，不幸染勞疾，先公十有二旬而夭。”咸通十二年《張叔遵墓誌》：“奈何逝水波沈，風燭寂滅，染瘵瘵，俄終百齡。”“熱疾”、“氣疾”、“勞疾”等都是疾病之名。

當用“疾”、“患”來泛稱這些具體的病名時，便產生了“染疾”、“染患”等詞。“神龍二年《孫惠墓誌》：“夫人以長安四年正月十四日染疾，殞於家廬，春秋八十。”大中四年《李維一墓誌》：“痛盛年之染疾，乃先公而歿。”咸通三年《李讓及妻張氏合祔墓誌》：“去大中十二年三月十八日染疾，所歿同居斯第，享年七十有二。”

“染患”，唐時已經產生。顯慶五年《王延臺墓誌》：“不期積善無驗，乃忽染患，醫藥方療，其疾不瘳，遂於其年五月十七日亡背。”顯慶五年《解摩墓誌》：“永徽六年十二月二日染患，卒於鄂州武昌冶監公第。”咸亨三年《孫處約墓誌》：“咸亨元年五月染患，久未痊復。”廣泛用於當在元明清時期。《水滸傳》二回：“軍正司稟說染患在家，見有病患狀在官。”《警世通言》卷二一：“誰知染患，一臥三月。”

【抱恙】

生病；患病。至晚在唐時就已產生，咸通九年《鄧氏墓誌》：“爰自抱恙，語其子曰：我百年後，葬我於長安城足矣，無負我心也。”乾符三年《盧氏墓誌》：“年甚幼，法曹公抱恙，夫人躬侍藥膳，以及有喜，由是親族嘉而憐之。”宋方逢辰《蛟峰文集·宋知郡寺丞俞公行狀公并銘》：“公抱恙，晨夕奉藥，衣不解帶，居喪盡禮，哀毀骨立。”《漢語大詞典》舉書證為明唐順之《咨總督都御史胡》：“貴院以抱恙初愈不及自行，本司監督以往。”

3、與治病相關的口語詞

【看療】

醫生給人治病。永垂元年《臨川君長公主墓誌》：“恩敕遣長子隴州司功□□□、四子左千牛季童前後馳驛，領供奉醫人及藥看療。”“領供奉醫人及藥看療”，其長子領醫生前去“看療”，“看療”，指醫生給人治病。又如唐張九齡《曲江集·敕磧西支度等使章仇兼瓊書》：“今遣醫人將藥就彼看療，可與之商量。”《太平廣記·醫二·顏燧》：“偶聞有善醫者於市中聚眾甚多，看療此病，顏試召之。”明楊士奇《東里集·寄昇姪秋子》：“母親有病，請蔣先生看療，不可捱過。”“看療”，亦指找醫生看病，就診。《太平廣記·神僊五·宜君王老》：“俄患遍身惡瘡，王老乃求醫藥看療，益加勤切而瘡日甚。”

【銀藥】

泛指有奇異功效的僊藥。總章二年《耿卿妻惠氏墓誌》：“無復返魂，徒煎銀藥。”儀鳳四年《王韜墓誌》：“銀藥無徵，膏肓留二童之疾。”“銀藥”，能使人回天返魂之藥。

“銀藥”一詞，當是嶺南土人所用隱語。實指草藥“雲南根”。其功效主要用於治肺病。由於嶺南有“放蠱”之風，“雲南根”多被人用做消毒、驅蠱之藥，故被神秘化，用作隱語。晉葛洪《肘後備急方》：“俚人有解療者，畏人得知，在外預言三百牛藥或云三百兩銀藥。余久任，以首領親狎，知其藥常用，俚人不識本草，乃妄言之。”葛洪指明“三百兩銀藥”是

草本之物。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對它的性能、功用做了詳盡的介紹。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十八上：“都淋藤、獨行根、土青木香、雲南根、三百兩銀藥。……其實尚垂狀如馬項之鈴，故得名也。時珍曰：‘其根吐利人，微有香氣，故有獨行木香之名。嶺南人用治蠱，隱其名為三百兩銀藥。……’時珍曰：‘馬兜鈴體輕而虛，熟則懸而四，開有肺之象，故能入肺氣，寒味苦微，辛寒能清肺熱，苦辛能降肺氣。’”其它醫書對其驅毒逐蠱的方法做了說明。明周王朱橚《普濟方》卷二五二：“辨久住，彼與之親狎，乃得其實。凡欲食，先取甘草一寸，炙熟嚼嚙汁，若中毒，隨即吐出，乃用都淋藤黃藤二物，酒煎令溫服之，常服毒隨大小洩出。都淋藤者，出嶺南高三尺餘，甚細，常所謂三百兩銀藥。”清魏之琇《續名醫類案》卷二九：“食不輟醋，蠱不入肚。又《肘後方》云：馬兜鈴藤，能逐蠱，從小便出，用至十兩水、一斗酒、二升煮三升、分三服，不瘥，更服。土人呼為‘三百兩銀藥’。”“銀藥”既然是草本植物，其量詞為什麼要用“兩”呢？這是隱語命名的方式之一，用其它物的量詞來命名，借以割斷事物之間的聯系，使人無法猜測到“銀藥”的物性。

【天醫】

指神醫、僊醫。天寶三載《豆盧建墓誌》：“當彌留也，天醫視疾；及先遠也，星使護喪。”“天醫”與“星使”對舉，都指虛幻的人物。“天醫”可以追溯到魏晉。晉袁宏《後漢紀·孝靈皇帝紀第二十四》：“夜見金冠綠袍者，踞坐梁上，呼謙名曰：‘我天醫也’為謙具說致病之故。”宋范成大《石湖詩集·問天醫賦》：“夏至前一日得寒疾，夢謁天醫星問答了然。獨未知天醫為何神。”明張吉《古城集補遺·孝廟輓章二首》：“萬方灑血尤真宰，不遣天醫下太虛。”“踞坐梁上”、“夢中謁見”、“下太虛”都說明“天醫”非人間所有，指僊界之醫。《漢語大詞典》舉書證為宋范成大《問天醫賦》：“我瞻而思，是其天醫者邪？”

【胡香】

泛指能起死回生的靈丹妙藥。乾符六年《高公妻陳氏墓誌》：“豈期忽從微恙，遂至彌留，二豎既居，胡香莫反。”

“胡香”，至晚見於南北朝。北周庾信《周趙國夫人紇豆陵氏墓誌銘》：“胡香四兩，嗟西域之使稀；靈草一枝，恨瓊田之路絕”。長安四年《王敏墓誌》：“胡香四兩，無復返魂；靈草一珠，不能移算。”“胡香”、“靈草”同義對舉，“胡香”也應為草本之物。明徐應秋《玉芝堂談薈》卷二十五：“安定西胡月支遣使獻香四兩，大如雀卵，黑如桑椹。至始元元年，京城大疫，帝取月支神香燒之，死未三日者皆活。此香生於聚窟洲人鳥山上，名返魂樹，伐其根，玉釜中煮汁可丸，名驚精丸，亦名振靈丸，亦名返生香，或名振檀香，或名却死香。”

“銀藥”、“胡香”可相互資證，二者同為草本植物，“銀藥”是“雲南根”，“胡香”是“返魂樹”；二者同有香氣；二者功效同樣被神化，都用來指能使人返死回天之妙藥。唯一區別是“銀藥”產於嶺南；“胡香”產於西域，說明唐時此兩地所產之藥已被中原大地採用。

第四組 自謙詞語例釋

墓誌文大多出自文人之手，他們在撰寫墓誌時，基於對亡者的悼念，對生者的尊重，常常謙虛自己才疏學淺，不能盡敘亡者的豐功偉業、高風亮節，又有愧於生者所托，因而在墓誌文中運用了不少表示“自謙”意義的詞。

【蕪鄙】

荒蕪；鄙陋。比喻文才低劣。開元廿七年《白知新墓誌》：“恐陵谷之迭遷，猥以蕪鄙，亟承哀告，敢編遺烈。”唐李德裕《會昌一品集·再議仲武寄物狀》：“豈敢廣受縑素，增其蕪鄙，虧於事體，乖臣本心。昨日進狀懇辭，誠非飾讓，實以文至淺陋。”“蕪鄙”，即指文詞“淺陋”。宋范俊《香溪集·右通直郎范公夫人章氏合祔誌》：“固宜賢而有傳，以示後亦宜也。顧雖文字蕪鄙，其何敢不力。”明程通《貞白遺稿·潭石橋記》：“僉謂通為孺人之猶

子也，當為之記。故忘蕪鄙而記之。”

【不揆】

不揣度；不自量。元和十五年《司馬宗墓誌》：“中立舊館之賓，睹其家道，不揆為銘，未充名實。”“不揆為銘”，不自量力，為別人寫墓誌銘。被請來寫墓誌的人，大多是德高望眾、文筆出眾之人，故“不揆”是為謙詞。大中五年《毛釗妻呂氏墓誌》：“故不揆寡詞，敢揚懿德。”“寡詞”，孤陋之詞；“不揆寡詞”義為不度量自己的孤陋。“不揆”，魏晉南北朝時已廣泛流行。晉郭璞《省刑疏》：“臣不揆淺見，輒依歲首粗有所占，卦得《解》之《既濟》。”“不揆淺見”，謙稱自己不自量，竟敢發表淺顯的見解。梁釋智愷《大乘起信論序》：“不揆無聞，聊由題記。儻遇智者，賜垂改作。”“無聞”，義為孤陋寡聞。後周甄鸞《笑道論》：“臣不揆疏短，謹具錄以聞。”“疏短”，指自己才疏學淺。《漢語大詞典》所舉始見例出自宋岳飛《御書屯田三事跋》：“用屯田以足兵食，誰不為難，臣不揆願遲之歲月，敢以奉詔。”

【荒淺】

荒疏；淺薄。喻指文才低劣。長慶二年《房敬墓誌》：“豈伊荒淺，竊敘述哉？然而家貧無貨不足以請託。”唐李德裕《會昌一品集·進幽州紀聖功碑狀》：“臣學藝荒淺，久病殘衰，紀軒后之功，徒知竭思，叙唐堯之德，終愧難名，採其功狀，稍似摭實。”“學藝”，指作文的技藝。“荒淺”，指文才低劣。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六十：“彥質嘗銘端孺之墓矣，今復獲狀行，文字荒淺，不足以起昆仲之盛德大節，然神明臨之，辭無愧焉者。”

【孱薄】

比喻文筆才力不足。會昌五年《魏邈墓誌》：“儻每愧孱薄，沖讓未獲，辱命染翰，為詞頗難。”“孱薄”，自謙才力不足，難以替別人寫好墓誌。宋許景衡《橫塘集·與吳尚書》：“然在孱薄，終不自安也。”“孱薄”，指代自己。明于謙《為建言事》：“切念臣謙粗通章句，濫厠縉紳，既無剛斷果敢之才，又乏折衝禦侮之力。猥以孱薄魯鈍，素不知兵，叨蒙聖恩，總督軍務。”“孱薄”、“魯鈍”近義並列，都指才能低下。

【荒拙】

荒鄙；拙劣。比喻自己才能低下。開成五年《王如琬墓誌》：“辭不獲命，輒課荒拙，以紀徽猷。”咸通十一年《孫□□妻梁氏墓誌》：“玄幸忝末姻，牢讓不及，輒搜荒拙，貴述遺芳。”“搜”、“課”，義為搜羅、使用；“搜荒拙”，指盡自己最大的能力。大曆六年《智悟墓誌銘》：“適時詞理荒拙，輒課虛蕪，乃為銘曰。”“荒拙”、“虛蕪”近義並舉。宋孫光憲《北夢瑣言·吳侍郎文筆》：“某幸得齒在賓次，唯以文字受眷。雖愧荒拙，敢不著功，未聞愜當，反甚憂懼。”“愧荒拙”，為自己才能低下感到羞愧。明朱橚《普濟方·流注經絡并榮圖說》：“不揆荒拙，列圖於後，凡我同聲者，見違闕改而正之，不亦宜乎？”“不揆荒拙”，指才能低下，卻不自量力。

【荒詞】

荒，義為荒陋，鄙疏。荒詞，鄙陋之文，用來謙稱自己的詩文。咸通十四年《崔洊側室張紫虛墓誌》：“以庸情優族子，盡熟令猷，俾具荒詞，載刊貞石。”乾符六年《殷瓊墓誌》：“而伯仲猶子，皆推茂實，見請宣揚，用率荒詞，以勉遵命，刻於貞石，誌之下庭。”“荒詞”，謙指自己為他人所寫的墓誌文。宋胡寅《斐然集·和叔夏海棠次東坡韻》：“少陵無句慚巴蜀，顧我荒詞陪絕唱。”元黎則《用載道韻晚遊郎中湖》：“荒詞為喜文翁笑，好耐南羌一片碑。”“荒詞”，指自己所作的詩歌。明邵寶《容春堂集·論古今書札》：“喪畢之日，亦將親弄筆墨，如古人故事。但荒詞拙翰重識者之笑，是又不能不自顧也。”“荒詞”指為自己所作的碑銘。

【菲詞】

猶“荒詞”。微薄鄙陋之詞，用來謙稱自己的詩文。乾符四年《鄭逢墓誌》：“黯居於哀瘵，微兮敢違，謬記菲詞，庶為實錄。”元和十三年《張怙墓誌》：“而陵谷之夷埴不常，實

見託於菲詞，庶無慚於真筆。”“菲詞”，謙稱自己爲他人所作的墓誌文。宋廖剛《高峰文集·祭上官戶曹文》：“菲詞薄奠，式寫永歎，嗚呼哀哉。”“菲詞”，指祭文；與“薄奠”一起爲祭物。

【荒薄】

喻指自己才學疏淺。乾寧五年《崔巖墓誌》：“余奉長姊岐國夫人命，以府君之官婚行業，特屬編載，不敢以荒薄辭，遂得披實始卒，濡毫揮涕。”“辭”，義爲推辭。宋楊時撰《龜山集·答呂秀才》：“辱問以所疑，非荒薄者所能知也，試一言之。”“荒薄者”，指代楊時自身。元袁桷《清容居士集·書孝宗賜史忠定王褒賢臣頌後》：“桷實親出，學術荒薄，爲國朝史官十五年，獲纂金宋舊史，簡帙繁廣，猶未克就。”“荒薄”，義爲荒疏薄淺。

第五組 年壽詞語例釋

墓誌文中，表達誌主年齡時，多用典雅之詞。如貞觀二年《郭通墓誌》：“擢秀齔年，標芳弱歲。”“齔年”，即“童年”，典出《詩·衛風·芄蘭》：“芃蘭之支，童子佩齔。”當泛指年壽時，口語中多用以“算”、“齡”爲語素構成的雙音詞，例如：

【遐算】

“算”指壽命。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歸心》：“如此之人，陰紀其過，鬼奪其算。慎不可與爲鄰，何況交結乎？避之哉！”貞元十七年《荊肆墓誌》：“司命奪算，奄從逝水。”“奪算”，即減其壽命。長安三年《董義墓誌》：“神香四兩，無復返魂；靈草一株，不能移算。”“移算”，指改變其壽命。故“遐算”指“高壽”，如永徽四年《公孫達墓誌》：“方冀保此長齡，享此遐算；誰言積善無驗，幽顯成乖。”唐顏師古《聖德頌》：“萬壽無疆，永延遐算。”元鍾嗣成《壽》：“但願長生人不老，更祈遐算壽千年。”“遐算”，即指餘年，猶“遐年”、“遐齡”等。永徽五年《苻肅墓誌》：“顧榮利於木雁之間，齊是非於指馬之內，優哉樂矣，冀遐年也。”乾封二年《孫恭墓誌》：“方當介斯景福，以饗遐齡。”《漢語大詞典》舉書證爲宋蘇軾《趙倅成伯母生日致語口號》：“昔年占夢，適當重九之佳辰；今日獻香，願祝大千之遐算。”

【餘算】

“餘算”，則指其餘年；殘年。永徽六年《趙勣墓誌》：“齊物卷舒，至今三十餘載矣，誠可保茲餘算，畢此延年。”“延年”，指剩餘之壽年，與“餘算”同義對舉。“餘算”，魏晉時已數見其例，如南朝宋劉義慶《幽明錄》：“令遣卿歸，終其餘算，勿復殺生淫祠。”終其餘算，即終其殘年。《宋書·顏延之列傳》：“早欲啓請餘算，屏蔽醜老。”“啓請餘算”，是婉詞，意思是請皇上算算老臣之殘年，以達告老還鄉之意。明李東陽《懷麓堂集·守靜先生壽七十五加少師等秩以詩陳賀一首》：“舞袖裁成新樣錦，庭花開勝舊時紅，古稀餘算從頭數，五賦幽詩七月風。”“古稀餘算”指其古稀之年。

【長算】

指長壽，壽年。元和三年《韋孟明墓誌》：“逸足踣於短塗，長算屈於促晷。”開成元年《戴氏墓誌》：“而司命奪其長算，使德與壽返。”咸通十四年《賈洮墓誌》：“惜哉不享長算，不登大用，爲善之利，又何有哉！”唐獨孤及《毘陵集·鄭密墓誌銘》：“夫人宜登期頤，奈何不淑，遽奪長算，天實不信，人烏徼福。”宋張孝祥《于湖集·為方務德侍郎壽》：“松椿多少，活人陰德，合享無邊長算。”

【天算】

天年；壽命。大中四年《張汶墓誌》：“至於大漸，享年五十三，不終天算，以大中四年正月廿一日告謝於東都樂城里之私第。”宋郭祥正《青山集·采薇山之巔》：“吾父吾母兮皆善終以天算，進何憂而退何憾兮，養吾氣之浩然。”古人以爲死生有命，壽命長短由天來定，所以稱“壽”爲“天算。”明李夢陽《陳公六十壽序》：“故力全者人、長養者時、成之者天。故曰：壽，天算也。”“算”，爲“算”之異體。

【齡算】

指年壽。咸通五年《嚴密墓誌》：“六十六年，齡算已得，四十五載，祿食無或。”宋唐士恥《靈巖集·代趙守上韓平原生辰五十韻》：“恭祈齡算遠，敢借物情延。”“齡算遠”，指壽命長久。明李夢陽《空同集·附書二首》：“惟仰天唏噓而已，茲復不言齡算，曷常恐一旦燼滅，則二十年景懷之私，徒抱恨玄臺爾矣。公烏知哉，公烏知哉。”“不言齡算”，指不再提及年齡。

【百算】

指百歲，高壽。咸通十年《劉思友墓誌》：“方冀極脩延之百算，保目前之歡愛，嗚呼！時不我與，遽奪其壽。”“延之百算”，即延其壽命。宋王炎《雙溪類稿·父兄》：“莫將事挂心頭，縱使人生滿百算，來更幾春秋。”“算”，同“算”，“滿百算”，即滿百歲。

【天齡】

同天算，即天年。如中和三年《刑通墓誌》：“薄衣儉食，自守天齡，保惜光陰，一百餘壽。”宋袁說友《東壠集·林晞仲記顏贊》：“且予求無所可用，故能終其天齡也”。宋胡寅《斐然集·永州天申節錫宴致語口號》：“臣等謬忝伶倫，因知律呂，敢陳口號，上祝天齡。”

第五節 生活用語散釋

唐代墓誌文是“一部原始的唐代人物誌”^[1]，上至皇帝，下至草民；上有王妃，下有妓女；百歲齡背，五歲殤者；林林總總，各色人等，相聚於彙編集冊，每位誌主的身份各不相同，每人的經歷也各不相同，因而墓誌在反映誌主生平時，反映了唐代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所用的詞彙也就極為博雜。

【散撒】

四處散布。貞觀元年《關道愛墓誌》：“弓車莫往，丘園自逸，負郭二頃，修家千金，聊以卒歲，餘資散撒。”“散撒”指將剩餘資金四下分發，以求積福。以施舍、散財求福，唐時非常流行。貞觀十一年《竇娘子墓誌》：“分徹家產，散給宗親。”貞觀十五年《梁凝遠墓誌》：“捨施罄家，歸依忘倦，冀神功是效，福善有徵。”“散撒”，沿用至明清時期，《西遊記》二十八回：“一齊亂吆喝，散撒滿天星。”“散撒”，象滿天星辰一樣四散分布。清徐乾學《讀禮通考·喪儀節》：“程大昌演繁露，沈存中叙行香，謂當以香末散撒，乃為行香。”“散撒”，指四處播撒香末。

【火防】

用來防火的障礙物。貞觀廿年《慈潤寺故大論師慧口法師刻記德文》：“慈潤僧坊，屢有災火，每將發之際，即有菩薩來告法師，令為火防。”“火防”，防火牆一類的建築物。《晉書·五行志》：“十一年京都所在大行火災，吳界尤甚。火防甚峻，猶自不絕。”“火防甚峻”，指築建的防火牆很高。

【俗家】

世俗人家。相對於出家而言。貞觀廿年《孫佰悅灰身塔》：“又憶出家解脫之路，不重俗家還俗，意慕大聖泥洹。”“俗家”與“出家”相對，意指相對於僧道教界的世俗世界。其用例已見於南北朝，後周甄鸞《出入威儀》：“若入俗家，整威儀，執簡坐，勿使俗怪。”到了唐時，它已經是很活躍的口語詞了。唐佚名《請申禁僧尼奏》：“其僧尼有不依典教，興販經紀，行船駕車，擅離本寺，於公衙論竟，及在俗家，夜結戒壇，書符禁咒，陰陽術數，占相吉凶，妄陳禍福，既虧釋教，與俗無殊。自今已後，切加禁斷。”唐釋皎然《杼山集·勞勞山居寄呈吳處士》：“俗家相去遠，野水作東隣。”宋邵雍《擊壤集·十三日遊上寺及黃澗》：

[1] 毛漢光《唐代墓誌彙編附考》總序一冊第2頁（台灣）歷史語言研究所 1984年

“能休塵境為真境，未了僧家是俗家。”“塵境”、“真境”對舉；“僧家”與“俗家”對舉，“俗家”，義為世俗人家。

【藏錕】

動詞，儲蓄銀錢。亦指所儲銀錢。貞觀二十一年《康婆墓誌》：“既而世襲衣纓，生資豐渥，家僮百數，藏錕巨萬，招延賓口，門多軒蓋。”“藏錕”指所蓄銀錢。“藏錕”最早見於魏晉南北朝，《宋書·孔琳之列傳》：“或庫盈朽貫，而高廩未充，或家有藏錕，而良疇罕闢。”唐宋時口語中極為流行，並綿延至明清。唐白居易《不如來飲酒》：“藏錕百千萬，沈舟十二三。”《警世通言》卷二五：“卻說施還自發了藏錕，贖產安居，照帳簿以次發掘，不爽分毫，得財巨萬。”“藏錕”，本指儲蓄銀錢，動詞。《宋史·食貨下》：“錢幣國之貨泉，欲使通流，富家多藏錕不出，民用益蹙。”《宋史·舜俞列傳》：“官制既放錢取息，富室藏錕，坐待鄰里逋欠之時，田宅妻孥隨欲而得，是豈不為兼并利哉。”“藏錕”，指儲積銀錢，以待取利之時。明王世貞《弇州四部稿》：“不顧廉恥，積帛藏錕，丘累陵聚，是以戰士離落，兵甲鈍弊。”“積帛”、“藏錕”，義指儲蓄錢物。

【花線】

指五彩色線。光宅元年《宋□□妻王氏墓誌》：“金文言說，引花線而增誠；寶塔莊嚴，解珠璣而不倦。”唐僧皎然《送德守二叔姪上人還國清寺觀師》：“古偈穿花線，春裝卷葉衣。”“花線”，指用來穿佛經的五色絲線。清彭孫通《松桂堂全集》卷三一：“買得揚州花線髻，時新樣子鬥梳頭。”“花線髻”指用五色絲線編織的髻子。

【偏優】

偏袒；偏愛。永昌元年《張雄墓誌》：“僞王返國，寵命偏優，拜威遠將軍兼都官郎中，答勤勞也。”“寵命偏優”，指帝王厚愛有加。《晉書·慕容皝列傳》：“臣常謂若欲崇顯舅氏，何不封以藩國，豐其祿賜，限其勢利，使上無偏優，下無私論。”宋王溥《唐會要》卷八一：“其有官是三品已上，階是四品以下者，遂以階叙官，又以官叙階爵比于官階等者，受賜偏優。”“受賜偏優”指賜以厚愛。元陳基《夷白齋稿·次韻謝侯寄梅州判》：“昔日吾宗陳太丘，為言梅福政偏優。”為某人偏優，即得到某人的特別關愛。

【精恪】

精勤事務，盡職守責。亦指精勤之人。開元九年《崇福塔銘》：“景龍元年十二月二日，敕口擇精恪許令出家，而法師預焉。隸於精舍，離於繁縛矣。”“敕口擇精恪”意思是奉皇帝命令，挑選精勤佛事的人，令其出家。唐趙璘《書戒珠寺》：“學者或去或沒，獨懷表齒且毫，精恪如初，可歎乎。”懷雖然已登耄年，但盡心盡責仍同當初。宋文瑩《湘山野錄》卷下：“一夕，天虛夜清，冠簡精恪，自初夜抱章俯伏於露壇，後夜方起。”“冠簡精恪”，指按照要求精心準備上朝的著裝。《宋史·竇神寶列傳》：“神寶蒞職精恪，性吝嗇，畜貨鉅萬。天禧初，以皇城使罷內職。三年，卒，年七十一。錄其子守志為入內供奉官。”“蒞職精恪”，指居官精勤，恪守職責。

【許令】

准許；允許。唐宋時口語，元明以後沿襲使用。多指得到皇帝、朝廷的許可。開元九年《崇福塔銘》：“景龍元年十二月二日，敕口擇精恪許令出家，而法師預焉。隸於精舍，離於繁縛矣。”“許令”，指得到皇帝詔敕。唐拓跋興宗《請致仕侍親表》：“特望上垂天光，俯照愚懇，矜臣養親之日短，效命之日長，允其停官，許令侍疾。”《敦煌變文·雙恩記》：“咸令充足，普使安寧。伏乞聖慈，許令開庫。”《元史·順帝本紀》：“辛酉，詔：‘土番宣慰司軍士，許令乘馬，執兵器。’”《明史·職官志》：“永樂四年，許令寺官按治所轄衛所鎮撫首領官吏。”

【則那】

唐宋時習語。“則那”，即“則奈何”。“那”即“奈何”之合音。音 nuó，意思是“又怎樣呢”。開元廿三年《鄭憲意墓誌》：“方期偕老，何遽遽次，與善則那。”“與善則那”，義為

行善又能怎樣呢，不料也先死了嗎？天寶十二載《鄭壽安妻崔氏墓誌》：“脩短有分，仁義則那。”“仁義則那”，指行仁義又能怎樣呢，不也死生天定嗎？唐元稹《元氏長慶集·奉制試樂為御賦》：“臣伏奉庚寅之詔曰：‘天子以樂為御，其義則那？’，臣以為引重任者無御不可，播盛德者，非樂而何？”“義則那”，即義如何呢？宋劉攽《吳公墓誌銘》：“其志獲伸而年則那，其壽不遐而名不磨，即宮於泉。”宋陸游《晨鏡》：“生當老病死，求脫理則那，切勿彊撐拄，據鞍效廉頗，惟須勤把酒。”人生老病死，自有天定，尋求解脫又會如何呢？陸游以為“惟須勤把酒”。

【握別】

握手告別。唐宋時口語中已經流行，開元廿六年《李霞墓誌》：“臨終守神不虧，親故握別，即開元廿六年正月十九日，實東都殖業里中。”親故臨終握手告別，亦即分別。宋洪芻《老圃集·次李元亮韻》：“邂逅何曾十日飲，乖離細數七年遲。鄭侯廟下相逢處，揚子橋頭握別時。”並經元明清，綿延用至現代。元釋善住《谷響集·次韻答范秀才見寄》：“握別遽經歲，難忘故舊情。夜堂幽夢遠，寒杵莫秋清。”明宗臣《宗子相集·再復何侍御》：“握別山門，念車馬有勞色，恨不得以身當之，邑吏西歸，傳命相訊，悵然用慰。”《漢語大詞典》舉書證為清凌廷堪《齊天樂》詞：“回思胸上握別，片帆初掛後，驢唱何邊？”

【程品】

本指百工各業按規定所作的標準模型。《史記·張丞相列傳》：“若百工，天下作程品。”引申指一定制度，章法。開元廿九年《嚴真如海墓誌銘》：“風徽可仰，邁芝蘭以芬芳；蘋藻克修，窮邊豆之程品。”唐元稹《元氏長慶集·王仲舒等加階制》：“朝議郎守中書舍人王仲舒等，或歷職清近，代予格言，或分命藩方，宣我程品，或縣車以請老，或持節以臨人，或親或能或勞或久，皆承霑澤之慶，宜當並命之榮。”“宣我程品”，即宣揚我之禮儀制度。宋朱熹《從事郎監潭州南嶽廟劉君墓誌銘》：“為人簡易跌宕，衣冠食飲取具無所擇，而蒐輯先世遺文軼事，纖悉無遺，聚書教子，校讐課督，皆有程品。”“有程品”，指能符合章法。

【奸夥】

指犯罪團夥。天寶二年《左光胤墓誌》：“秩滿，拜河南府河清主簿，摘發稽滯，鈎考奸夥，甚稱厥職。”“鈎考”，義為緝拿、審問；奸夥，指同夥。清于敏中《剿捕臨清逆匪紀略》：“孫敬一犯即係存泌陽地方拏獲，且充賊營探馬出城，安知非王倫遣來，勾引奸夥，前往接應，必須第十九徹底根究。”“奸夥”指同夥。

【造寫】

抄寫；刻寫。天寶五載《嵩山故大德淨藏禪師身塔銘並序》：“關乎聖典，乃造寫藏經五千餘卷。”“造寫藏經”，即抄寫佛經。唐溫庭筠《上裴相公啓》：“謹以文賦詩各一卷，率以抱獻，縑緇儉陋，造寫繁蕪，干冒尊高無任惶灼。”“縑緇”，指書冊，“造寫”，指撰寫，抄寫。唐玄宗《括檢僧尼詔》：“因即舉推，罪者斯衆，宜依開元十六年舊籍為之，更不許造寫。”唐代規定僧籍三年一造，沒有寺籍，名為私度，就要受到懲罰。為了防止私度，不得造寫新籍。也就是不能用新抄寫的籍冊。“造寫”延用至明清，明潘季馴《河防一覽·河工大舉疏》：“凡管廩官，合用心紅紙割，并雇覓書手造寫，循環倒換盤纏，及雇人晒晾物料，并修理廩房、墻垣，冗費百出，每名每年費銀五六十兩。”

【單嗣】

幾代相傳都只有一個兒子。猶“單傳”。貞元四年《焦朝墓誌》：“單嗣相承，嫡長流裔。”明何景明《大復集·甯母太夫人狀》：“見汝子又將有成矣，吾無恨矣。惟汝之單嗣，妻孥群小，毋失恩教，毋輕夜出，毋縱飲，毋遐遺故舊，吾沒之後，毋為佛事，言竟乃絕。”

【鄰落】

“落”，語源於“絡”。王念孫《廣雅疏證》卷二：“落，亦聚也。《鹽鐵論·散不足》篇云：‘田野不避而飾亭落。’《漢書·溝洫志》云：‘稍築室宅，遂成聚落。’今人亦云聚落、邨落、院落。落之言聯絡也。”^[1]故“鄰落”指鄰居。貞元五年《江士汪妻張氏墓誌》：“鄰

[1] 王念孫《廣雅疏證》卷二第50頁 江蘇古籍出版社1984年

落懷歎，親懿酸傷。”“鄰落”、“親懿”相互並舉；“親懿”指親朋，“鄰落”指鄰居。唐張九齡《後漢徵君徐君碑碣》：“乃窮則獨善，躬耕取資，非力不食，鄰落所處，率化無訟。”“率化無訟”，指鄰居之間相處平和，無訴訟。宋釋贊寧《高僧傳·唐荊州天皇寺道悟傳》：“乃轉遁於餘姚大梅山，是時大曆十一年也。層崖絕壑，天籟蕭瑟，復無隣落，七日不食，至誠則通物感。”“復無隣落”，用以描寫大梅山人煙稀少之景。

【造秀】

才智出眾。元和十二年《楊寧墓誌》：“有子四人：汝士、虞卿、漢公，咸著名實；幼曰殷士，已階造秀。”“已階造秀”，指其才能出眾。宋范仲淹《張刺史綸神道碑》：“郡國異之，以造秀再送於春官。”“春官”，代指禮部，主官科舉考試的部門。宋楊億《武夷新集·與史館王大著啟》：“遂登造秀之首科，諸生偃于下風。”“登造秀之首科”，指通過了科舉考試。

“造秀”，亦指才能優秀之人。《舊唐書·鄭餘慶列傳》：“大和二年，遷禮部侍郎，典貢舉二年，選拔造秀，時號得人。”“貢舉”，指科舉考試，“選拔造秀”，選拔優異之才。《漢語大詞典》所舉書證為宋曾鞏《新及第授官制》：“朕立學以養天下之材，設科以進其造秀之士。”

【走弄】

玩耍；遊戲。元和十三年《李德孫墓誌》：“走弄之間，嘔吐生疾，氣噎深喉，血流中質。”誌主李德孫，年僅四歲，玩耍之間，因病而亡。“走弄”，描寫其遊戲、玩耍之態。《宋史·食貨志》：“說友又奏：‘貫頭均科之法行，則縣邑無由多取，鄉司無所走弄，而詭挾者不能以幸免，是以姦民頑吏立為異論。’”“走弄”，義為玩弄。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哲宗》：

“惇之敢走弄事權，欺蔽朝野，揚揚自得，略無畏憚，以此觀之，可見姦臣用事，其為害如此之深。陛下深居九重，不可不常察此輩走弄事權也。”“走弄事權”，義為玩弄權術。明楊士奇《歷代名臣奏議·監察御史吳昌裔論史嵩之疏》：“嵩之近日奏疏，嘗為走弄之語矣。陛下用之必無益而有害。”“走弄之語”，指遊戲玩耍之語，責備史嵩不慎國政。

【骨髮】

代指容貌。元和十三年《李德孫墓誌》：“姓李氏，生崔氏，聰明神光，骨髮天祉。”南唐宋齊邱《玉管照神局》：“富貴在於骨髮，喜愛在於容色。”“骨髮”與“容色”近義對舉。元鄭元祐《儒吳集·岳鉉行狀》：“翌日即以公見世祖皇帝，顧謂太保曰：是兒骨髮聳秀，目光燦人。”“骨髮聳秀”，指相貌俊偉。元趙文《青山集紀夢》：“既不夢于我，胡然無一言。形容那可認，骨髮想俱存。”“形容”，指面容神態，“骨髮”，指代容顏，近義對舉。《漢語大詞典》所舉書證為明汪道昆《高唐夢》：“詳而視之，奪人目精，近之既妖，遠之有望，骨髮多奇，就者克尚。”

【乳育】

哺乳；哺育。元和十四年《李氏墓誌》：“夫人幼子小彬，在孕十六月，誕彌顧復之勞，過於常理，及乳育之日，常多疾患，年十餘歲，方免於懷，屬愛之情，實亦加等。”“乳育之日”，指其未斷奶之時，即哺乳期。唐嚴維《柳宜城鵲巢歌》序：“俗傳鵲巢在南，令人貧窮多口舌，東西家者已斫樹枝。公獨任其乳育，於鳥如此，於人可知。”“乳育”，指哺育小鳥。明王直《儒抑菴文集·胡母段儒人墓誌銘》：“姑郭氏先卒，遺一女，生甫七月，孺人乳育之。既長教以女事，備資裝嫁焉。”亦指代“嬰孩之時”。如唐李華《故左谿大師碑銘》：“母葛氏，夢天降靈瑞而娠左谿，心靜體安，迄于乳育，生九年矣，辭家入道。”“乳育”，指其嬰孩之時，身體安康。宋釋贊寧《宋高僧傳·唐潤州幽棲寺玄素傳》：“生有異度，口而深仁乳育，安靜髫髻，希尚求歸釋門，父母從之，出依淨域。”“髫髻”，指其童年；與“乳育”對舉，“乳育”指其嬰孩之時。《漢語大詞典》所舉書證為清唐甄《潛書·有為》：“物非牝牡不相求，非乳育之時不相愛，人則無不通也。”

【護存】

保護；保全。寶曆元年《王端墓誌》：“慈母八旬有二，蒙佛護存。”因受佛保護，其母

已經八十有二。宋胡寅《斐然集·祁陽縣學記》：“使護存廟宇，增葺齋舍，不為虛文美觀。”

“護存廟宇”，使廟宇受到保護。明方以智《物理小識》卷二：“骨焉分為三肋之骨，二十有四，起于膺。上十四環至胸前，直接刀骨，所以護存心肺也，下十較短不合其前，所以寬脾胃之居也。”胸前肋骨，是用來保護心肺的。

【浪言】

信口而言；胡說。大和三年《邢口口妻李氏墓誌》：“夫人曰：有家有室，非浪言也。決不從請。”“浪言”，信口胡說。隋巢元方《巢氏諸病源候總論·虛勞病諸候》：“二曰脈蒸其根，在心日增煩悶，擲手出足，翕翕思水，口吐白沫。睡即浪言，或驚恐不定，脈數若蒸盛之時，或變為疳臍下悶，或暴利不止。”“浪言”，指說夢話。《漢語大詞典》所舉書證為明馮夢龍《智囊補·察智·京師指揮》：“少年不勝榜毒、誣服。訊賄所在，浪言埋郊外處。”

【捨乳】

指斷奶。停止喂嬰兒母乳。大和七年《寶季餘墓誌》：“生二男，長曰郡郡，始五歲；次曰朗朗；並一女，猶未捨乳。”其女最小，當未滿一歲，故還在哺乳中。明周王朱橚《普濟方·嬰孩驚風門》：“愚視曰：‘此子雖是慢驚，法當口乳三日，頻與稀粥，服藥可安。’主人曰：‘小兒以乳妳為本，豈可即遽然捨乳也。’”“捨乳”，即“斷乳”，不再喂嬰兒母乳。

【旁搜】

廣泛搜羅。大中四年《仇文義妻王氏墓誌》：“懷陟岵瞻望之哀思，昊天罔極之報，旁搜詞客，使紀幽窆。”“詞客”，指擅長文詞的人，誌主的兒子為表達孝心，廣泛搜求文人撰寫墓誌。唐時已數見作例，如《舊唐書·韓愈列傳》：“祗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旁搜”與“遠紹”並舉，“旁搜”橫向搜羅；“遠紹”縱向溯尋；義為廣泛搜求。《宋史·鄧肅列傳》：“太祖太宗之時，法嚴而令速，事簡而官清，未嘗旁搜曲引以稽賞罰，故能以十萬精兵混一六合。”“曲引”，曲折求證；“旁搜”，廣泛求證；二者近義並舉。《漢語大詞典》所舉書證為清代趙翼《李雨村續寄詩話戲題於後》詩之二：“真個將軍不好武，盡將風雅入旁搜。”

【先時】

先前；以前。開元廿八年《張光祐墓誌》：“先時長子瑜、調補安陸尉，及夫嘗藥受口，血泣跪從，皆次子簡琇至孝之任也。”貞元九年《于申墓誌》：“先時詔賜百寮宴麟德殿，上賦詩俾中外屬而和之。”元和五年《孫婉墓誌》：“長史公先時娶河東裴氏夫人。”大中五年《王氏墓誌》：“先時當元和中，父兼御史大夫自魏觀闕，從環衛出刺四郡。”以上諸例，“先時”都是泛指以前或某個時候之前。“先時”一詞，至晚已見於南朝，如《宋書·夷蠻傳》：“臣國先時人衆殷盛，不為諸國所見陵迫，今轉衰弱，鄰國競侵。”“先時”指過去，常與“今”、“今日”等表示現在的時間詞相對，用來描述事情的發展變化。《南齊書·張敬兒傳》：“先時足下遣信，尋盟敦舊，厲以篤終，吾止附還白，申罄情本，契然遠要，方固金石。今日舉錯，定是誰慝久言邪？”“先時”一詞，大量用於明清時代。《水滸傳》二一回：“那廝倒直指望我一似先時前來下氣。老娘如今卻不要耍。”《二刻拍案驚奇》卷十七：“魏撰之又把先時竹箭題字，杜子中拾得，掉在他手裏，認做另有個姐姐，故把玉闌妝為聘的根由說了一遍。”《漢語大詞典》所舉例證為《紅樓夢》第四九回：“先時你只疑我，如今你也沒的說了。”

【默揣】

私下揣摩；暗自揣度。咸通二年《獨孤驢墓誌》：“由是每與人際必默揣之。”“際”義為相處。“與人際”即與人相處。唐劉禹錫《董氏武陵集序》：“余嘗執斯評為公是，且衡而度之。誠懸乎心，默揣群才，鈞銖尋尺，隨限而盡。”明梁潛《泊菴集·辯邪二》：“默揣其機之未發，逆料其意之將萌，君意所在常先事而迎。”“默揣其機之未發”，指在事發之前揣度為君者的心思。《漢語大詞典》舉書證為清王韜《變法上》：“世人皆明於既往而昧於將來，惟深思遠慮之士，乃能默揣而得之。”

【黑方】

指“水氣”之神。“黑”，指五行之水。《逸周書·小開武》：“五行：一，黑位水；二，赤位火；三，蒼位木；四，白位金；五，黃位土。”“黑方”，猶指“水氣”，星象學認為“黑方”主水旱兵喪，如《宋史·天文志五》：“天美、天冕、天社、天林、天庥、天蒿、端下，辰星所生也，出以壬寅日，有兩黑方在其旁，見則為水、旱、兵、喪、饑、亂。”古人喪葬時多占卜，如果“黑方”居主位時，則對死者、生者都不利，只能擇日另葬。大中七年《鄭氏墓誌》：“伏緣黑方在東，事恐非便，尊幼商量，未可歸祔。”咸通六年《魏儔墓誌》：“今以年之黑方，不宜從命，以當年十月廿二日葬于河南縣平樂鄉杜翟村通舊宗門先塋之左祔也。”

【元門】

指道教。咸通七年《何俛墓誌》：“性好元門，身披羽服，堅持科誡，食栢餌芝，志樂煙霞。”“羽服”為道士之著裝。元門，唐時已流行。唐高祖《沙汰佛道詔》：“全真守一，是為元門，驅馳世務，尤乖宗旨。”“全真守一”為道家之主要思想。唐玄宗《答葉法善乞歸鄉表批》：“具知師羽儀碧落，梁棟元門。”“梁棟元門”義為做道家的棟梁之材。唐于敬之《桐柏真人茅山華陽觀王先生碑銘》：“先生頓轡元門，思宏妙旨。仍隨法主卜居茅谷，為香瓶弟子一十六年。”“卜居茅谷”，為道士修行之所。《漢語大詞典》所舉書證為《綠野仙蹤》第四回：“元門一途，總以度脫仙才為功德第一。”

【玩具】

把玩的器物。咸通八年《盧約及妻崔氏合祔墓誌》：“罄筐篋玩具以奉藥餌，辛勤積年，未嘗以匱乏介意。”“筐篋”，指盛物的器具；“玩具”，指戲耍的器物。二者同類並舉，意思是竭盡全力，滿足長輩所需。宋趙湘《南陽集·送駕部劉侯赴闕詩并序》：“縣是其土地益富，人民益驕，維屋室墻宇，皆丹刻楹桷，玩具器皿，皆雕鏤金玉，子女服飾，皆紈繡珠翠。燕燕然，盈且滿，其亦久矣。”“玩具”指戲耍之物；“器皿”指陳設之具。元方回《醉吟五首》：“積金至充棟，量珠動論斗。甚者愛玩具，日夕不離手。”“玩具”指心愛之物。《漢語大詞典》舉書證為明唐順之《重修涇縣儒學記》：“周衰，王道廢缺……《易》象、《春秋》，十六國之樂，徒以誇於諸侯賓客，為古物玩具，而未嘗以教諸子弟。”

【曠員】

卸任的官員。咸通十一年《魏叔元墓誌》：“未經星歲，領袖曠員，乃兼充右廂都押衙。”“領袖”，義為表率，故被昇職。《元史·英宗本紀》：“甲寅，以太廟役軍造流盃池行殿。廣海郡邑官曠員，敕願往任者，陞秩二等。”“邑官”，指小官；“曠員”，指閑散官員。元劉秉忠《藏春集·劉侃墓誌銘》：“內而藩邸舊臣，外而草茅遺逸，皆得進用。故官無曠員，時無滯才，於是除煩苛、定官制、頒俸秩、輕徭薄賦、制禮作樂、聲明文物、粲然一新，號稱盛時焉。”“官無曠員”，即官無卸任之官，為太平盛世之景象。

【庚首】

庚，古代指西方，庚首，指西頭，西邊。咸通十一年《戎仁翊夫人墓誌》：“以其年三月廿一日癸酉，葬于欽賢鄉脩山東北原，祔于先塋庚首，禮也。”中和二年《范口墓誌》：“安窆於盧龍山之東南原，祔於先祖塋兆庚首，禮也。”大和元年《薛氏墓誌》：“北去山卅步。庚首之墳……”“首”，為方位名詞後綴，如大和八年《徐及墓誌》“其墓園內祖墓一穴，肆方各壹拾叁步，丙首壬穴，記地主母河宮。”“丙首”，指墓地南頭，南端。

【赤春頭】

指農曆二三月。《風俗通》：“赤春，俗說赤春從人假貸，家皆自乏之時。”咸通十五年《孔紆墓誌》：“年少乘喜氣赤春頭，竟不對狎客持一盃酒。”“赤春頭”指二三月，孔紆中進士的季節。宋韓琦《祀墳》：“首種漸生還自喜，尚憂難救赤春頭。”“赤春頭”，用來指青黃不接的春季。《醒世姻緣傳》二十二回：“晁思才又沒等晁夫人說完，接道：‘嫂子是為俺赤春頭裏，待每人給俺石糧食吃？昨日人去請我，我就說嫂子有这个好意，果不其然！’

这只是给嫂子磕头就是了。”赤春头裹，指二三月的时候。

【教命】

指教導，指示。乾符二年《崔璘墓誌》：“教命敬依，果決塋辨。”“辨”爲“辦”之形誤。“塋辨”指辦理墓穴之事。唐柳宗元《柳河東集·寄許京兆孟容書》：“忽捧教命，乃知幸爲大君子所有，欲使膏肓沈沒，復起爲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教命”指許孟容之書信所言。宋韋驥《錢塘集·上太守書》：“仰聽教命，且致一言以宣鄙心之萬一。”“教命”指太守信中指示。現在還稱對方的書信爲“手教”。《漢語大詞典》所舉書證爲明方孝儒《與童伯禮書》：“方從父兄之後，抒晨夕之哀，徒奉教命，冒以衰服請見，則人謂我何？”

【翻變】

推翻、改變所說過的話。乾符三年《楊思立墓誌》：“屬宰臣持權，橫庇封肅，閱君推牘，深不樂之，遣御史皇甫煥迭往覆之，意欲以翻變奸狀而寬肅之束也。”“翻變奸狀”，指推翻狀紙所記殘害忠良之事。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仁宗》：“或審問之際，囚自翻變者，並皆移司推勘。左軍則移右軍，右軍則移左軍，府司亦然。”“翻變”指囚徒翻案，推翻原來的口供。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十一：“本朝與貴國通好五六年，自貴國兵馬未到上京時，已有要約，今來恁地翻變，說話是甚理義據。”“翻變”指變卦。亦指推翻政權。如《舊唐書·郭子儀列傳》：“時四方叛擾，多逐戎帥。子儀至絳，誅其元惡，其黨頗不自安，欲謀翻變。晞知其謀，選親兵四千，伏甲以防之，常持弓警夜，不寐者凡七十日。叛將竟不敢發，以功拜殿中監。”“翻變”指叛亂。《漢語大詞典》所舉書證爲《水滸傳》第六八回：“如今宋江大意，只要賺這匹千里馬，實無心講和，若還與了他，必然翻變。”

【門館】

指門生、門客。乾符四年《左用墓誌》：“門館慟哭，親族涕零，令子哀號，泣血氣竭，閭里潸然痛惜也。”“門館”、“親族”對舉，“門館”，指門徒，門生。元和六年《薄氏墓誌》：“師義忝跡門館，備欽素淑，既承長史之命，敢重爲銘。”大中四年《范義墓誌》：“以珣久游門館，備詳行業，泣請紀事游。”“游門館”，指久居其門下，爲其門生，所以詳知其德業品行。《漢語大詞典》此義項所舉書證爲清王士禛《池北偶談·談異五·餘聞錄之訛》：“吳具弊求英公，英公令門館作詩與之。”

【敘述】

撰述。亦指所撰之文。唐宋時已經流行，如乾符六年《高公妻陳氏墓誌》：“漬奉命敘述，不盡微猷，直書其文。”“敘述”，指撰寫銘文。唐陸贄《論裴延齡姦蠹書》：“或辱兼祖父，或毀及家門，皆名教所不忍聞，敘述所不堪紀。”“敘述”，指記錄之文。宋韓琦《安陽集·甲辰冬乞罷相》：“臣今已三上表，乞罷相任。其所敘述，皆出血誠，非是粗厭人言。”“敘述”，指所撰述的奏章。《漢語大詞典》舉書證爲元劉祁《歸潛誌》卷十四：“前漢事跡所以灼然傳在人口者，以司馬遷、班固敘述之工，故學者悅而習焉，其讀之祥也。”

第二章 唐代墓誌佛教詞彙研究

第一節 概況

唐代墓誌的數量，目前尚無一個確切的統計數字，保守估計，其數量在七千方左右。佛徒墓誌大約占到其中的二十分之一，估計有三百多方。周紹良主編的《唐代墓誌彙編》、《唐代墓誌彙編續集》共收錄墓誌文 4564 方，其中佛徒墓誌不到 200 方。縱觀唐初到唐末的佛徒墓誌，其內容極為豐富，它全方位地反映了唐代社會現象，同時，也給我們提供了大量的佛教詞彙和口語詞彙，給漢語詞彙史的研究儲備了豐富的資料。

一、唐代佛徒墓誌內容概略

從唐初到唐末，唐代佛徒墓誌內容大致由簡到繁，墓誌的字數越來越多。唐初的佛徒墓誌沿襲隋時的風格，一般都很簡約，只有幾十個字，記作：“某寺某僧灰身塔 大唐某年某月某日弟子某敬造”。發展到開元天寶年間，篇幅較長的墓誌占據了多數，記述的內容也更加豐富。有的甚至長達千字以上，如開元二年《智達壽塔銘》、開元四年《法藏塔銘》等。

佛徒墓誌在記錄佛徒由出家、剃度、行事、一直到荼毗入塔的過程中，不僅反映了當時的佛教制度、佛教儀式、佛教盛衰等歷史現象，而且還反映了當時的政治、經濟、軍事等重大歷史事實，是對唐代社會現象的全方位反映。今擇其要者，略述如下。

1、佛徒墓誌記錄了佛徒的日常生活

佛徒日常生活以修行為主，所做佛事主要有建寺造像、講經說法、培養門徒等。開元十四年《思恒墓誌文》：“造菩提像一鋪，施者不能愛其寶；建塗山寺一所，仁者於是子而來。”開元十四年《思恒墓誌文》：“師新疏講八十餘遍，弟子五千餘人，以為一切諸經所以通覺路也。”

2、佛徒墓誌記錄了佛教的剃度制度

佛徒剃度一般在規定的時日舉行。唐時多在皇帝誕辰、祭祀的日子剃度。如龍朔元年《法矩墓誌銘》：“師乃從命宮闈，方得出家，遂口本願，請道崎嶇。”開元十一年《元珪塔記》：“上元二載，孝敬崩，度隸寺焉。”開元十二年《淨業靈塔銘》：“高宗忌辰，方墮落彩，帔緇七日，旋登法座。”開元十五年《寶手像塔之銘》：“年二十一，沐神龍元年恩勅落髮，配住龍興寺，依止大德恪律師進受戒品。”

3、佛徒墓誌記錄了唐代同一寺院佛徒間的人際關係

唐代同一寺院的佛徒往往具有血緣關係，呈現家族性的特點。永隆二年《法燈墓誌銘》：“姊弟四人，同出三界。花台演妙，疑開棠棣之林，成等至真，還如十方之號。”天寶十三載《辯惠誌銘》：“弟子侄女昭、弘照等，泣奉遺願，敢違話言。”興元二年《圓淨墓誌銘》：“弟子契虛，上座姊之子也。”興元二年《圓淨墓誌銘》：“弟子明榮，上座之從妹也。”

4、佛徒墓誌記錄了唐時荼毗大會的盛況

唐代佛徒荼毗時往往舉行盛大的集會，成為宣揚佛法的盛會。大曆十年《如願誌銘》：“弟子長樂公主與當院嗣法門人登壇十大德尼常真、勅賜弟子證道、政定、證果寺大德凝照、惠照、凝寂、悟真、資敬寺上座洪演、寺主孝因、律師真一、遠塵、法雲寺律師遍照等，凡

數千人，則懿戚相門，愛道花色，而為上首，忽喪宗匠，如睹鶴林。”

5、佛徒墓誌記錄了高僧名師與高官顯貴、甚至當朝皇帝的往來

開元二十五年《景賢身塔石記》：“主上追懷震悼，賜書塔額，署曰報恩。存沒榮幸，山川光燭。”大曆三年《智印墓誌銘》：“果廿八年有文武朝綱口國老忠義司徒、尚書左僕射、朔方大使、相國郭公上額於居士，拜首受僧，奏塔梵宮，勝乾元寺。……其月十八日勅義琬宜賜諡號大演禪師，餘依。”大曆十年《如願誌銘》：“我皇帝纂聖君臨，千佛付囑，貴妃獨孤氏葛覃蘊德，十亂匡時，受道紫宸，登壇黃屋，因賜律師紫袈裟一副。前後所錫錦綺繒帛凡數千疋，以旌其高。由此敕書壘篋，中使相望，御馬每下於雲霄，天花屢點於玉砌，締構多寶塔，繕寫蓮花經，環廊繚繞，金刹燦爛，額題御札，光赫宇宙，皆吾君之特建，亦貴妃之為國宏哉。”

6、佛徒墓誌記錄了佛教興衰與朝庭息息相關的歷史事實

開元五年《靈慧法師影塔之銘》：“奉敕便留住佛授記寺補充翻經，感法師侍者。後蒙本州大雲寺牒充律師教授，至景雲年中，屬國家大弘佛事，廣開僧方，以聖善初成，口拓碩德，以法師道齊林遠，業紹口安，遂蒙徵召赴都，充其大口，歸口者若霧，渴仰者如雲。”景雲年中，國家大弘佛事，廣開僧方，而開元九年則截然相反，開始裁制僧徒了，如開元九年《賀蘭務溫墓誌銘》：“屬韋氏用章，政出椒房。假修佛道，廣崇彫飾，招提積於金碧，僧籍盈於浮僞，至乃牆衣朱粉，室窮丹雘，避丁背役者，愛是愉樂，如歸市焉。公深鑒蠹時，思以易軌，因大閱名簿，一時綜覈，奏正還俗兩萬餘人。於時緇服以清，粲然式敘。”

二、佛徒墓誌在漢語詞彙研究史上的價值。

佛徒墓誌所蘊含的研究價值是多方面的，它在漢語語料學方面的價值，主要體現為：

1、佛徒墓誌蘊含有大量的佛教術語，如佛經名、佛法名等

這些詞語在墓誌中雖然多所涉及，但是它們並未進入全民語言，對漢語詞彙史研究意義不大，故暫且不納入研究範圍。例如貞觀廿年《靜感禪師》：“誦《維摩經》、《無量壽經》、《勝鬘經》，轉一切經一遍，夕晨無暇，誦習如留。”貞觀廿一年《慧口灰身塔》：“法師所制口地持口記、《成實論》義章及疏、《毗婆沙論》、《迦口延經》、《雜阿毗曇》等疏、《小乘口口口攝大乘論》義疏，又續遠法師口嚴疏，又著《大乘義章》，凡口八卷。”開元二十六年杜昱《未曾有功德塔銘》：“嘗以諸佛秘密，式是總持誦千眼尊勝等呪。其中所及經名如《勝鬘經》、《維摩經》、《無量壽經》、《一切經》、《毗婆沙論》、《迦口延經》、《雜阿毗曇》、《千眼尊勝》等，都不列入研究範圍。又如貞觀三年《靈琛灰身塔銘文》：“初以弱冠出家，即味大品經論，後遇禪師信行，更學‘當機佛法’”貞觀十三年《僧順禪師》：“俗姓張氏，七歲出家，隨師聽學，遍求諸法，卅餘年。忽遇‘當根佛法’，認惡推善，乞食頭陀，道場觀佛，精懃盡命，嗚呼哀哉。”其中所提的佛法有“當機佛法”、“當根佛法”等，亦不在研究之列。

2、佛徒墓誌蘊含有大量的佛教口語詞

唐時，中土大地佛教廣為傳布，佛教教義已經深入民心，佛教詞彙已經進入全民交際領域，其結構和意義發生了很大改變，與魏晉譯經時代的佛教詞彙相比，產生了大量的與佛教教義相關的口語詞。如“半戒”一詞，本源於佛教教義“式叉摩那戒”。佛教規定，女子出家時，與男子相同，也要經過一定的手續。出家者幼時要到寺院中向一位比丘尼請求，請她作為自己的“依止師”，受沙彌尼戒，年滿十八歲後，受式叉摩那戒，成為“式叉摩那尼”，

兩年後，年滿二十歲，先從比丘尼、後從比丘受比丘尼戒（這叫作二部受戒），成為比丘尼。此時所受戒條圓滿充足，稱為具戒。“具戒”一詞，在唐時非常通用，與“具戒”相比而言，唐人口語中就稱“式叉摩那戒”為半戒，言簡意賅，道明了“半戒”的意義及與“具戒”的關係。天寶十三載《辯惠誌銘》：“十八受半戒，廿受具戒。才三日，於東都大安國寺通誦聲聞戒經。”法雲寺辯惠禪師是在祖母死後百日齋戒時度為沙彌尼的，十八受半戒，即受“式叉摩那戒”，廿歲受的具戒。興元二年《圓淨墓誌銘》：“半戒具戒，受必依年，虔心秉持之儀，苦節毗尼之藏。”“半戒具戒，受必依年”，說明佛教規定是非常嚴格的，年滿十八歲必須受半戒，即佛教規定的“式叉摩那戒”。這些佛教口語詞既不見於佛教經典，也不見於漢語辭書，而大量蘊藏於唐代佛徒墓誌中，為我們研究唐代語言現象提供了新穎的資料。

3、佛徒墓誌蘊含有大量的漢語本土口語詞

佛徒墓誌中的語言更接近口語，其中運用到的口語詞遠遠多於同時期普通世人墓誌中的口語詞，佛教口語詞之外，還有大量的漢語本土口語詞。這些口語詞真實紀錄了唐時的詞彙現象，反映了唐代詞彙的特徵，為我們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如現代漢語中有常用詞“吃水”，意思是取用生活用水，“吃水不忘挖井人”便是一例，但是在唐代時，“吃水”更偏重於個人的具體動作，意思是喝水，唐李祿《法澄塔銘》：“後月餘，儼然坐繩床七日不動，惟聞齋時鐘聲即吃水。”《敦煌變文·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目連見阿孃吃飯成猛火，吃水成猛火，捶胸怕（拍）憶（臆），悲號啼哭。”《西遊記》五十三回：“我這裏人，但得年登二十歲以上，方敢去吃那河裏水。吃水之後，便覺腹痛有胎。至三日之後，到那迎陽館照胎水邊照去。若照得有了雙影，便就降生孩兒。”《官場現形記》七回：“等到颶風的時候，他管家困倒了，吃茶吃水，都是劉瞻光派人招呼；自己又時時刻刻過來問候，因此陶子堯心上著實感激。”

4、佛徒墓誌蘊含的豐富語料，顯示了一些常用佛教詞語的演變過程、揭示了梵語漢化的部分規律

佛教作為外來文化，它的術語、概念在漢語中沒有對應的詞語，所以最初譯經時，使用了大量的音譯詞，後來隨着佛教文化的深入，人們逐漸地對這些音譯詞進行漢化，力求使它也能具有漢語因形示意的特徵，例如：

佛塔起源於印度，為梵語 *stūpa* 的音譯。由梵語 *stūpa* 的音譯詞到漢語詞彙“塔”的演變，代表了梵語音譯詞漢化的過程。其經過大致如下：

第一步多個音譯詞並存。早期譯音形式有“窣堵婆”、“蘇斗波”、“蘇偷婆”等，《起世經》卷二：“為轉輪王作蘇偷婆。高一由旬。闊半由旬。”長慶二年《泛舟塔銘》：“遵大師躊躇之選，窆於寺之春率，建窣堵波以為瞻慕。”

第二步省變為“偷婆”、“兜婆”，趨向於漢語雙音節形式。在趨向於漢語雙音節形式時，並不顧及省變後是否符合梵語的音義。《大般涅槃經》卷中：“收取舍利。內金瓶中。即於彼處。而起兜婆。表刹莊嚴。懸繒幡蓋。”唐佚名《淨土寺西院故大德禪和尚塔銘》：“今四方清泰，歲稔時豐，若不罄舍浮財，生居幻景，峻岑南面，崇造偷婆，嵩少目前，清洛傍帶，良工磨琢，用答洪恩。”或訛變為支提浮圖。《妙法蓮華經音義》：“寶塔，諸經論中，或作蘇斗波，或作塔婆，或云兜婆，或言偷婆，或言蘇偷婆，或言支帝浮者，亦言支提浮圖，皆訛略也，正言窣堵波，塔字諸書所無，唯葛洪《字苑》云，塔，佛堂也。”

第三步用意譯詞複指，形式為“梵語音譯詞+漢語意義詞”，音、意並舉。形成“梵漢合璧詞”。^[1]用意譯詞來強調音譯詞的意義。隋天竺達摩笈多譯《起世因本經》卷七：“以此

[1] 梁曉虹《佛教詞語的構造與漢語詞彙的發展》第14頁 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4年

石是如来昔日所住处故。彼诸天取为支提塔。一切世间天人魔梵沙门婆罗门等供养故。”貞觀某年《明歆塔記》，首行題曰：“慈潤寺故大明律氏支提塔記”。乾封元年《善意灰身支提塔》，首行題曰：“聖道寺比丘尼善意灰身支提塔，弟子法閏、智慧、法勝、善靜、法神等爲和尚敬造。和尚生緣姓素，故立銘記。”

第四步梵語音譯詞完全丟失，意譯詞獨立使用。晉穆帝《正誣論》：“山陰舊爲祇洹寺，永興居爲崇化寺，造四層塔。”隋江總《攝山栖霞寺碑》：“桑欽博記，始敘四衢之塔。金朔著經，因知千步之寺。至如峰形甌累，岫勢堂密，亦烏足言哉！”

第五步完全漢化，並且與漢語其它詞重新組合，形成新詞。晉康帝《詔答許詢》：“又誣雲，道人聚斂百姓，大構塔寺，華飾奢侈，糜費而無益云云。”後魏任城王澄《奏禁私造僧寺》：“所以披尋舊旨，研究圖格，輒遣府司馬陸昶、屬崔孝芬，都城之中及郭邑之內，檢括寺舍，數乘五百，空地表刹，未立塔宇，不在其數。”

當然，這個演變過程，不是“一刀切”的過程，前一階段和後一階段的詞可以並用同行於某個時代，直至被完全替代。

總之，佛徒墓誌作爲語料，在漢語詞彙史上的價值是其它語料所無法比擬的，故選擇其中部分詞彙，分節釋證。

第二節 佛徒稱謂詞釋

佛教徒本來有四衆之分，即“出家男女二衆”和“在家男女二衆”。“出家男衆”爲“比丘”，“出家女衆”爲“比丘尼”；“在家男衆”稱爲“優婆塞”，“在家女衆”稱爲“優婆夷”。^[1]當佛教發展到唐代，進入了鼎盛階段後，佛徒的稱謂詞可謂名目繁多，僅唐代佛徒墓誌中的稱謂詞就有比丘、比丘尼、尼、比丘僧、闍梨、阿闍梨、法師、禪師、大僧、大師、出家女、清信士、清信女、佛弟子、和尚、和上等等。今選擇其中的部分詞語，它們或爲《漢語大詞典》等未收之詞，或爲反映梵語漢化特徵之詞。

一、出家男女二衆

【大僧】

對出家修行、並受具足戒的男性佛教徒的尊稱。貞觀十二年《堪法師灰身塔》首行題曰：“故大僧堪法師灰身塔。”大僧，用來敬稱堪法師。這一稱謂起源於魏晉，流行於唐代。本義指受過具足戒的男性佛教徒。東漢末年，當印度僧人來到中國，在白馬寺建壇傳教後，中國才有了如法的比丘開始受戒。唐顏真卿《撫州寶應寺律藏院戒壇記》：“至漢靈帝建寧元年，有北天竺五桑門支法領等，始於長安譯出《四分戒本》兼《羯磨》，與大僧受戒。至曹魏，有天竺十尼自遠而來，爲尼受具。”只有受過具足戒的男性佛教徒，才可以稱得上是德高望重的“大僧”。《魏書·釋老志》：“其爲沙門者，初修十誡，曰沙彌，而終於二百五十，則具足成大僧。”《魏書·劉芳傳》：“芳常爲諸僧傭寫經論，筆迹稱善，卷直以一縑，歲中能入百餘匹，如此數十年，賴以頗振。由是與德學大僧，多有還往。”梁武帝《斷酒肉文》：“治一無行小僧，不足以改革物心，治如是一大僧，足以驚動視聽。推計名德大僧，不應有此，設令有此，當依法治問，其餘小僧，故自忘言。”“無行小僧”、“名德大僧”，二者文義相對，說明“大僧”是對德高學深的佛徒的尊稱。這一稱謂一直延續到了唐代。貞觀十二年《堪法師灰身塔》：“大唐貞觀十二年四月八日造。”唐呂才《議僧道不應拜俗狀》：“今令道士、女冠拜敬域中之大僧之及尼拜敬地前菩薩。此乃不乖本教。”唐黃滔《華嚴寺開山始祖碑銘》：“師以梵行未至，不敢預大僧數。”“梵行未至”，指修行還沒有達到受具戒

[1] 周叔迦《佛教基本知識·佛教制度》第15頁 中華書局1995年

的地步，因而還不敢算是大僧。唐宋以後，其詞意稍有變化，用來泛指高僧時，只是一種敬稱，並不強調必須受過具足戒。《金史·結什角列傳》：“大定四年，宋人破洮州，鐵哥弟結什角與其母走入喬家族避之。喬家族首領播逋與鄰族木波隴逋、厖拜、丙離四族耆老大僧等立結什角為木波四族長，號曰‘王子’”。後蜀何光遠《鑒誠錄》卷二：“蜀有五丈天王者，寶曆中所置也。是時見大僧形于錦成之隅，蠻人百萬之眾悉皆奔竄。”

【比丘僧（比丘僧）】

指出家修行的男性佛教徒。開元十一年《元珪塔記》：“弟子比丘僧仁素等，刊此貞石，以旌不朽。”“比丘僧”亦作“比丘僧”。乾元二年《本智塔銘》：“剃髮受具戒為比丘僧，服忍衣，傳口法，得除塵世之煩。”

比丘是梵語，義為乞食，用來稱出家男眾；僧為梵語僧伽的省略，義為眾；二者都指稱“出家修行的男性佛教徒”，“比丘僧”為二者的同義複詞。源於魏晉譯經，並沿用至明清。東晉法顯《佛國記》：“吾到漢地當向國王言汝也。漢地王亦敬信佛法，重比丘僧。”宋韓維《南陽集·善覺寺住持賜紫實師塔銘》：“師諱法實，姓王氏，遂州小溪人。九歲捨家，師興聖院主從簡，二十落髮為比丘僧，二十三學法于四方。”“比丘僧”經常與“比丘尼”並舉。《敦煌變文·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講經文》：“比丘僧，比丘尼，同聞般若契根機。”《西遊記》五十八回：“早見那四大菩薩、八大金剛、五百阿羅、三千揭諦、比丘尼、比丘僧、優婆塞、優婆夷諸大聖眾，都到七寶蓮台之下，各聽如來說法。”明董斯張《廣博物誌》卷四十一：“汝今持餅施佛及諸比丘僧、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并貧窮者。”

【出家女】

指出家修行的女性佛徒。貞觀廿年《范優婆夷灰身塔》：“大唐貞觀廿年四月八日有出家女為慈母敬造。”

世俗稱出家男女二眾為出家人。東晉法顯《佛國記》：“初轉法輪時，先度釋迦遺法弟子出家人及受三歸五戒齋法供養三寶者，第二第三次度有緣者。”唐時，世俗又因性別不同，稱女性出家者為出家女。貞觀廿年《孫佰悅灰身塔銘》：“悅有出家女，尼字智覺，住聖道寺，念父生育之恩，又憶出家解脫之路，不重俗家遷殯，意慕大聖泥洹。”顯慶三年《張優婆夷灰身塔》：“大唐顯慶三年正月四日，有出家女善口比丘尼為慈母敬造。”稱男性者為出家子。《寒山拾得詩》：“後來出家子，論情入骨癡，本來求解脫，却見受驅馳。”宋歐陽修《浙川縣光化寺廊記》：“營而主其事者僧延遇，延遇自言餘杭人，少棄父母，稱出家子，之鄆州拜浮圖人。”在唐代佛徒墓誌中，數見“出家女”一詞，唐代其它性質語料鮮見。

二、在家男女二眾

【清信士】

梵語 Upāsaka 的意譯，音譯為“優婆塞”、“伊蒲塞”等。指在家修行的男性佛徒。顯慶三年《呂小師灰身塔》：“故清信士呂小師灰身塔。”

始見於魏晉，流行於唐五代，元明清時代幾乎不用。清信，意為心地清淨，篤心佛法。正如梁武帝《敕捨道事佛》所言：“言清信者，清是表裏俱淨，垢穢惑累皆盡，信是信正不邪，故言清信佛弟子。其餘諸信，皆是邪見，不得稱清信也。”亦用來指清信之士。唐獨孤及《鹿泉本願寺銅鐘銘並序》：“緇流輔仁，而或勤或懋；清信委施，而為岡為陵。”緇流，指出家的佛教徒，清信，為在家的佛教徒，二者對舉。唐佚名《優婆夷阿劉造石浮圖銘》：“有清信優婆夷阿劉，為亡過夫、亡過男，在禪院內敬造七級浮圖一所。”清信優婆夷即清信士優婆夷。清信之士，多稱為清信士。後魏路僧妙《造釋伽像記》：“大魏普太二年四月廿四日，清信士路僧妙為亡夫造釋迦象一區。”《敦煌變文·維摩詰經講經文》：“深羨九宮清信士，歡忻先禮白毫光。”

【清信女】

梵語 Upāsikā 的意譯，音譯為“優婆夷”、“優婆斯”等。指在家修行的女性佛徒。貞觀十八年《大申灰身塔》：“故清信女大申優婆夷灰身塔記。”

源於魏晉譯經，唐時流行。後周優婆夷《造像記》：“有諸邑子清信女優婆夷等體識非常，感情內口念口口口追益遂相合帥，共崇洪原。”“優婆夷”與“清信女”同義複文，互為解釋。後魏僧略《造彌勒像記》：“清信女周阿足，願現世安隱，一切衆生，普同斯願。”唐佚名《朱四娘為女造浮圖銘》：“清信女張氏，懷州獲嘉縣人。”唐佚名《姚二娘造元始天尊像》：“洛州登封縣清信女弟子姚二娘，為亡夫李玄超，及亡女與眷屬、一切含生等，造石元始天尊像一鋪並僊宮。”

清信士、清信女，為佛教語，多見於佛教作品，中土文獻中，僅見於魏晉至隋唐時期。如表一所示：

“清信士”、“清信女”在中土文獻和佛典語料中的用例比較表

	魏晉至隋	唐	宋元	明清	佛典
清信士	21	7	0	0	185
清信女	3	5	0	0	92

三、既指男性佛徒，又指女性佛徒的中性詞

【法師】

指能講解佛法的高僧。貞觀廿一年《慧口灰身塔》：“佛曰潛輝，明人應世，是曰法師，照除昏蔽。”

唐代佛徒墓誌中，法師是中性詞，既指女性佛徒，貞觀廿二年《善行灰身塔》：“聖道寺故大比丘尼善行法師灰身塔。”法師，用來敬稱比丘尼善行。又指男性佛徒，開元九年《崇福塔銘》，首行題曰：“大龍興寺崇福法師塔銘並序”，誌文中的“雖受之以妻子，固口記於梵行”，交代了法師身為男性。

唐代佛徒墓誌中，“法師”用來敬稱佛徒，共計出現 27 例，其中指女性佛徒的計 14 例，指男性佛徒的計 13 例。而且以開元元年為界，開元之後，所出現的 6 例法師都指男性，說明中晚唐之後，法師的意義開始發生變化，專指男性佛徒了。如表二所示：

“法師”在唐代墓誌中所指男女性別用例比較表

法師	貞觀至開元	開元至天祐
男性	6	7
女性	14	0

《漢語大詞典》解釋“法師”一詞，強調了“亦用為對比丘的尊稱”。但未能指明法師還指女性佛徒，釋義不夠周全。

【和尚】【和上】

和尚是印度的俗語，梵文典語是 upādhyāyā，義為親教師。開元二年《智達壽塔銘》：“初事安闍梨，晚歸秀和上。”

唐代佛徒墓誌中，“和尚”可指女性佛徒。元和九年《契義墓誌銘》，首行題曰：“唐故龍花寺內外臨壇大德章和尚墓誌銘並敘”，墓誌文中指明了章和尚為女性，如“故同氣八人，而行居其次，在女列則長矣”。契義和尚為家中長女也。也可指男性佛徒，元和五年《道廣茶毗遺記》，首行題曰：“維大唐光宅寺歿故口口和尚道廣茶毗遺記”，誌文中指明了道光為男性，“我師太原一族之苗，名流王氏之子。”這一現象說明了唐時，和尚還是一個中性詞。

“和尚”詞義發生改變，專指男性佛徒，大約發生在唐宋之交。宋莊綽《雞肋編·天下方俗所諱》：“而京師僧諱‘和尚’，稱曰‘大師’。尼諱‘師姑’，呼為‘女和尚’。”唐時，“和尚”是中性詞，無需指明男女，宋時，指女性佛徒時，需要在其前加“女”字，是為“女和尚”，說明“和尚”一詞，意義已經發生改變，專指男性佛徒了。宋元以後，“和尚”，便以極強的生命力，取代了其他的關於男性佛徒的稱謂詞，明清小說中，“和尚”占居了絕對主流位置。

唐代佛徒墓誌中，“和尚”詞形有二。既可寫作“和尚”，如大曆二年《惠空墓誌銘》，首行題曰：“唐寧剎寺故大德惠空和尚墓誌銘並序”；也可寫作“和上”，如興元二年《圓淨墓誌銘》：“和上即己王之女，玄宗諸姑。”這是早期譯經時代，一音多形的遺留。“和上”一形，多見於魏晉至隋唐一代，大量用例主要集中於唐代。魏晉至隋的語料中，“和尚”與“和上”詞例數目基本相等；唐代佛徒墓誌中“和尚”有11例，“和上”有8例，詞例數目也基本相等，使用頻率相差不大。宋元以後，“和尚”一形基本占據了主導地位。如表三所示：

“和尚”、“和上”在歷代語料中的用例比較表

	魏晉至隋	唐	宋 元	明 清	佛 典
和尚	25	430	260	6600	4760
和上	21	62	2	27	408

唐代佛徒墓誌為“和尚”一詞意義、詞形的演變提供了充分的材料。

四、指稱複數佛徒

唐代表示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佛徒時，用“侶”為後綴，類似於“輩”、“屬”、“衆”等。常用詞語有衆侶、法侶、覺侶、僧侶等。

【法侶】

指衆佛徒；道友們。貞觀廿一年《慧口灰身塔》：“至開皇三年，始加緩口。法師躬自開剪，招引僧徒，乃歎曰：伽藍雖建，山寺口水，經行法侶，豈得安居。”

【僧侶】

唐崔鵬《吳縣鄧蔚山光福講寺舍利塔記》：“遠岫平湖，舉目入畫屏之色。其僧侶相謂曰：‘此之靈境，爰有上方。可以建立亭臺，而莊嚴廟塔。’既而不日不月，其功就焉。”

【衆侶】

指衆佛徒；道友們。貞觀十八年《崔法師塔銘》：“年十有二，落髮玄門。一入僧徒，志操安靜，處於衆侶，卓而不群。”

衆，指“四衆”佛徒；侶，用在人稱代詞後面，表示複數。“衆侶”，始見於南北朝，南朝宋劉敬叔《異苑》卷一：“永嘉郡有百簿瀨，郡人斷水捕魚，宰生禱祭，以祈多獲。逾時了無所得，衆侶忿怨，棄業將罷。”唐蕭穎士《白鵬賦》：“望層城以斂翼，懷衆侶而孤唳；從廢置之駿奔，仰君門以遐逝。”唐道宣《出淨廚誥》：“至於夏初，衆侶更集，載受具戒，多是遠人，京寺同學，咸來觀化。”“衆侶”，指僧衆；“同學”，指同受一師之弟子。二者對舉，都是複數。

【覺侶】

指佛徒；道友。永隆二年《法燈墓誌》：“覺侶攸宗，真門取範。”“覺侶”指佛徒；“真門”指佛門，二者對舉。“覺”，為佛教語，指覺性。“覺侶”與“衆侶”、“法侶”等義近，都指習佛之人。

第三節 佛徒喪葬詞釋

一、佛徒亡化之詞

佛徒墓誌中，表示佛徒卒亡的詞語，大多源於佛教教義，例如大曆五年《常一塔銘》：“大曆五年八月十七日般涅槃於本寺院，享年七十二，僧臘四十五。”咸通十二年《曉方靈塔記》：“咸通十一年三月十日，遷神於此山，報齡七十二，僧夏五十八。”這些詞語主要由遷、滅、歸、捨等語素構成，今擇其要者，以例釋之。

【歸寂】

乾元二年《本智塔銘》：“以乾元二年乙亥四月十六日，歸寂於揚州江陽縣道化坊之長生禪寺。”

廣明元年《善悟塔銘》：“以乾府六年九月六日歸寂於信州懷玉山應天禪院，享齡四十三，道臘有二。”宋蘇軾《東坡志林·釋道》：“杭州圓照律師，志行苦卓，教法通洽，晝夜行道二十餘年矣，無一念頃有作相。自辨才歸寂，道俗皆宗之。”“歸寂”，義為歸於寂滅。《西遊記》七十八回：“掃退萬緣歸寂滅，蕩除千怪莫蹉跎。管教跳出樊籠套，行滿飛升上大羅。”

【現滅】

貞元六年《正性墓誌銘》：“貞元六年八月十日，現滅於櫟陽縣修善鄉之別墅，稟春秋之年四十有八，受菩提之夏二十有三。以其年十月八日遷神於城南神禾之原口郎中之塋，從俗禮也。”

南北朝時已數見其例。陳徐陵《東陽少林寺傅大士碑》：“於是弟子居士范難陀，弟子比丘法曠，弟子優婆夷嚴比丘，各在山林，燒身現滅；次有比丘寶月等二人，窮身繫索，掛錠為鐙；次有比丘慧海菩提等八人，燒指供養。”“燒身現滅”，指焚身而亡。唐時依然用於佛徒墓誌銘中，如唐李華《潤州鶴林寺故徑山大師碑銘》：“自如來現滅，四魔橫恣，人天無怙，寄命崩崖。”唐法宣《釋道慶墳銘》：“穢土機窮，勝人現滅。帳留餘影，車回去轍。”

【告滅】

建中二年《智明玄堂記》：“大曆十三年歲在己未秋七月旬有十一日恬然告滅。”

開元十二年《淨業靈塔銘》：“夏六月十五日，誡誨門賢，端坐瞪視，念佛告滅。嗚呼，生歷五十有八。”“念佛告滅”，在誦讀佛經時，歸入寂滅之界。宋釋贊寧《宋高僧傳·唐蘄州東山弘忍傳》：“以高宗上元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告滅，報齡七十有四。是日氛霧冥暗，山石崩圯，門弟子神秀等奉瘞全身於東山之岡也。”弘仁亡化以後，他的弟子以全身葬的方式把他葬在東山山崗之上。

【化滅】

元和九年《契義墓誌銘》：“元和戊戌歲四月庚辰，恬然化滅，報年六十六，僧夏四十五。”

魏晉南北朝已見其例，如晉釋慧遠《求宗不順化三》：“有靈則有情於化，無靈則無情於化。無情于化，化畢而生盡，生不由情，故形朽而化滅；有情於化，感物而動，動必以情，故其生不絕，其生不絕，則其化彌廣而形彌積，情彌滯而累彌深，其為患也，焉可勝言哉！”唐梁肅《越州開元寺律和尚塔碑銘》：“越水漫漫，崇山回合。大師化滅，式建靈塔。”唐權德輿《唐大興善寺故大宏教大辯正三藏和尚影堂碣銘》：“夏臘五十，化滅於洛京，起塔於龍門，傳法於大辯正和尚。”天寶七載《大慈塔銘》：“天寶五載十月廿九日，化滅於靜恭里第。”唐牛僧孺《玄怪錄》卷一：“諸袋因號呼櫃中曰：‘某等無命，尋合化滅。緣李都尉留水銀在此，故得且存。’”

【坐滅】

端坐歸於寂滅之界。亦指佛徒亡化。開元二十一年《姚重暉墓誌銘》：“春曆甲辰，注一

念以從口，湛清禪而坐滅，雖娑竭成佛，天女轉男，倫之刹那，曷可論速。”

宋普濟《五燈會元·圭峰宗密禪師》：“每清明上山講道七日，其餘住持儀則當合律科，違者非吾弟子。言訖坐滅。”宋道原《景德傳燈錄》卷十三：“師會昌元年正月六日，於興福塔院坐滅。二十二日道俗等奉全身於圭峰，二月十三日荼毗，得舍利，明白潤大，後門人泣而求之。皆得於煨燼，乃藏之石室。”

【施身】

捨其肉體。義指死亡。開元四年《法藏塔銘》：“即以其年十二月廿口日施身於終南山樛梓谷屍陀林。”“屍陀林”為僧人墓地，施身，指捨其屍於墓地。開元廿一年《堅行塔銘》：“以開元十二年十月廿一日遷生於本院，春秋七十六，夏卅矣。臨命遺囑，令門人等造空施身。”“造空施身”，義為挖墓穴以葬其屍。唐姚崇《遺令誡子孫文》：“抄經寫像，破業傾家。迺至施身，亦無所憾，可謂大惑也。”“施身”，指捨卻性命。

【捨報】

捨棄報身。義為死亡。天寶十二載《段常省塔銘》：“以天寶八載九月十日卒於私第，捨報歸林。”“報”，義指報身。麟德元年《德業寺亡尼墓誌銘》：“不意一報將盡，千月奄同。”一報將盡，指報身將亡。“捨報”亦作“捨報身。”唐郁群老《大唐常州縣江陰縣興建寺碑銘》：“雖捨報身于此方，故乃甄昇於上界。”

【捨生】

捨去生命。唐天竺沙門般刺密帝譯《楞嚴經》卷二：“王聞是言，信知身後，捨生趣生；與諸大眾，踴躍歡喜，得未曾有。”唐張說《舉陳光乘等表》：“臣聞拔人於死者，必捨生而報恩；榮人於辱者，必盡節而雪恥。”特指佛徒死亡。開元四年《法藏塔銘》：“粵以開元二年十二月十九日捨生於寺，報齡七十有八。”

【捨化】

捨棄生命，化歸寂滅。義指死亡。開元兩年《思言塔銘》：“以延和元年五月二十三日捨化於浚郊大梁之域，遂就闍維。”

始見於魏晉南北朝，如梁釋僧果《〈高僧傳〉後記》：“甲戌歲二月捨化，春秋五十有八。”唐佚名《王三娘墳記》：“儀鳳二年八月五日捨化，即其月殞亡親院後，息智度。”王三娘死後，其子智度把她葬在寺院後面。“捨化”，即指其死亡。

二、佛徒喪葬方式之詞

1、火葬

【闍維】

巴利語 jhāpitar，漢譯為“闍維”、“闍畏”等。指人死後火化。貞觀三年《靈深灰身塔銘文》：“含悲傷失，送茲山所，肌骨纔盡，闍維纒塔。”

魏晉譯經時代，多用“闍維”一詞，其火化所用木柴，一般為香木。北涼高昌沙門法盛譯《菩薩投身餓虎起塔因緣》：“於平坦地積栴檀香薪及種種香木。諸香蘇油繒蓋幢幡以用闍維太子。收取舍利以寶器盛之。即於其中起七寶塔。”東晉法顯《佛國記》：“既終，王即案經律，以羅漢法葬之。於精舍東四五里，積好大薪，縱、廣可三丈餘，高亦爾，近上著栴檀、沈水諸香木，四邊作階，上持淨好白毡周匝蒙積上，作大臺床，似此間輪車，但無龍魚耳。當闍維時，王及國人、四衆咸集，以華香供養。燃後煙起，常會有舍利降下。”北宋沙門惠洪《禪林僧寶傳·泐潭真淨文禪師》：“而僧利儼曰：遺言令化闍維。薪盡火滅、跏趺不散。以油沃薪、益之乃化。是日雲起風作、飛瓦折木。煙氣所至、東西南北、四十里。凡草木沙磧之間。皆得舍利如金色、碎之如金沙。”北宋沙門惠洪《禪林僧寶傳·泐潭真淨

文禪師》：“又七日闍維。五色成焰、白光上騰。煙所及、皆成舍利。道俗千餘人、皆得之。”

唐時，“闍維”之法依然流行。開元二年《思言塔銘》：“以延和元年五月二十三日捨化於浚郊大梁之域，遂就闍維。”由於“闍維”是譯音詞，唐時它的意義就已經開始不為人們熟悉了，行文中常要對它加以解釋。唐佚名《西關淨化院記》：“且西土苾刍、苾刍尼，下至優婆塞、優婆夷，送往之禮，名以闍維，闍維之文，實火化也，棄餘灰於遠水，免遺骨於他山，勞無煩人，置不有地。”明清以降，人們更多地選擇表達火化意義的漢語詞彙，因而產生了與“闍維”同義的諸多漢語詞。“闍維”一詞就逐漸衰弱了。

【闍毗】

猶“闍維”。貞觀廿一年《慧口灰身塔》：“羅漢口身，□□□定，今乃闍毗，宗承先聖。”

始見於南北朝，如南朝梁釋僧祐《出三藏記集》卷十四：“即於南林戒壇前，依外國闍毗葬法。會葬萬餘人，妓樂幡華，四面雲集，香薪為積。白黑至者皆灌以香油，既而燔之，五色焰出。是時天景澄朗，道俗哀歎，仍於其處起白塔焉。”開元五年《靈慧塔銘》：“有侄男慈潤寺僧元晞，斯乃出遊子心，重離宗情，不憚艱辛，遂涉山途，申哀展孝，闍毗事畢，收骨歸鄉。”

【荼毗】

猶“闍維”。大曆三年《張義琬墓誌》：“擇吉辰八月十九日荼毗入塔，今卅載，無記不從大禪翁也。”

魏晉譯經時代已見其例，歷經唐宋。南朝宋法賢譯《眾許摩訶帝經》卷十一：“佛既入滅。王以種種香木荼毗世尊，復以乳汁灑滅餘火。”唐獨孤及《唐故揚州慶雲寺律師一公塔銘》：“寶應元年冬十月十六日終于杭州龍興寺，春秋三十有六。臨滅顧命，以香木荼毘為送終之節。門弟子虔奉遺旨。”“香木荼毘”，指用香木火化僧人之遺體，為佛徒葬法之一。宋司馬光《涑水紀聞》卷七：“性好釋氏，臨終遺命剃髮著僧衣。棺中勿藏金玉，用荼毗火葬法，作卵塔而不為墳。”綿延用至明清時，“荼毗”的意義已經不夠明確，因為在白話小說等語料中，常會有“文中自注”來注釋“荼毗”。^[1]《二刻拍案驚奇》卷十六：“說話的，怎麼叫做‘荼毗’？看官，這就是僧家西方的說話，又有叫得‘闍維’的，總是我們華言‘火化’也。”《女僮外史》九十一回：“鮑師道：‘他自恃有神通，要裝個硬漢，落得做個荼毗尼了。’隱娘道：‘如何解？’鮑師道：‘佛家以火焚謂之荼毗。’”說書時要對觀眾解釋、說話時要對別人解釋，說明“荼毗”的意義在明清時已經鮮為人知了。《漢語大詞典》舉書證明宋濂《住持淨慈禪寺孤峰德公塔銘》：“吾歿後，當遵佛制，付之荼毗，勿令四眾衣麻而哭也。”以上例證說明“荼毗”已見於魏晉南北朝。

闍維、闍毗、荼毗三詞，它們源於佛經，在佛教語料中的用例遠遠高於在中土文獻的用例，自魏晉譯經時至隋唐一代，中土文獻中也用其詞，但是自唐以後，用例明顯減少，減少的原因是意譯詞“火化”一詞呈現上昇趨勢，並逐漸代替了它們。如表五所示：

“闍維”、“闍毗”、“荼毗”、“火化”在歷代語料和佛典中的用例比較表

	魏晉至隋	唐	宋元	明清	佛典
闍維	5	11	0	1	130
闍毗	1	1	0	1	21
荼毗	0	7	3	6	43
火化	0	2	3	34	7

[1] 郭芹納師《訓詁散論》二編 128 頁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2 年

2、林葬

【林葬】

佛徒葬法之一。將尸體放置林中施於野獸，然後收骨火化。貞觀十三年《僧順禪師》：“廿二日送柩于屍陀林所，弟子等謹依林葬之法，收取舍利，建塔於名山。”

南北朝時已見其例。隋闍那崛多譯《佛本行集經》卷四十一：“有於一家人命既終。即便林葬。是時世尊，於林見已，即自收取彼糞掃衣。”舉行林葬之法，也可稱為葬林、歸林等。貞觀三年《靈琛灰身塔銘文》：“又康存遺囑，依經葬林，血肉施生，求無上道。”“血肉施生”，將血肉之軀施舍給自然界有生命之物，即讓野獸等吃掉，然後再收骨建塔。天寶十二載《段常省塔銘》：“春秋七十有六，以天寶八載九月十日卒於私第，捨報歸林，以天寶十二載建塔於茲，知神魂而不固。”貞觀十三年《僧順禪師》：“廿二日送柩于尸陀林所，弟子等謹依林葬之法，收取舍利，建塔於名山。”“尸陀林所”，指佛徒“棄屍之地”。

3、依照佛法安葬

【法葬】

依照佛法安葬。大曆十年《如願誌銘》：“即以其年七月十八日奉勅法葬于長安城南畢原塔，之禮也。”佛教葬法有多種，各不相同。東晉法顯《佛國記》：“是羅漢既終，王即案經律，以羅漢法葬之於精舍。”“以羅漢法葬之”，指按照葬羅漢之佛法葬之。宋王禹偁《小畜集·黃州齊安永興禪院記》：“即以其月十二日用茶毗之法葬智雨，起塔於長圻村。”“用茶毗之法葬智雨”，即用火葬之法安葬智雨。凡是依照佛法安葬的都可稱之為法葬，如唐飛錫《楚金禪師碑》：“享齡六十二，法臘三十七。天子憫焉，中使吊焉，尋敕驃騎大將軍朱光暉監護，即以其年八月十二日，法葬於長安城西龍道原法華蘭若塔之口禮也。”法葬，或作“法殯”。開元廿七年《張若訥墓誌》：“其月廿三日，法殯於金谷之地。”“法殯”，即依照佛禮殯葬。

三、佛徒葬地之詞

【屍陀林所】

佛徒棄世之地。貞觀十三年《僧順塔銘》：“廿二日送柩於屍陀林所，弟子等謹依林葬之法，收取舍利。”

“屍陀”是梵語 *sīta* 的音譯，漢譯為“寒”。摩揭陀國的王舍城週邊有一處所，專葬死人，即是寒林，梵語原作 *sītavana*，音譯作“屍陀婆那”，後又合璧為“屍陀林”，專指棄屍之處。開元四年《法藏塔銘》：“即以其年十二月廿口日施身於終南山檀梓谷屍陀林。”宋釋贊寧《宋高僧傳·唐興元府梁山寺上座亡名傳》：“忽作大餅，招集徒衆曰：與汝曹遊尸陀林去。蓋城外山野多墳塚，人所棄屍於此，故云也。”宋釋贊寧《宋高僧傳·唐洛京廣愛寺從諫傳》：“送屍于建春門外屍陀林中，施諸鳥獸。三日復視之，肌貌如生，一無近者。遂以餅餌覆之，經宿有狐狼迹唯啖所覆，身且儼如。乃議用外國法焚之。”唐時也稱之為“屍陀林所”。“所”在唐時，常放在地點名詞之後，構成雙音詞。貞觀十八年《崔法師墓誌》：“大唐貞觀十七年八月四日遷神於先天寺所。”開元二年《思言塔銘》：“於終南檀梓谷大善知識林後本師域所起塔供養。”開元十七年《法澄塔銘》：“以其月廿三日安神於龍首山馬頭空塔所。”開元廿二年《安孝臣墓誌》：“又就墓所寫華嚴經一部。”故“屍陀林所”構詞方式與“寺所”、“塔所”、“墓所”、“域所”等詞相同。

【空】

佛徒有土葬之儀。“空”指所挖墓穴。開元廿一年《堅行塔銘》：“以開元十二年十月廿一日遷生於本院，春秋七十六，夏州矣。臨命遺囑，令門人等造空施身。”“造空”，義為挖墓穴；施身，義為舍棄肉身。“造空施身”義為埋葬墓穴中。開元廿五年《惠源誌銘》：“身

沒之後，於少陵原爲空，遷吾神也。”於少陵原爲空，指在少陵原上挖洞穴，用來遷葬。天寶十四載《辯惠誌銘》：“穿土爲空，去棺薄窆。”“穿土爲空”，即挖土爲穴，然後把屍體葬入其中。

第四節 佛教名詞組釋

一、佛徒年齡詞釋

佛徒墓誌中，記錄亡故佛徒的享年，一般有兩類詞語，一類用來表達佛徒俗世之齡，另一類用來表達佛徒受戒之年。

第一組 佛徒世壽之詞

佛徒墓誌中，表達佛徒俗世年壽的詞語，有“俗年”、“俗齡”、“俗歲”、“世齡”、“報年”、“報齡”等詞語。它們由兩組語素組合而成，一組是表示年齡義的同義語素，主要有年、齡、歲等，義爲年齡。一組是表示世俗義的同義語素，主要有俗、世、報等，義爲世俗。（報，義爲世俗，源於佛教。佛教認爲佛徒居於俗世之身是爲報身，故以報指稱世俗。）兩組語素以偏正方式構詞，因而形成了一組同義詞。

【俗年】

貞元十八年《幼覺墓誌銘》：“貞元十八年七月十日示疾歸終，俗年八十八，僧臘六十七。”唐殷侗《唐雲居寺故寺主律大德神道碑銘》：“以其年季秋下旬有三日，示疾歸寂於本寺東院。俗年八十四，法歲六十五。”唐崔彥攜《故國師朗圓大師悟真之塔碑銘》：“以同光八年秋九月二十四日，示滅於普賢山寺法堂，俗年九十有六，僧臘七十有二。”唐新羅朴昇英《有唐新羅國故國師謚真鏡大師寶月凌空之塔碑銘》：“右脅而臥，示滅於鳳林禪堂，俗年七十，僧臘五十。”

【俗齡】

貞元十八年《明演塔銘》：“俗齡六十有九，僧臘三十有三。”唐歐陽熙《洪州雲蓋山龍壽院光化大師寶錄碑銘》：“俗齡八十八，僧臘六十七。”唐宋齊邱《僊山光涌長老塔銘》：“升元二年夏，順化於禪寢，僧臘七十，俗齡八十有九。門人具梵禮塔於山之西南隅，表至德也。”宋頤藏主《古尊宿語錄》卷十九：“師袁州宜春人，姓冷氏。落髮于潭州瀏陽道吾山，俗齡五十四。卒于雲蓋山，塔存焉。”

【世齡】

大曆三年《張義琬墓誌》：“紹嵩嶽會善大安禪師智印，法歲廿七，世齡五十九，開元十九年七月十九日，長天色慘，塞樹凝霜，頂白方，面赤方，右肱枕席，左臂垂膝，言次寂默，奄魂而歸。”

【報年】

貞元七年《法玩塔銘》：“年十八，學道於大照大師，世受具戒，報年七十六，僧夏五十七，以貞元六年秋八月十三日寂滅於東都敬愛寺。”貞元十六年《證真墓誌銘》：“報年六十六，僧臘四十七。”五代釋靜、筠禪僧《祖堂集·雙峯和尚》：“語畢，怡然遷化，報年七十有一，僧臘四十四霜。五色之光，從師口出，蓬勃而散漫於天。”

【報齡】

建中二年《智明玄堂記》：“以建中二年春二月旬有十三日壬寅殯於縣之西原，禮也。報齡八十有四。”唐呂溫《南嶽彌陀寺承遠和尚碑》：“貞元十八年，孟秋既望，顧命弟子，申明教戒，掃室趺座，恬然化滅，報齡九十有一，僧臘六十有五。”五代靜、筠禪僧《祖堂集·鵝湖和尚》：“師元和十三年戊戌歲，正月二日遷化，報齡七十四，敕諡慧覺大師見性之塔，

國相韋厚制碑文。”

第二組、佛徒戒齡之詞

佛徒墓誌中，表達佛徒戒齡的詞語，也由兩組語素構成。一組是表示佛徒受戒年齡的同義語素，主要有臘、戒、夏等；一組是表示佛徒義的同義語素，主要有僧、道、法等。臘、戒、夏等的語素義源於佛教，佛教教義規定佛徒戒齡的核算，從受戒時起到農曆七月十五日為一臘。故戒、夏、臘三個語素都指佛徒受戒年齡。

1、以僧、道、法為偏語素，以臘、戒、夏為正語素構成的詞

【道臘】

廣明元年《善悟塔銘》：“以乾符六年九月六日歸寂於信州懷玉山應天禪院，享齡四十三，道臘有二。”唐王叔通《唐故了緣和尚靈塔銘》：“嗚呼！豈所謂大解脫歟？時道臘六十有二。”宋普濟《五燈會元·千歲寶掌和尚》：“尋抵建鄴，會達磨入梁，師就扣其旨，開悟。武帝高其道臘，延入內庭，未幾如吳。”

【僧臘】

貞元十六年《證真墓誌銘》：“報年六十六，僧臘四十七。”大中十三年《廣惠塔銘》：“以大中十三年夏五月廿六日寂然入滅，報齡五十七，僧臘卅八。”唐李華《杭州餘姚縣龍泉寺故大律師碑》：“具見五天大德、十八羅漢，幡蓋迎引，請與俱西。二月八日，恬然化滅。報齡七十六，僧臘五十七。”唐呂溫《南嶽彌陀寺承遠和尚碑》：“貞元十八年，孟秋既望，顧命弟子，申明教戒，掃室趺座，恬然化滅，報齡九十有一，僧臘六十有五。”

【僧夏】

貞元七年《法玩塔銘》：“年十八，學道於大照大師，世受具戒，報年七十六，僧夏五十七，以貞元六年秋八月十三日寂滅於東都敬愛寺。”唐郎肅《甘泉普濟禪師靈塔記》：“咸通十一年三月十日，遷神於此山，報齡七十七，僧夏五十八。”唐韋同翊《唐故龍花寺內外臨壇大德韋和尚墓誌銘》：“元和戊戌歲四月庚辰，恬然化滅，報年六十六，僧夏四十五。”五代靜、筠禪僧《祖堂集·石霜和尚》：“光啟四年戊申歲二月十日遷化，報齡八十，僧夏五十九。”

【法夏】

大曆十年《如願誌銘》：“春秋七十六，法夏五十六。”佛徒考定戒齡，以農曆七月十五是為期，因而以“夏”指代年歲。開元廿一年《堅行塔銘》：“以開元十二年十月廿一日遷生於本院，春秋七十六，夏卅矣。”天寶二載《圓濟身塔銘》：“和上夏五十九，壽八十一。”故稱佛徒受戒之年歲長短為僧夏、法夏。

【法歲】

大曆三年《張義琬墓誌》：“紹嵩嶽會善大安禪師智印，法歲廿七，世齡五十九，開元十九年七月十九日，長天色慘，塞樹凝霜，頂白方，面赤方，右肱枕席，左臂垂膝，言次寂默，奄魂而歸。”

隋楊廣《與釋智顗書》：“願未解夏前，預整裝束，法歲若滿，即事西浮。彼聞酬願，務令在促。”法歲若滿，指壽年已畢。唐鄭素卿《西林寺水閣院律大德齊朗和尚碑》：“享年七十有三，法歲四十有九，示寂滅于長慶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唐何壽《唐雲居寺故寺主律大德神道碑銘》：“以其年季秋下旬有三日，示疾歸寂於本寺東院。俗年八十四，法歲六十五。”

2、以夏、戒為偏語素，以臘為正語素構成的詞

僧侶受戒後，到每年的七月十五日為一臘。臘因而指僧侶受戒後的歲數。也用來泛指年

齡。東晉法顯《佛國記》：“比丘滿四十臘，然後得入。”貞元七年《慧照塔銘》：“和上春秋六十有七，臘四十六。”“夏”、“戒”指受戒成為佛徒，故“夏臘”、“戒臘”指受戒之歲。

【夏臘】

元和十一年《曇簡墓誌銘》：“以元和十一年七月四日示化於當寺舊院，時年四十有七，夏臘二十有七於茲也。”唐朱珣《禁私度僧尼詔》：“兩都左右街賜紫衣及師號僧，委功德使具名聞奏，今後有闕，方得奏薦，仍須道行精至，夏臘高深，方得補填。”唐權德輿《唐大興善寺故大宏教大辯正三藏和尚影塔碣銘》：“開元中，隨鑾輅於兩都，大智大慧，皆攝衣請益，春秋七十三。夏臘五十，化滅於洛京，起塔於龍門，傳法於大辯正和尚。”唐白居易《如信大師功德幢記》：“有唐東都臨壇開法大師，長慶四年二月十三日，終於聖善寺華嚴院，春秋七十有五，夏臘五十二。”

【戒臘】

元和二年《三乘墓誌銘》：“大唐元和元年三月十四日，長安昭成寺尼大德三乘行歸寂於義寧里之私第，春秋七十九，戒臘一十九。”唐元範《議拜君親狀》：“今以聲聞持戒臘之至，執威儀之切，非以重傲慢悖君親，良欲崇國家利臣人者也。”宋周煒《清波雜誌·僧道數》：“時議者謂宜依所請，第令具戒臘最深者三五輩以聞，並與師號，以伐其謀。”

如上兩組同義詞，有兩大特點，一是它們產生、應用的時代僅限於唐宋時代，是唐宋時的新詞。二是它們應用的範圍僅限於佛徒墓誌或佛教著作，屬於佛教領域的詞彙，它們的意義都是單義詞，無需作更多的解釋。三是兩組詞經常對舉，以指明誌主世壽與戒齡的不同。

第三組 寺院名稱之詞

1、譯音詞

【伽藍】【僧伽藍摩】【僧伽藍】【伽藍殿】

指寺院。貞觀廿一年《慧口灰身塔》：“伽藍雖建，山寺口水，經行法侶，豈得安居。”

伽藍，梵語 Sāṃghārāma 的省稱，漢譯為“僧伽藍摩”。魏晉時，省稱僧伽藍。東晉法顯《佛國記》：“佛法盛甚，名眾僧住止處為僧伽藍，凡有五百僧伽藍，皆小乘學。若有客比丘到，悉供養三日，三日過已，乃令自求所安常。”僧伽藍又進而省略為伽藍。《梁書·謝舉何敬容列傳》：“何氏自晉司空充、宋司空尚之，世奉佛法，並建立塔寺；至敬容又舍宅東為伽藍，趨勢者因助財造構，敬容並不拒，故此寺堂宇校飾，頗為宏麗。時輕薄者因呼為‘眾造寺’焉。及敬容免職出宅，止有常用器物及囊衣而已。竟無餘財貨，時亦以此稱之。”

《陳書·江總姚察列傳》：“太清四年秋七月，避地於會稽龍華寺。此伽藍者，余六世祖宋尚書右僕射州陵侯元嘉二十四年之所構也。”《隋書·隱逸列傳》：“士謙服闋，捨宅為伽藍，脫身而出。”大唐永徽四年《程寶安墓誌》：“即以其月十五日窆於關嚴之原敬善伽藍西一里。”到了唐代，伽藍指寺院時，往往會與同義的漢語詞彙並用，形成同義複文，以補充加強伽藍的意義。後唐明宗《許客戶於坊市修營屋宇敕》：“應諸縣有臨街店舍田地，宜准敕許人收買，依限修蓋，其佐官宅基，舊屬縣廨宇，並寺院伽藍地，如入戶已蓋造屋舍居止，不在起移之限，便任永遠為主。”《敦煌變文·廬山遠公話》：“遠公曰：‘但貧道若得一寺舍伽藍住持，已（以）免風霜，便是貧道所願也’。”宋元明清以後，伽藍就很少用來單指寺院了，一般必須後加殿、舍、廟等詞。《全元散曲·湯舜民·嘲妓名佛奴》：“臥房兒伽藍殿般收拾，客院兒旛檀林般布擺，門面兒龍華會般鋪排。”《西遊記》三十六回：“文殊台對伽藍舍，彌勒殿靠大慈廳。看山樓外青光舞，步虛閣上紫雲生。”《警寤鐘》四回：“又復了自己本姓，回去祭過祖，就捐千金起個伽藍廟，報答佑佐庇助之恩。”《禪真逸史》二回：“伽藍殿樹懸薛荔，梵王宮爐噴旛檀。兩廊彩壁畫菩提，倒座觀音隨龍女。”

由伽藍到伽藍殿，詞語的演變過程可以勾勒為：梵語僧伽藍摩——僧伽藍——伽藍——

伽藍寺院——伽藍殿。在這個過程中，梵語的音不斷省略、變化，意義並沒有發生多少改變，但是，卻在不斷地弱化中，到了唐代，需要用漢語詞來補說它的意義。元明清以降，伽藍的意義發生轉移，開始指伽藍神。《西遊記》十六回：“燒得那當場佛像莫能逃，東院伽藍無處躲。勝如赤壁夜鏖兵，賽過阿房宮內火！”《杜鵑新書·僧道騙》：“秀雲看越驚異，心疑是伽藍化為僧，以勸我修寺。”《紅樓夢》十三回：“以及‘恭請諸伽藍、揭諦、功曹等神，聖恩普錫，神威遠鎮，四十九日消災洗業平安水陸道場’等語，亦不消煩記。”這時，伽藍指寺廟的意義就變得更加模糊了，需要加漢語詞殿、舍、廟等與之合璧，構成所謂的“合璧詞”。

【蘭若】【阿蘭若】

蘭若，指寺院。開元四年《法藏塔銘》：“非乞之食不以食，以至於頭陀；非掃之衣不以衣，得之於蘭若。”

蘭若，梵語āranyaka 的省稱，漢譯為“阿蘭若”。用來指寺院，始於佛經譯經時代，歷經魏晉南北朝、唐宋、直至元明清，表現了長久的生命力，在使用過程中，音義基本沒有改變。

唐時，經常與表示寺院義的詞語對舉或並舉，如《舊唐書·武宗本紀》：“大凡寺四千六百，蘭若四萬，僧尼二十六萬五百。”“寺”與“蘭若”對舉。《舊唐書·武宗本紀》：“敕祠部檢括寺及僧尼人數，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餘所，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五千人，收充兩稅戶，拆招提、蘭若四萬餘所，收膏腴上田數千萬頃，收奴婢為兩稅戶十五萬人。”《舊五代史·周書六·世宗紀二》：“今後並不得創造寺院蘭若。王公戚里諸道節刺已下，今後不得奏請創造寺院及請開置戒壇。”宋王溥《唐會要》卷四十八：“十月十七日宰臣等上言：近有敕許罷兵後建置佛堂蘭若，若今邊事寧息，必恐奏請繼來，若不先議條流，臨事恐難止約。”

“蘭若”與“招提”、“寺院”、“佛堂”等同義並舉。

在佛教語料中，“阿蘭若”的使用頻率遠遠高於“蘭若”；在本土語料中，“阿蘭若”的使用頻率幾乎為零。這一現象說明在佛教譯經時代，譯經者盡可能地想保留梵語的音義，所以運用了大量的“阿蘭若”；但是由於譯文的目的語是漢語，譯經中又不可避免地受到漢語的限制，因而出現了“阿蘭若”的省稱。當“蘭若”、“阿蘭若”一旦離開了佛經本體，為漢民族所使用，進入漢語交際領域時，人們自然就會選擇符合漢語雙音節構的“蘭若”一詞。所以，“蘭若”在本土語料中的頻率遠遠高於“阿蘭若”。如表四所示：

“蘭若”與“阿蘭若”在同類語料中的用例比較表

	魏晉至隋	唐	宋元	明清	佛典
阿蘭若	0	1	0	0	449
蘭若	10	113	2	19	109

2、意譯詞

【山所】

指代寺院。貞觀三年《靈深灰身塔銘文》：“含悲傷失，送茲山所，肌骨纔盡，闍維纒塔。”

本指建在山上的房屋居所。唐載孚《廣異記·李華》：“唐吏部員外郎郎李華，幼時與流輩五六人，在濟源山莊讀書。半年後，有一老人，須眉雪色，恒持一裹石，每日至晚，即騎院牆坐，以石擲華等當窗前後。數月，居者苦之。鄰有秦別將，善射知名，華自往詣之，具說其事。秦欣然，持弓至山所伺之。”因寺廟多建在山上，因而用來指稱寺院。《隋書·慕容三藏列傳》：“十三年，州界連雲山響，稱萬年者三，詔頒郡國，仍遣使醢於山所。”五代靜、筠禪僧《祖堂集·南嶽玄泰和尚》：“師來農遷化，今日並無僧到，自出山口，喚得一人，令

備香薪於山所訖，被衣而坐，乃書二偈。”唐佚名《劉媚兒造像記》：“竊以語極推極，寂滅無爲之境；因空言空，眇邈大千之界。蔣王內人劉媚兒、崔磨吉等，敬想神儀，逆修來果，於此山所造彌勒像一鋪，上答皇恩，下沾僚庶。”“于此山所造彌勒像一鋪”是“在此山寺造了彌勒佛像一鋪”，“山所”爲介詞“於”的賓語，“於此山所”爲動詞“造”的地點狀語，目的是上答皇恩，下沾僚庶。而不能理解爲“在此山所造的一鋪彌勒佛像”。

“山所”，爲唐時口語詞。魏晉以上，宋元以降，未見用例。“所”在唐時，經常放在地點名詞之後，用來構成雙音詞，以表示處所，唐代墓誌中，以此方式構成的詞有“山所”、“寺所”、“塔所”、“域所”等等。

【寺所】

指寺院。貞觀三年《靈琛灰身塔銘文》：“年七十有五，歲在玄枵三月六日，於慈潤寺所，結跏端嚴，泯然遷化。”

始見於魏晉。後秦鳩摩羅什《大莊嚴論經》卷四：“往至寺所，處一空室。待衆集會說法時到。”元魏般若流支《聖善住意天子所問》卷上：“有大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世界皆悉大明。雨天曼陀羅華於文殊師利童子寺所。”貞觀十五年《慧淨靈塔之銘》：“以大唐貞觀十五年四月廿三日卒於寺所。”唐佚名《身毒國摩訶菩提寺碑》：“其寺所菩提樹下，金剛之座，賢劫千佛，並於中成道。”宋元以後逐漸被“寺院”等詞所替代。

【寺房】

指寺、寺院。開元九年《崇福塔銘》：“行不住因，忽焉遷化。去先天二年五月十八日，泥洹寺房，春秋七十，權瘞於長安城西。”

南北朝時始見用例，隋江總《靜臥栖霞寺房望徐祭酒詩》：“絕俗俗無侶，修心心自齋。”“栖霞寺房”，即指栖霞寺、栖霞寺院。宋贖藏主《古尊宿語錄》卷六：“師法嗣黃檗。初住睦州觀音院。常餘百衆。得數十載後。舍衆住開元寺房。織蒲鞋襪養母親。時人號爲陳蒲鞋。”“開元寺房”，即指開元寺、開元寺院。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釋道·毀皇姑寺》：“既而聖諭又下，輔臣楊一清等曰：‘慈訓兩頒，宜即順命。但懲惡務去本，方免後患。今將此寺房留與無歸尼僧暫住，止着終身，不許復引其類，其祖宗時所賜敕額追回’。此旨既下，其後因循至今。”

第四組、佛徒墓塔題名

“釋氏之葬，起塔而繫以銘，猶世法之有墓誌也。”^[1]唐代佛徒墓誌一般稱爲“功德塔”，“功德塔”以外，還有灰身塔、身塔、全身塔、真身塔、影塔、靈塔、壽塔等題名。不同的題名，反映了不同的葬儀。

1、以骨灰入塔

【灰身塔】

埋葬佛徒骨灰之塔。貞觀十八年《智焱灰身塔》：“慈閭寺故大智焱律師灰身塔，貞觀十六年四月廿五日終於山聖所，刊石記言。”

佛徒墓誌中，“灰身”指火化後的骨灰。埋葬骨灰所建之塔則稱爲“灰身塔”。貞觀廿年《孫佰悅灰身塔銘》：“悅去隋朝身故，未經大殯。……不重俗家遷殯，意慕大聖泥洹。”孫佰悅死後，其女沒有按照世俗之法，給他舉行“大殯”，而是依釋氏之法，將他火葬，並起塔以葬骨灰，故題名爲“灰身塔”。天寶六載《元藏塔銘》：“天寶六載三月十五日入塔。灰身塔。”“灰身塔”，指明元藏以骨灰入塔。

【靈塔】

指灰身塔。開元十二年《淨業靈塔銘》：“夫依風以興，隨煙而散，來既無所，去復何歸。”“隨煙而散”，喻指火化。又“闍維碎骨，遷奉靈灰”。“靈灰”，即指骨灰。咸通十二年《曉

[1] 朱劍心《金石學》177頁文物出版社1981年

方靈塔記》：“故門人法順等悉心勤力，肇建靈龕於院西南一百步盤龍山首焉。”“靈龕”，指骨灰盒。故“靈塔”指埋葬骨灰之塔。

2、以肉體、屍骨入塔

【身塔】

埋葬佛徒肉身之塔。開元廿五年《景賢身塔石記》：“廿年又起身塔於北巘下，永奉安焉。”

天寶二年《圓濟身塔銘》：“弟子法澄等，號痛靡及，安神於寺西北一里，護持喪事者繼踵，贈贈助哀者傾城。”“安神”，義為埋葬。天寶五載《淨藏身塔銘》：“法身圓淨，無言可銓，門人至孝，建塔靈山。”大曆五年《常一塔銘》：“又降紫泥之書，復施黃金之地，用崇身塔，以旌德也。”以上例中，佛徒都不經火化，直接以真身入塔。唐陸長源《元林神道碑》：“粵以其月十七日遷靈座於本寺，禪師真身忽然流汗。……以八載二月廿五日，即身塔於西北隅，以安神也。”“身塔”，即以真身入塔。

【壽塔】

埋葬佛徒屍骨之塔，但建於佛徒生時。開元二年《智達塔銘》，首行題名曰：“六度寺侯莫陳大師壽塔銘文並序”，因為“古先哲人，仍為壽藏”，所以“遂於此地為大師立三級浮圖焉”。“浮圖”，義為塔。宋余靖《武溪集·袁州仰山齊長老壽塔銘》：“乃於集雲峰下，自為壽藏，而種松千株。”“壽藏”一般指生前預先準備好的葬所，如今生者自己或家人準備的墓穴仍稱“壽穴”。故生而建者曰“壽塔”。宋余靖《武溪集·韶州淨源山定慧禪院思長老自造壽塔銘》：“寺之西數百步，有崗蜿蜒盤屈，左右峯巒擁抱其前，平敞可愛，乃即崗之南麓為窆穴陶甃，以田系其傍，上而側設隧道以入，又於其上屋之，為塔之形。曰：‘吾將歸骨於此。’”

3、塔前刻記佛徒影像

【影塔】

塔前刻有佛徒畫像，因而稱影塔。天授二年《神瞻影塔之銘》：“敬焚靈骨，起塔供養，式圖影像。”“式圖影像”，即敬刻佛徒肖像，以為紀念。開元四年《靈慧影塔之銘》：“傍求良匠，遠訪丹青，遂於州西南五十里零泉寺西南懸壁山南面之陽，敬想靈儀，□為起塔。”“求良匠”、“訪丹青”，目的是在懸壁上圖影，所以稱為“影塔”。

【像塔】

猶“影塔”。唐于兢長安三年《智顗像塔銘》：“粵以三年十月廿五日□□永畢塔內便造彌勒像一鋪，圖形奉侍。”“圖形奉侍”，指兼供佛圖畫像，所以稱為“像塔”。開元十五年《寶手像塔之銘》：“門徒玄超、玄秀、玄英等，攀慕慈誨，遂於靈泉寺懸壁山陽起塔供養。”“供養”，指供養佛像。

第五節 佛教詞語散釋

唐代佛徒墓誌中，有大量的佛教詞語。與魏晉譯經時代的佛教詞語相比，它們中的音譯詞大為減少，大多是因佛教教義新生的詞語或是意譯詞。這些詞有的既不見於佛教辭典，也不見於漢語辭書，故擇而釋之。

【息慈】

梵語 *śrīmanera* 的意譯，音譯一般省略為“沙彌”。息慈弟子即沙彌弟子。貞觀廿一年《慧口灰身塔》：“及天仙接□之日，即事靈裕法師為息慈弟子。”

佛教信徒在出家過程中，首先要到寺院中向一位比丘請求作為自己的“依止師”。這位比丘在徵得全寺僧侶的同意後，收留其人為弟子，並為之剃除須髮，然後再為之授沙彌戒。此人便成為沙彌，是為依止師的息慈弟子。唐李安期《西林寺碑》：“有息慈慧永，河內繁氏，高足稱首，人師物匹。”“人師物匹”，指其沙彌弟子慧永不負眾望，能傳承師門。唐海順《致杜正倫書》：“實懷橘之歲，涉清信之名；采李之年，染息慈之位。”“染息慈之位”，指始受沙彌戒。

【迷俗】

指世俗迷惑不明之人。開元二年《智達壽塔銘》：“欲導引迷俗，故往來人間，時遊洛中，或詣河北，迎門擁幕，不可勝記，因而得度者歲有其人焉。”“導引迷俗”，即引導世間迷罔之人。

南北朝時已見其例，如梁釋慧皎《神異論》：“其後佛調、耆域、涉公、杯度等，或韜光晦影，俯同迷俗，或顯現神奇，遙記方兆。”韜光晦影，指隱沒才華；俯同迷俗，把自己視同世俗之人。《舊唐書·睿宗本紀》：“嘗謂自我作則，感而成化；痛乎迷俗忘返，不威罔懲。”前蜀杜光庭《墉城集仙錄》卷九：“但世俗浮詐迷妄者多，嗤謙光之人，以為儒怯；輕退身之道，以為迂劣；笑絕聖棄智之旨，以為荒唐；鄙絕仁棄義之詞，以為勁捷，此蓋迷俗之不知也。”“迷俗”即指文中的世俗迷妄者。

【精最】

最為精確得當。開元四年《法藏塔銘》：“如意元年，大聖天后聞禪師解行精最，奉制請於東都大福先寺檢校無盡藏。”“解行精最”，指闡釋佛法最為精確合理。

唐釋智昇《開元釋教錄》卷九：“意欲翻度，莫有依憑。唯譯八曼荼羅等經三部，要約精最，可常行學。”“要約”，精要簡約，與“精最”同義互文。《陝西通志》卷六十五：“乃撰諸家觀門為一卷，要約精最，後學重之。”明周王朱橚《普濟方·諸風門·諸風雜治》：“其藥味俱要揀淨，分兩須要精最，不可草率。治一切中風及八風五痺癱瘓。”“精最”，指藥量精確。

【鬼魔】

宗教或神話傳說中的鬼怪。開元四年《法藏塔銘》：“伏違順之鬼魔，碎身心之株杌，廢情屬境，卑以自居。”

元陶宗儀《說郛·晉葛洪〈麻姑傳〉》：“是日又以一符傳授蔡經。鄰人陳尉能檄召鬼魔，救人治疾，蔡經亦得解脫之道，如蛻蟬耳。”“鬼魔”，指鬼怪。元耶律鑄《雙溪醉隱·題四娛齋》：“門掩壺春安樂窩，紛紛俗事奈人何。須憑歡伯攻愁陣，自有桐孫伏鬼魔。”“伏”義為降伏。明周王朱橚《普濟方·嬰孩門·不治候歌》：“乘年逢月失時和，此是亡虛被鬼魔，賊氣中心兒暴死，陰陽未絕免沈疴。”“鬼魔”，多指害人性命的鬼怪。《漢語大詞典》所舉書證為王西彥《眷戀土地的人·大災星》：“可是，這並不能阻止那群空中的鬼魔……。”而以上例證說明“鬼魔”至晚已見於唐代。

【株杌】

義為樹樁、樹根。用來比喻心中之雜念。開元四年《法藏塔銘》：“伏違順之鬼魔，碎身心之株杌，廢情屬境，卑以自居。”

此詞源於魏晉譯經，意指樹桩；樹根。佚名《大方便佛報恩經》卷二：“除去沙鹵株杌荊棘，其地清淨。”唐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七十四：“一者此園中地，忽自平坦。坑坎堆阜，悉皆不現。二者金剛為地，眾寶莊嚴，無有瓦礫、荊棘、株杌。”後秦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十八：“又彼土地無有溝澗、坑坎、荊棘、株杌。亦無蚊虻、元蛇、蜂蝎、虎豹、惡獸。”“荊棘”、“株杌”，近義並舉；並且於虎豹、惡獸對舉，說明株杌所指是雜草木一類植物。“株杌”，喻指心中之雜物、雜念。“碎身心之株杌”，即棄除心中之

雜念。宋釋贊寧《宋高僧傳·唐京師大安國寺端甫傳》：“夫將欲伐株杌於情田，雨甘露於法種者，固必有智勇宏辯歟。”“情田”，指心地。“伐株杌於情田”，即清除心中之雜念。

佛徒淨坐修行，其座姿也比作株杌。五代靜、筠禪僧《祖堂集·大慈和尚》：“師乃勞心頓擲，或坐房廊，凝如株杌；或入靈洞，月十不歸，如癡似狂。”打坐的佛徒“屹若株杌”，象樹根一樣紋絲不動，人們便稱之為“枯木衆”。宋釋普濟《五燈會元·道吾智禪師法嗣》：“師居石霜山二十年間，學衆有長坐不卧，屹若株杌，天下謂之枯木衆也。”

株杌亦用來比喻相貌極醜的人。元魏慧覺等譯《賢愚經》卷二：“夫人月滿，亦生一男。面貌極醜，形如株杌。父母見之，情不歡喜。因共號之為多羅眼施，晉言株杌，敕令養育。”宋慧詢等譯《菩薩本生鬘論》卷二：“餘諸夫人月滿生子各各端嚴。王大歡悅。最後王后乃生一子。面貌極醜，形如株杌。王與其后見之不喜。因是立名株杌太子。”

【緣氏】

猶“俗姓”。指世緣之姓氏，即僧道出家前的本姓。開元四年《法藏塔銘》：“禪師諱法藏，緣氏諸葛，蘇州吳縣人。”緣指生緣、世緣。

乾封元年《善意灰身支提塔》：“聖道寺比丘尼善意灰身支提塔，弟子法閏、智慧、法勝、善靜、法神等為和尚敬造。和尚生緣姓素，故立銘記。”“生緣”即塵世之緣、俗緣。“緣氏”義同“俗姓。”開元二年《智達壽塔銘》：“此寺有比丘尼無上比丘尼導師者，俗姓裴氏，河東聞喜人也。”

【剃染】

指受戒。開元五年《靈慧影塔之銘》：“至年十六，廣啓度門，便蒙剃染，配本縣口通，恒以頭陀為務，六時禮懺。”

根據佛教制度，剃髮、染衣、受戒是取得僧人資格的必要條件。剃髮染衣的用意是為了解棄美好裝飾，過樸素無華的生活。故用“剃染”代指受戒。唐釋道宣《開壤創築戒場壇文》：“夫欲住持正法，宏護聖儀，斷絕煩惱，非戒不得。脫非界地，戒業無依，虛承剃染，心無聖法，徒喪一生，終淪萬劫！”“虛承剃染”，指空受剃度，心中無聖法，必然造受輪回之苦。宋夏竦《文莊集·大安塔碑銘》：“隴西夫人，隨子剃染，蒼月歸寂。”明李流芳《檀園集·虎邱重修浮圖天王殿記》：“今之剃染出家、秉佛之教者，餅鉢粥鉢皆非其出於己者也，而欲私之以為有。偶舉一事焉，又獵檀信之貲而幹沒耗散之。此所謂稗販如來，罪之大者也。”“剃染”、“出家”，同義並舉。

【意垢】

指塵世的煩惱。開元六年《正覺浮圖之銘》：“即願危藤永茂，朽樹長春，覩遺情塵，聞鎖意垢。”“情塵”、“意垢”同義對舉，指塵世間的情意。

意垢，為佛教語，魏晉譯經已數見其例，如符秦僧伽跋澄等譯《僧伽羅刹所集經》卷中：“已滅意垢火，眾生同其淨。”吳支謙譯《佛說八吉祥神咒經》：“其國土清淨無五濁，無愛欲無意垢。”東晉竺曇無蘭譯《佛說見正經》：“以除意垢，消滅三毒……”“愛欲”與“意垢”對舉，指俗世間的七情六欲。出世之後，當斷絕之。唐太宗《度僧於天下詔》：“庶善者必採，惡者必斥，伽藍淨土，咸知法味，菩提覺路，絕諸意垢。”

【法財】

指佛所擁有的財物。開元十二年《淨業靈塔銘》：“菩薩以定慧力而大捨法財，此之謂也。”

法，本是梵語 dharma 的意譯。意思是事物及其現象。也用來特指佛法。在魏晉譯經時代，一些有關佛教的事物，往往直接譯為以“法”為構詞語素而構成的雙音節詞，例如“法化”，意思是佛法的教化，“法名”，意思是法師起的名字；“法堂”，意思是演說佛法的講堂。“法財”，指佛、佛弟子及寺院所擁有的錢財。如劉宋求那跋陀譯《雜阿含經》卷二十四：“有二種，錢財及法財，錢財者從世人求，法財者從舍利弗、大目犍連求。如來已離施財及法財。汝等莫以舍利弗、目犍連涅槃故愁憂苦惱。”“錢財”與“法財”對舉。世

人所擁有的財稱為錢財，佛所擁有的財則稱為法財。開元十二年《淨業靈塔銘》：“菩薩以定慧力而大舍法財，此之謂也。”“法財”，指佛之財物。唐延壽《宗鏡錄序》：“猶貧法財之人，值大寶聚；若渴甘露之者，遇清涼池。為眾生所敬之天，作菩薩真慈之父。”《敦煌變文·維摩詰講經文（三）》：“爭似修真路，何如募法財。”《敦煌變文·維摩詰講經文（六）》：“福報因金玉，菩提伏法財。”

【淨場】

誦論佛法的會堂。開元十二年《淨業靈塔銘》：“法師博濟冥懷，沖用利物，嘗以大雄既沒，法僧為本，每至元正創啓，周飾淨場，廣延高僧，轉讀真誥。”周飾淨場，指準備好會堂，然後廣請高僧，誦讀佛經。

唐釋道世《法苑珠林·普賢部》：“宋大明年中有寺統法師名道溫，居在秣陵縣。既見皇太后觀鑒沖明，聖符幽洽，滌思淨場，研襟至境。”“淨場”與“至境”對舉，代指佛法。宋釋贊寧《宋高僧傳·唐益州多寶寺道因傳》：“此寺往經廢毀，院宇凋蔽，因慨然構懷，專事營葺，未移再稔，蔚成淨場。”“淨場”指宣講佛法之所。宋范浚《香溪集·代邑宰醺太一青詞》：“蓋率由于批政積有咎愆，曾徵禍罰之加身，顧致枯災之及物，民將潔腹，臣則何心。是用祇拔淨場，虔延真侶。”“祇拔淨場”，義為恭敬地清掃會堂。

【落彩】

喻指出家。開元十二年《淨業靈塔銘》：“高宗忌辰，方階落彩，帔緇七日，旋登法座。”佛徒剃度時，要脫掉各色俗服，換上僧服。僧服為緇色，故稱脫掉俗服、出家為僧為“落彩”。

唐佚名《大唐齊州神寶寺碣銘》：“僧法將紹胤出家，童顏落彩。三齊負笈，猛探麟角之先；九洛求筌，迴出牛毛之外。並俱沐聖恩，僉成道器。”紹胤出家，童顏落彩，二句互文見義，指明落彩義為出家。

【頂奉】

頂禮供奉。以佛教徒最崇高的禮儀供奉，省稱頂奉。開元十三年《貞和上寶塔銘》：“前刺史故丞相齊公崔日用、吏部尚書李嵩皆頂奉山宇，斯豈玄道歟。”“山宇”，指貞和上所居之開元寺。

“頂奉”，源於佛教經籍，指頂禮奉侍。西晉竺法護譯《生經》卷四：“轉令興隆，通于十方。故受頂奉，不敢遺忘。”宋法護《佛說大乘菩薩藏正法經》卷十九：“頂奉承事我所行，願作菩提勝根本。”唐輪波迦羅譯《蘇悉地羯羅經》卷上：“雖有如前花果等獻，若能至心虔虔合掌頂奉，供養本尊花果，如是心意供養最上。更無過者，常應作致如是供養，勿懷疑惑，則得成就。”唐齊推《靈飛散傳信錄》：“君彝執讀，欣契誠求，即廣靈文，驟告於丹。乃焚香頂奉，滌手持捧，謂君彝曰，此真官曲遺，靈應特延，紀於僊書，足勸後學。”

“焚香頂奉”，以示奉之誠。唐佚名《建塔國史奉敕追號記》：“今合院梵侶，敬承恩旨，頂奉修持，用資皇壽。”“頂奉修持”，指誠心修行。

【契證】

以領悟、感通的方式證實明白佛理。開元廿四年《大智塔銘》：“所可脩行，分獲契證，昇堂或落落間出，其餘則滔滔皆是。”

“契”意為體會，領悟，晉陶潛《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詩》：“寄意一言外，茲契誰能別。”“契證”，即印證，明白。唐柳宣《檄譯經僧眾書》：“假銓明有，終未離于有為；息言明道，方契證於凝寂。”《敦煌變文·維摩詰經講經文（四）》：“一念念漸消煩惱，一心心契證菩提。”“菩提”，指覺悟之境界。宋普濟《五燈會元·虎丘紹隆禪師》：“舉拳曰：‘還見麼？’師曰：‘見’。悟曰：‘頭上安頭’。師聞脫然契證。”“脫然契證”意思是一下子領會明白。

【全身】

全身指肉體、遺體。天寶五載《淨藏身塔銘》：“念多寶之全身，想釋迦之半座，標心孝道，以偈而宣。”

佛徒死後不經火化，直接以遺體安葬，稱為全身塔。亦省稱身塔。宋惠洪《禪林僧寶傳·禾山普禪師》：“雪止普安坐、焚香而化。閱世六十有七、坐四十九夏。全身塔于寺之左。”宋普濟《五燈會元·廣慧璉禪師法嗣》：“師年八十餘，示寂於盛暑。安坐七日，手足柔和。全身塔於寺之東。”“全身塔”，即以肉體建塔。全身指肉體，是相對於灰身而言的。佛徒火化後，以骨灰建塔稱為灰身塔。所餘骨灰則稱為灰身。貞觀三年《靈深灰身塔》：“含悲傷失，送茲山所，肌骨纔盡，闔維縷塔。”乾封元年《善意灰身支提塔》：“聖道寺比丘尼善意灰身支提塔，弟子法閏、智慧、法勝、善靜、法神等為和尚敬造。和尚生緣姓素，故立銘記。”

【女相】

指女子的相貌體態。天寶七載《蘭夫人龕銘》：“亦有二女，在家出家，出者法名光嚴，自晤已祛於女相。在者孀栖。慈氏屬念，每矜其舜華。”

“已祛於女相”，指已經消除了女相，而皈依佛門。佛教主張萬有皆空，心體本寂。稱造作之相或虛假之相為有相。世俗男女二相，即屬有相。只有擺脫了有相認識後，才可以達到真如實相。女相，是相對於男相而言，指所表現出的女性特徵。宋日稱等譯《父子合集經》卷七：“遠離男相及女相，此名入解真實相。”宋日稱等譯《父子合集經》卷二十：“大王當知，若有為界若無為界二種平等，非有男相亦非女相，亦非過去現在未來。當於此法安住自心。”“男相”與“女相”對舉。“女相”指女子的體貌特徵。“女相”一詞，沿用至近代，詞義沒有大的發展變化。《狐狸緣全傳》二十回：“玉面狐見二郎變化奇妙，忙一掙撮，仍化現女相，掄動雌雄寶劍，以死相拼，前來決戰。”《禪真逸史》三十三回：“是玉人一雙，一作男形，一作女相，出自異域，其香無比，價值連城。”

【住世】

身居現實世界。大曆二年《惠空墓誌銘》：“今王城寧刹寺律有比丘惠空，以律為儀，以定自處，而住世六十有四夏。”

魏晉南北朝時，“住世”已經大量見於佛經著作。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經》卷二三：“世尊責罰我，住世未滅度。”東晉法顯譯《大般涅槃經》卷上：“唯願世尊，住壽住世。不般涅槃。”同時代的中土文獻也時有用例，如梁明山賓《答釋法云書難范縝神滅論》：“正法住世，尚有斷常之說。況像法末流，而無異端之論。”

唐代，廣泛用於中土文獻，並延至宋元明清。唐張說《唐玉泉寺大通禪師碑》：“冀將住世，萬壽無期，奈何過隙，一朝去之。”“住世”，希望留居世間。唐白居易《唐撫州景雲寺故律大德上宏和尚石塔碑銘》：“故元和十年十月己亥遷化于東林精舍，示滅有所。故是月丙寅歸于南岡石墳。住世七十七歲，安居六十五夏。”住世，身居世界，用來代指享年。宋彭汝礪《鄱陽集·和范學士韻》：“居方不礙游方內，住世還如出世間。”“出世”，指超脫人世，與“住世”對舉。《漢語大詞典》所舉書證為明代袁宏道《哭詩》之一：“住世燈前影，居官浪裏身。”

【在俗】

居於世俗。指居家修行。大曆六年《同光塔銘》：“湜在俗弟子也，叨承顧盼之餘，未盡平生之志，多慚翰墨，有愧荒蕪，乃為銘曰。”大中十年《靈宴墓誌》：“公素，在俗弟子等。”

“在俗弟子”，指居家修行的佛徒。宋黃庭堅《山谷集·題默軒和遵老》：“平生三業淨，在俗亦超然。”宋陸游《劔南詩稿·夜意》：“居家元是客，在俗亦如僧。”“在俗”，指雖居俗世，亦能達到僧人修行之境界。

【詔度】

指正規剃度。大曆十年《如顯誌銘》：“律師天生道牙，自然神秀，十一詔度，二十具圓彌沙塞律，其所務也。”

唐代規定，度僧要經過政府的甄別、考試，合格後才給予度牒，並指定隸屬的寺院，然後方取得僧人的資格。口語中，簡稱為詔度。貞元十八年《慧因墓誌》：“童稚慕道，特奉詔度，十一出家，具大小戒一十七夏。”唐沈亞之《沈下賢集·靈光寺僧靈祐塔銘》：“大曆中詔度，始成僧儀。初居吳之嘉興空王寺，其後緇衣男女相與誦其能，於是俱使授學，更居靈光寺。”“始成僧儀”，指詔度以後，才正式成為僧人。唐飛錫《楚金禪師碑》：“禪師齡年詔度，初配龍興，中歲觀心，閉關千福。”詔度後，要按規定隸屬於某寺院。初配龍興，即指剃度後分配到龍興寺，在龍興寺注冊僧籍。

【穢境】

佛教語。雜穢境界或瑕穢境界的省稱。興元二年《圓靜墓誌銘》：“至興元元年十二月十四日棄南閭之穢境，歸西方之淨域，神舍此而生彼，壽奄然而有終。”

穢境，義指“雜穢境界”、“瑕穢境界”。西晉竺法護譯《度世品經》卷一：“或時生於雜穢境界，菩薩以是樂受其處，拔濟一切食欲眾生。”西晉竺法護譯《大哀經》卷六：“如來至真亦復如是，察諸眾生瑕穢境界。”與西方淨界比較而言，“穢境”喻指世俗世界。唐佚名《大明寺碑》：“節操冰霜，終而復始，師之法宏也，化無有盡，穢境潛拋，俗年九十有口。”人死後，歸向西方淨域，拋棄所居穢境，即離開世俗世界。《敦煌變文·維摩詰經講經文》：“緣毗耶城內，有一居士，名號維摩，他緣是東方無垢世界金粟如來，意欲助佛化人，暫住娑婆穢境。”“娑婆穢境”指大千世界的總稱。

【真儀】

①指畫像：肖像。貞元七年《慧照塔銘》：“于時良工竟能，屹立孤起，殫此所有，用將報恩，圖寫真儀，刊石紀德。”後蜀何光遠《鑒誠錄》卷九：“張乃圖寫李白真儀，日夕虔禱。”宋普濟《五燈會元·相國裴休居士》：“因觀壁畫，乃問：‘是何圖相？’主事對曰：‘高僧真儀。’公曰：‘真儀可觀。高僧何在？’主事無對。”祖師問“是何圖相”，主事僧回答“高僧真儀”，“真儀”即指文中的圖相，圖畫某人肖像，即圖寫真儀，主要是用來紀念或拜奉。《漢語大詞典》釋其義為“真容”，所舉書證為明劉基《書為善堂卷後》：“[武宣子]又奉母航海，至於補陀洛伽之山，以求所謂大士真儀者，將以廣為善之路也。”

②用泥、石等雕塑的佛像或神像。猶“真身”。唐顏真卿《魏夫人僊壇碑銘》：“真儀如在，壇殿巋然，瞻仰徘徊，悄焉若失。”“真儀”指矗立殿堂的石像。唐史超《觀音勢至二尊龕銘》：“遂命良工，選聖境，五家先用，真儀造成，尅堅石而全身儼然，豁青岷則衆相圓備。”命令良工用青石造成的真儀，當然是塑像而不是畫像了。唐顏真卿《撫州南城縣麻姑僊壇記》：“天寶五載，投龍於瀑布，石池中有黃龍見。元宗感焉，乃命增修僊宇、真儀、侍從、雲鶴之類。”修僊宇、真儀，即修廟宇、雕佛像等。修建的塑像一般是當做真身來紀念崇拜的。

【真場】

真如之境地。喻指西方極樂界。貞元十年《石崇俊墓誌》：“砥節勵行，隱世韜光，迴依梵化，頓入真場。”唐侯殷《蜀國夫人尊勝幢記》：“伏聞至理希夷，視聽罔能究其極；真場幽邃，知識無以口口源，斯可謂鑽之彌堅，磨而不磷。”唐金獻貞《海東故神行禪師之碑》：“四生蠢蠢，三界茫茫。殮禪悅食，飲解脫漿。咸臻覺道，速詣真場。”佛徒亡化覺道後，便會去往真場，到達佛之聖境，即西方極樂界。也用來指現實世界中的佛堂寺院，如唐孫智清《請重賜敕禁止樵蘇狀》：“伏請重賜禁斷，准法護持。差置所由，切加檢察，庶得真場嚴整，宮觀獲安，具元禁疆界如前。”真場嚴整，指佛堂寺院莊嚴整潔。

【真像】

①指真身。貞元十四年《超寂墓誌》：“真像歸寂之時，色身安厝之日，繼流哀痛，衢路傷嗟。”“真像”，指誌主的真身；肉體。亦指用泥、石等雕塑的佛像或神像。唐杜光庭《白可球明真齋贊老君祠》：“遂為元祖幽扃，塑造真像，眸容端穆，侍衛駢羅，疑珠宮下降之初，若玉座浮空之際。巨功既就，妙相益嚴。”唐高彥休《唐闕史》卷下：“詔天下州府立紫極宮，度道流，為三元朝醮之會，長安重建太清宮，琢玉石為玄元皇帝真像。”“造真像”、“琢玉石”指以泥、石雕刻塑像。唐李磎《授李蟾富平縣令等敕》：“或曰華胄，或曰才人。華胄以禮讓為本，才人以政術為宗。而珙嘗於佛寺有遷明皇真像避賊火之功，可謂忠敬矣。”“真像”，指廟中明皇的塑像。宋歐陽修《歸田錄》卷一：“內中舊有，初在真遊殿，既而大內火，遂遷於玉清昭應宮。”“玉石三清真像”，即用玉石雕刻的元始、靈寶、道德三位天尊。

②指人的肖像，畫像。

唐杜光庭《歷代崇道記》：“近而觀之，石上自然石文，成老君真像，眉髮衣章，巾履服飾，無不周備。”石上自然石文，意思是石頭上的天然紋路，象老君的像貌。唐李渤《唐茅山昇真王先生傳》：“明皇天寶中，敕李含光於太平觀造影堂，寫真像，用旌僊跡焉。”影堂，指供奉佛像之所。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錄·人中》：“錢唐陳鑒如，以寫神見推一時。嘗持趙文敏公真像來呈，公援筆改其所未然者。”畫像要求逼真傳神，所以稱之為寫神。所持真像當然是所畫肖像了。

【香緣】

比喻與佛有緣。喻指佛法；佛門。大曆五年《常一塔銘》：“惟師平昔，早悟香緣，青春捨家，白月護感。”早悟香緣，即早悟佛法，而青春出家。唐王勃《廣州寶莊嚴寺舍利塔碑》：“六千羅漢，競結香緣；五百僊人，分開講肆。”“結香緣”，義為與佛結緣，指歸宿佛門。唐陳子昂《為僧謝講表》：“某實專蒙，昧於至道，徒以早棲真賞，委質香緣，遂以濫越殊私，光照龍渥。”早棲真賞，即早棲真如；委質香緣，即托身佛門。唐承運《大唐□□寺故比丘尼法琬法師碑文》：“去永徽六年，襄邑王薨。其年奉為亡父舍所愛之女，請度出家。皇上以孝道所憑，諒資於冥福。誠心克著，口展於香緣。奉敕出家，時年十有三也。”亦用來指稱佛徒。如唐盧藏用《景星寺碑銘》：“於是香緣法侶，聽鐘梵而知歸；飛錫上方，仰幡花而發行矣。”“香緣法侶”，同義並舉，與下句的“飛錫上方”，互文對舉，都指代佛徒。唐林諤《太原府交城縣石壁寺鐵彌勒像頌》：“粵邑宰敦煌張公令孫，清信香緣，台鉉英胄，隱若敵國，知無不為。”“清信”即清信士，指在家佛徒；“香緣”指出家佛徒；清信、香緣用來指僧眾，台鉉、英胄用來指達官；二者對舉。

【法胤】

指佛門的繼承人。開成四年《三藏塔銘》：“檢泣奉遺教，直以銘為請，非法胤之冢嫡，誰何至此乎？”

唐時與佛教相關的一切事物都稱為法，如法葬、法財、法幢等。胤指後嗣，子嗣。《書·堯典》：“胤子朱啓明。”蔡沈集傳：“胤，嗣也。”法胤因而指佛門的繼承人。唐張說《唐玉泉寺大通禪師碑銘》：“企聞蘄州有忍禪師，禪門之法胤也，自菩提達磨天竺東來，以法傳惠可，惠可傳僧璨，僧璨傳道信，道信傳宏忍；繼明重跡，相承五光。”唐崔彥攜《晉高麗先覺大師遍光靈塔碑》：“禪師法胤相承，陳田子孫也。”佛教有各種派系，法胤指佛門的繼承人。法胤之冢嫡，指佛門的正宗傳人。開成四年《三藏塔銘》：“檢泣奉遺教，直以銘為請，非法胤之冢嫡，誰何至此乎？”文中令檢為談論大德內供奉賜紫義林的門徒，故稱其為法胤之冢嫡。

【身宅】

指身體，肉體。大中十三年《廣惠塔銘》：“群生以癡蓋愛網，纏覆身宅，不以慧炬燭之。慈航濟之，即皆蹈昏溺之中，迷方便之路矣。”

佛教認為人的身體只是靈魂的軀壳，故稱之為“身宅”。西晉竺法護譯《佛說如幻三昧經》卷上：“諸魔報曰：吾等於今忽然不見己身宅，何況當復見魔宮殿自然常住。”唐不空譯《大乘密嚴經》卷中：“瓶衣等物一切皆是和合所成，智者觀之悉如夢事。凡夫身宅亦復如是，諸界積集，譬如高山危脆不安同於朽屋。”“身宅”皆指肉體。

第三章 唐代墓誌中的特色詞彙研究

第一節 特定句式

古人作文最重體制，墓誌銘文更是如此，元潘昂霄《金石例·原序》：“文章先體製而後論其工拙；體製不明，雖操觚弄翰于當時，猶不可，況其勒于金石者乎。”^[1]墓誌銘文之體制，一般分為誌文和銘文兩部分，誌文一般為散文，主要用來敘述誌主世系、名字、爵里、品行業績、壽年、卒葬日月與其子孫之大畧；誌文在敘述這些內容時，多用特定的句式，每個特定句式表達誌文的一方面內容，這些特定句式構成了墓誌誌文的框架。以男性誌主為例，與墓誌誌文的內容相應，墓誌誌文主要有八類特定句式。

一、敘述誌主名字、爵里的句式

1、君諱某某，字某某，某地人也。

神龍三年《李脩己墓誌》：“君諱脩己，字玄方，懷州河內人也。”

2、公諱某某，字某某，某地人也。

開成三年《顏元貞墓誌》：“公諱元貞，字珍玉，瑯琊人也。”

3、府君諱某某，字某某，某地人也。天寶十二載《姚希直墓誌》：“府君諱希直，隴西人，舜之裔孫也。”

二、續述誌主世系的句式

1、曾祖（諱）某某，祖（諱）某某，父（諱）某某。

天寶十四載《梁令直墓誌》：“曾祖仁裕，……，祖詵，……，父知微，……。”

2、曾王父（諱）某某，王父（諱）某某，父（諱）某某。

咸通十二年《閻肇墓誌》：“曾王父光，王父恬，……。”

3、曾門諱某某，大門諱某某，先考諱某某。

咸通十五年《盧知宗墓誌》：“曾門犯文宗廟諱，皇澧州刺史贈兵部尚書，大門諱廣，皇河南府河南縣丞贈司空，先考相國諱商，皇戶部尚書贈太尉。”

三、略述誌主祖先品行業績的句式

……，可略而言也。

弘道元年《劉弘墓誌》：“親惟密懿，寄切蕃維，歷代聯芳，昭彰載籍，詳諸家牒，可略言焉。”

永隆二年《王明墓誌》：“斯並彰乎國史，煥之家牒，故可得而略也。”

元和元年《王惟誠墓誌》：“簪玉之榮，具於世牒，今略而不載。”

四、詳述誌主品行業績的句式

1、君……。

天寶三載《鄭參墓誌》：“君為子志孝，為父盡忠。”

2、公……。

大中十年《朱清墓誌》：“公性本深沈，式量弘遠。”

[1] 元潘昂霄《金石例》序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

五、記敘誌主壽年、卒亡地點的句子

某年某月某日終於某地某處，春秋……。

咸亨五年《王僧墓誌》：“以咸亨五年歲次甲戌正月壬子朔廿四日乙亥卒於家館，春秋七十。”

六、記敘誌主葬埋地點的句子

粵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地之原，禮也。

乾封二年《張師墓誌》：“即於大唐乾封二年閏十二月廿六日同窆於博望城東南三里，禮也。”

七、表達勒石誌墓目的的句子

以“恐”、“懼”等開頭，表達勒石之目的。

萬歲通天元年《劉子墓誌》：“恐田成碧海，河變為陵，故勒芳猷，永將不朽。”

八、承接誌文，啓引銘文的句子

1、乃為銘曰。

咸亨五年《王僧墓誌》：“乃為銘曰：……”

2、乃其詞曰。

天寶四載《趙莊墓誌》：“乃其詞曰：……”

3、乃作頌曰。

上元二年《楊侃墓誌》：“乃作頌曰：……”

4、其詞曰。

開元二十五年《張餘墓誌》：“……，故勒為銘。其詞曰：……”

墓誌銘文盡管有多種名目、多種格式，但其基本體制大致相同，呈現程式化的特點，所有墓誌誌文大都是上述幾種句式的組合。墓誌誌文又因內容僵化，每方墓誌表達的內容幾乎相同，因而所用詞彙也大致相同。當我們選擇墓誌中某一特定句式為研究對象，然後採集所有墓誌中的同一句式時，不僅總括了這一句式的格式，而且彙聚了表達同一內容的相關詞彙，這些詞彙大多是名詞。它們頻繁出現於墓誌誌文當中，再也沒有其它文獻能象墓誌文這樣大量地運用它們，所以，我們稱它們為墓誌文的“特色詞彙”。這些特色詞彙既反映了唐代墓誌詞彙的特點，也反映了唐代漢語詞彙的共有特徵。今選擇其中幾個典型句式，分別從句式、詞彙、校讀等方面加以研究，以探索墓誌詞彙的研究價值。

銘文一般為韻文，有三言、四言、七言、雜言等，句式比較簡單，沒有特定的句式，故略而不究。

第二節 家譜與國史類詞群

一、略述祖先品行業績的特定句式

在中國，縷述世系的文獻起源很早，甲骨文和金文中就有關於世系的記載。這種記載發展到秦漢兩代，成為專門記錄血緣關係和血統世系的譜牒。魏晉南北朝門閥制度形成以後，譜牒在政治、婚姻等方面的作用遽增，至有唐一代這種風氣仍未消失，唐人依然講究譜牒之學，每個人的家族世系和婚姻、官爵、墓葬及其行事等在譜牒當中都有記載。唐時，僅政府修撰的姓氏譜和衣冠譜就有《氏族誌》《姓氏錄》《姓族系錄》《元和姓纂》《皇室永泰譜》《唐皇玉譜》等，私家撰修的譜牒，更是不計其數。當墓誌銘文在記敘祖先品行業績時，往往會

略而不敘，指明祖先的世系、業績已見於譜牒，因而幾乎每一方墓誌都要用到一個特定句式，“……略而言也。”我們稱之為“略述祖先世系的特定句式”。其句式可分為兩類：

1、“……略而言也”的句式

“略而言也”也可稍有變化，或作“可略而言”、“可得而略”等，但格式、意義保持不變。

- ①貞觀廿二年《竇誕墓誌》：“備在記牒，可略而言。”
- ②龍朔二年《彭國太妃王氏墓誌》：“並事該往牒，可略言矣。”
- ③咸亨四年《彭君妻侯氏墓誌》：“故已暉絢緹油，芬芳篆素，有自來矣，可略言歟。”
- ④上元二年《韓昂墓誌》：“昭絢圖史，可以略言。”
- ⑤永隆二年《王明墓誌》：“斯並彰乎國史，煥之家牒，故可得而略也。”
- ⑥弘道元年《劉弘墓誌》：“親惟密懿，寄切蕃維，歷代聯芳，昭彰載籍，詳諸家牒，可略言焉。”
- ⑦垂拱二年《張覽墓誌》：“並國史家牒詳焉，固無俟而言也。”
- ⑧天寶十四載《張登山墓誌》：“口雲津以龍躍，詳諸史牒，可略而言焉”
- ⑨大中十三年《鄭珍墓誌》：“公侯繼踵，具於家譜，此可略焉。
- ⑩咸通四年《盧戎室女墓誌》：“自大父而上，皆彰灼世系，標映圖牒，故得略而不書。

2、省缺“略而言也”，句意保持不變

- ①顯慶三年《封深墓誌》：“故得昭晰圖史，葳蕤系牒者矣。”
- ②永隆二年《王□墓誌》：“英賢相繼，史牒詳焉。”
- ③長壽二年《□隱墓誌》：“青紫重暉，珪符疊秀，咸已傳牒詳矣。”
- ④開元廿七年《張巽墓誌》：“錫葉命氏，蓋存乎簡冊矣。”
- ⑤大中元年《李氏墓誌》：“軒冕紛華，紀於圖牒，不可悉數。”

故“略而言也”之前，也就集中了大量的表示“國史家牒”義的名詞。

二、家牒與國史類的詞群

（一）家牒

家牒是記載家族世系的譜牒，常稱之為家譜。這一類名詞結構上有兩個特點：

1、偏正式

（1）以“牒”（或作牒）“譜”為正語素、以其它語素為偏語素構成的詞有“家牒”、“素牒”、“世牒”、“系牒”、“宗牒”、“傳牒”等，其中“家牒”一詞是最常用之詞，已經收錄在《漢語大詞典》等辭書中，故略而不釋。今擇其未收之詞、釋義有誤之詞、例證晚出之詞，分述如下：

【素牒】

“素牒”義為家譜。垂拱四年《衡口墓誌》：“羽儀鍾鼎，飛絢緹圖，弈葉分枝，楊蕤素牒。”“緹圖”與“素牒”相對為文，都指家譜、譜錄。“緹”指淺黃色的絹帛，“緹圖”指書卷圖籍，如長安三年《張思忠墓誌》：“其承家命祚，列主疏源，事炳緹圖，可略言矣。”“牒”義為譜錄，如《後漢書·張衡傳》：“故一介之策，各有攸建，子長謀之，燦然有第。”李賢注：“《前書音義》曰：‘牒，譜第也。’與‘牒’通。”“素牒”一詞始見於南北朝，流行於有唐一代，如梁江淹《蕭相國拜齊王表》：“故駐魂仰請，瀝意歸聞，理竭素牒，事罄丹史，具徵太微，備簡玉繩。”唐佚名《故仆寺廐牧署令蘭君墓誌銘》：“源流湛淡，青緒蟬聯。彌綸素牒，暉映青編。文武不墜，簪紱相口。”“素牒”與“丹史”、“青編”相對為文，其偏語素“素”指用來書寫的白色生絹。

【世譜】

記錄世系的譜牒。與“系譜”、“宗譜”同義。元和元年《王惟誠墓誌》：“簪玉之榮，具於世譜，今略而不載。”宋楊傑《無爲集·楊氏世譜序》：“兩院各出世譜，若合符契。至元豐四年秋，傑以禮官准詔祀華嶽，乃拜太尉祠家。”“兩院各出世譜”指各家出其譜牒，以驗證是否爲同一宗派。元陳旅《鄭氏譜》：“五季之亂，衣冠舊族亡其世譜，多失其傳系。”世譜亡佚，其傳承世系當然會失其順序。明邵寶《容春堂·仲父怡聞府君墓誌銘》：“府君諱潤，其字惟澤，子一人，即寶，一女許嫁談某，俱方出吾邵，世系具世譜，茲不敘。”“世系具世譜”，指世族譜系詳錄於譜牒。“世譜”亦作“世牒”，如宋王應麟《玉海·唐劉氏譜》：“宋朝河南劉氏由政會至燁十一世而世牒具存。”元鄧文元《巴西集·故處州青田縣稅務大使陳君墓誌銘》：“按陳氏占籍深陽，始宋建炎南渡，紀於世牒。”

【宗譜】

指記錄宗族世系的譜錄。與“系譜”、“世譜”同義。貞元十六年《呂渭墓誌》：“漢以下支分派引，煥在宗譜。”“支分派引”指宗族象大樹、河流一樣四散繁衍流動，其燦爛輝煌均見於記錄宗族世系的譜錄上了。明王鏊《姑蘇誌·人物》：“初以薦起爲金華訓導，歷東安金鄉三學致仕歸年，八十餘卒，所著有小學章詁、宗譜譜遺、復齋集若干卷。”“宗譜”亦作“宗牒”，如宋胡宿《故陳留縣君鄭氏墓誌銘》：“筮日甫定，家老以鄭之世系請銘諸窆。謹按宗牒，鄭蓋厲王之支子，始疏華下之邑……。”“宗牒”即指文中的世系。明唐桂芳《朱氏族圖序》：“韓魏公曰謹宗牒而不忘先塋者孝之大也。”“謹宗牒”指謹守家族世系的譜錄，以防外傳，它反映了明時的風俗。因爲明朝以降，記錄家族世系的譜錄，大多都有嚴格規定，如果擅自借閱他人，私自抄錄改寫等都會受到懲罰，被視爲不孝。

【系譜】

指記錄世系的譜錄。與“宗譜”、“世譜”同義。顯慶三年《封深墓誌》：“故得昭晰圖史，葳蕤系譜者矣。”“圖史”、“系譜”相互爲文。用來指代國史家譜。“系譜”或作“系牒”，最早見於秦漢時期，歷經唐宋元明。《史記·三代世表第一》：“稽其曆譜牒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虛哉！於是以《五帝系譜》、《尚書》集世紀黃帝以來訖其和爲《世表》。”司馬遷在編寫《史記》時，運用了五帝系譜，即五帝記錄世系的譜錄。宋宋祁《張文懿公士遜舊德之碑》：“公之先蓋漢陽王東之苗裔，系牒湮落，世數失傳。至曾大父諱育，從唐本道帥趙凝府鈎校用度，奏爲大理評事。”元鄧文元《故車昌徐君趙氏夫人趙氏墓誌銘》：“徐氏籍車昌之聊城，世力農，自軍興，中原倣擾，系牒散軼，莫迹其所。”明林俊《程氏姓源系》：“系牒至周爲詳，漢而下有世譜、宗譜、百家譜、氏族誌、姓氏錄。”清《續通志·氏族畧》：“國亦有國史掌其系牒，良以姓氏分而難稽其制，不得不詳也。”

【傳譜】

傳承世系的譜牒。長壽二年《口隱墓誌》：“青紫重暉，珪符疊秀，咸已傳譜詳矣。”“青紫”、“珪符”指代先祖的豐功偉業，都已經詳記在傳承世系的譜牒上了。天寶七載《寇洋墓誌》：“厥後蟬聯耿光，昭晰傳譜，弈世十七而生我公。”昭晰傳譜，意指照耀在傳世的家譜上。傳，意爲延續、繼承。《莊子·養生主》：“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陸德明釋文：“傳者，相傳繼續也。”唐元稹《贈烏重胤父承玘等》：“肆我高祖武皇帝傳序累聖，逮予冲人。”“傳序”，意爲父死子繼，世代相傳。故釋“傳譜”爲傳承世系的譜牒。

【門譜】

指家門譜牒。永徽六年《顏相墓誌》：“分枝秀遠，標版軌望，英髦間發，詳諸門譜，可略言焉。”分枝，指其宗枝族系。宋魏了翁《鶴山集·王宜人》：“門譜誰誇郡姓強，是家元自孝廉郎。長來但識詩書貴，老去不知簪珥香。”郡姓，郡中之望姓大族；門譜指記載家世譜系之書。

【系譜】

猶“譜系”。記載一姓世系的譜牒。大曆十年《李氏墓誌》：“夫人系譜，派遠源深。”長慶二年《朱正則墓誌》：“先命族者在系譜，列官存乎史冊。”

(2) 以“家”為偏語素，以“譜”、“牒”、“記”等同義語素為正語素構成的詞有“家記”、“家籍”、“家譜”、“家傳”、“家狀”等。

【家記】

記錄本族世系和大事的傳記。天寶三年《王守言墓誌》：“故錄家記，勒風範於冥誌。”大曆十三年《崔暉墓誌》：“因修家記，著六官適時論。”古人有修撰家記之風，盡管這些家記至今已蕩然無存，但從史書所記也可略窺一二。《隋書·經籍志》記有虞覽撰的《虞氏家記》五卷；《舊唐書·經籍志》記有裴松之撰的《裴氏家記》三卷等。“家記”比“家譜”所記內容詳細，如北魏楊銜之《洛陽伽藍記》卷五：“銜之按惠生行記事多不盡錄，今依道榮傳、宋雲家記，故並載之，以備缺文。”《山西通志·人物》卷一三二：“裴氏家記曰：僞姊夫為蜀中長史，僞送之時年十餘歲，道阻不得還。既長知名，為蜀所推重，官至光祿勳。”

【家籍】

猶“家譜”。記載本族世系和大事的書籍。乾符四年《苗口口妻劉氏墓誌》：“先妣劉夫人，其先彭城遠裔，流落江左，家籍失墜，故匿名不書。”“家籍失墜”，指家譜失落。唐代末年，戰亂頻繁，百姓流離，家譜失落，不知其先祖名諱者多矣。唐員半千《大唐宗聖觀主銀青光祿大夫天水尹尊師碑》：“若乃鬱為帝師，降迹於唐勛之代；光乎王佐，應命於周武之朝。家籍代資，可略言矣。”“家籍代資”，意為家譜之記，可代為資證。唐尉遲樞《南楚新聞》：“逡巡，其子至，凝詰曰：‘家籍中有通郎者乎？’其子沈思少頃，乃曰：‘有之，合是兄矣。’……既退，凝復召其子曰：‘適來王君，資歷頗雜，的非吾之枝葉也。’”“枝葉”，喻同族子孫；“家籍”，意指家譜無疑。明朱長祚《玉鏡新譚》卷五：“崔呈秀差家人崔呈現送家籍一冊於忠賢，看工之日，以一圈者削奪，兩圈者遣戍，三圈者論死。”

(3) 以“譜”為偏語素，以“籍”、“冊”、“簿”、“牒”（或“牒”）等為正語素構成的詞有“譜牒”或“譜牒”、“譜籍”、“譜冊”等，正語素義為書籍、史冊。

【譜冊】

記述宗族世系的書籍。開成元年《裴威墓誌》：“自魏迄今，皆有傳記，詳於譜冊，非略而得言焉。”“傳記”，指記載人物事迹的書冊；與“譜冊”相互為文。明李東陽《懷麓堂集·簞墩賦》卷二十一：“墩之程氏有晉賜太守元譚故第梁將軍忠壯公靈洗亦以功祀於墩，其裔孫春坊諭德克勤慎其先世賜第廟食之地，汙於七百年之偽姓，乃按據譜冊，復其名曰簞墩。”

“按據譜冊”，指根據記述宗族世系的譜錄，改其偽姓，復其本姓。“譜冊”也用來泛指記述同類事物系統的書。如明董守諭《卦變考略》：“衡軸抗其外內，賓旬列其四維，起一終十，在譜冊之中矣。”

2、並列式

(1) 由“譜”、“牒”、“圖”、“狀”等同義語素並列構成的詞。“譜”、“牒”、“圖”的共同語素義為書籍、史冊。《漢語大詞典》收錄的詞有：“譜牒”（或作“譜牒”）“譜圖”等。

【牒譜】

猶“譜牒”。指記述宗族世系的書籍。大和四年《楊瓊華墓誌》：“皆簪組傳榮，衣冠奕葉，庸勳繼代，牒譜詳諸。”宋林駟《古今源流至論》：“自牒譜以廢，源流無據，掘起草野之夫，而求附聖明之後；生長夷狄之部，而僭帝王之裔，噫可歎矣。”“牒譜”或作“牒譜”。如《宋史·職官四》：“凡修纂牒、譜、圖、籍，其別有五。曰玉牒，以編年之體敘帝系而記

其歷數，凡政令賞罰、封域戶口、豐凶祥瑞之事載焉。”元陳旅《安雅堂集·故贈曹州尹清河郡伯張公墓碑公》：“張昔大姓，世有顯人，相時致用，始業吏文。河北構兵，牒譜靡存，挾其簡書，南遷從軍。”

(2) 由“譜”、“次”、“第”、“列”、“系”、“序”等同義語素構詞。“次”、“第”、“列”、“系”、“序”的同義語素義為有序、有系統。因而借指有序、有系統的書籍。《漢語大詞典》收錄的詞有“譜次”、“譜第”、“譜列”、“譜系”等。

【譜序】

猶“譜系”、“譜第”。指記錄家族世系之書。大和二年《獨孤季膺墓誌》：“命氏之由，得之譜序。”“譜序”指家譜，為立姓取名的根本。唐于邵《河南于氏家譜後序》：“凡有文集若干卷於代，又述作之外，修集家譜，其受姓封邑，衣冠婚嫁，著之譜序，亦既備矣。歷一百七十餘年，家藏一本，人人遵守，未嘗失墜。”“著之譜序”，即寫入家譜。宋林希逸《竹溪鬳齋十一稿集·莆田方氏靈隱本庵記》：“買田十二斛。以食之田存，則庵存；庵存則松楸百世無恙矣。某年某月始事，某月既成，取吾翁譜序之語，名之曰本。不書無以告來者，願書之，何如？余曰：世不古，而大小宗之法亡。”大宗之法、小宗之法是修撰家譜的兩種方法：小宗之法記述世系時要求追溯到始遷祖或五世祖，大宗之法要求上溯到血緣始祖或受姓祖。

(3) 由“圖”、“譜”、“錄”、“譜”等同義語素並列構成的詞。《漢語大詞典》收錄了“圖譜”、“圖錄”、“圖譜”等詞。

【圖譜】

猶“譜譜”。垂拱四年《蕭洛賓墓誌》：“收籍乘車，昭晉於縑簡；蘊經懷道，綺煥於圖譜。”“縑簡”、“圖譜”同義互文。《晉書·職官志》：“宗正，統皇族宗人圖譜，又統太醫令史，又有司牧掾員。”“宗正”，西晉時設置的官府，用來掌記皇室譜譜。大中元年《李氏墓誌》：“軒冕紛華，紀於圖譜，不可悉數。”咸通四年《盧戎室女墓誌》：“自大父而上，皆彰灼世系，標映圖譜，故得略而不書。”紀於圖譜、標映圖譜，都指載於世系家譜。

“圖譜”或作“圖牒”。唐玄宗《追尊元皇帝父母並加諡遠祖制》：“聖祖父母，著在圖牒。母益壽氏已崇徽號曰先天太后，父周正御大夫敬追尊為先天太皇，仍於譙郡置廟。”

《宋史·職官志》：“四年，詔宗室若婦女自外還京，並報宗正。崇寧三年，詔大宗正及外宗正司將條貫事迹關宗正寺，修纂圖牒。”宗正寺，唐、宋時所設，專修皇族譜譜的機構。

《漢語大詞典》所舉書證為明代宋濂《張氏譜圖序》：“其遷江陰者，則不知始於何世，圖譜喪漫，不可鉤考。”

(二) 國史

在唐代墓誌文中，用來敘述祖先豐功偉業時，往往言其載於“國史家譜”，“國史”本指當代人修纂的本朝實錄和本朝歷史，而墓誌文中的“國史”只是泛指，泛指可以載記歷史的書籍、史冊，並不指真正意義的“國史”。泛指書籍、史冊的名詞，它們的構詞特點有二：

1、偏正式

(1) 以表示“絲帛”義的語素為偏語素，以表示“書冊”義的語素為正語素構詞。

第一組

以“緗”為偏語素，以“譜”、“簡”、“圖”、“帙”等為正語素構詞，有“緗譜”（或作“緗牒”）“緗簡”、“緗圖”、“緗帙”、“緗軸”等。

【緗史】

“緗”，淺黃色的絹帛，古人多用來書寫。“緗史”指書卷，史冊。咸亨元年《王大禮墓誌》：“緗史藹然，聲芳彌劭。”上元二年《劉洪墓誌》：“漢皇纂堯之緒，該備緗史，可略而言。”永淳元年《董冬墓誌》：“英規菊蘭齊茂，布之緗史，可以略言。”元釋念常《佛祖歷代通載》卷十二：“朕巡覽緗史，詳觀道義，福永劫者其唯釋教歟。”

【緗冊】

指書籍。上元二年《程大燕墓誌》：“固乃慶疊綿基，聲華緗冊者矣。”宋張鎰《南湖集·靜賞亭》：“君方踞胡床，風掀緗冊葉。”緗冊葉，喻指書頁。

【緗編】

指書冊。永淳元年《張達墓誌》：“緗緗編而滿篋，集青汗而盈架。”“緗編”、“青汗”同義，都指代書冊。明祝允明《懷星堂集·與吳大用飲酒》：“緗編俯仰閱今古，青眼摩挲老弟兄。”

第二組

以“素”、“綿”、“縑”等為偏語素，以“篆”、“書”、“圖”為正語素構詞

【素篆】

指書籍。久視元年《馬神威墓誌》：“其詳素篆，可略玄扃。”“玄扃”指誌石，藏於陰間；“素篆”指“書籍”，行於世間。《周書·儒林傳·沈重》：“及青緗起焰，素篆從風，文逐世疏，義隨運舛，大禮存於玉帛之間，至樂形於鍾鼓之外。”“青緗”意為書籍，與“素篆”互文。唐佚名《白鶴觀碑》：“自非圖徵素篆，勒美翠瓊，何以表懿跡於修期，紀玄功於遠葉。”“翠瓊”，為“誌石”的美稱；“素篆”指書籍，二者相對為文。唐高宗武皇后《昇僖太子碑》：“傍稽素篆，仰叩元經，時將玉帝之游，乍洽琳宮之宴。”“元經”，指重要的經典，與“素篆”互文，都用來指代書籍。《漢語大詞典》釋“素篆”為“書卷上的文字”，釋義不確。

【綿書】

指書籍、史冊。垂拱三年《張成墓誌》：“而靈鈎表瑞，記昭晰於綿書；神儉呈祥，播蕋蕤於史冊。”唐婁師德《契苾府君碑銘》：“映竹書而騰芬，綴綿書而擅響。”“綿書”與“史冊”；“竹書”與“綿書”相對為文，都用來指代書籍、史冊。

【縑圖】

指書籍、史冊。龍朔三年《王方大墓誌》：“縑圖可口，慶緒克昌。”“縑圖”，已見於南北朝，梁沈約《內典序》：“此又昭被象譯，輝映縑圖。夫秉讀書事，其流已遠。”“象譯”指四方之國，“縑圖”指書籍史冊，描述其功業流傳之廣、之久。

以上幾組同義詞，它們的偏語素“緗”、“縑”、“素”、“綿”，本義都是指絲織品，“緗”、“縑”為淺黃色的絲織品、“素”為白色的絲織品，“綿”指細白的綿紙，古人多在其上書寫，是書寫的載體，進而與表示書籍義的語素相結合，用來指代書籍。

第三組

以“繡”為偏語素，以“篆”、“傳”為正語素構詞

【繡篆】

書籍的美稱。神龍元年《康哲墓誌》：“故乃羣英繡篆，灑絢瑤圖，門閥家風，可略言矣。”“繡”，義為五彩俱備，《周禮·考工記·畫績》：“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彩備謂之繡。”引申後指精美，華麗。“繡篆”、“瑤圖”互文。“瑤圖”，書籍的美稱。南朝齊王融《贈族叔衛軍儉》：“極睇金策，具覽瑤圖。”“具覽瑤圖”意為閱盡書冊。故“金策”、“瑤圖”、“繡篆”三者都為書籍的美稱。

【繡傳】

猶“繡篆”。長壽二年《和錢墓誌》：“故迺羣英繡傳，屬絢瑤圖，國史口之，可略言矣。”

第四組

以“緹”爲偏語素，以“油”、“素”爲正語素構詞

【緹油】

指書籍。咸亨四年《彭君妻侯氏墓誌》：“故已暉絢緹油，芬芳篆素，有自來矣，可略言歟。”“緹油”、“篆素”同義對舉，都指代書籍。“緹油”，本是紅色的油布。如宋司馬光《涑水紀聞》卷十：“余靖初及第，歸韶州，州吏當鞠其獄者往見之，靖不爲禮，吏恨之，乃取靖案，裹以緹油，置於梁上。吏病且危，囑其子曰：‘此方今達官之案，他日朝廷必來求之。汝謹掌視，慎勿失去。’”州吏用“緹油”包裹檔案，目的是防其受潮。古人常用來作書籍的封套或書衣，因而指代書籍。顯慶元年《長孫白澤墓誌》：“啓冑蟬聯，煥乎青簡；開基昭晰，載炳緹油。”咸亨元年《程碩墓誌》：“象賢無替，鴻胥相趨，紛藹緹油，可略言矣。”唐《唐大詔令集·冊許敬宗太子太師文》：“鳳紀龍名，茂績光於鉛槧；礪金鈎玉，嘉庸絢於緹油。”“緹油”與“青簡”；“緹油”與“鉛槧”對舉，都指代書籍。《漢語大詞典》“緹油”詞目下無此義項，當補之。

【緹素】

指書籍。垂拱元年《孟仁墓誌》：“弈弈金宗，巍巍鼎族，煥彼緹素，詳諸簡牘。”“緹素”與“簡牘”對舉，都指代書籍。緹素，本指紅色的絲織品。《隋書·樂志》：“每取律呂之管，隨十二辰位，置於桺上，而以土埋之，上平於地。中實葭莖之灰，以輕緹素覆律口。每其月氣至，與律冥符，則灰飛衝素，散出於外。”“輕緹素”，指薄而輕的紅色絲帛。“輕緹素”或作“緹素”。《文獻通考·樂考五》：“以之候氣，則埋之密室，面與地平，實以葭灰，覆以緹素，以候十有二月之中氣。”“緹素”，古人常用之做書套，因而指書籍。如唐石敬瑭《贈狄仁傑太師詔》：“論道經邦，著周官之貴位；貞魂毅魄，煥魏土之靈祠，昭是寵嘉，永光緹素。可追贈太師。”“永光緹素”，意爲永光史冊。

(2) 以表示“竹簡”義的語素爲偏語素，以表示“書冊”義的語素爲正語素構詞。

第一組

竹皮色爲青色，故用“青”指代“竹簡”。古代又以竹簡記事，故稱史籍爲“青史”。由“青”爲偏語素，與其它語素構成的詞有“青史”、“青汗”、“青編”、“青簡”等。因《漢語大詞典》已收錄，故只舉其例，詞義略而不釋。

【青史】

垂拱三年《司馬實墓誌》：“刊實錄於紀念，方圖青史，勒芳猷於見日，永閱黃墟。”

【青編】

長壽二年《莫義墓誌》：“故紀功於玄石，庶不媿於青編。”

【青簡】

顯慶元年《長孫白澤墓誌》：“啓冑蟬聯，煥乎青簡；開基昭晰，載炳緹油。”

【青汗】

借指史冊。古代用竹簡記事，制簡需用火烤，去除青汗，以防蟲蛀。永淳元年《張達墓誌》：“緹緇編而滿篋，集青汗而盈架。”“緇編”與“青汗”對舉，“青汗”也指代史冊。《漢語大詞典》所舉書證爲宋王庭珪《張持操攜徐獻之侍郎書見訪》詩：“君家人物照青汗，曲江猶識胡雛亂。”

第二組

【方譟】

猶“簡譟”。泛指書籍、史冊。開元七年《王元墓誌》：“弈葉簪組，蟬聯不絕，布在方譟，可略而言。”方，版也。指書寫用的木版或竹簡。《禮記·中庸》：“哀公問政。子曰：‘文

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鄭玄注：“方，版也。策，簡也。”《史記·張丞相列傳》：“秦時爲御史，主柱下方書。”裴駰集解引如淳曰：“方，版也，謂書事在版上者也……或曰四方文書。”故“方謀”猶“簡謀”。與“方謀”構詞方式相同，意義相近的詞還有“方策”、“簡謀”或作“簡牒”等，其意皆可泛指書籍、史冊。《宋書·禮志》：“古者天子巡狩之禮，布在方策。”《舊唐書·郭虔瓘列傳》：“隴山之西，幽陵之北，爰有戎夷，世爲殘賊。二郭、二王、守、僊客，御寇之功，存乎方策。”唐張周《大唐涇王故妃韋氏墓誌銘序》：“自漢及今，門爲望族，男不卿士，女則嬪嬙，蟬冕魚軒，與時閒出，騰光簡謀，昭晰紛綸。”後魏清河王懌《乞議定喪禮表》：“此乃簡牒成文，可具閱而知者也。”唐路隨《上憲宗實錄表》：“今之舉盛烈者，貞觀、開元、元和而已，誠宜垂諸簡牒，煥彼縑緇。”以上諸例中的“方策”、“簡謀”、“簡牒”、“縑緇”、“紛綸”都泛指書籍、史冊，與“方謀”義同。

(3)、以“油”爲偏語素，以“緇”、“緹”、“素”爲正語素構詞。

【油素】

天寶元年《趙巨源墓誌》：“系自軒項，族興周晉，洪濶潛遠，芳瓜失絰長，驚華轂者摩肩，拖朱纓者繼武，並光油素，豈俟縑陳。”

【油緹】

“油緹”義爲光亮的絲織品。指代書冊。調露元年《樂玉墓誌》：“芳流篆素，義炳油緹，盛德英名，可略言矣。”“篆素”與“油緹”對舉，都指代書籍。

【油緇】

光亮的絲織品。指代書冊，用爲美稱。乾封元年《史伯龍墓誌》：“斯並落在油緇，可略而言矣。”宋王欽若《冊府元龜》卷五百五十七：“奉茲鉛槧，賞以油緇，同傾獻扶之心，上副成書之命。所撰晉《高祖實錄》三十卷、《少帝實錄》二十卷。”“鉛”，同“鉛”；“鉛槧”與“油緇”對舉，都指代書冊。“油緇”亦作“油箱”，上元三年《韓慈墓誌》：“帷秘油箱，略而言也。”

(4) 以“徽”爲偏語素，以“冊”等爲正語素構詞，用來美稱史冊。

【徽冊】

垂拱四年《楊寶墓誌》：“英靈間出，故以備厥典章，詳諸徽冊，故可略而闕也。”

(5) 以“史”爲偏語素，與“冊”、“書”、“謀”等書籍義語素爲正語素構詞。

【史載】

永淳元年《張和墓誌》：“斯口諸史載，可略而言焉。”

【史篆】

調露二年《李師墓誌》：“自是冠蓋森羅，明德代有，詳諸史篆，可略而言。”

【史冊】

指史書。垂拱三年《張成墓誌》：“而靈鈎表瑞，記昭晰於綿書；神儉呈祥，播葳蕤於史冊。”“綿書”與“史冊”對舉，都指代史書。天冊萬歲《劉基墓誌》：“君百王之餘蔭，三台九公之上位，詳諸史冊，略而言之。”天寶三載《陸思本墓誌》：“衣冠纂牒，銘列帝國，鍾鼎相輝，傳諸史冊。”《漢語大詞典》所舉書證爲宋蘇軾《謝張太保撰先人墓碣書》：“先朝載之史冊，今雖容有不知，後世決不可沒。”

【史譜】

指史冊。咸通十四年《顧謙墓誌》：“漢魏以降，蔚為茂族，史譜詳載，此得略而述焉。”元陶宗儀《說郛·韓偓傳》：“予大周之韓原人，始氏以國，秦楚進滅後有叔通子者，奔武城，遂姓韓氏。因契夙器，遊於海東，足成僊聖，枝蔓蘿帶牽連不已。漢之東西、晉之前後史譜已載。”“漢之東西”，指東漢、西漢；“晉之前後”，指西晉、東晉。

2、並列式

(1) 由語素義為“絲帛”義的語素並列構成的詞。“絲帛”本指書寫的載體，古人在其上書寫，引申指書籍。

【緝緇】

龍朔二年《薛岳墓誌》：“允文允武之工，為將為相之述，可謂留口緝緇，名存竹帛者也。”

【緝箱】

同“緝緇”

顯慶六年《郭敬善墓誌》：“風流千祀，冠冕百王，昭晰緝箱，可略言也。”

【緝箱】

同“緝緇”。

貞觀廿三年《董柱墓誌》：“自分封命氏，顯秩嘉聲，備在緝箱，可略言矣。”

久視元年《馮名墓誌》：“續著緝緇，功標勒石，春秋三十有九而薨矣。”

(2) 由語素義為“竹簡”義的語素並列構成的詞。“竹簡”本指書寫的載體，引申指書籍。

【簡牘】

咸亨二年《口滿墓誌》：“茲乃德編簡牘，業紀圖書。”嗣聖元年《王寶墓誌》：“人膺槐棘，百代之緝緇照曜；家傳鍾鼎，千年之簡牘蟬聯。”

【簡冊】

萬歲通天二年《韓仁惠墓誌》：“並以光輝簡冊，無假一二詳焉。”開元廿七年《張巽墓誌》：“錫葉命氏，蓋存乎簡冊矣。”

(3) 由義為書籍、史冊的語素並列構成的詞。

第一組

以“籍”為末位語素，與其它同義語素並列構詞。

【書籍】

證聖元年《七品宮人墓誌》：“亡宮人不知何許人也，氏姓不顯，書籍無聞，迺儀令淑，迺性謙恭。”

【載籍】

永昌元年《張口口妻刑氏墓誌》：“文伯儒宗，元郁著名於宋國。求諸載籍，可得而詳焉。”

【圖籍】

聖曆三年《淳于氏墓誌》：“家寶國珍，炳賁圖籍。”

【編籍】

簡冊；書籍。大中元年《王翱墓誌》：“委靡枉席之間，編籍不釋於手，其高邁洞識，世人罕知。”“編籍”，指書籍。宋歐陽修《上皇帝第三書》：“至於孤寒之士，棲遲於道藝之域，休息乎編籍之圃，博覽強記，好古有素，談經可以重席，下筆幾於有神者，反以空囊敗橐，無為先容。”明金口孜《金文靖集·御編為善陰陽書頌》：“歷代以來其人載之簡冊者，不可悉數，然求觀其實則散於編籍，不能盡閱。”“編籍”，即“簡冊”。

第二組

以“冊”爲末位或首位語素，與其它同義語語素並列構詞。

【方冊】

上元元年《王君夫人柏氏墓誌》：“由是聲塵胎蠶，冠蓋禪聯，備在方冊，可略言矣。”

【典冊】

天寶十三載《朱□□墓誌》：“事君則忠貞折檻，登朝而臭味彈冠，史不絕書，備詳典冊。”

【冊書】

元和十二年《李崗墓誌》：“其後武安君樹勳力于時，顯于冊書。”

第三組

以“編”爲首位語素，與其它同義語語素並列構詞。

【編簡】

天寶四載《廬全善夫人陳照墓誌》：“彤管涇墜，編簡飄零。”

【編紀】

用來指代書籍、史冊。開元三年《崔曄墓誌》：“北州之緒業，南史之編紀，百代可知，一門而已。”“編紀”，義爲編寫撰記。唐殷璠《河嶽英靈集·原序》：“夫文有神來氣來情來，有雅體野體鄙體俗體，編紀者審鑒諸體，委詳所來，方可定其優劣，論其取舍。”唐李翰《鳳閣王侍郎傳論贊并序》：“至以祖德家聲，前言往行，追述編紀，動成部帙，有忠孝之道焉有禮義之規焉。”亦指編寫撰記的作品，即指代書籍、史冊。宋夏竦《文莊集·謝賜御製冊府元龜序表》：“欽承諄誨，丕闡宏規，將以考歷代之遺音，建一王之茂範，著於編紀，昭示勸懲。”“著於編紀”，即載於史冊。

第四組

以“策”爲末位語素，與其它同義語語素並列構詞。

【篆策】

貞觀十六年《李紹墓誌》：“功伐昭於縉紳，珪組煥乎篆策，詎待詳焉。”

【方策】

長安三年《杜氏墓誌》：“赫參羅鳥之雄，周列神羊之住，備於方策，可略言焉。”

(4) 由語素義爲“竹簡”的語素和語素義爲“絲帛”的語素並列構成。

【竹帛】

垂拱二年《管基墓誌》：“非竹帛無以紀其功，寄彫鐫可以彰其美。”

【竹素】

神功元年《張素墓誌》：“斯並傳芳竹素，烈懿芸緇，無待發揮，略陳楊榘。”

【簡素】

垂拱四年《陸紹墓誌》：“名永存兮簡素，德不朽兮金玉。”

【墳素】

垂拱四年《沈齊文墓誌》：“學以聚之，遊墳素之場圃；禮以行之，踐聖賢之閭闕。”

【箱素】

開元十一年《王叡墓誌》：“早傳箱素，繪緝綺羅，紅顏如月的之輝，翠黠若雲中之彩。”

【篆素】

指書籍、史冊。咸亨四年《彭君妻侯氏墓誌》：“故已暉絢緹油，芬芳篆素，有自來矣，可略言敷。”“緹油”與“篆素”同義對舉，“緹油”指書籍，“篆素”亦指代書冊。上元元年

《李三娘墓誌》：“功芬篆素，響藹歌鍾。”天寶二年《明俊墓誌》：“並學窮篆素，材備韜鈴。”“學窮篆素”，“篆素”即指書籍、史冊。宋夏竦《文莊集·謝賜御製文表》：“由是博觀篆素，包舉藝文。”“博觀篆素”，即博覽群書。

《漢語大詞典》所舉書證為南朝宋鮑照《河清頌》：“鴻義以降，遐哉邈乎，鏤山嶽，雕篆素，昭德垂勳，可謂多矣。”《隋書·元德太子昭傳》：“敢圖芳於篆素，永飛聲而騰實。”並釋其義為“寫篆書於素帛”，釋義不周全。

三、專指王室皇族譜牒的詞彙

為了統治的穩定和延續，歷代王室對於其世系支派，都設有專門機構管理，因而記錄了大量關於各朝皇族的譜牒。這些譜牒在唐朝以前，還沒有專門的稱謂詞。有唐以後，“玉牒”便成為其專用名詞了。如玉牒、寶牒等。

【寶牒】

①泛指典冊、史籍。如久視元年《郭信墓誌》：“獎寶牒而留禎，構鴻猷而發譽。”“鴻猷”、“寶牒”同義互文，用來泛指典冊、史籍。“牒”或作“牒”，如唐佚名《宋州司法田君宏敏墓誌》：“君諱宏敏，其先北平人也。……若乃錫土隆家之美，贊玉帛於洪圖，陳規獻策之謀，著英猷於寶牒。”“玉帛”與“英猷”、“洪圖”與“寶牒”相互為文，用來泛指典冊。

②記載帝王譜系及政事之書。如陳徐陵《為梁貞陽侯與陳司空書》：“我大梁開金繩之寶牒，紐玉鏡之珍符，功烈與造化相侔，德施與風雲俱遠。”陳司空指陳霸先，公元557年，代梁稱帝，建都建康，國號為陳。這是徐陵為梁貞陽侯時給陳霸先的信。“金繩”、“玉鏡”、“寶牒”、“珍符”喻指帝王之物。宋周麟之《海陵集·陳康伯兼侍讀》：“蓋亦前言之多識，方與修於寶牒，宜入侍於金華，念唐宗讀政要之書。”“入侍金華”的目的是“與修寶牒”，即參加修撰帝王譜系及政事之書。明董斯張《廣博物誌》卷四六：“抑亦昭發於圖緯，而刊載於寶牒；章皇王之符瑞，叶河洛之禎祥。”“皇王之符瑞”、“河洛之禎祥”，喻指帝王受命之書，故句中“寶牒”與“圖緯”相應，指帝王譜系。

四、結論

1、唐代墓誌文常常給人以雷同的感覺，究其原因：

- ①部分誌文完全雷同。比如同一時代的宮人墓誌從內容、句式、到詞語幾乎完全相同。
- ②誌文內容體例所限，幾個特定句式組建了誌文的框架。
- ③每個特定句式，所用詞語意義大致相近。

2、通過對特定句式分析，彙聚呈現於某一特定句式中的某類詞語，我們可以得出漢語同義詞（僅限於雙音節詞）極為豐富的原因：

- ①用來構成同義詞的基本語素異常豐富，基數相當大。如“牒”、“譜”、“圖”、“狀”等詞，它們在“家譜”義上同義，為同義詞，以它們為基本語素，可以構成多組同義詞。
- ②用來構成同義詞的方式是多樣的，可以是偏正，也可以是並列或其它方式。因而構成了龐大的詞彙系統。

第三節 誌石類詞群

一、表示“勒石誌墓”目的之特定句式

古人做墓記，所以選石為載體，是因為心懷希冀，一則希望石之堅久，能為異時陵谷變遷之防，以為墓地之標記，二則希望石之如玉，能揚亡者德善功烈之名。正如墓誌文所記：咸通三年《李璋妻盧氏墓誌》：“大凡為文為誌，紀述淑美，莫不盛揚平昔之事，以慮陵谷之變，俾後人睹之而瞻敬。其不臻夫德者，亦必模寫前規，以圖遠大。至天下人視文而疑者過

半，蓋不以實然故絕。今璋盡非文飾，直舉夫人之德可以垂範者書之，庶不慚於直筆。”咸通六年《翟慶全墓誌》：“古之誌墓，虞陵谷遷，今之誌墓，紀德昭賢。”咸通六年《郝秀誠墓誌》：“慮時有改易，物無定生，遂勒石記銘，以彰後代。”故而在墓誌文中，形成了表達“勒石誌墓”目的的特定句式。

二、“勒石誌墓”特定句式的格式

古人“勒石誌墓”的目的，可以歸結為兩種情結，兩種希冀，所以其特定句式的格式也可分為兩類。

（一）第一類句式

以“恐”、“懼”、“慮”等起首，以“爰”、“以”、“乃”、“用”“庶”、“故”等連詞承接，或以“式”承接，敘述刻石誌墓的目的。

1、標準句式

- ①乾封二年《成公義墓誌》：“懼時移代易，歲往年來，敬彫玄琬，以式青臺。”
- ②調露二年《何摩訶墓誌》：“所恐田成碧海，地變蒼山，故勒泉碑。”
- ③垂拱元年《王敬墓誌》：“恐藏山非固，夜壑騰遷，庶清猷之不朽，勒翠石於斯鐫。”
- ④垂拱三年《龐德威墓誌》：“恐山迴牝壑，海變桑田，爰紀芳猷，式刊貞石。”
- ⑤垂拱四年《袁希範墓誌》：“恐高岸為谷，巨海成田，用誌泉扃。”
- ⑥萬歲通天二年《姚思玄墓誌》：“懼陵谷之遷貿，故式題貞碣，以頌德焉。”
- ⑦元和元年《范顏墓誌》：“懼陵谷或遷，乃勒銘沈礎。”

2、省略句式

（1）以“恐”、“懼”、“慮”等起首，省略“爰”、“以”、“乃”等連詞。

- ①貞觀十一年《竇娘子墓誌》：“懼海田岸谷，鑲茲陰版。”
- ②垂拱元年《段感墓誌》：“慮恐田成碧海，陵谷驟移，刊誌墳中，以傳不朽。”
- ③垂拱四年《成忠墓誌》：“懼碧海兮成田，託翠銘兮可掛。”
- ④儀鳳四年《樂弘懿墓誌》：“懼日月之不停，傷陵谷之徙，敬鐫沈礎，永著幽庭。”
- ⑤開元廿八年《鄭敏墓誌》：“恐年代浸遠，墳穢荒摧，琢彼石銘，全其誌事。”
- ⑥大曆六年《朱定真墓誌》：“恐陵谷之將移，託琰琬以為記。”
- ⑦咸通九年《王仲方及妻合祔墓誌》：“伏恐陵移谷變，年代綿遠，剝石烈字，而為銘焉。”

（2）省略“恐”、“懼”、“慮”等起首詞，以“庶”等詞承接句意，庶，義為希望。

- ①長安三年《康郎墓誌》：“是知人代遷革，陵谷推移，庶堅石之長存，勒微功之莫朽。”
- ②上元元年《李三娘墓誌》：“勒貞徽於翠琬，庶海變而無遷。”

（3）省略起首、承接等標誌性詞語，直接表達。

- ①聖曆二年《王進墓誌》：“飾鐫幽礎，賁炎冥泉。”
- ②開元十八年《喬如珪墓誌》：“古今坐虞，陵谷時遷，玄礎一刊，□□永著。”

（二）第二類句式

以“式”、“敬”等開頭、用“以”、“用”等接應，敘述誌墓目的。

1、標準句式

- ①貞觀廿一年《李思摩墓誌》：“敬鐫圓石，以紀芳猷。”
- ②咸亨二年《張節墓誌》：“式題青琬，用紀玄堂。”
- ③開耀元年《張君政墓誌》：“所以勒此蟲篆，用表德音。”
- ④永昌元年《李冲墓誌》：“命鐫芳婉，式播遺芬。”
- ⑤載初元年《無智威墓誌》：“式刊玄石，永扇芳塵。”

- ⑥神功元年《呼延章墓誌》：“敬刊高碣，式記便房，千秋萬古，不朽傳芳。”
 ⑦開元五年《趙敬玄墓誌》：“哀殞無追，敬託豐銘，式旌休烈。”
 ⑧天寶十一載《張謙墓誌》：“感傷行路，式題芳石，以播徽猷。”
 ⑨開成二年《崔霞墓誌》：“遂刊幽礎，以誌卒葬，芳懿之行，粗畢其一二焉。”

2、省略格式

省略“式”、“敬”、“以”等標誌詞，直接表達。

- ①上元元年《程逸墓誌》：“刊諸翠琬，茂實攸傳。”
 ②上元三年《鄧明墓誌》：“鑄砥砭而記德，彰令問於千春。”
 ③垂拱元年《段感墓誌》：“唯鑄翠石，振此英聲。”
 ④垂拱三年《吉懷惲墓誌》：“一刊豐琬，盛烈長懸。”
 ⑤垂拱四年《李善智墓誌》：“時取誌於玄堂，敬圖徽於翠石。”
 ⑥萬歲登封元年《郭寶墓誌》：“勒此沈石，紀此芳音。”
 ⑦天寶七載《史庭墓誌》：“剏石紀德，千秋垂則。”

三、“勒石誌墓”特定句式的特點

這一特定句式的意義是用來表述誌墓目的的，它的格式比較繁雜，但特點也比較明顯。主要有二：一是有幾個標誌性的虛詞，以“式”、“敬”等起首，以“以”、“用”等承接句意，構成表述誌墓目的的句式。二是這個特定句式中，聚合了大量的名詞，尤其是關於“墓誌石”的稱謂詞，可謂“一網打盡”，幾乎所有的詞都聚合在此，形成了一個龐大的詞群。

四、誌石類詞群

墓誌銘文與其它文獻的最大不同，是載體的不同。絕大多數的墓誌銘文都是刻在石頭上的，僅有一少部分是刻在或寫在磚頭上的。不管是石還是磚，這種載體通用的名字一般是誌石，即指載有墓誌銘文的石頭。但在墓誌銘文中，使用“誌石”這一名詞的時候並不多，因為誌石本身不是一方普通的石頭，在它的身上刻記了祖輩的官婚譜系，刻記了父輩的言行功德，刻記了後輩的哀思祈禱，僅用一個冷冰冰的中性詞——誌石，無法表達人們賦予這塊石頭的感情。人們便根據石頭的形狀、顏色、功能，發揮了極大的想象力，帶着感情給這種石頭命名，於是便產生了一系列關於墓誌誌石的別稱。

（一）由偏正結構構成的詞

1、根據誌石的顏色給誌石命名。

墓誌誌石大多為青藍色，人們一般稱之為青石，古人稱這種顏色為翠色或玄色。因此由“翠”、“玄”、“青”、“綠”、“紺”為偏語素、與“版”、“礎”、“碣”、“銘”、“琬”、“琰”、“石”等為正語素構成的新詞，用來美稱誌石。

（1）以“翠”、“青”、“綠”為偏語素，構成的詞有：

【翠版】

“翠”指青綠色，是常見的石色；“版”，本指木版，古代稱刻在木版上的銘文為“木版文”，如明代賀復徵《文章辨體彙選·墓誌銘》：“石文刻於磚者，曰墓磚，記曰墓磚銘；書於木版者，曰墳版文。”但是，在實際運用當中，“版”也可泛指“誌石”，如稱墓誌誌石為“陰版”、“墳版”、“瑤版”、“墓版”、“碑版”等。故“翠版”亦用來指代墓誌誌石，是對誌石的美稱。如上元三年《任君墓誌》：“思賁玄堂，式銘翠版。”儀鳳四年《張仁祐墓誌》：“式鑄翠版，永誌清猷。”唐玄奘《請御書大慈恩寺碑文表》：“雖玉藻斯暢，翠版將刊，而銀鈎

未書，丹字猶韞。”

【翠礎】

“礎”本指柱下的石墩。用來指稱墓誌石，故有“玄礎”、“綠礎”、“貞礎”、“沈礎”等稱謂。“翠礎”也用來美稱誌石。如：

聖曆元年《秦郎墓誌》：“式啓橫塋，勒茲翠礎，誌彼佳城。”

【翠碣】

“碣”，本指圓頂石碑，如《後漢書·竇融列傳》：“封神丘兮建隆碣，熙帝載兮振萬世。”唐李賢注：“方者謂之碑，員者謂之碣。碣，亦碣也。”魏晉時期，廢棄厚葬，嚴禁立碑，墓碑開始轉入地下，圓頂石碑成為墓誌的初期形狀。羅振玉《石交錄》卷二：“晉人墓誌皆為小碑，直立壙中，與後世墓誌平放者不同，故無蓋而有額。若徐君夫人管氏，若處士成君，若晉沛國張朗三石，額並經署某某之碑，其狀圓首，與漢碑形制正同，惟小大異耳。”故人們常以“碣”指代誌石。如“貞碣”、“片碣”、“高碣”、“碣石”等。“翠碣”也因而指稱誌石。如延載元年《王遷福墓誌》：“故以玄碑勒礎，題盛德之方存；翠碣橫挺，與長年而不朽。”萬歲通天二年《李氏墓誌》：“勒翠碣於斯壤，與玄穹而永畢。”宋梅堯臣《宛陵集》卷八：“孤墳細草遍，翠碣嗟新立。”明程敏政《篁墩文集·送魏黃門秉德延綏盤糧有療黃之便》：“新開翠碣書慈行，久錫鸞封荷主恩。”

【翠銘】

“銘”，本是動詞，指在金石等器物上刻字；因而也指稱鐫刻死者經歷和功德的石頭，如稱其為“豐銘”、“石銘”、“誌銘”等。“翠銘”也用來指稱誌石。垂拱四年《成忠墓誌》：“懼碧海兮成田，託翠銘兮可掛。”

【翠石】

“翠石”指青色的石頭，是極為常見的詞彙。但在墓誌銘文中，由於“石”的特殊意義——專指刻記死者經歷和功德的墓誌，“翠石”也就不是普通意義的石頭了，而是特指“墓誌誌石”。永淳元年《康留買墓誌》：“爰彫翠石，式敘鴻規。”垂拱元年《段感墓誌》：“唯鐫翠石，振此英聲。”垂拱四年《李善智墓誌》：“時取誌於玄堂，敬圖徽於翠石。”宋鄭剛中《北山集》卷四：“再拜叩頭，移入翠石，竊兆既啓，謹已鎖置幽堂而妙刻流傳，今亦不可以數計矣。”

【翠琬】

“琬”，本是圭名，一種上端呈圓形的圭。《說文·玉部》：“琬，圭有琬者。”因其上端呈圓形，與早期的碑制相似，故用來作為碑石或誌石的美稱。常見的詞有“玄琬”、“青琬”、“紺琬”、“貞琬”、“豐琬”等，“翠琬”也用來作為誌石的美稱。上元三年《李三娘墓誌》：“勒貞徽於翠琬，庶海變而無遷。”咸亨二年《韓昱墓誌》：“方彫翠琬，庶紀清埃。”宋夏竦《文莊集》卷十八：“雖早承知獎，備熟於音徽而載盤庸虛，莫周於事實，緝粹音而僅就，鑲翠琬以為慚，敢冀仁明過垂，恕察兢灼之至，不任下情，謹齋沐撰成先令公墓誌銘一首。”

【翠琰】

猶“翠琬”。順天二年《宋文博墓誌》：“勒休名於翠琰，傳厚德於黃壤。”長壽二年《張貞墓誌》：“勒芳邛於翠琰，飛英聲於翰林。”宋楊億《武夷新集》卷六：“見徵翠琰之文，垂示將來，用圖不朽。”

【青琬】

猶“翠琬”。如咸亨二年《張節墓誌》：“式題青琬，用紀玄堂。”唐張說《張燕公集·鄭國夫人神道碑奉勅撰》：“於是灑翰黃縑，縷字青琬。”

【綠礎】

猶“翠礎”。如景雲二年《賈三勝墓誌》：“柴毀骨立，爰題綠礎。”

(2) 以“玄”爲偏語素，構成的詞有：

【玄礎】

“玄”，指青黑色，與“青”、“翠”、“綠”近義，“玄礎”亦用來指稱誌石。總章二年《杜麗墓誌》：“懼青編而成一畫，勒玄礎而垂聲。”神龍元年《李思貞墓誌》：“爰紀嘉猷，式題玄礎。”開元十八年《壽如珪墓誌》：“古今坐虞，陵谷時遷，玄礎一刊，□□永著。”

【玄石】

指誌石。垂拱四年《郭本墓誌》：“冀玄石於夜臺，刊貞文於幽壤。”載初元年《無智威墓誌》：“式刊玄石，永扇芳塵。”

【玄琬】

猶“翠琬”、“青琬”。乾封二年《成公義墓誌》：“懼時移代易，歲往年來，敬彫玄琬，以式宵臺。”

【玄琰】

“琰”，本是圭名，一種上端呈尖形的圭。《逸周書·王會》：“四方玄纁璧琰十二。”晉孔晁注：“琰，珪也，有鋒銳”。早期的碑制上端也有呈尖形的，如東漢鮮于璜碑，故用來作爲碑石或誌石的美稱。常見的詞有“翠琰”、“琬琰”等。“玄琰”也用來作爲誌石的美稱。咸亨元年《程碩墓誌》：“式刊玄琰，用鏡清猷。”永淳元年《崔志道墓誌》：“式刊玄琰，永播遺芳。”

(3) 以“紺”爲偏語素，構成的詞有：

【紺琬】

“紺”，天青色，深青中泛紅的顏色。猶“翠琬”、“玄琬”、“青琬”。如咸亨元年《王君德基墓誌》：“一刊紺琬，萬古清猷。”咸亨元年《段瑋墓誌》：“式紀素猷，鏤芳紺琬。”

2、根據誌石的形狀給誌石命名

墓誌誌石在定型後，其形狀主要爲正方形或長方形，因而以“方”、“圓”、“片”爲偏語素，與“珉”、“石”、“碣”等構成的詞有：

【方珉】

正方形的墓誌石。大中十年《劉理墓誌》：“刊諸方珉，以虞谷變。”宋文天祥《文山集》卷一：“令赤城子發坎，出方珉靈物。”元黃潛《江浙儒學副提舉致仕龔先生墓誌銘》：“嚙依承陳辭，相哀垂百齡，刻茲方珉告玄扃。”

【片石】

版狀的石頭，指墓誌石。會昌四年《唐張五墓誌》：“白日難留，鑄此片石，用紀千秋。”大中七年《廬姚婆墓誌》：“而丘隴夷平，聊刊片石。”會昌六年《宋自昌墓誌》：“恐山河變易，陵谷更改，迺持片石，命紀其事。”

【片碣】

猶“片石”。如大中元年《臧子真墓誌》：“千年片碣，萬古存芳。”明徐燾《幔亭集·送邵武李太守擢憲滇南》：“他日勒功留片碣，點蒼如黛石嵯峨。”清田雯《古歡堂集·萊莊觀邊華泉墓碑》：“惆悵青林間，淺山埋片碣。”

3、以表示“美化崇敬”義之語素爲偏語素而構成的詞

(1) 形容詞“芳”、“貞”，本是修飾人的品德，借以修飾無生命的石頭，用來美稱記載亡者功德之誌石。

第一組

以“芳”爲偏語素，構成的詞有：

【芳婉】

猶“貞琬”。如永昌元年《李冲墓誌》：“命鑄芳婉，式播遺芬。”

【芳石】

猶“貞石”。如天寶十一載《張謙墓誌》：“感傷行路，式題芳石，以播徽猷。”唐李孝倫《敬善寺石像銘》：“甄睿像於貞金，刊瑞容於芳琬。”“貞金”猶貞石，指墓誌或墓碑，與“芳琬”近義互文。

第二組

以“貞”爲偏語素，構成的詞有：

【貞礎】

“礎”義，參見上文“翠礎”、“綠礎”等。“貞礎”猶貞石。如調露元年《索□□及妻馬氏墓誌》：“恐桑田之□變，懼蓬渚之我浸。式題貞礎，勒此徽音。”

【貞碣】

碑石的美稱。上元三年《陳則墓誌》：“綜徽猷於勝範，紀清埃於貞碣。”萬歲通天二年《姚思玄墓誌》：“懼陵谷之遷貿，故式題貞碣，以頌德焉。”《漢語大詞典》所舉書證爲明代宋濂《滕奉使贊》：“敢述贊辭，勒在貞碣。”

【貞珪】

石刻碑銘的美稱。猶“貞珉”。光宅元年《孫德墓誌》：“恐人代遷貿，丘隴荒蕪，爰勒貞珪，敢爲銘曰。”

【貞珉】

石刻碑銘的美稱。調露元年《樂玉墓誌》：“式建貞珉，用旌不朽。”

【貞石】

石刻碑銘的美稱。垂拱三年《龐德威墓誌》：“恐山迴牝壑，海變桑田，爰紀芳猷，式刊貞石。”

【貞琬】

猶“貞珉”。上元二年《郭義本墓誌》：“敢圖芳於貞琬，庶無沫於徽音。”永淳元年《韓德信妻程氏墓誌》：“式鑄貞琬，永播鴻徽。”開元三年《韓孝純墓誌》：“勒此貞琬，感而增涕。”

(2) 形容詞“豐”、“元”、“高”等有高大、偉大之義，本是形容先祖豐功偉業的，用來修飾誌石，其義不在石之大，而是指功業之高。

第一組

以“豐”爲偏語素，構成的詞有“豐碑”、“豐碣”、“豐鑄”、“豐石”、“豐琰”等。

【豐珪】

猶“豐石”。高大的石碑。亦指墓誌石。上元三年《張客墓誌》：“削豐珪以紀德，播芳猷於泉路。”

【豐銘】

高大的墓誌。對墓誌石的美稱。開元五年《趙敬玄墓誌》：“哀殞無追，敬託豐銘，式旌休烈。”元和三年《孫達墓誌》：“於是式昭芳烈，勒此豐銘，庶金石恒存，傳芳不朽。”

【豐琬】

猶“豐琰”、“豐珪”等。垂拱三年《吉懷憚墓誌》：“一刊豐琬，盛烈長懸。”

【豐石】

猶“豐銘”。長壽二年《尚明墓誌》：“爰題豐石，以勒芳規。”天寶十三載《李渙墓誌》：“于以誌之，言存豐石。”

第二組

以“圓”為偏語素，構成的詞有

【圓石】

“圓”，其義為“豐滿”，如《呂氏春秋·審時》：“其粟圓而薄糠。”高誘注曰：“圓，豐滿也。”“圓石”猶“豐石”，指高大的石碑。如貞觀廿一年《李思摩墓誌》：“敬鑄圓石，以紀芳猷。”文明元年《成儉墓誌》：“紀芳猷於圓石，長播美於佳城。”光宅元年《李璿墓誌》：“唯餘圓石，長載宏規。”“圓石”亦作“元石”，元，大也。故“圓石”指“大石”，而非“圓形”之石。如乾封二年《楊智積墓誌》：“風淒隴首，月慘山扃，刊茲元石，永播嘉聲。”

第三組

以“高”為偏語素，構成的詞有

【高碣】

高大的碑石。神功元年《呼延章墓誌》：“敬刊高碣，式記便房，千秋萬古，不朽傳芳。”唐陳叔達《大唐宗聖觀銘》：“巍然高碣，播此遺芳。”宋劉摯《復古亭》：“功大文雄歲月深，巍然高碣字生金。”

(3) 形容詞“堅”等有堅固之義，本是形容石頭的物性的，用來修飾誌石，是為美稱，以寄託先祖功業永不為朽的希望。

【堅石】

長安三年《康郎墓誌》：“是知人代遷革，陵谷推移，庶堅石之長存，勒微功之莫朽。”唐獨孤及《唐新平長公主故季女姜氏墓誌銘》：“故月而日之，銘諸堅石焉。”唐權德輿《陸公佐墓誌銘》：“時貞元十八年歲直轉首秋七月甲子，鑲堅石而銘曰。”

【金石】

永隆二年《王口墓誌》：“用鑄金石，永勒芳徽。”唐陳子昂《申州司馬王府君墓誌銘》：“刻此金石，以旌後賢。”

(4) 以“瑤”、“琬”、“瑜”等為偏語素。把石頭比為玉石，用來美稱誌石。

【瑤版】

“瑤”，似玉的美石，如《詩·大雅·公劉》：“何以舟之，維玉及瑤。”常用作稱美之詞，“瑤版”即美稱碑誌。開元廿九年《廬口口妻李氏墓誌》：“崩叩幽窆，灑血瑤版，俾余誌焉。”唐盧照鄰《盧昇集·益州至真觀主黎君碑》：“豈使為山九仞，道不列於珠庭；築館三休，功未書於瑤版。”

【琬石】

“琬”，美玉名，亦用來泛指美玉。《說文·玉部》：“琬，圭有琬者。”“琬石”，猶“琬碑”，美稱誌石。神龍元年《張侯墓誌》：“琬石既刊，芳塵無滅。”

【彫瑜】

瑜，美玉名。《山海經·西山經》：“瘞用百瑜。”郭璞注：“瑜，亦美玉名。”“彫瑜”，義為刻石，用來美稱誌石。咸亨三年《李子如墓誌》：“恐塵驚日母，石厲盡天孫，敢勒彫瑜，式昭微範。”

4、根據墓誌實物質地的不同而命名

用來鐫刻墓誌銘文的器物，一般有兩種，一種是用經過燒制的磚塊。用磚塊刻寫銘文，方法有二，或者直接在上面鐫刻銘文，或者用紅色、墨色、白色顏料書寫銘文。這種銘誌一般稱為磚誌。例如：

【方磚】

垂拱元年《孟仁墓誌》：“庶使方磚餘紀，共蘭葉而同芳，圓石遺文，與天地而齊久。”

另一種是用鑿磨過的方形、長方形石頭，這種銘誌最為普遍，一般稱為誌石，其稱謂詞異常豐富，主要有以“版”、“碑”、“礎”、“碣”、“銘”、“琬”、“琰”、“石”等為正語素構成的詞，僅以“石”為例，構成的詞就有：

“翠石”、“玄石”、“芳石”、“陰石”、“豐石”、“圓石”、“片石”、“堅石”、“銘石”、“金石”等等。

我們所選的詞目，都可以根據正語素的不同，重新排列組合為不同的詞組。

5、以“陰”、“沈”、“幽”、“泉”、“銘”等為偏語素，強調“誌石”不同於“墓碑”的主要特點，只有放在墓穴中的碑石才能稱其為“墓誌”。

【陰版】

“陰版”猶“陰石”。“陰”，指墓穴。以“陰”為語素構成的詞“陰堂”、“陰溝”等，都指墓穴。垂拱四年《陳護墓誌》：“式誌陰溝，乃為銘曰。”開元二年《戴令言墓誌》：“篆幽石兮誌夫陰堂，歲道盡兮煙墅微茫。”故“陰版”，指置於墓穴中的方石。貞觀十一年《寶娘子墓誌》：“懼海田岸谷，鑲茲陰版。”

【陰石】

延和元年《鄧溫墓誌》：“以述先志，篆乎陰石。”

【窆石】

會昌二年《劉嚴墓誌》：“天胡不壽，窆石斯存，銘之無朽”。“窆石”，本指墓穴旁的石碑。上面有孔，用來穿繩，以便於把引棺材放入墓穴。梁江淹《齊故御史中丞孫誥墓銘》：“式贊睿君，如何不淑，天道難分，敢雕窆石，永晰幽墳。”明王士性《廣志異》卷四：“會稽禹穴窆石陷入石中，上銳下豐，可動而不可起，真神異也。”

【沈礎】

儀鳳四年《樂弘懿墓誌》：“懼日月之不停，傷陵谷之易徙，敬鑄沈礎，永著幽庭。”“沈”，指隱沒，深藏。借指陰間。漢趙曄《吳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傳》：“吾如得返，是天佑之；其遂沈埋，亦吾所喜。”“沈埋”，指埋於陰間。《漢書·外戚傳》：“託沈陰以墳久兮，惜蕃華之未央。”顏師古注：“沈陰，言在地下也。”故“沈礎”、“沈石”、“沈板”等指墓誌石。元和元年《范顏墓誌》：“懼陵谷或遷，乃勒銘沈礎。”宋文彥博《潞公文集·文銳墓誌銘》：“庸刻沈礎，以識佳城。”

【沈石】

猶“沈礎”。北魏佚名《李超墓誌》：“式鑲沈石，託注幽篆。”萬歲登封元年《郭實墓誌》：“勒此沈石，紀此芳音。”唐張說《張燕公文集·張承休墓誌銘》：“懼陵谷或遷，乃勒銘沈石。”

【沈板】

猶“陰版”、“墓版”等。聖曆二年《崔韶墓誌》：“式刊沈板，用紀窮挺。”

【幽礎】

猶“幽石”，指墓石。聖曆二年《王進墓誌》：“飾鑄幽礎，賁炎冥泉。”“幽”指墳墓，如唐顏真卿《右武衛將軍臧公神道碑銘》：“奚命之遭，幽局是即。”幽局，墓穴之門。故“幽礎”指墓誌石。聖曆二年《王進墓誌》：“飾鑄幽礎，賁炎冥泉。”開成二年《崔霞墓誌》：“遂刊幽礎以志卒葬，芳懿之行，粗畢其一二焉。”

【幽石】

開元二年《戴令言墓誌》：“篆幽石兮誌夫陰堂，歲道盡兮煙墅微茫。”

【泉碑】

指墓石。調露二年《何摩訶墓誌》：“所恐田成碧海，地變蒼山，故勒泉碑。”泉，指黃泉之下，用來指代墓穴。垂拱二年《王行淹墓誌》：“優遊天爵，方膺五百之期；寂寞泉扃，奄見三千之日。”垂拱四年《武欽載墓誌》：“司徒之夢，償百萬於黃泉，滕公之銘，覩三千之白日。”天寶十載《崔虞延墓誌》：“恭營壽宮，式表泉壤。”故“泉碑”指墓中之石。

【冥誌】

指墓石。天寶三載《王守言墓誌》：“故錄家記，勒風範於冥誌。”

“冥”指幽冥，墓穴。《後漢書·馮衍傳》：“傷誠善之無辜兮，齋此恨而入冥。”大和九年《張榮恩墓誌》：“今以宅兆將就，冥宮有期。”“誌”指誌石，故“冥誌”指墓誌石。天寶三載《王守言墓誌》：“故錄家記，勒風範於冥誌。”

【墓版】

墓中碑版，泛指墓誌石。猶“墓石”、“墓誌”、“墓碣”等詞。大和壬子《廬口口妻崔氏墓誌》：“廬氏先世官諱，載在太祝墓版，故不書。”

【墳版】

古代稱墓之封土成丘者為墳，平者為墓。泛稱墳墓時，其義相通無別。故“墳版”即指“墓版”。天寶十載《趙憬墓誌》：“卜茲幽宅，考彼新阡，恭勒芳猷，敬題墳版。”唐舒元興《陶母墳版文》：“墳版不書，豈斯意邪。”

（二）由並列結構構成的詞

以上表示“誌石”義的語素，它們不僅能作為正語素，與以上的偏語素一起構成龐大的詞組，而且正語素之間，還能以並列的方式、相互構詞。

【碑版】

泛指碑碣。天寶四載《劉升墓誌》：“至於本枝莫繁，家聲官敘，則史策碑版詳矣。”唐李華《故太保贈太師韓國公苗公墓誌銘》：“園塋封樹，碑版垂後，盛於當朝，葬我韓國公。”唐張說《元城府左果毅贈郎將葛公碑》：“尋彼平生之事，忽如絕光；繫乎碑版之文，永存遺烈。”《漢語大詞典》所舉書證為清代陶澍《登恒山》：“幽渺嶽靈何所寄，巋然碑版覆苔紅。”

【碣碣】

用來美稱誌石。上元三年《鄧明墓誌》：“鑄碣碣而記德，彰令問於千春。”元柳貫《待制集·豫章樓銘》：“樂以訏陋儒屬辭實繁且蕪，請命劃工，託諸碣碣。”

【珉礎】

珉，似玉的美石。珉礎，用來美稱誌石。儀鳳三年《董力墓誌》：“鑄琬琰以傳芳，勒珉礎而不朽。”久視元年《薛剛墓誌》：“永趨玄夜，長辭皎日，勒夫珉礎。”宋杜大珪《名臣碑傳琬琰集·王昱墓誌銘》：“勒珉礎兮，識太原君子之墓。”

【石銘】

開元廿八年《鄭敏墓誌》：“恐年代浸遠，墳觀荒摧，琢彼石銘，全其誌事。”

【銘石】

天寶十四載《侯莫陳墓誌》：“終天已矣，惟此銘石，用記直辭。”

【銘誌】

咸亨四年《李志墓誌》：“勒銘誌於泉戶，門必琬琰兮囑阿。”貞元三年《大長公主墓誌》：“以余曠昔舊姻，見託銘誌。”

【琬琰】

咸亨四年《李志墓誌》：“勒銘誌於泉戶，門必琬琰兮囑阿。”儀鳳三年《董力墓誌》：“鑄

琬琰以傳芳，勒珉礎而不朽。”大曆六年《朱定真墓誌》：“恐陵谷之將移，託琬琰以爲記。”

【琬石】

萬歲通天二年《口義墓誌》：“紀佳城之麗宅，斷琬石之書銘。”

五、結論

1、表名物的詞所代表的事物有多方面的特徵，人們可以從任何一個方面爲其命名。如從誌石的顏色、形狀、質地、用途等等，給“誌石”命名，因而產生了大量的同實異名詞。

2、“石”、“銘”、“珪”、“琬”、“琰”、“礎”等語素，在表示“墓誌石”義時有極強的構詞能力。

3、以上關於“誌石”的異稱，展示了漢語詞彙的豐富性。

第四節 住所類詞群

一、記敘誌主卒亡時間、地點、享年的特定句式

記敘誌主卒亡的時間、地點、享年，是墓誌銘文必須有的內容。在記錄這一內容時，常用的特定句式是“以某年某月某日，終於某地某處，春秋幾何。”此特定句式句型極其簡略，其標準格式爲：

“以某年某月某日，終於某地某處，春秋幾何。”例如天寶十三載《寇因墓誌》：“以天寶甲午歲春三月廿口日，終於胙城旅舍，春秋五十有三。”

其省略格式爲：

“某年某月某日終於某地某處。”例如開元三年《孟公墓誌》：“以開元二年七月廿日終於洋州興道縣廨舍。”

二、句型分類

古人講究“壽終正寢”。到了唐代，由於社會的發展變化，人們外出的機會增多，或是他鄉經商，或是異地出仕，許多人不僅難以“壽終正寢”，而且連“葉落歸根”都無法做到。所以在記錄誌主卒亡的地點時，主要強調是否死在家中，我們根據卒亡地點的不同，將這一句型分爲四類。

(一)、壽終正寢，亡於家中。用來表達“卒亡地點”的詞爲“家宅”一類的名詞。

1、表達“正寢”義的名詞。

【寢閣】

開元七年《郭華嚴墓誌》：“攝理乖候，因成沈痼，粵以大唐開元七年十月十四日終於寢閣，春秋三十有二。”

【家堂】

貞元十一年《于昌嶠墓誌》：“貞元十一年二月六日終於家堂。”

2、表達“家宅”義的名詞。

【私館】

長安四年《張安墓誌》：“以長安四年七月廿四日卒於履道里之私館。”

【家第】

開元五年《趙敬玄墓誌》：“粵以開元五年十月十九日遷化於永豐坊家第，春秋六十有一。”

【私宇】

咸通六年《張崇墓誌》：“咸通五年四月十日，終於河陽里之私宇。”

【居第】

大中十年《劉理墓誌》：“粵以大中十年八月十三日，啓手足於陽翟縣之居第。”

3、表達“別墅”義的名詞。

【別業】

咸通六年《常克謀墓誌》：“以大和三年四月十八日歿於孫村別業，享齡三十有八。”

(二) 爲官在任，死於官衙。用來表達“卒亡地點”的詞爲“官署”一類的名詞。

【廨宇】

垂拱三年《李敏墓誌》：“終於將陵縣之廨宇，春秋六十三。”

【廨舍】

開元三年《孟心墓誌》：“以開元二年七月廿日終於洋州興道縣廨舍。”

【官舍】

天寶十載《陸字英墓誌》：“以天寶十載秋八月一日終於官舍，春秋一百八十有甲子。”

(三) 亦官亦商，客死他鄉。用來表達“卒亡地點”的詞爲“旅館”類的名詞。

【旅舍】

垂拱四年《袁希範墓誌》：“以其年七月十日自洛之任，途次覃懷，俄然遘疾，卒於旅舍。”

【館舍】

長壽二年《崔言墓誌》：“長壽臘月十二日遘疾，終於館舍。”

【旅館】

聖曆三年《鄭遵墓誌》：“因請告旋歸，但化於鄂州江夏縣之旅館，春秋六十有三。”

【客館】

天寶十二載《房口口耿氏墓誌》：“君以天寶十載二月廿八日終于洛陽之客館。”

【旅次】

咸通三年《崔氏墓誌》：“咸通二年秋九月，受歲卅一，逝於桂林之旅次。”

(四) 其它類

【廟舍】

元和五年《崔慎思墓誌》：“以元和五年二月十七日歿於長安延祚里李氏之廟舍，享年五十四。”

【僦居】

咸通十二年《殷珪墓誌》：“其年孟夏月一日，奄隨風燭於僦居。”

三、特定句式與詞彙

“以某年某月某日，終於某地某處，春秋幾何”，是一個特定句式，累積各方墓誌之後，我們就集中了兩組詞群，一組是關於“卒亡”的詞群，有“終”、“終於”、“卒”、“歿”、“不祿”等，這組同義詞將另做論述。另一組是關於“處所”的詞群，分“私宅”、“旅舍”、“官衙”等三組。

四、詞彙選釋

墓誌銘文要如實記載誌主的卒亡地點，無需誇飾性的語言，所以表達“具體住所”的同類詞，大多是對當時口語詞的實錄，例如：

【家館】

①指私人住宅。多見於唐代墓誌文，上元二年《高德墓誌》：“至上元二年春二月八日，卒於家館，春秋五十有五。”天冊萬歲二年《連簡墓誌》：“去永昌元年八月廿日寢疾，終於家館，春秋六十有六。”天寶五載《雷詢墓誌》：“以天寶五載六月五日構疾於私第，終於家館。”

②明清以後，“家館”多指“私塾”，指在家中所設的教學處所。《拍案驚奇》卷六：“卻說賈秀才在書館中，是夜得一夢。夢見身在家館中，一個白衣婦人走入門來，正要上前問他，見他竟進房裏。”“家館”，指秀才所執教的書館。《梼杌閑評》四二回：“有個朋友姓曹名代，現在魏撫民家館。魏撫民與魏太監同宗。”“家館”指魏撫民家的私塾。

《漢語大詞典》“家館”詞目下，僅有義項“家塾”，且書證為《新華半月刊》1957年第17期：“個別教師如能職業穩定，而且有家館教教，收入一點束脩以補日用不足，便被看成幸運的人了。”故“家館”詞目下，應增列義項①，補充義項②的書證。

【私第】

指私人住宅。天寶六載《張軫墓誌》：“以開元廿六年六月五日遘疾，不祿於洛陽陶化里私第，春秋三十六。”“私第”，魏晉時已見用例，劉宋佚名《奏竟陵王誕罪狀》：“誕密加購賞，頓藏私室。賊義宣初平，餘黨逃命，誕含縱罔忌，私竊招納，名工細巧，悉匿私第。”“私第”，即私室，指個人住宅。廣泛用於唐宋時代，唐元宗《聽國子監諸生還鄉習讀敕》：“國子監諸生等，既非舉時，又屬暑月，在於館學，恐漸炎蒸。其有欲歸私第，及還鄉貫習讀者，並聽。”宋丁特起《靖康紀聞》：“又命拆高俅、楊戩私第。”宋王闢之《澠水燕談錄·雜錄》：“曹襄悼公利用，天聖中，退朝歸私第，中僮達狂人奪其樞密使印，心獨惡之。”並經元明清，延用至今。如明焦竑《玉堂叢語》卷四：“羅倫詣其私第，告以不可者三。”《紅樓夢》六十八回：“是夜王信到了察院私第，安了根子。那察院深知原委，收了贓銀。”

【私居】

指私宅；私邸。如開元廿七年《王智言墓誌》：“公以開元十九年六月十五日，薨於偃城私居。”唐趙瑩《論修唐史奏》：“復有世積典墳，家傳使筆。或收纂當時除目，藏在私居；或採摭近代制書，以為文集。”“私居”指其個人住宅。唐蔡瑋《張尊師遺烈碑》：“盡以天恩所賜巾裘器服，及私居莊碾園野，資營繕焉。惜乎厥功未就，而奄然體逝，享年七十有六。”“私居”指私宅；“莊碾”指莊田石碾等物。“私居”，指私人住宅，但因官職身份不同，所用稱謂也不相同。《宋史·輿服六》：“私居，執政、親王曰府，餘官曰宅，庶民曰家。”《拍案驚奇》卷九：“宣徽私居後有花園一所，名曰杏園，取‘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之意。”宣徽，指宣徽院使李羅，是個色目人。

《漢語大詞典》所舉例證出自《剪燈餘話·秋千會計》：“私居後有杏園一所，取‘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之意。花卉之奇，亭榭之好，冠於諸貴家。”

【私廬】

指私舍、私宅。萬歲通天二年《王琬墓誌》：“以萬歲通天貳年肆月十六日終於私廬，以其月廿九日葬於洛陽縣之北邙山，禮也。”宋宋祁《景文集·上曾太尉書》：“累日口令嗣寺丞垂顧私廬，及傳勤誨一二周悉，承比玉體強安，盡祛客疾。”“垂顧私廬”即光顧私宅，對自家宅舍的謙稱。明莊泉《定山集·明定山莊先生墓誌銘》：“巡撫都憲王公恕訪于定山，欲以白金十五鎰，理其敝廬。却之曰：‘受官辦以理私廬，可乎？’”巡撫王恕想為定山先生修理破舊的廬舍，遭到定山先生拒絕，認為不能幹着公家事卻來修理“私廬”，“私廬”指定山先生的私宅。

【私府】

“私府”，本指漢時藏錢的府庫，《漢書·路溫舒傳》：“上善其言，遷廣陽私府長。”顏師古注：“藏錢之府，天子曰少府，諸侯曰私府。長者，其官之長也。”“私府”指私人住宅，這一義項的產生大約在唐宋時代，當大量的同義詞如“私宇”、“私館”、“私第”、“私宅”等廣泛流行、用來指“私人住宅”時，由於“府”在“房屋”義上與“宇”“館”“第”“宅”等近義，“私府”也產生了新的義項，指私人住宅。如元和三年《周氏墓誌》：“以元和三年七月五日終於花嚴坊私府，享年五十有一。”

【莊居】

建於鄉間、郊野的房屋。天寶元載《張口口墓誌》：“以開元廿九年十一月七日寢疾于洛陽縣金塘縣之莊居，時年五十有三也。”唐薛漁思《河東記》：“鄭馴，貞元中進士擢第，調補門下典儀，第三十五。莊居在華陰縣南五六里，爲一縣之勝。”勝，指景觀，言其莊居極爲豪華。

【莊所】

猶“莊舍。”開元九年《張景旦墓誌》：“春秋八十四，開元五年五月四日卒於汝州龍興縣之莊所。”唐載孚《廣異記·劉可大》：“隨至莊所，室宇宏壯，下客於廳。”元戴良《九靈山房集·袁庭玉傳》：“啟源在分院時，廷玉曰：‘公山根赤色浮見，二日內當有火厄。’次夕啟源家燬，質明又曰：‘火氣猶未退。’啟源猥曰：‘我家已一夕盡，尚何火耶？’俄而莊所亦告焚。”“莊所”，指正宅以外的居所。《西遊記》五十三回：“這大聖正然觀看那山不盡，又只見背陰處，有一所莊院，忽聞得犬吠之聲。大聖下山，逕至莊所，卻也好個去處。”“莊所”，即莊院，建於鄉間、山野之住宅。

【莊舍】

指鄉間居所。大中四年《翟口口妻口婉墓誌》：“以大中三年十一月十一日歿於京兆府鄠縣宜善鄉保村莊舍，春秋五十有八。”卒於某村莊舍，說明莊舍指鄉間居所。《隋書·高穎列傳》：“及上還京，賜縑五千匹，復賜行宮一所，以爲莊舍。”“莊舍”，義指建於郊野之別墅。宋司馬光《傳家集·乞罷保甲招置長名弓手劄子》：“勸和使休，是致羣盜無所忌憚，日益昌熾。又告捕得賊多，被賊人讎報，焚燒莊舍，屠害老少。”“莊舍”指百姓居所。《西遊記》五十六回：“忽見路北下有一座莊院。……遂行至莊舍邊下馬。”“莊舍”，即文中之“莊院”，爲普通百姓之居所。

【莊宅】

指包括住宅和田園等設施的農莊。乾符六年《白敬宗墓誌》：“詔賜莊宅二所，在同州韓城縣臨汾鄉紫貝里。”《舊唐書·于志寧列傳》：“行成等新營莊宅，尚少田園，於臣有餘，乞申私讓。”“尚少田園”，說明“莊宅”還包括田園等。“莊宅”也偏指宅院。如唐張鷟《朝野僉載·補輯》：“張易之兄弟驕貴，強奪莊宅、奴婢、姬妾不可勝數。”明祝允明《野記》：“行漸暮，不逢居人，迤邐微雨作，三人疾步而前。俄，林間有一莊宅，三人大幸，立門下，雙扉一闔一半扇。”樹林間有一“莊宅”，爲雙扇門，故“莊宅”指郊野中的宅院。

【住宅】

指居住的房屋。開元廿六年《裴崇禮墓誌》：“越大唐開元廿六年歲次戊寅十一月乙未朔八日壬寅，葬於潞府城東五里上黨縣移風鄉石曹村住宅西北一里平原，禮也。”唐杜光庭《前嘉州團練使司空王宗玠本命詞》：“又恐往世罪瑕，幽關結注，或住宅有神龍犯觸，或鄉關有塋壘損傷，流逮於身，致此危厄。”“幽關”，指陰間；“住宅”，指居所。唐陸廣微《吳地記》：“重玄寺，梁衛尉卿陸僧瓊，天監二年旦暮見住宅有瑞雲重重覆之，遂奏請舍宅爲重雲寺。”並廣泛用於明清，延續至今。如《謝金吾詐拆清風府》三折：“我打聽得這個宅子，便是謝金吾住宅。”“住宅”即例中的“宅子”。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錄·中書鬼案》：“至九月十七日夜，於周大住宅後院牆下黑影內潛藏間，見一人往後院內來，認得係是月惜。”《品花寶鑑》十一回：“子雲的住宅也離遠不遠，就在對面，還是他曾祖老太爺住的相府，府中極其寬大。”現代漢語中也常有“某某住宅區”等說法。

《漢語大詞典》所舉書證爲《水滸傳》三三回：“南邊有個小寨，是文官劉知寨的住宅。”例證時代過晚。

【別莊】

別莊，指本宅以外的另建的園林住宅。乾元二年《盧仲容墓誌》：“乾元元年十月五日，卒於緱氏縣之別莊。”或稱爲“別業”。如天寶元年《袁仁爽墓誌》：“春秋八十有一，卒於都

門東之別業也。”元和十二年《石氏墓誌》：“恒府郭下縣有隴西李君別業於當縣六上鄉北房頭村，因播遷即爲茲村人焉，遂寄莊平山縣西北鄉北白雁村。”

【宮舍】

“宮舍”，指“房舍”、“房屋”。天寶元年《苑玄亮墓誌》：“是開元廿九年三月廿三日宜春郡之宮舍，時年七十矣。”“宮”，古代泛指房屋、居室。如《爾雅·釋宮》：“宮謂之室，室謂之宮。”“宮舍”爲同義複詞。“宮舍”，指房屋，數見於唐宋時代。宋張耒《柯山集·忠臣》：“試場未動文書靜，宮舍相聯步履過。”元蘇天爵《元故通義大夫徽州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朱公神道碑》：“七年夏四月戊午以疾終於宮舍，春秋六十有二。”以上諸例“宮舍”，都與“宮殿”義無涉，僅是“房舍”的泛稱。

《漢語大詞典》所舉書證爲明代王玉峰的《焚香記·辭婚》：“蕭條宮舍客天涯，強把離愁寄酒卮。”例證過晚，且爲孤證，故補充之。

【里宅】

指私人住宅。垂拱四年《程丞墓誌》：“以垂拱二年三月卒於里宅，春秋卅有一。”南北朝時已見用例，後魏孝文帝《立崇虛寺詔》：“昔京城之內，居舍尚希。今者里宅櫛比，人神猥湊，非所以祇崇至法，清敬神道。”“里宅”，指私人住宅，與“居舍”同義。都指民宅。長安三年《王貞墓誌》：“長安二年八月廿七日薨於里宅。”宋劉攽《彭城集·承務郎致仕魏中庸可承奉郎致仕制》：“告老謝事，退居里宅，勤勞之役，既不汝及，朝有慶澤，顧不汝遺。”“退居里宅”，指告老還鄉。宋范成大《石湖詩集·思歸再用枕上韻》：“五柳栗里宅，百花錦城莊。”“栗”，義爲茂盛；與“錦”相對。

【旅第】

猶“旅邸”。長壽二年《房口墓誌》：“以天授三年壹月十一日，卒於洪州之旅第。”元陶宗儀《說郛·國老談苑卷上》：“太祖曰：‘是行也。朕勝則不言，萬一不利，則使趙普分兵守河陽別，別作一計度。’及凱，旅第賞宰臣拔官。”時太祖領兵在外作戰，“旅第”泛指供旅人住宿的房屋。

【旅邸】

猶“旅館”。泛指供旅人住宿的房屋。大和六年《李琪妻庾氏墓誌》：“前華州司戶參軍李公夫人新野庾氏殆於京兆零口旅邸，享年十九。”唐時已在口語中流行，唐載孚《廣異記·寶珠》：“翌日，便往揚州收債。途次陳留，宿於旅邸。”途次，旅途中停宿，因而住於旅館。唐皮日休《青城暮雨》：“旅邸愁人夢夏夢，書堂倦客苦爲情。”“旅邸”、“書堂”都指屋宇。宋元明以後，使用更加廣泛。如宋曾敏行《獨醒雜誌·杜鎬待試有鼠銜文》：“杜鎬在江南時，待試於有司。一日，旅邸方晝寢，忽有鼠銜文一卷自門竄而入。”元湯舜民《小令·中秋戲題》：“微利驅人成棄閃，走天涯旅邸頓腌。”“頓腌”指心情不暢。

【廨宅】

指官署。寶曆元年《董岌墓誌》：“長慶四年四月十八日，終潤州廨宅。”咸通九年《魏虔威墓誌》：“疾不逾月，奄落夜臺，時咸通九年戊子歲九月七日，終於廣福營廨宅。”宋范純仕《祭廟文》：“某方茲蒞職，宜新庶務。廨宅弊陋，將加繕完。唯神相之宜無後害，不日告畢敢，忘神休。”“蒞職”，指就任官職，所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修繕官署。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五：“由是數萬之衆莫不離散，而官府廨宅觀寺與居民廬舍，片瓦不留，皆被焚蕪。”“廨宅”與“官府”同義互文，與“居民廬舍”相對，描述了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災難的戰亂。亦特指官署中供官吏等居住的屋舍。唐裴庭裕《東觀奏記》卷中：“京兆尹在私第，但奇日入府，偶日入遞院。崔郾爲京兆尹，囚徒逸獄而走。上始命造京兆尹廨宅，京兆尹不得離府。上以崔罕郾併敗官，面召翰林學士韋澳，授京兆尹，便令赴。上賜度支錢二萬貫，令造府宅。”聖上發令造“廨宅”，是爲了讓“京兆尹不得離府”，所以“廨宅”指官衙中的屋舍。

【廳館】

代指官署。長安二年《杜並墓誌》：“以聖曆二年七月十二日終於吉州之廳館，春秋一十有六。”南北朝時已見用例，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卷三二：“瀆水又北逕相國，城東劉武帝伐長安所築也。堂宇廳館，仍故以相國爲名。”“堂宇”、“廳館”都指比較高大的建築，爲官署所在地。

【縣舍】

縣政府所在地。證聖元年《李難墓誌》：“驟涉長途，倏嬰沈痼，其年三五月三日，終於縣舍，春秋卅有七。”宋司馬光《傳家集·贈太常博士吳君墓誌銘》：“除鄰水令還未至家，道疾，抵知洛陽縣，李宋卿延之縣舍，經天聖元年八月某日，終年四十一。”明鄧雅《玉筍集·湖口》：“縣舍臨湖口，僧居倚石巖。”“僧居”指寺院，與“縣舍”相對，用以描寫湖口山水屋宇之景。

【僦宇】

“僦宇”指租賃的房屋。如寶曆元年《李濟墓誌》：“及茲喪歿，僦宇莫容。”“及茲喪歿，僦宇莫容。”指誌主李濟貧病交加，租屋而居，死後，房主不容許在其家舉辦喪事，要趕走李濟的親屬。這一風俗在西北一帶保留至今，因爲房客死在主人家，就已經對主人造成諸多不便；如果還要在其家辦喪事，更是對主人不利。所以必須馬上離開，歸葬原籍。如果不能歸葬，只能臨時埋葬的話，可以在野外搭建靈堂，而絕不能在主家發喪。亦指租賃房屋。宋孫應時《燭湖集·法性寺記》：“名僧行持芟舍以說法，其徒羸糧僦宇而從之耳，歲累月積，寤寐茲役。”“羸糧僦宇”，一路擔着糧食，一路租賃房屋，形容四處奔波之苦。

唐時口語詞中，表示“租賃”義，最常用的動詞是“僦”。大中十二年《張進墓誌》：“東都德懋坊僦舍，享年八十八。”“僦舍”，指租賃的屋子。大和五年《廬景脩墓誌》：“舉進士，一發失鵠，人咸冤之，遂僦居長安中。”“僦居長安”指在長安縣租屋而居。亦指所租的房屋。如咸通十二年《殷珪墓誌》：“其年孟夏月一日，奄隨風燭於僦居。”

五、結論

表示“住所”義的詞群，最主要的特點是

- 1、都是用來表達“住所”意義的名詞。
- 2、大多是一些口語詞，反映了唐時口語詞彙的特點。如“莊第、莊宅、旅邸”等。
- 3、部分詞語大量用於近代漢語時期，或者一直沿用至今。

第五節 “禮也”釋讀

喪禮是中國各種禮制中最具有生命力的一種禮儀，其源最早始於西周，歷經秦、漢、唐、宋、元、明、清，貫穿了整個封建社會，並延續至今。直至今日，我國民間還殘留着部分喪葬禮儀。歷史文獻資料告訴我們各個時代的喪禮應該有所不同，但基本的喪禮還是沿襲了《儀禮》的規定。《儀禮》的《喪服》、《士喪禮》、《既夕禮》、《士虞禮》記載了極其繁雜的喪葬儀式，這些繁瑣的禮節在墓誌銘文中，並無詳盡的記述，大多都是通過特定句式一筆掠過的。最常見、最常用的特定句式就是：“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地，禮也。”或“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地，之禮也。”此特定句式用在墓誌銘文當中，用來總結墓誌序文的內容，表示喪葬大事已經按照喪禮的規定如期完畢。此一句式在墓誌銘文當中有標準格式、變體格式、省略格式等等，“禮”字也有特定的意義。這一句式在墓誌銘文的校讀中尤爲重要。

一、標準格式

1、“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地，禮也。”

“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地，禮也。”作為墓誌銘文中的特定句式，有其標準格式。這種標準格式大量運用於墓誌銘文當中，其陳述內容相同、主要詞彙相同、在文中所處的位置相同。

①儀鳳二年《王寶墓誌》：“粵以其年十月十一日，將遷窆於翟村西北一里平原，禮也。”

②載初元年《元智威墓誌》：“粵以載初元年歲次己丑十一月庚辰五日甲申葬於洛州洛陽縣平陰鄉崔知溫墓東北一百步邱山，禮也。”

③萬歲通天二年《韓仁惠墓誌》：“粵以其年捌月貳拾壹日同祔窆於洛陽縣北邱之高原，禮也。”

④天寶六載《婁四德墓誌》：“井桐半死，雙鸞一沈，以天寶六載正月卅日陪殯於朱氏邱山之新塋，禮也。”

⑤大中四年《口從慶墓誌》：“以大中四年十二月十七日護府君之儀歸葬於縣之南歸德鄉南李村，從先塋之左，示終制，禮也。”

以上諸例說明這個特定句式的主要內容是交代誌主卒葬的時間和地點，記敘時間的詞彙主要是年、月、日；記敘地點可以是具體的位置，如例②，確切到“崔知溫墓東北一百步”，也可以是粗略的位置，如例③，僅指明葬於“北邱之高原”。

2、“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地，之禮也。”

“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地，之禮也。”與“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地，禮也。”為同一特定句式。只是“禮也”之前附加了一個“之”字。“之”，沒有實在的意義。如：

①顯慶五年《宋豐墓誌》：“即以其年歲次庚申三月壬寅朔一日壬口葬於北芒之南原洛陽縣清風鄉，之禮也。”

②總章二年《趙義墓誌》：“即以總章二年九月廿六日，葬於邱山，之禮也。”

③咸亨四年《邊真墓誌》：“以其年六月廿六日葬於邱山之陽平樂鄉，之禮也。”

④調露元年《韓仁楷墓誌》：“以調露元年歲次己卯十月戊申朔廿三日庚午，遷柩合葬於河南平樂鄉邱山右原，之禮也。”

⑤咸通二年《申胤墓誌》：“召青烏筮吉，即取咸通二年十月九日窆，之禮也。”

以上諸例的陳述內容、主要用詞都與“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地，禮也”的特定句式格式完全相同，所以二者應該是同一特定句式的不同格式。

二、變體格式

儘管墓誌銘文內容是程式化的，體例是模式化的，特定句式是格式化的，但由於墓誌銘文出於衆家之手，又不可能完全相同，即使是特定句式，也存在有變體格式。如“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地，禮也。”就有以下數個變體。

1、“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地，典也。”

“典也”，其義是依典冊也，即依《儀禮》等典冊也。或作“從國典也”。

①神功元年《王豫墓誌》：“粵以今神功元年十月廿二日合葬於口山之原，典也。”

②開元廿五年《崔謚墓誌》：“是月廿三日，遷窆於河南縣金谷鄉之原，典也。”

③元和二年《韋懿仁墓誌》：“以元和二年八月廿九日，護夫人之喪，於興平縣祔屯田府君之塋，從國典也。”

2、“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地，制也。”

制也，其義是依照禮制也。

垂拱三年《司馬實墓誌》：“以今垂拱三年三月二十一日永窆於邙山之河陰鄉瀍陽里，制也。”

3、“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地，行士制也。”

“行士制也”，意思是（葬禮）符合《儀禮·士喪禮》的制度。

大和三年《廬初墓誌》：“以其年八月權窆於楚山之山陽原，行士制也。”

4、“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地，從周制也。”

“周制”，用來指代《儀禮》所規定的制度，因為古代多數學者認為《儀禮》為周公所作，如賈公彥《儀禮疏序》：“至於《周禮》，《儀禮》，發源是一。理有終始，分為二部，並是周公太平攝政之書，周禮為末，儀禮為本，本則難明，末便易曉。”^[1]“從周制也”，即“符合周公之禮制”。或作“從周制也”、“從周公制也”、“從周禮也”、“從周公之禮也”、“從周典”、“遵周公之禮也”、“遵周道爾”、“遵周之禮制也”。

①久視元年《吳續墓誌》：“式祔佳城，用遵周道爾。”

②天寶十三載《寇因墓誌》：“冬十二月口三日，合祔於金谷原先塋次，從周公制也。”

③大曆十一年《廬濤墓誌》：“明年景辰十一月乙卯十六日庚子，歸葬於本塋合祔，從周制也。”

④貞元八年《劉口口及屈夫人合祔墓誌》：“以八年二月廿四日，啓府君之“土遂”合祔，從周公之禮也。”

⑤貞元十五年《梁守讓墓誌》：“今會通歲，與夫人中山劉氏、隴西李氏合葬窆於郡城東北原，周制也。”

⑥元和六年《董希逸墓誌》：“遂以其年冬十月十二日遷府君之靈，合祔於龍首原，遵周公之禮也。”

⑦元和十三年《楊仲雅墓誌》：“夫人頓丘李氏，四海令族，先君而終，今之同穴，從周禮也。”

⑧咸通六年《姚季僊墓誌》：“踰年而窆於幽都縣界保大鄉樊村之原，從周典，之禮也。”

⑨咸通九年《魏文紹墓誌》：“以咸通九年正月十一日安厝於京兆府長安龍首鄉田門村先塋。式遵周之禮制也。”

⑩咸通十二年《曹謙墓誌》：“以咸通十二年五月四日，歸於先塋，從周禮也。”

5、“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地，從魯禮也。”

“魯禮”，也是用來指代《儀禮》所規定的制度的。因為司馬遷認為《儀禮》是孔子所作，部分學者持此觀點，撰寫墓誌時就用魯禮來指代《儀禮》。例如：

①先天元年《趙克廉墓誌》：“青烏口宅，協周旦之神蓍；白鶴來賓，合魯人之祔禮。”

②天寶六載《廬八墓誌》：“六年二月庚申，合葬於邙山之先塋，從魯人之祔，禮也。”

③元和二年《崔倚墓誌》：“卜元和二年十二月十三日，權窆于洛陽縣平陰鄉北邙山之原，從魯禮也。”

④長慶二年《廬樽妻裴氏墓誌》：“令弟縱，銜哀護喪，遠歸懷洛，會廬公之弟姪咸遠游宦，遂阻周公之禮，乃祔先代之塋，從宜，禮也。”

⑤大和九年《李氏墓誌》：“遂以其年四月十日龜筮叶從，遷窆於長安縣龍首鄉故金夫之塋側，離而祔之，從魯禮也。”

[1]《十三經注疏·儀禮注疏》卷一 第一頁 清 阮元校刻 中華書局 1980 年

6、“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地，從權，禮也。”

喪葬禮儀中，最重要的莫過於歸葬祖墳，進行大葬了。但由於各種原因，比如戰亂、災荒、或卜筮不吉等，不能直接歸葬祖墳，人們不得不權且安葬亡者入土，所以在原有特定句式前加上限定，以示“從權”也。或作“從其便也”、或作“從宜也”。如

①大曆十四年《裴適墓誌》：“權窆於河南縣梓澤鄉宣武陵之北原，從其便也。”

②元和五年《畢口口妻趙氏墓誌》：“屬方隅之阻兵，遷祔未期，禮從權也。”

③開成元年《魯敬復墓誌》：“以開成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卜地於揚州海陵縣禎實坊常樂里，從權禮也。”

④咸通十一年《張弼墓誌》：“即以明年十月卅日窆於三陽縣五乍村之原，從宜，禮也。”

三、省略格式

在實際運用中，格式化的特定句式不僅有變體格式，而且有時還會省略，省略了特定句式中的“禮也”，但這並不影響人們對文義的理解。

①儀鳳三年《王烈墓誌》：“合葬於河南縣之北山，崇先古也。”

②永淳元年《康留買墓誌》：“即以其年十月十四日歸窆於河南平樂之原。”

③長壽二年《蘇永墓誌》：“以長壽二年十月十七日卜宅於邙山，終哀送也。”

④延載元年《關師墓誌》：“以其年五月廿六日葬於北邙山河東村北一里內。”

⑤開元廿六年《李景由墓誌》：“粵廿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合祔於偃師首陽原先塋之東，書順也。”

⑥開元廿七年《周諒墓誌》：“廿七年正月廿八日，權窆於洛陽清風鄉之原，緩也。”

⑦天寶七載《崔永墓誌》：“以其載七月八日權厝於河南府河南縣平樂鄉終興第里，遵吉兆也。”

⑧天寶十二載《元舒溫墓誌》：“即以天寶十二載十月十七日遷窆於洛陽之北原，從吉兆也。”

⑨元和九年《崔氏墓誌》：“秋七月廿八日，奉親命以夫人祔於塋西一里所。”

四、釋“禮也”

以上諸多例證，已經初略揭示了“禮也”的含義，顯而易見，它不是一個詞，而是一個短語。“禮”應該是一個動詞，是“符合禮制”的意思，“禮也”是判定整個葬事都是合乎禮制的。它的變體格式對其意義作了很好的闡發，“制也”、“從制也”、“從周制也”、“從魯禮也”等，其意義都是“符合禮制也”。除了上述的格式外，還有許多意思相近的句子，對“禮也”作了進一步的解釋。例如：

①垂拱三年《樊赤松墓誌》：“慈堂毀構，陟屺摧峰，將申宅兆之儀，以展飾終之禮。”

②開成三年《崔煥墓誌》：“其寓時也，今葬禮也，孝子之道終爾焉。”

③乾符四年《左用墓讀》：“令子等喪事以備送終之禮，後恐山平海變，刻以貞石。”

④廣明二年《傅存墓誌》：“乃圖書就吉，日月取時，須准禮文，以定遷厝。”

例①的“以展飾終之禮”、例③的“以備送終之禮”都補充說明了“禮也”的意義是“符合送終之禮。”例④的“須准禮文”，也說明“禮也”是“依照禮冊”安葬。例③“今葬禮也”意義是“今日的大葬是合乎禮制的。”

五、特定句式與校讀

“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地，禮也。”是如此常用的一個特定句式，幾乎每一篇墓誌銘文都要用到，或用標準格式，或用變體格式，或用省略格式，或用散見格式。但由於對“禮也”的意義理解不透，對特定句式的格式把握不定，在《唐代墓誌彙編》、《唐代墓誌彙編續》等

錄文彙編集冊中出現多次失誤，這些失誤主要有兩大類，一是違背特定句式，在楷錄時出現誤錄；二是標點出錯處甚多，或當斷不斷，或斷而不通。

(一)、字誤

1、龍朔元年《魏朗仁墓誌》：“爰想同穴之儀，敬感葬防之禮，即以其年五月八日附窆於洛陽縣之邙山禮也。”

“禮”拓片作“陽”。《唐代墓誌彙編》誤錄作“禮”字。應為：

“爰想同穴之儀，敬感葬防之禮，即以其年五月八日附窆於洛陽縣之邙山陽也。”

“邙山陽也”即“邙山之陽也”在墓誌文中俯首可拾，例如：

①龍朔元年《竹妙墓誌》：“即以其年其月廿三日葬於河南縣千金鄉邙山之陽禮也。”

②垂拱元年《孟仁墓誌》：“粵以垂拱元年歲次乙酉正月丁未朔廿六日壬申子合祔於洛州洛陽縣平陰鄉邙山之陽，禮也。”

“以其年五月八日附窆於洛陽縣之邙山陽也”是“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地，禮也”的省略格式，省去了“禮也”。此類句子，墓誌文中經常出現，例如：

①永淳元年《康留買墓誌》：“即以其年十月十四日歸窆於河南平樂之原。”

②延載元年《關師墓誌》：“即以延載元年歲次甲申五月朔廿六日己酉遷廟於邙山之陽。”

楷錄者誤錄“陽”為“禮”，是因為不諳“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地，禮也”的句式，既有標準格式也有省略格式，將“葬於邙山陽也”與“葬於邙山，禮也”兩種格式雜揉。

2、儀鳳二年《賈整墓誌》：“以儀鳳二年七月廿五日同廟洛州洛陽縣北部鄉北邙山之原，禮也。”

“廟”字當為“厝”之誤。“厝”為“厝”的俗字。《正字通·广部》：“厝與厝通”。

“厝”指安葬，“同厝”指合葬。與“同厝”結構相同，用來表示喪葬的詞還有“權厝”、“安厝”、“歸厝”，例如：

①咸通六年《應宗本墓誌》：“其年六月十七日，權厝於大固之北山。屬數歲皆日月不利，未及安神於厚地。”

②咸通十一年《梁氏墓誌》：“以其年二月二十七日安厝於京兆府萬年縣浐川鄉鄭村之原。龜筮叶從，日月云吉。”

③廣明庚子歲《張周抗墓誌》：“明年，神柩歸厝于塋側。”

“同厝”誤作“同廟”，義不通。

依“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地，禮也”的句式，此例應楷錄、標點為：

“以儀鳳二年七月廿五日同厝洛州洛陽縣北部鄉北邙山之原，禮也。”

3、天冊萬歲二年《連隆墓誌》：“粵以天冊萬歲二載歲次景申壹月甲辰朔六日己酉合葬於襄垣縣西一十五里純孝鄉之第平原禮也。”

在“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地，禮也”的特定句式中，指明葬地時，一般有兩種表達方式，一是比較籠統地泛指，指明某山、某原等地域範疇，例如：

①麟德元年《李文墓誌》：“日以麟德元年歲次甲子二月己卯朔十八日丙申，合葬於同州馮翊縣武城鄉之平原，禮也。”

②垂拱元年《段感墓誌》：“粵以垂拱元年歲次乙酉十二月壬申朔廿五日景申遷葬於段村東二里平原，禮也。”

③開元廿七年《姚如衡墓誌》：“以開元廿七年四月九日吉辰，葬於邙山北崗，禮也。”

二是指出具體位置，離某地有幾里幾步，例如：

①景龍四年《曹瑤墓誌》：“其年四月四日歸殯於雍州萬年縣曲池坊之北一百步焉，禮也。”

依“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地，禮也”的特定句式，“葬於襄垣縣西一十五里純孝鄉之第平原禮也”，應為“葬於襄垣縣西一十五里純孝鄉之平原，禮也”。

“第”，義為家第；家宅。葬地可以是平原、山崗；也可以離某地多少步，但決不會葬於家第、家宅中。“第”當為楷錄時的誤衍。

（二）標點

1、龍朔元年《王寬墓誌》：“以龍朔元年三月十九日甲寅，與夫人李氏合葬於河南縣平樂鄉北邙山原殯禮也。”

“殯”，指殯殮，在句中做動詞，意思是殯葬，“殯，禮也”即“殯葬，是符合禮制的。”故當標點此句為：

“以龍朔元年三月十九日甲寅，與夫人李氏合葬於河南縣平樂鄉北邙山原，殯，禮也。”

《唐代墓誌彙編附考》標點此例為：“以龍朔元年三月十九日甲寅，與夫人李氏合葬於河南縣平樂鄉北邙山原，殯禮也。”依此標點，“殯禮也”，文義顯然不通。“禮也”本來是特定句式，標點為“殯禮也”不合特定句式。

2、開耀元年《張君政墓誌》：“即以其年十一月廿五日葬於邙山之，禮也。”

唐代墓誌中，出自於洛陽的墓誌居多，“葬於邙山之陽”、“葬於邙山之原”等句，俯拾皆是，例如：

①龍朔元年《竹妙墓誌》：“即以其年其月廿三日葬於河南縣千金鄉邙山之陽，禮也。”

②總章三年《張文母墓誌》：“越三月十一日，合葬於北邙之崇原，禮也。”

③長壽二年《陳察墓誌》：“以大周長壽二年八月三日合葬於神都洛陽縣平陰鄉從新里邙山之北原，從江夏王故塋，禮也。”

④景龍三年《王齊丘墓誌》：“粵以其年十月廿六日，卜宅葬於洛州永昌縣北邙原，從先塋，禮也。”

例（4）中的“邙山之”，絕不是“葬於邙山之陽”、“葬於邙山之原”的誤漏或省略，而是“葬於邙山，之禮也”格式的誤斷。墓誌文中，類似此例的句子，斷句正確的還有很多，例如：

①乾封元年《邊敏墓誌》：“復以今年月日改窆合葬於邙山，得其禮也。”

②總章二年《趙義墓誌》：“即以總章二年九月廿六日，葬於邙山，之禮也。”

③萬歲通天二年《王琬墓誌》：“以萬歲通天貳年肆月十六日終於私廬，以其月廿九日葬於洛陽縣之北邙山，禮也。”

“之禮也”與“得其禮也”、“禮也”意義相近，格式相同，故應在“之”前點斷，而不能把“之禮”的“之”誤為“邙山之原”、“邙山之陽”的“之”，而將兩種句式雜揉錯並。故例（4）應標點為：

即以其年十一月廿五日葬於邙山，之禮也。

3、景雲二年《郭思訓墓誌》：“以景雲二年歲次辛亥十二月辛丑朔十五日乙卯，遷合於洛陽北部鄉之原，陪葬先塋之壬地禮也。”

依照特定句式的標準格式，“禮也”之前，應點斷，方合文義。否則，上下文義粘連，無法表達出特定句式的意義。“禮也”在文中不僅表示此次喪葬大事依禮終結，在行文上還起着承上起下的作用，“禮也”之後不再敘述誌主的事，而是轉而敘述孝子的哀思。故應該點斷明白，使文義清晰。在《唐代墓誌彙編》、《唐代墓誌彙編續》中，此類句子時而點斷，時而不斷，沒有一個定准，造成文義模糊之處甚多。如下列句子中的“禮也”都應依格式斷

開。例如：

①永昌元年《張守墓誌》：“以其月廿七日歸葬於合宮縣平樂鄉墓陵塋阜平原禮也。”

②長壽二年《程口墓誌》：“十七日癸酉，合葬於北口陽村西北三里之原禮也。”

③萬歲登封元年《楊昇墓誌》：“粵以大周萬歲登封元年二月十二日與次無夫人徐氏合葬於長安縣小嚴村北平原，從先兆禮也。”

④聖曆三年《秦佾墓誌》：“以聖曆三年二月二日遷措於北邙山之舊塋禮也。”

⑤久視元年《竹須摩提墓誌》：“即以其年三月十二日殯於洛城北千善里之阡禮也。”

故此例應當標點為：

“以景雲二年歲次辛亥十二月辛丑朔十五日乙卯，遷合於洛陽北部鄉之原，陪葬先塋之壬地，禮也。”

4、建中二年《賈嬪墓誌》：“以其年三月廿三日窆於七義原，權禮也。”

“權”，為“從權”之省。“權禮也”意為此次葬事，只是權宜之計，但也是符合禮儀的。依變體格式，此例當斷為：

“以其年三月廿三日窆於七義原，權，禮也。”

墓誌文中，類似此例的句子，斷句正確的還有很多，例如：

①天寶七載《王夫人墓誌》：“以五月三日，將蒿葬於洛陽平陰鄉，從權，禮也。”

②咸通六年《何弘敬墓誌》：“以八月一日癸酉葬於魏州貴鄉縣義居鄉司徒村三城里，西去先塋一百二十步，從權也。”

5、元和九年《李翹墓誌》：“泥溝之西，先塋之旁，合祔周禮兮。”

《儀禮》規定，人死後應歸葬祖塋，夫妻應該合葬。例如：

咸亨元年《申恭墓誌》：“以此年歲次庚午六月壬寅朔廿日辛酉合葬於邙山清風之甸，禮也。”“合葬”亦稱作“合祔”、“歸祔”，例如：

①垂拱元年《孟仁墓誌》：“粵以垂拱元年歲次乙酉正月丁未朔廿六日壬申子合祔於洛州洛陽縣平陰鄉邙山之陽，禮也。”

②長安三年《賈楚墓誌》：“維長安三年仲春二月十七日己酉，歸祔於君，禮也。”

③咸通六年《王仲建及妻張氏墓誌》：“自三城護府君之神座，歸葬於河陽縣豐平鄉趙村之北原，附大塋，啓先夫人之舊窆，合祔於斯，禮也。”

例（5）中的“泥溝之西，先塋之旁”指合祔的位置，不能與“合祔”斷開，“周禮”，義為“符合周禮”，故依文義、句式應標點此例為：

“泥溝之西、先塋之旁合祔，周禮兮。”

6、元和十一年《董文萼墓誌》：“即以明年三月十八日就從周典，遷窆於萬年鄉滏川鄉之禮也。”

“之禮也”，意同“禮也”。故依標準格式句“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地，之禮也。”，此例亦應當標點為：

“即以明年三月十八日就從周典，遷窆於萬年鄉滏川鄉，之禮也。”

7、咸通十一年《邊誠妻楊氏墓誌》：“卜以其年八月十日祔於京兆府萬年縣滏川鄉韓傳村舊塋，從姑禮也。”

“從姑”是喪葬習俗，指兒媳婦死後要與婆婆葬在一起，例如：

咸通五年《高湜妻鄭氏墓誌》：“以明年二月十五日遷葬于河南府河南縣伯樂鄉上店村大塋，祔先姑，禮也。”“從姑”意同“祔先姑”，都是於婆婆合葬之意。如果標點為“從姑禮也”，其意不通。

故根據葬俗、句式應標點此例爲：

“卜以其年八月十日祔於京兆府萬年縣浚川鄉韓傳村舊塋，從姑，禮也。”

8、乾符六年《劉思友妻王氏墓誌》：“既斂殯於堂，詢於龜筮，以本姓構忌，俟利便且踰歲，明年二月二十四日，乃遷神河南府洛陽縣平陰鄉鳳臺里祔於兵曹，禮也。”

“兵曹”，是王氏丈夫劉思友所任職務，用其所任官職來代指其人，“祔於兵曹”，即與其夫和葬。“祔”，義爲歸祔，歸葬，墓誌文中最常見的是“祔先塋”，例如：

①咸通六年《段琮墓誌》：“痛啓手足之口，及臨兆，發使資貨幣輦護歸於萬年縣長樂，祔先塋，其年七月五日克定，禮也。”

②咸通十一年《戎仁翊夫人墓誌》：“以其年三月廿一日癸酉，葬于欽賢鄉脩山東北原，祔于先塋庚首，禮也。”

故依文義、格式，例（3）應標點爲：

既斂殯於堂，詢於龜筮，以本姓構忌，俟利便且踰歲，明年二月二十四日，乃遷神河南府洛陽縣平陰鄉鳳臺里，祔於兵曹，禮也。

第四章 唐代墓誌錄文校勘與辨偽

唐代墓誌文獻的校勘工作是一項極為艱巨的工程。首先現存墓誌的數量已經非常可觀，隨着國家有計劃的發掘遺址和基建工程的進行，還會有新的墓誌不斷出土，而這些墓誌還沒有進行過系統的校勘整理。其次唐代墓誌，尤其是唐初墓誌，每方墓誌都是異體紛呈，碑體字特別豐富，給楷錄、校勘增加了很大難度。墓誌校勘工作主要包括兩方面的內容：

一是校勘拓片。

損泐漫漶的拓片，需要校勘；整潔清晰的拓片也需要校勘，拓片雖是墓誌文獻的藍本，但並不能保證完全正確。一者墓誌誌石的制作，一般要經過數道工序，選石、雕鏤之外，呈現在誌石上的文字，大致都要經過三個步驟。第一步是撰文，第二步是書丹，銘文寫好後，再去請書法家或書手，按照誌石格式的要求，將誌文抄寫下來，並用紅筆在反面描出全文字樣。第三步是刻石。先由刻工將書丹的那面貼在誌石上，經過捶拓後，全文字樣就會留在誌石上，然後再逐字鐫刻。經過如此複雜的過程，一方墓誌才稱得上基本完工。在具體操作中，從撰文、書丹、捶拓到刻石，每一步都有可能出現差錯，而任何一步出現失誤，都最終表現為誌石上的漏刻和誤刻。誌石上的漏刻和誤刻反映到拓片上，也就成為墓誌文獻校勘不可回避的現象。二者誌石做為文物，一般人很難見到，我們所見到的只是拓片，而由誌石到拓片，又要經過一次拓印，拓印中，拓工的捶拓水平直接影響到拓片的效果。輾轉下來，拓片的校勘就非常必要了。拓片誤漏的斷定，一般根據“文從字順”的原則。因為不論誌主、撰者、書者、刻者是何許人，墓誌銘文都要遵循基本的行文原則。如果拓片清晰可辨，文義卻乖謬不通時，可以斷定為石誤。例如：

1、麟德二年《張滿墓誌》：“芳流後葉，畫謀模於方寸，榮將來惟公派，派彼靈源，分枝桂苑，重光弈葉，可略而言焉。”

“惟公”是“派彼靈源”的主語，不應點斷此句，應為：“惟公派派彼靈源”，但顯然衍一“派”字，今疑“榮”字後先有漏字，而後又衍刻一“派”字。原句應為：

“芳流後世，畫謀模於方寸；榮口將來，惟公派（派）彼靈源，分枝桂苑，重光弈葉，可略而言焉。”

2、總章二年《王令墓誌》：“出攢塗而右轉，入松逕以臨原。野曠而霜歌切，煙霞晚而泉路深。”

“野曠”與“煙霞晚”失對，應為“原野曠”與“煙霞晚”相對，但“入松逕以臨”句義又不通，查拓片錄文無誤。今疑原石“臨”字後漏刻一字，原句應為：

“出攢塗而右轉，入松逕以臨口。原野曠而霜歌切，煙霞晚而泉路深。”

3、儀鳳三年《王強墓誌》：“悲風口起，愁雲晝昏，惟餘神道，千年若存。”

“風”，拓片清晰作“夙”。“悲風”、“愁雲”對舉，描寫墓地之淒涼，“悲風”數見於墓誌銘文中，如龍朔元年《王寬墓誌》：“苦霧朝口，悲風夜流。”龍朔三年《王楷墓誌》：“哀結悲風，歌纏薤露。”“悲夙”義則乖謬。故知原石誤刻“風”為“夙”。原句應為：

“悲風口起，愁雲晝昏，惟餘神道，千年若存。”

誌石上的誤漏，一般不能輕下斷語，因為每方誌石涉及的人物背景不同，而誌石又是當時人寫當時事，古人又極為重視墓誌，相對於錄文，誌石出現失誤的機率就比較小。

二是校勘錄文。

《唐代墓誌彙編》、《唐代墓誌彙編續》、《新中國出土墓誌》、《全唐文新編》、《全唐文補編》等錄文彙編集冊，它們確實為研究者提供了莫大方便，但由於誌石的殘缺、文字的漫漶，校錄者的疏失等，錄文存在着諸多失誤，但是我們無可厚非，因為墓誌的錄文工作，是一項非常艱難辛苦的工作。毛漢光在《唐代墓誌彙編附考·總序》中總結了錄文中遭遇的困難：“其一、碑體字雖有若干‘碑別字’書籍可資檢查，然印刷物與原碑字仍有很大差異；其二、唐碑大都為未知名者所寫，民間俗寫、避諱、缺畫、變體等，不一而足，有許多字在現行‘碑別字’書中無法查到；其三、由於自然侵蝕或人為破壞，幾乎每張拓片皆有缺字，有的甚至極為嚴重；其四、由於製拓技術不一，有的拓片清晰可辨，有的字跡模糊，審定不易；其五、唐代碑誌絕大多數是駢體文，用典連篇，每句隱含故事一則，若不明瞭其意，標注私名號極為困難；其六……。凡此種種，頗為費時。”^[1]而這些困難正是錄文出現失誤的原因。錄文中的失誤既然在所難免，校勘錄文也就成為運用墓誌語料的必要工作。

第一节 錄文失誤類例

墓誌錄文中的失誤，極為繁瑣，今歸納錄文失誤之例，按致誤之由，依據文例、文字、詞彙、文史等知識，分類例證如下。

一、不諳文例而誤

墓誌銘文具有固定的體例，表達相關內容時，都有一定的書寫格式，掌握這些格式非常有助於墓誌銘文的校錄。如果不熟悉這些體例和格式，校錄中極易出現錯誤。例如：

1、乾符六年《申屠口妻賀氏墓誌》：“府君夫人於乾符六年十一月五日合祔於閭室村西北羊里平原之垆也。”

“羊”為“半”之形誤，“羊里”實為“半里”。“羊里”，不成詞。

2、乾符六年《郭全豐及宋氏墓誌》：“遇年通月便，罄此家資，將崇葬禮，便以其年閏十月十一日合祔於宣泉村西北一里半原之禮也。東有泉山，西至平原之嶺，南有溫琨之山，北至五龍之腳。”

“半”為“平”之形誤，“半原”實為“平原”。“半原”，不成詞。

墓誌的內容之一是標記墓地的所在，一般要指出葬地的確切位置，通用的體例是葬於某村、某原、某山等，有時還要指明離某處大約多遠，常用的計量單位是里或是步。如

①載初元年《元智威墓誌》：“粵以載初元年歲次己丑十一月庚辰五日甲申葬於洛州洛陽縣平陰鄉崔知溫墓東北一百步邱山禮也。”

②萬歲通天二年《韓仁惠墓誌》：“粵以其年捌月貳拾壹日同祔窆於洛陽縣北邱之高原，禮也。”

③開元四年《鄭景良妻薛氏墓誌》：“即以其月廿一日殯於河南府城東北一里半樂村北二百步。”

④天寶四載《趙莊墓誌》：“即以其年月廿四日殯於蔡村東南二里半平原禮也。”

⑤大曆元年《辛庭墓誌》：“即以大曆元年歲次丙午十二月十七日遷窆於故鄴城西南廿里故縣村南半里平原禮也。”

⑥元和十一年《秦愛墓誌》：“九月廿三日葬於本邑三老之里祥鹿觀東北半里平原禮也。”

[1] 毛漢光《唐代墓誌彙編附考》凡例第9頁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中華民國73年

⑦大中十三年《李尊墓誌》：“葬於（下泐）西北屯留縣南龍澤鄉李坊村東半里甲地平原，禮也。”

⑧咸通十二年《趙士真墓誌》：“啓葬於唐縣南四里之原，禮也。”

⑨咸通十四年《來佐墓誌》：“以咸通十四年歲在癸巳十二月廿九日於兗州瑕丘縣普樂鄉臨泗口城陰村郡城東北六里平原禮葬。”

這一體例中，以“里”爲單位時，除了整數表達外，如例⑧中的“四里”、例⑨中的“六里”等，常常要精確到“半里”，如例④中的“二里半”、例③中的“一里半”、例⑤、例⑥、例⑦中的“半里”，故依體例、文義，知例（2）誤錄。

又，這一體例中，葬於“某地平原”最爲常見，如例④、例⑤、例⑥、例⑦、例⑨等，故依體例、文義，知例（1）誤錄。

3、貞觀五年《趙路墓誌》：“男以貞觀五年十月丁亥朔廿三日己酉遷於塋塋。”

“男”、“粵”形近而誤錄。“男以”，句義乖謬不通。

4、咸亨四年《慕容三藏墓誌》：“奧以大唐咸亨四年二月廿八日，合葬於洛陽縣之北芒山原禮也。”

“奧”、“粵”形近而誤錄。

5、開元六年《崔頊墓誌》：“日以開元六年歲次戊午七月丁癸朔，廿九日辛酉，乃奉公之神駕，合葬於魏國夫人之舊塋禮也。”

“日”、“曰”形近而誤錄。“曰”爲助詞，用於句首，由來已久，如《書·召誥》：“曰其稽我古人之德。”

6、天寶二年《鄭參墓誌》：“使以其年歲次癸未十二月丙寅朔七日申窆在郡西卅五里零泉村西，祖塋之右崗原，禮也。”（新）

“使”、“便”形近而誤錄。“便”與“即”、“乃”等同義。

7、大中七年《劉氏墓誌》：“已七年正月十八日，卜葬於京兆府萬年縣白鹿原澠川鄉上傅村，禮也。”

“已”、“以”形近而誤錄。“以”字俗體爲“𠄎”，與“已”字形幾乎無別，校錄者因而誤之爲“已”。

墓誌銘文記敘卒葬年月日，所用句式爲“以某年某月某日卒（葬）於某地”。或以發語詞導入，在“以”前冠以“粵”、“曰”等助詞；或以連詞承接，在“以”前冠以“即”、“遂”“乃”等詞。如

①貞觀二年《楊敏墓誌》：“粵以其年十月十二日喪于洛州北芒山，禮也。”

②永徽六年《張須摩墓誌》：“即以其月陪葬於混明之所。墳臨清紹，帶楊波而獨高；墓迥神泉，眺渭澧之孤顯。”

③麟德元年《張哲墓誌》：“乃以麟德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壬申游茶貴德鄉之原婉川內，禮也。”

④元和九年《王邳墓誌》：“以元和九年十月十七日遷陷於陞邑口座口姚村，立堂合祔也。”

⑤大和五年《祁憲直墓誌》：“遂以其年十一月二日遷窆於長安縣龍首鄉祁村里先修塋也。”

依體例、文義、字形，知例1至例7誤錄。

二、不諳俗字而誤

漢代到唐代前期，是俗字大量產生的時代，幾乎每一方墓誌石上，都會有俗體字出現。趙超在他的《中國古代石刻概論》第四章《石刻銘文的釋讀與常見體例》中，對此現象，從概況、規律、釋讀方法等幾個方面歸納總結，可資參證。我們僅舉“俗字誤識”的典型例子，以明誤識之因。

1、不別唐人書寫習慣而誤

唐代墓誌中，爲了刻石的便利，“扌”旁與“木”旁不別；“竹”字頭與“艸”字頭不別；“斗”旁常作“升”旁；“亻”旁常作“彳”旁等，這寫書寫習慣造成了大批量的俗字，在錄文中，常被誤錄。僅舉不別“扌”、“木”偏旁而誤例

“扌”、“木”偏旁經常不別，因而錄文中出現了大量的失誤，或當爲“木”旁而誤爲“扌”旁；或當爲“扌”旁而誤爲“木”旁，如：

(1) 貞觀廿三年《斛斯達墓誌》：“稟氣成德，標靈擅美。”顯慶四年《蘇斌墓誌》：“貞婉馳芳，柔明擅美，爰資令範，作儷高門。”

“擅美”，義爲“享有美名”，如《晉書·王羲之列傳》：“鍾雖擅美一時，亦爲迴絕，論其盡善，或有所疑。”鍾，指鍾王，其書法獨享美名。例(1)中，“標靈擅美”，喻其父母懷育時就已有美名；“柔明擅美”，指誌主柔順美麗，獨有佳聲。而“擅”爲樹木名，指檀木，“擅美”不合上下文。

(2) 永徽三年《張萬善墓誌》：“行歌帝力，抗志浮雲，知足爲榮，歸口成賦。”

“抗志”實爲“抗志”。“抗志”意爲志氣高尚，如《宋書·孝義列傳》：“獨秉身貞白，抗志不撓，殯送舊君，哀敬盡禮，全操九載，不染僞朝。”永徽四年《楊逸墓誌》：“抗志泉遼，顯異周朝。”上元三年《張客墓誌》：“於是抗志閑居，且述安仁之術。”亦指高尚的志向，如《晉書·隱逸列傳》：“其人循循，猶有大禹之遺風，太伯之義讓，嚴遵之抗志，黃公之高節。”“抗志”、“高節”近義對舉，都指志向高尚。例(2)中“抗志浮雲”，喻其志向高尚，高入雲霄。“抗志”，則文義謬誤。

(3) 顯慶三年《陳頌墓誌》：“在物興悲，況於技族，嗚呼哀哉，乃爲銘記。”開元廿年《朱元墓誌》：“本技百世，遺苗再移，流寓幸郊，甲門高族。”乾封二年《靖千年墓誌》：“原夫慶族芳技，胤宛丘之華樹；潺湲湛潔，派姚澤之禎瀾。”

墓誌銘文中，縷敘家族之繁衍，常以枝葉、流派爲喻，如貞觀三年《譚伍墓誌》：“枝葉既繁，源流不竭。”貞觀七年《張伯墓誌》：“軒皇才子，葉派枝分，世紀所傳，綿代悠永。”例(3)中“慶族”、“芳技”近義並舉，喻其族緒爲高門昌族，“芳技”實爲“芳枝”、“技族”實爲“枝族”、“本技”實爲“本枝”之誤錄。

(4) 顯慶五年《魏口墓誌》：“父，松蘭挾彩，令譽貞芳。”麟德元年《張溫墓誌》：“遐龜之印，藻蓮絃以增鮮；衡牛之劍，挾星冠而飛彩。”

“挾”，義爲“鋪張”，如永徽六年《王氏墓誌》：“而繁華夙零，德音未紀，挾茲麗操，式播遺芳。”“挾彩”義爲光彩流溢，宋王應麟《玉海》卷二百：“黃銀挾彩，紫玉摘英”。例(4)中“松蘭挾彩”喻其父品德高潔；“挾茲麗操”，義爲鋪張華麗之詞藻，“操”當爲“藻”之誤，如《舊唐書·封敖列傳》：“咸以摘英挾藻，華國揚名，潤色之能，封無與讓，壽考垂慶，儒何負哉。”而“挾”爲樹木名，不能與“彩”、“藻”等構詞。

(5) 顯慶五年《常玉墓誌》：“唯祖及父，桂冠隱迹，吟嘯風雲。妙得康成之方，懸悟務先之術。”

“桂冠”指用桂葉、桂枝編的帽子，喻其高潔，如三國魏繁欽《弭愁賦》：“整桂冠而自飾，敷蕤藻之華文。”而此例中“桂冠”實為“挂冠”之誤，“挂冠隱迹”指辭官，如顯慶二年《王立墓誌》：“□秩滿言歸，遂挂冠養德，優遊故里，散誕郊園。”

(6) 乾封元年《顏仁楚墓誌》：“志學樞衣，敞霧氛於超序；登庠鼓篋，橫帶弁於鄭鄉。”先天元年《楊孝弼墓誌》：“樞衣問道，入孔肆以登科；膏吻飛談，下鄒庭而炙鞮。”

“樞衣”，古之禮節。提起衣服前襟，以示恭敬。如《禮記·曲禮》：“毋踐履，毋踏席，樞衣趨隅，必慎唯諾。”《舊唐書·于休烈列傳》：“乃發篋出經，樞衣前請。師為依經辨理，略舉一隅，然後就室。”“樞衣前請”，即學生恭敬地請老師入席。例（7）中“樞”為“樞”之誤錄，“志學樞衣”，意思是開始學習禮節；“樞衣問道”，意思是恭敬地學習。而“樞”義為“門之轉軸”，“樞衣”不成詞。

(7) 總章二年《王令墓誌》：“出橫塗而右轉，入松逕以臨原口。野曠而霜歌切，煙霽晚而泉路深。”貞元五年《桑□墓誌》：“辛丑年中十一月而卒，橫空洛城南總私第，從時宜也。”咸通六年《常克謀墓誌》：“橫塗在堂，春秋七十有七。”

“橫塗”，古代喪禮之一，語本《禮記·喪服大記》：“君殯用輜，橫至於上，畢塗屋。”“橫”，義為叢集，在靈車四面堆積叢木；“塗”，義為用泥塗之，然後停殯待葬。因墓誌文崇古，語有所本，“橫塗”，不錄為“橫”，當依《禮記》錄為“橫塗”、“橫空”。

(8) 久視元年《吳續墓誌》：“顏子淵隣幾殆庶，曾未中年；王輔嗣引例通微，行推抄歲。”

顏子淵，即顏回，早喪；墓誌銘文中常用為“有才短命”的典故，如唐楊炯《從弟去滋墓誌銘》：“今也則亡，歎顏回之短命；死而可作，冀隨會之同歸。”誌主楊去滋壽長僅為二十歲。“抄”，本指時間單位名，如明胡居仕《易像鈔》：“然周天之度，豈能截然整齊，或有奇餘不盡之數；一歲之日亦豈能截然整齊，或有奇欠不足之數。郭守敬謂天餘七十五抄，歲縮七十五抄，每歲差一分五十抄，六十六年有奇，差一度。此歲差所由起也。”故“抄歲”指歲末，如《晉書·桓彝傳論》：“況交霜雪於抄歲，晦風雨於將晨。”元戴良山《感懷》：“抄歲屬搖落，青蒲忽青青”。此處用“抄歲”與“中年”對仗，喻指王輔嗣亦早亡。“抄歲”誤錄為“抄歲”，文義不通。

(9) 大中十三年《王玉墓誌》：“哲人不受，樛木何傷。”咸通六年《曹惟政墓誌》：“豈謂樛木忽摧，蓀蘿靡託。孀居主奠，疾起膏肓，藥餌無徵，邁斯大禍。”

“樛木”比喻丈夫，用“蓀蘿”比喻妻子，源於《詩經·周南·樛木》：“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樛木忽摧”用來喻指其夫喪亡。銘文中類似的說法還有“梁木斯壞”、“梁木之摧”等，如顯慶元年《韓智門墓誌》：“縉紳悲慕，唯恨梁木之摧；里閭空虛，但見哲人之跡。”顯慶元年《孟秤墓誌》：“既而積善無徵，輔仁虛說，梁木斯壞，哲人其萎，以顯慶元年六月六日卒於福善里之私第。”永徽二年《韓才墓誌》：“停機泣里，夢想徵於辰巳，梁木摧乎上春。”乾封二年《張爽墓誌》：“昔梁木斯壞，識小聖之就終；石碧碎首，知真人必滅。”上元元年《董軸墓誌》：“既而兩楹莫警，奄嗟梁木之摧；二豎潛神，忽同隙駒之逝。”等。

“摧”是“獨木橋”的意思，“樛木忽摧”，文理不通。“摧”為“摧”之誤錄。

(10) 乾符四年《廣王墓誌》：“宜長永於周時，永作藩於漢室，秉德從厚，賦年不遐，挂蠹遘悲，芝焚俄感，咸通五年六月一日薨於邸第，享年十一。”

“桂”、“芝”都是高潔的樹木，常用來比喻賢能的人。“桂蠹”、“芝焚”相互為文，喻指賢能者去逝。“桂蠹”誤錄為“挂蠹”。

2、直接誤識俗字而誤

(1) 貞觀五年《李壽墓誌》：“逮劉黑闥作難洛水，徐圓朗放命兗州。”(毛)

“泊”，拓片作“𣶒”。**𣶒**為“泊”之俗字。“𣶒”字，“氵”旁另作“水”，並改左右結構為上下結構。如貞觀十五年《杜榮墓誌》：“詞林警悟，筆海宏深，事親力養，奉主忠竭。”“海”字，拓片作“𣶒”。咸亨三年《封泰墓誌》：“前臨龜洛，卻睇龍河。”“洛”字作“𣶒”。其造字方式與“𣶒”字同。

(2) 貞觀十年《王安墓誌》：“晉永嘉從，播宦居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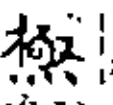
“晉永嘉從，播宦居焉”，句義不明。今查拓片，“從播”為“播徙”之誤錄。原拓片為“播徙”。**徙**為“徙”字誤，“徙”，俗字作“𨔵”，**徙**，俗字作“𨔶”，二者形近而訛。“播徙”，義為遷移；流動。梁簡文帝《悔賦》：“楚王刻鶴，播徙南地。”《宋書·律志》：“有晉東遷，中土遺氓，播徙江外，幽、并、冀、雍、兗、豫、青、徐之境，幽淪寇逆。”宋富弼《上神宗論災變而非時數》：“棄墳墓，離鄉土。父母妻子兄弟奔逃播徙，不能相保守。”誌主王安是在晉永嘉年間，因官遷移的，所以稱為“播徙宦居”。

(3) 貞觀十五年《梁凝遠墓誌》：“左戚右賢，挺生鴻族，出藩入輔，是惟世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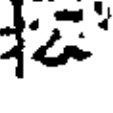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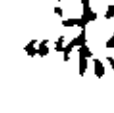
“族”，拓片作“𣬛”。**𣬛**為“族”之俗字。如貞觀十六年《楊玉姿墓誌》：“夫人誕斯貴族，應此挺生，無勞班氏之誡，妙合女儀；不覽內則之篇，尤明四德。”“族”字，拓片作“𣬛”字。因與“族”形近而誤錄。“鴻族”誇飾其親朋皆出自名門。如貞觀三年《譚伍墓誌》：“偉哉夫子，實紹鴻族。”唐佚名《大唐太子左衛杜長史故妻薛氏墓誌》：“夫人誕靈鴻族，育彩瓊田，幼資神穎，長而懿淑。”唐代墓誌銘文中，類同的句式，“鴻族”還可近義更替為“公族”、“德門”等，如唐昭宗《賜韓建詔》：“卿武抱七德，瑞應四靈，挺生德門，佐我丕祚。”唐李商隱《上河陽李大夫狀》：“二十五翁尚書挺生公族，作範儒流，踐履道義之門，優游名教之樂。”可知“鴻族”與文義不符。

(4) 貞觀十五年《賈仕通墓誌》：“籠二儀於形內，極萬物於筆端。”

“極”，拓片作“𣬛”。**𣬛**當為“挫”字。“坐”在墓誌中常作“𣬛”，如貞觀十九年《楊華墓誌》：“光臨涼部，有徐敦仁義之風；不避雄豪，踐王敏獨坐之稱。”貞觀十五年《賈仕通墓誌》：“座客恒滿，罇酒不空，物我混齊，虛舟容與。”“座”字作“𣬛”。故應楷錄“**𣬛**”字為“挫”。而“極”字，墓誌石刻常作“𣬛”、“𣬛”字，如貞觀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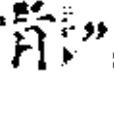
年《傅叔墓誌》：“感昊天之罔極，痛風樹之難淹。”永徽元年《祁讓墓誌》：“既而人生詎幾，逝者如斯，運極道消，溘從霜露。”“”與“”，二者上形近而誤錄。

(5) 顯慶四年《張義墓誌》：“潛思三史，學松以儒，命駕契雞黍之歡，朝夕盡溫清之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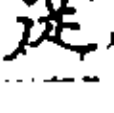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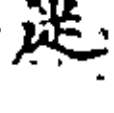
“學松以儒”，文義乖謬不通。今查拓片，“松”作“”，“”為“摠”字之俗體。“摠”為“總”的異體，如顯慶二年《張武哲墓誌》：“學總典墳，苞義窟於丹府，文條絢藻，蘊魚躍於清衿。”其“總”拓片亦作“摠”。“總”，義為“囊括”，如唐褚亮《十八學士贊》：“道高業峻，神氣清遠。學總書林，文兼翰苑。”宋張耒《柯山集·賀錢內翰》：“惟某官學總百家，才高一世，經守章平之學，世登晁董之科。”誤錄“摠”作“松”，是誤錄“才”旁為“木”旁；又將“公”下“心”字脫落。

(6) 龍朔三年《路微墓誌》：“不踰父母之邦，俯從負骨之任，選補魏王府廩牧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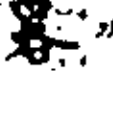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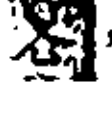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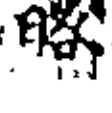
“負骨”為“負胥”之誤。“負胥”為“襁負胥來”的省略。唐杜光庭《修青城山諸觀功德記》：“公懷人以德，決獄以情。襁負胥來，盡墾將荒之地；幽冤坐雪，再生就戮之魂。亦猶鄭渾誘民、虞經審法也。”指百姓受到教化而歸附。“負胥”，因而指擔任教化百姓的小吏，即文中所任的“選補魏王府廩牧丞”。而“負骨”，義為“身背屍骨”，常用作孝義的典故，如《宋史·鄭綺列傳》：“德璋復追至廣陵，德珪已斃於獄。德璋聞之，慟絕者數四，負骨歸葬。”元程文海《故母阿爾台呼塔噶氏追封居延王夫人制》：“妻道可書，母儀可則。其夫死事，力求屍於莽中，負骨來歸。”《明史·孝義列傳》：“其事親盡孝，或萬里尋親，或三年廬墓，或聞喪殞命，或負骨還鄉者，洪武時則有麗水祝崑，上元徐真童……。”與例中文義不符。

今查拓片“骨”為“”，是“胥”之俗體。

(7) 麟德元年《李辨墓誌》：“屬季葉喪亂，鼎從皇唐，俄授揚州江陽縣令。”

“從”，拓片為“”字。“”應是“徙”字。如貞觀十年《王玉兒墓誌》：“從夫徙宦，寓居茲邑。”“從”，拓片作“”；“徙”，拓片作“”。貞觀廿二年《文安縣主墓誌》：“貞觀十五年封正月五日封文安縣主，脂賦開榮，公宮徙訓。”“徙”，拓片作“”。“從”字與“徙”字之別，在於右上角之聲符。“從”字右上角為“从”，碑體多省作兩點；“徙”字右上角之聲符為“止”，碑體多省作三點。“鼎”，常指代國家政權，如元張達《元音遺響·殷大師比干墓下》：“他日牧野師，誰憐商鼎徙。”“鼎徙皇唐”，指國家政權歸於大唐。

(8) 弘道元年《劉弘墓誌》：“漳濱沈疾，宿恙無瘳。天波已往，寸晷難留。”

“寸晷”，為“寸晷”之誤錄。“晷”，拓片作“”，為“晷”之俗字。調露元年《樂玉墓誌》：“不謂運迫潛舟，晷晞朝露。”“晷”字也作“”。“晷”亦作“”，與“略”形近。如乾封二年《靖千年墓誌》：“既而寸晷不停，尺波遄逝。”“晷”字俗字亦作“”，

與“晷”字右邊同。^[1]“晷”，指日影；“寸晷”，喻很短時間，常與“尺波”相對舉，以比喻人世短促，如《文選·陸機〈長歌行〉》：“寸陰無停晷，尺波豈徒旋。”證聖元年《南郭生墓誌》：“誰謂寸晷難留，尺波易謝。”

又，例中“尺波”亦誤。“尺波”，義為“尺水”，“尺波”與“寸晷”對舉，誤錄為“天波”，失對。

(9) 文明元年《金義墓誌》：“惟君器宇寬平，敦交益敬，徽芳名於閭閻，列藻質於朝端。”

“閭閻”，為“里閭”之誤。“里”拓片作，“里”之外形多一“門”字，是受“閭”之類化，增加偏旁而成。“里閭”指鄉里，如唐楊炯《為令祭劉少監文》：“開國承家，枝分葉散。三貂赫赫於臺省，駟馬諤諤於里閭。”“里閭”與“臺省”對舉，用來寫朝上朝下之影響。宋徐鉉《文房四譜序》：“君始以世家文行，貢名春官，天子臨軒考第，首冠羣彥，出入數載，翱翔青雲，綵衣朱紱，光映里閭，其美至矣。”誤錄“里閭”為“閭閻”，義則謬誤不通。

(10) 乾符四年《張用合祔墓誌》：“夫人笄年禮嬪，恨孤鸞之失影，獨守空閨，儼質溫柔，習曹家之誡，風儀軌範，不異姪姜。”

“曹家”指漢班昭。班昭是班彪的女兒，班固、班超的妹妹。嫁給曹世叔後，早早就守寡了，因為她有才學，知禮儀，多次受召入宮，是皇后及諸貴人的教師，被稱為“大家”；“姪姜”指貴族婦女，春秋時代，周王室姓姬，齊國姓姜，二姓常通婚姻，其後代子孫昌盛，其中尤多美女。墓誌銘文中常用二者作婦女的楷模，借以贊揚婦女才貌兼優。

拓片“姬”作，“”為“姬”的俗寫，故“姪姜”當為“姬姜”。

3、失辨形近字而誤

墓誌銘文集編集冊中，有一些誤錄之處，幾背常理，這可能是錄文時的疏失，也可能是排版時的錯誤，今一並歸為疏失之誤。

(1) 顯慶六年《張武墓誌》：“允矣夫子，仰繼前英，有禮有義，多著友生。”

“多”，為“分”之誤錄。“分”，指職分，《禮記·禮運》：“男有分，女有歸。”“友生”，指朋友，《詩·小雅·常棣》：“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友生”與“前英”近義並舉。“分著友生”義為職分高於同輩。“多著友生”，義乖誤。“多”與“分”形近而誤辨。

(2) 咸亨二年《劉盛墓誌》：“穴舍光拾遺之譽，六戎拜推轂之威，口選材能，榮編史策。”

“穴”為“八”之誤錄。“八舍”，借指皇帝近臣內宮的住處。如唐沈佺期《自考工員外授給事中》：“旭日千門起，初春八舍歸。”“千門”與“八舍”對仗，用來描寫主朝內國外之威。“六戎”，指代少數民族，如《晉書·四夷列傳》：“匈奴地南接燕趙，北暨沙漠，東連九夷，西距六戎。”“八舍”與“六戎”對仗，用來描寫主威震天下。而“穴舍”義為“墓穴”，如唐高彥休《唐闕史》：“乃李公穴舍也，意欲吞之，垂涎久矣。”其義於文中義謬甚。

[1] 董志翹師《觀世音應驗記三種譯注》第52頁 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

(3) 長安三年《王美暢妻長孫氏墓誌》：“初算之年，適於王氏。”

“笄”，女子十五歲，《禮記·內則》：“女子十有五年而笄。”“初笄”，指剛成年，古人多在笄年許嫁，如唐王昕《王美暢夫人長孫氏墓誌》“初笄之年，適於太原王氏。”唐李師聖《唐故許氏夫人祈氏墓誌》：“年始初笄，歸於許氏。”誤錄“笄”為“算”，是因為“算”之俗體為“筭”，與“笄”形近。

(4) 開元廿四年《成口口墓誌》：“其地華壤，土乃良申，金身入土，玉貌無新。”

“華壤”、“良田”同義對舉。“田”字誤錄為“申”，形近而失誤。土當是“良田”，而非“良申”。

(5) 聖武元年《王清墓誌》：“有唐天寶元年，度為道士，失居玄真觀焉。”

因度為道士，才居玄真觀，夫……焉，為陳述句式。“夫”為助詞，以承接句意，“失居”一詞，文義乖訛。經查拓片，失原拓為夫字。

(6) 貞元六年《馮承宗墓誌》：“處士王妣詹，鄉里之故，敢動銘云。”

墓誌銘文體例，分序文和銘兩部分；文後銘前，一般說明刻石誌墓的原因，常用的語句為“勒石刊銘”等，僅以“勒”為動詞的語句就有數例，如貞觀二十年《楊德墓誌》：“將恐陵移谷徙，勒石刊銘，庶使椒蘭，芳風永畢。”麟德二年《劉尚墓誌》：“胤子道口等，畢地長遠，終天靡及，寒泉之慕逾切，凱風之思莫追，受於泉戶，勒斯銘曰。”長安三年《張詮墓誌》：“恐陵谷遷貿，故勒茲言。”元和元年《范顏墓誌》：“懼陵谷或遷，乃勒銘沈礎。”例(6)句中，交代了撰銘之人與誌主的關係是“鄉里之故”，所以才“敢勒銘”，“敢”為謙詞，表示自己冒然之意。而非“敢動銘云”。

(7) 貞元十八年《趙季康墓誌》：“夫人隴西季氏，高祖神堯皇帝第十三子鄭元王懿之曾孫，邵陵公珣之孫，左千衛大將軍恒王盧德言之口，皇上三從曾姑婆。”

既然是唐高祖之後裔，必為李氏。“季”、“李”形近而誤。

(8) 元和三年《駱氏墓誌》：“祖王父諱抱貞，刊考諱萬福，夫人即第九女也。”

墓誌銘文中，敘其世系，有一定格式體例，一般為：祖諱某，父諱某，府君諱某。其父可稱之為考、列考等，如元和三年《吳江墓誌》：“列考王所，尚志意修道，不事於世。”長慶元年《俱海墓誌》：“列考玉，隱於衡門，志窮藥術。”“刊考”既與體例不合；也使文義不通，實為“列考”之誤。

(9) 元和六年《趙嬰墓誌》：“文鏗金石之響，武盡狐矢之妙。”

“狐矢”義不可解。查拓片“狐”字作“弧”字。“矢”字為“矢”字。“弧矢”指弓箭，如《易·繫辭下》：“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晉書·庾亮列傳》：“師次襄陽，大會僚佐，陳旌甲，親授弧矢，曰：‘我之行也，若此射矣’”。用以指代武功，如元和十年《裴華墓誌》：“少專儒學，長習弧矢，精黃石公之三略。”“儒學”指文才；與“弧矢”相對，“弧矢”則指代武藝。

(10) 咸通十二年《閻肇及妻孟氏墓誌》：“仲曰伯翔，幼習經曲，聰穎殊倫，通貫群言，詞當體要。”

“幼習經曲”文義顯然不通。“曲”當為“典”之訛誤。原拓片“典”字不誤，校錄者楷錄失誤，僅錄寫了“典”字的上半部。原拓“典”為“𠩺”字。

(11) 咸通十三年《孫瑄墓誌》：“子男二人：長曰杲，……。次曰二合，……。三女阿奴、阿弄、阿銓。……夫人所出次子三合與二幼女也。”

三合當爲二合之誤。“合”在山西、河南交界地帶，方言中常指次第，如稱其“長媳”爲“大合媳婦”，“次媳”爲“二合媳婦”。孫瑄有兒子兩人，次曰二合，二合，既是其名，也是其排行，孫瑄的子女中，次子和兩個幼女爲李氏夫人所生。所以“次子三合”實爲“次子二合”之誤。

(12) 乾符三年《楊思立墓誌》：“屬宰臣持權，橫庇封肅，閱君推牘，深不樂之，遺御史皇甫煥迭往覆之，意欲以翻變奸狀而寬肅之束也。”

“遺”爲“遣”之誤錄。御史皇甫煥前往，是受宰臣之派遣，“遺”、“遣”形近失辨。

4、經常相互出錯的幾組字

(1) 功、切、切

功——切

貞觀十九年《張明府妻楊氏墓誌》：“蓮峰功漢，吐納仙雲，虛掌半天，弊虧霄霧。”

“功”爲“切”之誤錄。漢，指星漢；“切”指連接，如唐韓愈《送贈澄觀詩》：“構樓架閣切星漢，誇雄鬪麗止者誰。”“蓮峰切漢”形容山之高。錄爲“功漢”義不可解。

切——切

長壽二年《許宗墓誌》：“朝風既切，夜月徒暉，鸞鏡空匣，龍梭罷機。”

“風切”指風聲淒冷。如貞觀十九年《何相墓誌》：“荒郊雲慘，松門風切，永閔夜臺，空悼餘烈。”麟德元年《王才及妻毛氏墓誌》：“松高壘暗，風切楊悲。”“雲慘”、“楊悲”、“風切”相對舉，常用來形容墓地之荒涼。例②中的“朝風既切”與此類句式相同，應爲“風切”而非“風切”。

切——功

咸亨二年《鄧恢墓誌》：“屬捷魚麗，告廟策切，起家上柱國。”

“策切”實爲“策功”之誤。“策功”，猶論功封賞。如《北史·常山王遵列傳》：“策功論賞，毗與領軍斛斯椿等十三人爲首，封魏郡王。”唐永淳元年《張和墓誌》：“獻凱而旋，命賞策功，爰登柱國。”《宋史·姚渙列傳》：“隋開皇中，有景徹者，以討平瀘夷，策功爲普州刺史，卒，子孫遂家普州。”

“功”與“切”形近，多有失辨之處。

(2) 往、住、佳、法

往——住

永徽五年《韓選墓誌》：“機神警瞻，智邁前蹤，藻思謀謨，德逾住哲，允文允武。”

“住哲”爲“往哲”之誤。“智邁前蹤”、“德逾住哲”相對仗。“往哲”，義爲前哲，先賢。如梁丘遲《與陳伯之書》：“夫迷塗知反，往哲是與。”調露元年《馬珍墓誌》：“超往哲之良守，邁前脩之明牧。”“往哲”與“前脩”相對。“往”誤錄爲“住”，是因二字形近。

往——法

麟德二年《侯僧達墓誌》：“暑來寒法，桑海難分，故述斯文，勒之腐戶。”

“暑來寒往”，指時光更替延續。墓誌銘文中，同類句子有很多，如乾封二年《成公義墓誌》：“懼時移代易，歲往年來，敬彫玄琬，以式宵臺。”例中“來”、“往”對舉，故不應誤錄。

佳——往

咸亨二年《劉盛墓誌》：“而祥風往氣，氤氳於兩都；桂葉蘭根，芬芳於百祀。”

“往氣”爲“佳氣”之誤錄。墓誌銘文中，敘其譜緒，多華麗之詞，多四六字句，用來張揚其爲望族高門，例中“祥風”、“佳氣”並舉，與“桂葉”、“蘭根”對仗，言其族系之聲望。“往氣”則與體例、文義不符。

(3) 冑——曹

麟德二年《侯僧達墓誌》：“昭哉景曹，赫矣華宗，家襲冠蓋，門傳鍾鼎。”

“曹”爲“冑”之形誤。“曹”之俗字爲“𡩇”、“𡩈”，故與“冑”訛。古人敘其宗系，多浮耀之詞。例中“景曹”、“華宗”即是此類。“冑”，指世系；“景曹”，喻其爲望族，如宋夏竦《文莊集·太原王公墓誌銘》：“夫人生於景冑，夙茂於閭風，同穴之言，嘗盟於皞日；偕老之痛，蓋極於帷堂。”“景冑”亦稱爲“茂冑”、“英冑”、“高冑”等，如顯慶元年《張羊墓誌》：“英宗茂冑，赫弈人倫。”乾封二年《孫智墓誌》：“及歸於高冑，入口中閭。久視元年《張守素墓誌》：“墜鵲英冑，珥貂綿葉。”

(4) 關、聞、關

關——關

開明二年《鄭故大將軍鞠舉墓銘》：“隴坂未平，幽關路絕。”

“幽關”爲“函關”二字之誤錄。“關”之俗字爲“關”，故易於“關”訛。

“開明”，爲唐初王世充所立國號，誌主鞠舉，生於“大隋之末，王事多故”之際，故得“勦力河瀍，盡心伊蔡。”“隴坂”同“隴阪”，指隴山，用來指代甘肅一帶，如《漢書·地理志下》：“隴西郡”唐顏師古注：“隴坻謂隴阪，即今之隴山也。”《舊唐書·牛僧儒列傳》：“聞贊普牧馬茹川，俯於秦隴。若東襲隴阪，逕走回中，不三日抵咸陽橋，而發兵枝梧，駭動京國。”“函關”指函谷關，如隋楊素《贈薛播州》：“函關絕無路，京洛化爲丘。”“隴坂”、“函關”二者都爲地名，用來指代誌主鞠舉戎馬征戰之所。“函關”與“幽關”二字形似而一並誤錄。

關——聞

咸通二年《楊漢公墓誌》：“京兆尹始見公，謂之曰：聞名久矣，何相見之晚也。”

“聞名”，聽到名聲，如《北史·房愛親妻崔氏傳》：“吾聞聞名不如見面，小人未見禮教，何足責哉。”“聞”字與“關”形近，因而失辨。

(5) 先——光

大和二年《梁守謙墓誌》：“將窆於京兆府萬年縣李姚村白鹿原光修塋禮也。”

“光”爲“先”之誤錄。“先修塋”指以前所修墓穴，如文中所記“不以壽爲諱，創置先修，栽種松楸，樹立碑記。”大和五年《祁憲直墓誌》：“遂以其年十一月二日遷窆於長安縣龍首鄉祁村里先修塋，祔夫人，從周禮也。”

光——先

咸通十二年《張叔遵墓誌》：“今張氏之光，始裔顓頊之末，厥後枝葉茂焉。”

“光”爲“先”之誤錄。“先”，義爲先祖，用來追溯其世緒，如乾符四年《張公墓誌》：“張氏之先，軒轅黃帝之苗裔，羅公之胤族。”

(6) 辨——辦

“辦”字，經常誤錄爲“辨”字，如：

開成五年《陳宣魯墓誌》：“及君之終，與外生韋武當主辦窆窆之事。”

“辦”爲“辦”之誤。咸通七年《孫嗣初墓誌》：“自江東望星匍匐，相次到汴上及洛營辦，禮無違者。”“營辦”，義爲“籌辦”，如《宋書·孫法宗列傳》：“單身勤苦，霜行草宿，營辦棺槨，造立冢墓，葬送母兄，儉而有禮。”長慶元年《李□□墓誌》：“家貧路遠，未克營辦，冀望親知之救，以圖窆殯之事。”宋韓琦《安陽集·新修晉太尉嵇公廟記》：“令乃寬與之約，聽自營辦，不數月而祠宇一新。”例中“營辦”，皆指籌辦喪事。

乾符五年《崔植墓誌》：“自後嗣子不能自立，近二紀不辦安窆殯，三子偷生苟飯，叩血路人，以乾符五年四月六日，方備遠期，葬於河南府洛陽縣清風鄉郭村北原，祔先塋，禮也。”

“窆殯”，指墓穴，如貞元二年《封揆墓誌》：“高祖缺於官諱，其窆殯誠信之事，皆府公之賻贈也。”乾符五年《張氏墓誌》：“今則龜蓍告吉，窆殯良宜，以其年十月八日吉辰，歸葬于揚州江陽縣城東道化坊之原，禮也。”用來指代喪事，如“窆殯之事”即指安葬之事，“辦安窆殯”，義爲“辦好喪事”。“辦安”誤錄爲“辦安”。

三、因詞而誤

1、不諳習用詞語而誤。

(1) 良折——良將 哲邑——哲臣

開明二年《魏舉墓銘》：“是爲良折，是曰哲邑，累加正議大夫，俄轉右光祿大夫。”

“良折”爲“良將”之誤；“哲邑”爲“哲臣”之誤。誌主魏舉因“戮力河漚，盡心伊察”，被累加官職爲“右光祿大夫”。“戮力河漚”是贊其武功，“是爲良將”；“盡心伊察”是言其政事勤勞，“是曰哲臣”。如晉陸雲《吳故丞相陸公誄》：“皇朝迭紹，成命昊天，聖王作矣。世有哲臣，觀監大吳。”“良將”常與“良臣”、“謀臣”、“賢臣”等並舉，如《陳書·章昭達列傳》：“至於戰勝攻取，累平寇難，斯亦良臣良將，一代之吳、耿矣。”《南史·郭祖深列傳》：“夫謀臣良將，何代無之？實在見知，要在用耳。”唐楊炯《中書令汾陰公薛振行狀》：“往日賢臣良將，索然俱盡。”“哲臣”與“良臣”、“謀臣”、“賢臣”等近義，都指賢德之臣。“折”與“將”、“邑”與“臣”因字的外形輪廓相似而失辨。

(2) 拽鹿——神鹿

開明二年《魏舉墓銘》：“拽鹿有歸，天人口啓，時逢革今，載離雲雨。”

“拽鹿”爲“神鹿”之誤錄。隋末唐初，多用“中原逐鹿”來描寫天下爭雄之勢，如《宋書·福瑞》：“游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舊唐書·蘇世長列傳》：“世長頓顙曰：‘自古帝王受命爲逐鹿之喻，一人得之，萬夫歛手。豈有獲鹿之後，忿同獵之徒，問爭肉之罪也？’”“神鹿有歸”，則指天下已定，政權歸於唐王朝。“天人”，特指天子，“天人口啓”，指天子應運而生。誌主魏舉，生活於隋唐戰亂之交，戎馬一生。誌中記敘的內容與唐初其他大將的墓誌大體相同，可相互資證，“神鹿”指代國家政權。“拽”與“神”形近而失辨。

(3) 全風——金風

顯慶五年《桓銳墓誌》：“豈其赤波電謝，白日□光；全風素零，蘭芬輟馥。”

“全風”爲“金風”之誤錄。古人以西方爲秋而主金，故曰秋風爲“金風”。如梁昭明太子《錦帶書十二月啓》：“金風曉振，偏傷征客之心；玉露夜凝，直泫僊人之掌。”唐周鈞《南郊享壽星賦》：“玉露初降，金風正秋。”誤錄“金風”爲“全風”，既與“蘭芬”失對，又與

文義不符。“金”與“全”形近而失辨。

(4) 埋窟——理窟

麟德元年《亡尼墓誌》：“不親談玄，終傷埋窟，徒棲夕鳥，虛明夜月。”

“談玄”，談論宗教教義，《隋書·五行志》：“梁武暮年，不以政事為意，君臣唯講佛經、談玄而已。”“理窟”義為義理之淵，比喻有才學的人。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文學第四》：“既前，撫軍與之話言，咨嗟稱善，曰：‘張憑勃卒為理窟。’即用為太常博士。”元辛文房《唐才子傳·高蟾》：“詩體則氣勢雄偉，態度諧遠，如狂風猛雨之來，物物竦動，深造理窟，亦一奇逢掖也。”“終傷理窟”，喻指有才學的人死亡。“埋窟”為“理窟”之誤錄。“理”、“埋”形近而失辨。

(5) 玄鑒——玄鑑

乾封二年《袁相墓誌》：“敢僉遺行，鐫勒玄鑒，庶仰高山，其詞雲爾。”

“玄鑒”，義為“明鏡”，與文義不符。今查拓片，“鑒”實為“鑑”字。拓片作“鑑”，義為“青礪”，如《廣雅·銜韻》：“礪，礪口，青礪。”誤錄“監”為“鑒”，是因為“鑒”之異體為鑑，與礪形近。“玄礪”指誌石，與“玄石”、“玄礎”等詞類同，如乾封二年《成公義墓誌》：“懼時移代易，歲往年來，敬彫玄琬，以式宵臺。”總章二年《杜麗墓誌》：“懼青編而成一璫，勒玄礎而垂聲。”

(6) 浚覺——後覺

天授二年《神瞻影塔之銘》：“夫大士遊心，□歸先覺之境；高人建德，要開浚覺之門。”

“先覺”意為率先覺悟者，“後覺”意指後來覺悟者，“先覺”經常與後知、後人、後進相對為文。如梁劉孝綽《司空安成康王碑銘》：“用茲先覺，道此後知。德大心小，居高志卑。”如唐李邕《兗州曲阜縣孔子廟碑》：“片言一字，勸善懲惡。誘進後人，啟明先覺。”唐于邵《與裴諫議虬書》：“先覺後進，其誰聞焉？屬三十年來，兵戈不息，所務者急，所貴者異；過之則進，不過則墜。”

此例“先覺”與“後覺”相對為文。如宋曾巩《祭王元澤文》：“方見相君，汝嗣讲求，輔訓厥遺，以悟後覺。”以悟後覺，即以啓迪後來覺悟者。“先覺”、“後覺”亦可省為“先後覺”。如宋蘇軾《東坡志林·異事》：“炎良久以偈答曰：‘四大不須先後覺，六根還向用時空。難將語默呈師也，只在尋常語默中。’師可之。炎後竟坐化，真廟時人也。”例中“浚覺”實為“後覺”之誤錄。“浚”與“後”形近而失辨。

(7) 然詬——然諾

天寶十載《項承暉墓誌》：“善於交游，尤其然詬，時人方之二龍殊玉，雙美也。”

“交游”，義為結交朋友，如《荀子·君道》：“其交遊也，緣類而有義。”“結交朋友”之道，當言而有信，如《史記·游俠列傳》：“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唐趙璘《因話錄·商部下》：“以誠明待物，不忘然諾，士益附之。”元辛文房《唐才子傳·張說》：“說敦氣節，重然諾。為文精壯，長於碑誌。”“敦氣節”、“重然諾”都是交友之道。故例中“然詬”當為“然諾”之誤。“詬”與“諾”形近而失辨。

(8) 家嫡——冢嫡

開成四年《遍覺塔銘》：“檢泣奉遺教，直以銘為請，非法胤之家嫡，誰何至此乎？”

冢嫡，指嫡長子。如劉宋明恭皇后《斥後廢帝令》：“衛將軍、領軍、中書監、八座：昱以冢嫡，嗣登皇統，庶其體識日弘，社稷有寄。”唐太宗《答皇太子承乾詔》：“汝家之

豕嫡，國之儲兩，故有斯命，以彰有殊。”唐劉秩《政典》：“故建侯者，所以正豕嫡，安父子之分，使不相猜貳，豈藩屏王室已哉！”

佛教有各種派系，法胤指佛門的繼承人。如唐張說《唐玉泉寺大通禪師碑銘》：“企聞蘄州有忍禪師，禪門之法胤也，自菩提達磨天竺東來，以法傳惠可，惠可傳僧璨，僧璨傳道信，道信傳宏忍，繼明重跡，相承五光。”唐崔彥攜《故教益真澈禪師寶月乘空之塔碑銘》：“於時企聞雲居道膺大師，禪門之法胤也，不遠千里，直詣元關。”唐崔彥攜《晉高麗先覺大師遍光靈塔碑》：“禪師法胤相承，陳田子孫也。”法胤之豕嫡，指佛門的正宗傳人。如唐白居易《西京興善寺傳法堂碑銘》：“有問師之道屬，曰：由四祖以降，雖嗣正法有豕嫡，而支派者猶大宗小宗焉。”“嗣正法者”即繼承正宗之門者，故有嫡系繼承人。“家”為“豕”之誤錄。

2、不諳典故而誤

(1) 貽謫——貽謫

貞觀八年《口孝敏墓誌》：“至如子產居鄭，貽謫於國人，石苞近吳，被疑於世祖。”

“謫”，為“謫”之誤錄。“貽謫”，事本《左傳·昭公四年》：“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謫之，曰：‘其父死於路，己為蜚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謫”與“謫”形似而失辨。

(2) 在己——到巳——辰巳

①貞觀十五年《梁凝達墓誌》：“豈其在己忽加，夢楹遂及，春秋九十有二，以大唐貞觀十五年八月十二日終於景行里第。”

②永徽三年《吳孝墓誌》：“望同偕老，到巳先祚，祝壽無徵，反魂莫驗。”

“辰巳”、“二豎”為“重病”之用典，典出《左傳·成公十年》：“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膏之上，膏之下，若我何’”。故以“二豎”預示疾病的到來，如貞觀十八年《王通墓誌》：“桑榆未迫，辰巳遽臨，春秋四十有二，以隋大業十年八月三日卒。”永徽二年《韓才墓誌》：“停機泣里，夢想徵於辰巳，梁木摧乎上春。”咸亨三年《封泰墓誌》：“乖豫膏肓，協夢辰巳。”咸亨三年《郭遷墓誌》：“二豎之災，福善無徵，遽遽一蛇之疾。”

例①中，“在己”實為“辰巳”之誤。“辰巳忽加”義為“突發疾病”，故有“夢楹”之兆。

例②中，“到巳”亦為“辰巳”之誤。本指望一同偕老，沒料到“辰巳先祚”，即“先生疾病”。

(3) 執早——執棗

貞觀廿四年《孟隆武墓誌》：“封性慈穎，執早貞曆，有雜諸財，無有比嫡。”

執早，當為“執棗”之同音誤字。“執棗”，用來描寫婦女之品性，如《儀禮注疏·聘禮第八》：“其實棗蒸栗擇，兼執之以進。釋曰：云‘兼’，猶兩者，謂一人執兩事，知‘右手執棗，左手執栗’者，見下文云：‘賓受棗，大夫二手授栗’，則大夫先度右手，乃以左手共授栗，便也。”“執棗”喻指為婦之德，如《舊唐書·德宗順宗諸子列傳》：“今縣主有行，將俟嘉命，俾親執棗栗以見舅姑；敬遵宗婦之儀，降就家人之禮。”執棗栗，面見公婆，以示其婦德。貞觀廿二年《王朋顯墓誌》：“西州交河縣神山鄉人王朋顯殯葬於墓，封姓慈易，執棗貞純，春陸秋拾壹。”“執棗貞純”，指為婦貞潔。而“執早貞曆”當為音近而訛。

(4) 春——春 相——祖 巷——巷

古代春築時，以歌聲相和，以杵聲相送。如遇里中有喪，則罷歌聲，停相和，以示哀悼。世稱為“輟春罷相”、“里巷罷歌”等。“相”在這裡是名詞，指春糧時號子聲，此典當源於《史記·商君列傳》：“五穀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此五穀大夫之德也。”裴駰《集解》引鄭玄：“相謂送杵聲”。故“輟春罷相”相對舉，在有的語境中，也可作動詞，為發出號子聲。墓誌銘文中，數用此典，如唐張說《梁國公姚文貞公碑》：“皇上悼焉，國人慕焉，撫牀輟春，曾未云比。”麟德二年《王惠墓誌》：“豈直春人不相，農夫輟耒者哉！”顯慶元年《成徵墓誌》：“既寢於織室，輟相於春鄰。”儀鳳四年《樂方墓誌》：“里不巷歌，鄰輟相杵而已。”宋楊億《忠武李公墓誌銘》：“搢紳相弔，里巷輟春。桃李無言，蓋仁愛之所結。”但墓誌錄文中，“春”誤為“春”、“相”誤為“祖”、“巷”誤為“巷”等訛誤時有發生，如：

①永徽四年《顏人墓誌》：“豈獨鄰春不相，里巷輟歌而已哉。”

龍朔元年《房寶子墓誌》：“豈止輟春掩泣，固亦罷祖興哀。”

②“罷祖”與“輟春”相對，“祖”為“相”之形誤。

③咸亨二年《張昌墓誌》：“豈獨春隣罷相，抑亦黨口巷歌而已哉。”

④元和八年《高承金墓誌》：“維元和八年冬十一月九日戊午左千牛衛長史高氏捐館舍於磁州立義里第，春秋四百四十五甲子，巷之居人，輟春相吊。”

例②、例③、例④，“春”皆為“春”之訛。

⑤咸亨四年《張翌墓誌》：“豈獨春隣罷相，抑亦黨絕巷歌而已。”

“巷歌”，為“巷歌”之誤。“黨”，即“鄉黨”、“鄉里”，“黨絕巷歌”即“里不巷歌”。

(5) 魚恭——魯恭

麟德二年《劉尚墓誌》：“壽春留積，非唯時育之能，中口雅馴，豈獨魚恭之美。”

“魯恭”，事本《後漢書·魯恭傳》：“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入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耳。’”後以“馴雉”為稱頌地方官吏施行仁政的典故，如永淳元年《崔志道墓誌》：“方謂魯恭三異，弘盛烈於當年。”弘道元年《暢昉墓誌》：“雖王阜翔鸞，未足方其善政；魯恭馴雉，詎可匹此嘉聲。”永昌元年《張宗墓誌》：“殘暴滅響，高傳閔子之仁；野雉存風，獨擅魯恭之化。”因此，例中“魚”為“魯”之誤、“雅”為“稚”之誤。

例中“留積”，亦為“留犢”之誤，“留犢”事見於《三國志·魏志·常林傳》：“林遂稱疾篤”裴松之注引三國魏魚豢《魏略》載，……居官歲餘，牛生一犢。及其去，留其犢，謂主簿曰：‘令來時本無此犢，犢是淮南所生有也。’”後常用“留犢”比喻居官清廉。如《舊唐書·畢構列傳》：“昔聞當官，以留犢還珠為上；今之從職，以充車聯駟為能。”

(6) 趙輿——題輿

咸亨四年《朱遠墓誌》：“昇榮展驥，底級效於康莊；奉職趙輿，令問馳於輦轂。”

“趙輿”為“題輿”之誤。“題輿”，事見於《太平御覽》卷二六三引三國吳謝承《後漢書》曰：“周景為豫州，辟陳蕃為別駕，不就。景題別駕輿曰：陳仲舉座也。不復更辟，蕃惶懼，起視職。”後常為出仕為官的典故，如唐陳子昂《為資州鄭使君讓官表》：“題輿佐嶽，無展驥之庸；剖竹專城，闕懸魚之化。”宋文同《丹淵集·哭許駕部》：“君復駕題輿於錦水，閱月未久而君以疾聞兮。忽遽傳乎君之不起，哀哉淑人之云亡兮。”

(7) 兩楹——兩楹

上元二年《范褒墓誌》：“庶祈丹於九轉，俄夢奠於兩楹。”

“兩楹”，為“人之將終”之用典。典出《禮記·檀公上》：“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予殆將死也。”墓誌銘文中，此典有大量用例，如永淳元年《成小師墓誌》：“嬰二豎以興悲，奠兩楹而軫歎，以永淳元年四月八日卒於私第。”聖曆二年《房逸墓誌》：“夢夫子之兩楹，遇晉侯之二豎。”

(8) 父母——文母

光宅元年《宋□□妻王氏墓誌》：“上則處胎施教，父母之雅範高馳；下則徙里求仁，孟母之芳猷遠舉。”

“文母”指文王之母，漢劉向《古列女傳》卷一：“太任者，文王之母，摯任氏中女也。王季娶為妃，太任之性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有娠，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能以胎教，洩於豕牢，而生文王。文王生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君子謂太任為能胎教。”因而用來稱頌賢德之母。唐張說《鄆國長公主墓誌銘》：“文母流胎教之慈，曾子得生知之孝。”《宋史·樂志》：“思齊文母，盛德比姜、任，擁佑極恩深。”

文中諛贊宋王氏德行高馳，上可與文母相比，下可與孟母相較。校錄者將“處胎施教”與“父母”聯系在一起，而忽略了“文母”是源於《列女傳》的典故。“文”字與“父”字形近而誤辨。

(9) 顧後——顧復

垂拱元年《趙承慶墓誌》：“痛深顧後，慘貫友于。”

“後”與“復”形近而誤錄。“顧復”，指代父母，源於《詩經·小雅·蓼莪》：“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後用“顧復”指父母之養育。進一步引申直接指代父母。如《後漢書·清河王孝慶傳》：“甲子之異，責由一人。諸王幼稚，早離顧復，弱冠相育，常有《蓼莪》、《凱風》之哀。”唐張說《讓起復黃門侍郎第一表》：“臣弱年早孤，母氏訓立，得紹基構，忝列簪裾，從宦歷年，晨昏多闕，播遷遠裔，離別又苦。顧復無答，報養何追？心所摧感，語不能喻。”

“顧復”指父母，“友于”指兄弟。二者相對為文，用來表達失去親人的哀痛之心。

3、不諳佛道詞語而誤

(1) 花播——花幡

建中二年《智明玄堂記》：“繼徒悲送，執花播以含啼，俗眷哀號，捧靈輿而潰絕。”

“花播”之“播”字應為“幡”字之誤。執花幡，捧靈輿都為動輿結構，用來描寫喪儀的盛況。花幡，指香花幡幢，源於佛經故事。如《方廣大莊嚴經》卷五：“宜遣內外莊嚴道路。香花幡蓋倍勝於前。”後來作為一種儀式，用於婚、喪禮儀中，如唐劉珂《大遍覺法師塔銘》：“十九年春正月景子，留守自漕奉迎於都亭，有司頒諸寺帳與花幡，送經於宏福。”《敦煌變文·目連緣起》：“慈母聞道兒歸，火急鋪設花幡，遶繞庭院，縱橫草穢狼籍。”慈母聽到兒子歸來的消息，急急忙忙鋪設鮮花幡幢，以示歡迎。《明史·禮志·皇妃等喪葬》：“靈柩前儀仗，內使女樂二十四人，花幡、雪柳女隊子二十人，女將軍十一人。自初喪至期年辭靈，各於常祭外增祭一壇。”“幡”同“幡”。

(2) 依正——依止

貞元十四年《趙寂墓誌》：“授經乃師同院辯姓和尚，依正當寺淨覺和尚授誡，聽讀即安國寺大辯政律和尚也。”

“依正”爲“依止”之誤錄。佛教戒律規定，佛教信徒出家，要到寺院中找一位比丘，請求他作爲自己的依止師，依止師對弟子負有教育和撫養的義務，要爲其授戒、傳法。如隋智越《答晉王書謝度人出家》：“使五沙彌爲弟子，輒當恭旨，作說戒師，年歲既小，別須和尚，必選名德，爲作依止。並賜法衣，即於衆前，歡喜頂戴。”隋釋智顗《謝晉王遣使吊天台山衆啓》：“永鎮佛隴，依止受持。鍾幡香等，施安供養。”唐虛受《大唐嵩山少林寺主法華鈞大德塔銘》：“年十有四，捐俗慕法，依止嵩山會善寺西塔院法華禪師。”挑選大師，作爲沙彌的依止師，應該是很重要的事，所以多有記錄。唐代，這種拜師形式還擴大到了道教。如會昌二年《鄭過真誌銘》：“粵自童年，依止王屋大洞姚尊師，至貞元六年，准勅度爲道士。”

（3）黃神——黃袖

大和三年《田元素玄室銘》：“仙師幼而聰辯，仁孝自天，宿合道真，辭榮棄俗，玄冠黃神，志溢煙霞。

“黃神”爲“黃袖”之誤錄。誌主身份爲道士。玄冠爲黑帽子，黃袖爲黃色衣服，“玄冠黃裳”是唐宋時道士的著裝之一，道教典籍中多有描寫，如宋張君方《雲笈七籤·存思部三》：“素髮玄冠，黃裳皂帔。”《雲笈七籤·秘要訣法部四》：“或見二人，羽衣黃色，玄冠，察行君也。”《雲笈七籤·秘要訣法部七》：“父諱長御，冠黃華三寶玄冠，衣黃章單衣，手執中元度命秘符。”“玄冠黃裳”爲道士之行裝，例中以“黃袖”借指“黃裳”。“神”、“袖”因形近而誤錄。

四、不諳文史知識而誤

1、開明二年《魏舉墓誌》：“託贈洛、貝、魏、相、冀、定、恒、邢、廉、德十州刺史、十州總管。論曰忠公，禮也。”

“託”，爲“詔”之誤錄。“論”爲“謚”之誤錄。只有皇帝才有特權贈官、封官，無論何人也不能“託贈”，只有“詔贈”。

唐代墓誌銘文在記述誌主生平事迹時，轉述了一些詔敕告令，這些詔敕告令受銘文體例的限制，行文格式有所簡略，但“詔”、“敕”、“謚”等詞並不省簡，而校錄中卻時有失誤。如長壽三年《薛君繡墓誌》：“大業十三年教曰：‘惟裴與薛，河東豪右，異人奇生，斯焉取斯。’”“教”，爲“敕”之誤錄。“惟裴與薛，河東豪右，異人奇生，斯焉取斯。”是轉述敕令之內容。

2、龍朔三年《法願墓誌》：“法師諱法願，俗姓蕭氏，蘭陵蘭陵人。梁武帝之六葉孫，唐故司空宋國公之第三女也。”

唐代僧尼多有世家，最有代表性的當是裴氏一族和蘭陵蕭氏。他們或者世代相襲出家、或者同輩數人一起出家。如永隆二年《法燈墓誌》有記：“姊弟四人，同出三界。花台演妙，疑開棠棣之林，成等至真，還如十方之號。”其姊弟四人，有墓誌銘文可資查證的有法澄、法樂、法願。如：

永隆二年《法燈墓誌》：“法師諱法燈，俗姓蕭氏，蘭陵人也。梁武皇帝之五代孫，……父瑀，梁新安王，隋金紫光祿大夫行內史侍郎，皇朝中書令、尚書左右僕射、特進太子太保、上柱國、宋國公、贈司空。”永隆二年《法樂墓誌》：“法師諱法樂，俗姓蕭氏，蘭陵人也。梁武皇帝之五代孫，……父瑀，梁新安王，隋金紫光祿大夫行內史侍郎，皇朝中書令、尚書左右僕射、特進太子太保、上柱國、宋國公、贈司空。”此兩方墓誌指明法燈、法樂都是梁武皇帝之五代孫，父親是梁瑀，爲隋金紫光祿大夫行內史侍郎，皇朝中書令、尚書左右僕射、

特進太子太保、上柱國、宋國公、贈司空。而《法願墓誌銘》記曰：“法師諱法願，俗姓蕭氏，蘭陵蘭陵人。梁武帝之六葉孫，唐故司空宋國公之第三女也。”此方墓誌指明法願是唐故司空宋國公之第三女也。故三人應是同胞姐妹。法願也應該是梁武帝的五世孫。而不是六世孫。

(3) 神龍二年《武懿宗墓誌》：“喪事官給，葬日量借帳幕等力，仍令京官五品一人檢校。”

“等力”為“手力”之誤。“等”之俗字為“𢇛”，抑或誤與“手”混。

“手力”，指人力。唐時指用來支應官差的衙役，如《唐六典·尚書戶部·度支郎中》：“內外百官家口應合遞送者，皆給人力車牛。”唐李林甫等注：“一品手力三十人，車七乘，馬十匹，驢十五頭；二品手力二十四人，車五乘，馬六匹，驢十頭；三品手力二十人，車四乘，馬四匹，驢六頭；……。”“人力”主要擔任旅途中的諸項雜役。唐代墓誌中，官吏歸葬時，數用其制，如開耀元年《劉應道墓誌》：“爰降璽書吊祭，兼贈絹布米粟。官造靈輿，家口給傳遞手力還京。”

“帳幕手力”或作“手力幔幕”，如龍朔三年《裴略墓誌》：“恩敕恩令賜布絹一百廿段，米粟六十石，並借人力幔幕布等。”“人力”，義同“手力”。“人力”指所需勞力，“幔幕”指所需物品。萬歲通天二年《王琬墓誌》：“葬日量借手力幔幕，家口並給傳乘，以致哀榮之禮。”“量借”，按規定數量從官府借用若干人力，“借”為“借”之形訛。

(4) 天寶十三載《智通塔銘》：“師諱智通，姓張氏，虞鄉七級人也。”

“卿”為“鄉”字之誤。虞鄉，地名。今屬山西省永濟縣，為鄉級單位，唐時為縣級單位，《舊唐書·地理志》：“虞鄉，漢解縣地，後魏分置虞鄉縣。貞觀十七年，省解縣，並入虞鄉縣。二十年，復置解縣，省虞鄉。天授二年，復分解縣置虞鄉縣。”天寶年間稱為“虞鄉七級人”，指“虞鄉縣七級人”。

(5) 聖武元年《王清墓誌》：“以聖武六年九月廿四日，反真於觀虛室，春秋五十有八載矣。”

聖武，公元756年，安祿山建號燕國，立年聖武。時為天寶十五年。《舊唐書·安祿山傳》：“（天寶）十五年正月，賊竊號燕國，立年聖武，達奚珣以下署為丞相。”公元757年，安祿山之子安慶緒，襲偽位，改年號為載初元年，故聖武在歷史上僅有二年。《新唐書·安祿山傳》：“因傳疾甚，偽昭立慶緒為皇太子，……既襲偽位，改載初元年。”故聖武六年實誤。“六”與“元”形近，錄者失辨，應為“聖武元年”。

(6) 咸通十五年《李審規墓誌》：“第三男楷守職相府，因緣府君。豈敢廢忘，未及甘脆，天降斯禍。”

錄文中多次提及李審規兒子的名字，如“有子五人，長權、次挺、次楷、次校、損。”“去咸通十三年九月中抱疾卒於興道里，權、挺、校等見主持度支驛務。”“第三男楷守職相府，因緣府君，豈敢廢忘，未及甘脆，天降斯禍。”“咸通十五年十月廿九日綱子堂頭通引游擊將軍前右神武軍中郎上柱國楷重敘記。”這些名字有時從“木”，作“楷”、“挺”，有時又從“扌”，作“挺”、“楷”。同一人的名字，寫作不同的兩個字，二者必有一失。古人取名，同輩間多依長幼排列，名字為單字時，多取同一偏旁的字，名字為雙字時，多包含輩份用字，稱為“某”字輩。李審規兒子的名字，應該是取用“木”旁的字，因為“權”、“校”皆從木。如果既從“木”，又從“扌”，違背了古人命名取字常識。今查拓片“權”字作“權”、“挺”字作“挺”，故其子名字當依次為：長權、次挺、次楷、次校、損。

第二節 標點疑誤舉例

墓誌錄文標點的失誤，主要有三類，一是當斷而不斷，造成文義粘連雜揉的，如咸通二年《吳氏墓誌》：“孰謂疾生療而彌甚。”“生疾”、“療病”是一前一後兩件事，應當斷開為“孰謂疾生，療而彌甚。”才能使前因後果，明白通達。二是不當斷而斷，誤斷的後果是割裂文義，如咸通九年《歐陽琳夫人謝迢墓誌》：“奕世以文學立身，擅譽當世，豈小子拙納而能譚悉，祖宗之盛美哉。”“譚悉”，義為“說盡”，其後當有實語，不應將述賓結構斷開，應標點為“豈小子拙納而能譚悉祖宗之盛美哉。”三是斷而有誤，使文義乖誤不通，如長慶四年《樂輔政墓誌》：“天垂其禍，孀人妻孤，人子於公室為甚。”誌主樂輔政之死，於其妻則為孀，於其子則為孤，故曰“孀人妻，孤人子”為是。今依致誤之由，舉例如下。

一、因誌石漏誤而誤

1、貞觀十九年《楊華墓誌》：“洪源口泝，與江漢而連芳；胤鬱盤，與高峰而比峻。”

古人敘其世系，多用河流之分脈，樹木之分枝，來比喻其家族之繁衍茂盛，如永徽元年《張寶墓誌》：“基崇構迴，源潛流清，亡秦武信，佐漢文成。”貞元十六年《呂渭墓誌》：“漢以下支分派引，煥在宗謀。”“洪源口泝”，用來比喻其家族淵源之盛大，“芳胤鬱盤”用來比喻其家族後裔之繁茂。故“芳胤”之處不應點斷。今查拓片，楷錄未有失誤，而句義有拗礙不通之處，句式也無法工整對仗。故疑原誌石“芳”之前有漏字，點為：

“洪源口泝，與江漢而連口；芳胤鬱盤，與高峰而比峻。”

2、咸通六年《姚季仙墓誌》：“公性恬物外，惇樂時念善而心栖覺苑之中，秉志而能居長芳之室。”

“念善而心栖覺苑之中，秉志而能居長芳之室”，上下兩句相對，故應從“念善”點斷；

“物外”指世外，如五代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卷一：“王休高尚，不親勢利，常與名僧數人，或騎驢，或騎牛，尋訪山水，自謂結物外之游。”宋劉敞《南北朝雜記》：“齊太原孫伯翳，家貧，常映雪讀書，放情物外，栖志丘壑。”“性恬物外”指超脫塵世之外，故應從“物外”處點斷；“惇樂時”義不可解，今查拓片，楷錄未有失誤，而“惇樂時”與“性恬物外”應同為四字句結構，故疑原誌石“惇樂時”有漏，應點為：

“公性恬物外，○惇樂時，念善而心栖覺苑之中，秉志而能居長芳之室。”或

“公性恬物外，惇○樂時，念善而心栖覺苑之中，秉志而能居長芳之室。”

3、乾符六年《郭楚墓誌》：“肅肅母儀，雍雍婦德，疾瘵，纏綿大夜，權殯在城東北府。”

“疾瘵”指疾病，“大夜”指陰間，“纏綿”的主語是疾病，而不是黃泉地府，故“疾瘵纏綿”不應該斷開，“疾瘵纏綿”亦作“寢疾纏綿”等，如咸通十一年《裴氏墓誌》：“公寢疾纏綿，藥餌無效，享年六十三，會昌五年二月廿九日終於私第。”“大夜”前疑缺兩字，今核對拓片，“大夜”在行六開頭，“綿”字在拓片行五、倒數第二字位置，其下有斷裂痕迹，至少脫漏一字。今依上下文義及行文體例，標點原文如下：

“肅肅母儀，雍雍婦德，疾瘵纏綿，□□大夜，權殯在城東北府。”

二、因不諳習語而誤

1、不明詞義而誤

(1) 貞觀十八年《崔法師塔銘》：“年滿，進戒學律，聽經精勤。未久，律文通利，講

宣十地、維摩兩部妙典，法師意欲啓般若之門，開無爲之路，運乘火宅，舟航愛河，遂使道俗慕欽衆徒歸仰。”

“進戒”，謂僧尼受具足戒。也稱“具戒”、“受具戒”。受具戒的年齡規定爲二十歲。所以“年滿進戒”，指年滿廿歲。如開元十四年《思恒墓誌文》：“年廿而登具戒，經八夏即預臨壇，參修素律。”說明登具戒的年齡是廿歲。貞元十八年《幼覺墓誌銘》：“大師六歲出家，依年進具，業以學茂，德唯行精。”依年進具，指按年歲受具戒。受具戒後，便開始正式拜師學法。如大曆五年《常一塔銘》：“開元中，依襄陽明律師所出家受具，旋至長安花嚴法師所聽花嚴經，又於東京大照禪師所習定宴座，遂隱跡秦州靈鷲山，臥室席茅，松蘿爲宇。”

例中的“年滿進戒，學律聽經。”指法師二十歲受戒，受戒後即開始學習律部、聽講經文。此處行文句式又爲四字句，故而應標點爲：

“年滿進戒，學律聽經，精勤未久，律文通利，講宣十地、維摩兩部妙典，法師意欲啓般若之門，開無爲之路，運乘火宅，舟航愛河，遂使道俗慕欽衆徒歸仰。”

(2) 貞觀廿年《孫佰悅灰身塔》：“悅有出家女尼，字智覺，住聖道寺，念父生育之恩，又憶出家解脫之路，不重俗家還笄，意慕大聖泥洹。”

錄者誤將“女尼”點連一起，因爲“女尼”也可指女性佛教徒，例如《拍案驚奇》卷三十四：“和尚道：‘相公，不要則聲，我身實是女尼。因怕路上不便，假稱男僧。’”《紅樓夢》八十七回：“早驚醒了庵中女尼道婆等衆，都拿火來照看。只見妙玉兩手撒開，口中流沫。”

但此例“女尼”不是指女性佛教徒。因爲“出家女”爲唐時口語詞，是對比丘尼的俗稱。如貞觀廿年《范優婆夷灰身塔》：“大唐貞觀廿年四月八日有出家女爲慈母敬造。”

“尼字智覺”，是進一步記述“出家女”的法號。在唐代文獻用例中，“女尼”往往是兩個詞，“女”指某人之女，“尼”用來補充說明女子的身份、法號。“女”與“尼”是同位關係，如《舊唐書·竇參列傳》：“男景伯，配泉州，女尼真如，隸彬州；其財物婢妾，傳送京師。”“女尼真如”意思是女子法號真如，與男兒景伯並舉，“尼”是女兒的同位成份，用來說明她的身份。又如《舊五代史·末帝紀上》：“甲申，帝爲故皇子亳州刺史重吉、皇長女尼惠明大師幼澄舉哀行服，群臣詣閣門奉慰。”“皇子、皇長女”並舉，不能理解爲“皇長女尼”，而是皇長女尼姑惠明大師。“皇長女”與“尼”同位，“尼”用來補充說明皇長女的身份、法號。所以此例應點爲：

“悅有出家女，尼字智覺，住聖道寺，念父生育之恩，又憶出家解脫之路，不重俗家還笄，意慕大聖泥洹。”

(3) 開元四年《楊君妻獨孤氏墓誌》：“我家既彤，矢千年，楊氏亦朱輪百代。”

“彤矢”，指朱漆箭。天子常賜於有功大臣，如《晉書·景帝紀》：“公爰整六軍，典司征伐，犯命陵正，乃維誅極，是用錫公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公饗祀蒸蒸，孝思維則，篤誠之至，通于神明。”唐溫大雅《創業起居注》：“是用錫王鈇鉞各一，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以王霜露履踐，裡祀恭嚴，天地幽通，孝思至感。”“朱輪”，指華麗的車子。用以指代富貴之人，如《漢書·蒯伍江息夫傳》：“爲君計者，莫若以黃屋朱輪迎範陽令，使馳驚於燕趙之郊。”《舊唐書·李密列傳》：“豈止金章紫綬，華蓋朱輪，富貴以重當年，忠貞以傳業，豈不盛哉。”“彤矢”、“朱輪”互文對舉，用來描寫兩家之貴且富。故應點爲：

“我家既彤矢千年，楊氏亦朱輪百代。”

(4) 天寶六載《董昭墓誌》：“天寶六載二月十四日，以公之喪至自秦會，葬于中條之南原，禮也。”

“會葬”，義為合葬。誌主董昭以天寶五載九月，死於鎬京城西甘泉里，其夫人張氏以開元廿三載歸真於同谷郡之別業，開元廿七年十月歸柩故鄉，天寶六年二月，從陝西移公之喪，與夫人合葬於中條山。“會葬”一詞，數見於墓誌文中，如唐王維《為人祭某官文》：“家無餘財，斂以時服。弟難會葬，兒未及哭。”“秦”指代鎬京，是董昭的葬地。“秦會”義不可解。故應點為：

“天寶六載二月十四日，以公之喪至自秦，會葬于中條之南原，禮也。”

(5) 天寶七載《蘭夫人龕銘》：“亦有二女，在家出家，出者法名光嚴自晤，已祛於女相。在者孀栖。慈氏屬念，每矜其舜華。”

法名，指出家後，由法師起的名字。大多根據佛教教義起名，比如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十：“周賀，少從浮圖，法名清塞，遇姚合而反初。”宋張師正《括異志·僧緣新》：“翁亦駭異，因許之為浮屠，令以披緇剪髮，法名緣新，鼎人率知之。”“光嚴”義為光大莊嚴。出者法名光嚴，即出家的女兒法名叫作光嚴。文義清晰明了，“自晤”為下句的主語，故應點為：

“亦有二女，在家出家，出者法名光嚴，自晤已祛於女相。在者孀栖。慈氏屬念，每矜其舜華。”

(6) 貞元三年《大長公主墓誌》：“事姑以孝，養著，恤下以慈惠稱。”

“孝養”，盡孝心以奉養父母。《後漢書·虞傳蓋臧列傳》：“早孤，孝養祖母。縣舉順孫，國相齊之，欲以為吏。”唐柳祥《瀟湘錄》：“往日天知爾孝養老母，故賜爾錢，以為甘旨，非濟爾貧乏。”“事姑”，侍奉婆婆，用來指代奉侍長輩。奉上、恤下，為婦德之根本，如大中元年《張亮墓誌》：“奉上以忠孝，撫下以慈仁。”咸通二年《崔琪墓誌》：“奉尊上必盡孝敬，撫卑幼而竭慈仁。”“孝養著”與“慈惠稱”相對舉。故應點為：

“事姑以孝養著，恤下以慈惠稱。”

(7) 元和三年《楊氏墓誌》：“以貞元十九年攝衛乖常，候風痹滯尊體。”

“候”，義為“症候”。《北齊書·方伎傳·馬嗣明》：“為人診候，一年前知其生死。”“常候”指“正常狀態的症候”，如宋李師聖《產育寶慶集》卷上：“經候者，經脉之常候，血氣運行恒久之度也。”故不應點斷割裂。“攝衛乖常候”又與下句“風痹滯尊體”為五言對仗，故應點為：

“以貞元十九年攝衛乖常候，風痹滯尊體。”

(8) 元和七年《沈君妻楊氏墓誌》：“以去家相離，疚心纏疾，每約於夫，請於姑曰：願衣褐還家，請夫別娶。姑與夫也，彌重而抑，請竟終於疾。”

誌主沈群妻楊氏，因給其母守喪而得病，多次向其婆婆、丈夫請求，希望“衣褐還家”，以示其孝心，其婆婆、丈夫更加看重她，而阻止了她的請求，即“彌重而抑請”。故依文義應點為：

“以去家相離，疚心纏疾，每約於夫，請於姑曰：願衣褐還家。請夫別娶。姑與夫也，彌重而抑請，竟終於疾。”

(9) 寶曆元年《董岌墓誌》：“長史常慕子產行事，得寬猛道，民愛吏恐，不浹歲而政成於澗時。澗將王國清作亂曾吳人將掠州庫。”

“浹歲”，不滿一年。宋李方舟《辭武威廟祝文》：“石去朝十年再被旨召，謬典此州。甫及浹歲，所未盡施於黎之政者，邊虛而不知備，民急而不知救。”“政成”，指政事成功。

“不浹歲而政成”是總述其政效，“於潤時”是例舉其“在潤州時”之政績，而非“政成於潤時”。故應點為：

“長史常慕子產行事，得寬猛道，民愛吏恐，不浹歲而政成。於潤時，潤將王國清作亂，曾吳人將掠州庫。”

(10) 大和乙卯年《鄭氏墓誌》：“州里軫惻，邦族興歎，即叔父之覽餘迹觀，遺掛傷神之慟也宜哉。”

“遺掛”，指死者遺物，如《文選·潘岳〈悼亡詩〉之一》：“流芳未及歇，遺掛猶在壁。”咸通十年《崔揆側室樊氏墓誌》：“嗟嗟遺掛傷夫君，高原得地安靈神。”“覽餘迹”、“觀遺掛”義為見到死者遺物，故而傷懷不已。“覽餘迹”與“觀遺掛”同為述賓結構並舉。故應點為：

“州里軫惻，邦族興歎，即叔父之覽餘迹、觀遺掛，傷神之慟也宜哉。”

(11) 大中四年《寇章墓誌》：“不幸無男子，有女子子三人，長奉釋氏為比丘，尼早終。”

“女子子”，指女兒，依奉釋氏後，應稱為“比丘尼”，而非“比丘”。故應點為：

“不幸無男子，有女子子三人，長奉釋氏為比丘尼，早終。”

(12) 大中十年《李貞曜墓誌》：“不四三年，文成大軸，賦也瀏亮學，未貢，為時輩所瞻。”

“瀏亮”，指文義清楚，明朗。《舊唐書·薛存誠列傳》：“存誠字資明，河東人，父勝能文，嘗作《拔河賦》，詞致瀏亮，為時所稱。”宋項安世《項氏家說》卷三：“此二十五篇，皆孔氏自以隸書古篆訓釋科斗之文，乃皆明白瀏亮，略無疑闕。”“文成大軸”、“賦也瀏亮”並舉，說明其文賦都已經學成。故應點為：

“不四三年，文成大軸，賦也瀏亮，學未貢，為時輩所瞻。”

(13) 咸通六年《鄭娟墓誌》：“夫人以發聞之美，景辰歲，來展婦儀，服勤祀事，以潔敬誠，盡稱祇事。先舅以恭順孝恪聞，處娣姁間無違言過動，遇幼下輩無疾聲忤色，動中矩則，欲不踰閑，以曉暢內職，推高於姻屬間。”

“祇事”，義為“敬事”。“事先舅以恭順孝恪聞”，指事奉長輩，以恭敬孝順聞名；“處娣姁間無違言過動”指於平輩相處，沒有錯誤過激的言行；“遇幼下輩無疾聲忤色”指愛睦晚輩，沒有厲聲怒色；“事先舅”、“處娣姁”、“遇幼下輩”是三個並列動賓結構，分別從三個方面描寫了誌主的婦德。依原文標點，“事”歸屬上句，一是破壞了排比句的格式，二是失去動詞“事”，文義變為“長輩”因恭順孝順聞名，不合禮儀。

“服勤祀事”，指服持祭祀之事勤勞；並因“潔、敬、誠”而被稱贊。故應點為：

“夫人以發聞之，美景辰歲，來展婦儀，服勤祀事以潔敬誠盡稱，祇事先舅以恭順孝恪聞，處娣姁間無違言過動，遇幼下輩無疾聲忤色，動中矩則，欲不踰閑，以曉暢內職，推高於姻屬間。”

(14) 咸通十四年《孫簡墓誌》：“真除吏部侍郎，拜河南尹，其政如同陝之素值。飛騰起，公慮害我穠事，用詩之界火之義，遂令坑焚，去其大患，竟致豐穰。”

孫簡在陝西任觀察使，政績突出，後拜河南尹，其為政風格與在陝西時相同。到河南後，又碰上蝗蟲蜂起，便用焚燒的方法滅除。“值”義為“逢”、“遇”，不應誤入上句為“素值”。故應點為：

“真除吏部侍郎，拜河南尹，其政如同陝之素。值飛騰起，公慮害我穠事，用詩之界火之義，遂令坑焚，去其大患，竟致豐穰。”

(15) 乾符二年《崔茂藻墓誌》：“自元魏以降，至於國朝，冠婚之盛，首于甲乙方。今推門族，必曰崔氏小房為閭閻之最也。”

“甲乙”意為“數一數二”，“首于甲乙”意思是標為第一。“甲乙方”文義不通。“方今”是一常用詞，意為“當今、現今”，不應該點斷。故應點為：

“自元魏以降，至於國朝，冠婚之盛，首于甲乙。方今推門族，必曰崔氏小房為閭閻之最也。”

2、不察句首虛詞而誤

龍朔元年《張善墓誌》：“風雲悽愴，士友悲傷，自咎無徵，偷延日晷。龍朔元年四月十一日俄而殞於私第，春秋卅有五。”

“日晷”，喻指時光，宋王安石《本朝百年無事札子》：“迫於日晷，不敢久留。”“剋”，同“克”，猶“即以”、“故以”等，用於句首，承接文義。故應點為：

“風雲悽愴，士友悲傷，自咎無徵，偷延日晷。剋龍朔元年四月十一日俄而殞於私第，春秋卅有五。”

三、因不明行文習慣而誤

1、不明墓誌銘文特定行文習慣而誤

(1) 麟德二年《鄭善墓誌》：“父諱當字，當伯。氣勇陵雲，志侔霄漢。”

墓誌銘文中，表示人的名姓字號，一般句式為“某諱某某，字某某”；或“某諱字某某”。如上元三年《成庫墓誌》：“君諱庫，字萬壽，河東汾晉人也。”例中誤點為“諱當字”，此處文義雖通，但全句“當伯”二字卻無領屬，也不合慣用句式。故點為：

“父諱當，字當伯。氣勇陵雲，志侔霄漢。”

(2) 上元二年《楊侶墓誌》：“祖諫，賢而有度，操等顏瓢文亮；德振無瑕，趣均原席君用。能笙簞辯囿，稱雄道義之鄉；鼓吹詞庭，作霸文章之境。”（新）

墓誌銘文中，敘述誌主祖父名諱、品行之後，必定依次敘述誌主父親、誌主的名諱、品行，其句式為：祖諱……父諱……府君諱……。也省“諱”字作：祖……父……君（公）……。如開元十七年《盧懷俊墓誌》：“祖文儻，唐陳州刺史。父爭臣，唐曹州司馬……”而例（2）中，只有祖，君，無“父”。究其原因，是因為“父”與“文”形近，而訛為“文”，故點校為：

“祖諫，賢而有度，操等顏瓢；父亮，德振無瑕，趣均原席；君用能笙簞辯囿，稱雄道義之鄉；鼓吹詞庭，作霸文章之境。”

(3) 元和十年《臧昌裔墓誌》：“皇考諱曄，朔方節度押衙、兼知中軍兵馬使；□□公諱昌裔，積代名家。”

依例（2）句式，“祖”、“父”、“府君”之前無贅詞，如乾府五年《崔植墓誌》：“大王父諱好義，皇河南府新安縣丞，贈左散騎常侍。王父諱儉，皇汝州刺史賜緋魚袋，贈秘書大監。”故例中“□□”缺文應歸並上句，應點為：

“皇考諱曄，朔方節度押衙、兼知中軍兵馬使□□；公諱昌裔，積代名家。”

(4) 元和十五年《司馬宗墓誌》：“中立舊館之賓，睹其家道不揆，為銘未充名實。”

墓誌銘文在交代撰寫原由時，作者往往謙虛自己才學疏淺，不能勝此重任；而誌主親屬又堅持請求，故而推脫不得而為之。常用的謙詞有不才、不揆、謏才、蕪淺、荒蕪、菲詞、

鄙、鄙陋等。

“不揆”，謙詞，猶“不自量”。如大中元年《曹□□妻張氏墓誌》：“不揆才劣，敢已直言。”大中五年《毛釗妻呂氏墓誌》：“故不揆寡詞，敢揚懿德。”墓誌的撰者中立曾是司馬宗的門客，謙稱自己為其寫誌是“不自量”。故應點為：

“中立舊館之賓，睹其家道，不揆為銘，未充名實。”

(5) 長慶元年《馬□□墓誌》：“有一於此，流慶必遠，功濟之美，直無荒逸也。得乎大使曾，蘊道邁德，優遊奉君。祖負才抱能，佐理垂裕。大使綜煩處劇，綱紀有聲。”

“大使”，是對誌主馬府君的尊稱；“得乎大使？”，義為“莫非是馬大使吧？”，“……得乎大使”是設問句，故“大使”後應以“？”號點斷；“曾……，祖……，大使……”，依次敘述三代功業政聲，所以“曾”應斷入下句，故應標點為：

“有一於此，流慶必遠，功濟之美，直無荒逸也，得乎大使？曾蘊道邁德，優遊奉君。祖負才抱能，佐理垂裕。大使綜煩處劇，綱紀有聲。”

(6) 大和元年《廣宣墓誌銘》：“大師姓成公，諱志□字，廣宣，澤州晉城人。”

此例失誤與例(1)同。文中誤點為“諱志□字”，不合乎漢族名姓字號的句式。故應標點為：

“大師姓成公，諱志□，字廣宣，澤州晉城人。”

(7) 會昌四年《尹澄墓誌》：“曾□祖從家狀官告，墜失不敘。”

“家狀”指記述個人三代名諱、官職、鄉貫等表狀，如唐白居易《張擇神道碑》：“長慶二年某月某日，平叔奉祖德，揭而碑之，居易據家狀，序而銘之。”“官告”指官吏的委任狀，如唐宣宗《科吳湘獄敕》：“粗塞衆情，量行削奪，宜追奪三任官告，送刑部注毀。”誌主尹澄，因丟失了家狀、官告，所以只能簡述其曾、祖之字，而不敘其官職。

此例所用句式與例(2)相同，應標出其曾、祖名諱，以示其世緒。故應點為：

“曾□，祖從，家狀官告，墜失不敘。”

(8) 大中元年《張亮墓誌》：“慮他年陵谷之變不以予之鄙固，命載筆，遂略述斯美，刊諸貞石。”

“鄙”，鄙陋，謙稱自己才學疏淺；“固命載筆”，義為堅持讓我撰述，“固”為“命”之修飾語，而非“鄙固”一詞，墓誌銘文中類似的句子有開元廿七年《白知新墓誌》：“恐陵谷之迭遷，猥以蕪鄙，亟承哀告，敢編遺烈。”開成五年《王如琬墓誌》：“辭不獲命，輒課荒拙，以紀徽猷。”“固命載筆”、“略述斯美”、“刊諸貞石”為四字句連用，故應點為：

“慮他年陵谷之變，不以予之鄙，固命載筆，遂略述斯美，刊諸貞石。”

(9) 咸通十四年《來佐墓誌》：“府君諱佐本，南陽人也。”

敘述誌主名姓、籍貫時，如果誌主屬於原籍人，常用句式為：某諱某某，本望（貫、封）某地人。或省作：某諱某某，本某地人。如大中二年《張京墓誌》：“府君本封清河人。”咸通十二年《樂倩並袁氏合葬墓誌》：“府君諱倩，諱□字。本望在鄧州南陽郡。”咸通十二年《蔡儒墓誌》：“府君皇祖諱□，祖諱儼，本陳留郡人也。”

“本”，指誌主的本望，籍貫，而非名諱“佐本”。故應點為：

“府君諱佐，本南陽人也。”

(10) 咸通十四年《孫虬墓誌》：“以咸通十四年二月二十五日，虬自故許之鄆城陂院，將長子岩會事歸祔于河南縣平樂鄉杜郭里。我先輩尚書之兆，禮也。”

墓誌銘文中，敘其葬日葬地之句式為：“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地。”“葬於某地”，為動賓結構，不能點斷。“歸祔”，義為歸葬，一般指歸葬祖塋，如“歸葬祖塋、大塋、先祖之塋、先君之塋”等等，如咸通十一年《董□□及夫人合祔墓誌》：“以咸通十一年五月廿一日歸祔於先君之塋。”此例指歸葬於“先輩尚書之兆”，“河南縣平樂鄉杜郭里”是“尚書之兆”的定語，用來說明“尚書之兆”的位置，定語與中心詞之間不能用句號隔開。故應點為：

“以咸通十四年二月二十五日，虬自故許之鄆城陂院，將長子岩會事歸祔于河南縣平樂鄉杜郭里我先輩尚書之兆，禮也。”

(11) 乾符二年《崔茂藻墓誌》：“令弟彥求泣告請銘辭，不得拒蕪淺，直書不盡，殊美銘曰：……。”

依墓誌銘文體例，銘文是對序言的總結。“銘曰”之前，或結束序文，或引發銘文。其句式或為“……銘曰：……”；或為“……乃為銘曰：……”等。如乾符二年《崔璘墓誌》：“於是其孤鉢敘公之道，執公之言，懇請撰述，至于三四。閱辭讓不獲，乃為銘曰：……”。點為“殊美銘曰”，於句式不合，於文義不通。

此例中誌主的弟弟彥求向作者含淚求告銘文，作者推辭了，但最終也沒有能夠拒絕，所以是“泣告請銘，辭不得拒。”而並非“請銘辭”。作者認為自己才學“蕪淺”，只能“直書”，不能夠盡述誌主卓異的美德。故曰：“蕪淺直書，不盡殊美。”“不得拒蕪淺”文義礙滯不通。

故此句當標點為：

“令弟彥求泣告請銘，辭不得拒，蕪淺直書，不盡殊美。銘曰：……。”

(12) 乾符三年《王公操墓誌》：“舊筮宅兆，癸亥月庚寅，日葬於鄭村，即公先代之塋域也。”

墓誌銘文中，敘其葬日葬地之句式為：“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地。”如顯慶五年《宋豐墓誌》：“即以其年歲次庚申三月壬寅朔一日壬□葬於北芒之南原洛陽縣清風鄉，之禮也。”大曆十一年《廬濤墓誌》：“明年景辰十一月乙卯十六日庚子，歸葬於本塋合祔，從周制也。”其年、月、日以夏歷來計算，可以直接記以數字，也可以以干支記數，此例只是以干支記其月日，將“癸亥月庚寅日”標點為“癸亥月庚寅，日”顯誤。故應點為：

“舊筮宅兆，癸亥月庚寅日葬於鄭村，即公先代之塋域也。”

2、因不明四六句排比、對仗而誤

(1) 乾封元年《秦沖墓誌》：“往逝九溪之右，今瘞三川之隈馬。踟躕於舊邦，魂低個乎何託？”

“九溪”，傳說為范蠡的養魚池，如《文選·張協〈七命〉》：“范公之鱗，出自九溪。”用以指代會稽，誌主以龍朔二年三月十三日終於會稽諸暨官舍，所以稱“往逝九溪之右”；三川，指代洛陽，如南朝宋顏之《北使洛陽詩》詩：“前登陽城路，日夕望三川。”誌主為洛陽人，歸葬洛陽，所以稱“今瘞三川之隈”。“右”、“隈”互文並舉，指其位置。“隈馬”，義則不通。“馬”，當斷入下句，“馬踟躕於舊邦”與“魂低個乎何託”相對，描寫哀傷之情。故應點為：

“往逝九溪之右，今瘞三川之隈。馬踟躕於舊邦，魂低個乎何託？”

(2) 咸亨元年《趙德令墓誌》：“□□以仁，翼化以禮，飾名州府，群僚每多從儀。”

因拓片漫漶，文有漏缺，誤點首句後，連失數句。“以仁翼化”指其為官賢能，“州府群僚”指代上下同僚，故應點為：

“□□，以仁翼化，以禮飾名，州府群僚，每多從儀。”

(3) 上元元年《董軸墓誌》：“地義天經之孝，□自韶年；溫恭悌友之，情彰於弱歲。”

墓誌銘文多用四六字對仗句式，“地義天經之孝，□自韶年”，鋪張其對父母之孝心；“溫恭悌友之情，彰於弱歲”，鋪張其對兄弟之愛心。類似的對仗句式，墓誌銘文中俯首可拾，如大中元年《張亮墓誌》：“奉上以忠孝，撫下以慈仁。”咸通二年《崔琪墓誌》：“奉尊上必盡孝敬，撫卑幼而竭慈仁。”故應點為：

“地義天經之孝，□自韶年；溫恭悌友之情，彰於弱歲。”

(4) 元和十四年《鄭珏墓誌》：“五歲而慈顏違俯，笄而嚴訓背，孝誠天至，啼號靡極。”

“笄”，指女子十五歲成年。“俯笄”，指將及成年之時。“慈顏”，指代母親，“嚴訓”指代“父親”，如《南史·宋本紀》“然武皇將涉知命，弱嗣方育，顧有慈顏，前無嚴訓。”；“違”、“背”同義互文，喻指死亡。如唐柳宗元《叔妣吳郡陸氏夫人誌》：“顧仲父違背於歲首，而夫人捐軀於是月。”“五歲而慈顏違”與“俯笄而嚴訓背”相對仗。故應點為：

《鄭珏墓誌》：“五歲而慈顏違，俯笄而嚴訓背，孝誠天至，啼號靡極。”

(5) 大和五年《韓自明墓誌》：“操，行堅苦，立德玄邈，入衆妙門，知長生要。”

此例為四字句排比句式，應點為

“操行堅苦，立德玄邈，入衆妙門，知長生要。”

(6) 咸通十一年《董□□妻王氏墓誌》：“敢告無愧辭，無溢美，庶用正直，克安神心，敬而不飾。”

“辭”，文辭，指代撰者所作的墓誌文，“辭無溢美”，意思是所寫墓誌文並非諛墓之詞，是誌主品德確實如此高尚，所以敢說沒有什麼慚愧的。故應點為：

“敢告無愧，辭無溢美，庶用正直，克安神心，敬而不飾。”

四、因文中所涉人物而誤

(1) 元和二年《史光墓誌》：“佛事至大，待人弘闡，恒微常清，淨辦事實，領都綱，又居上府今即為佛寺之興主也。”

“恒微”，是史光的兒子，即如文中所敘：“愛子恒微，幼歸真宗，早悟玄理。”“恒微”是人的名字，“清淨辦事”是敘述其辦事風格的，而非“恒微常清”。

“都綱”，管理諸寺院的僧官，如宋釋贊寧《高僧傳·晉五臺山真容院光嗣傳》：“時降龍大師者，率領彈壓緇伍，畏焉，為其分散諸寺蘭若，衆寡均等，時徒侶堅請嗣主院宜補僧官，轉諸臺院寺院，命曰都綱。”“實領都綱”，是敘其所任僧職。故應點為：

“佛事至大，待人弘闡，恒微常清淨辦事，實領都綱，又居上府今即為佛寺之興主也。”

(2) 元和十二年《黨躬允墓誌》：“弟孝心，每供衫食溫等何期兄忽染微患，曾臥數旬。”

“溫”是誌主弟弟的名字。如文中所記：“溫父久處庫司，知密要之德。□□先亡。”“溫”因為父親早亡，由兄孤養成人，其瘦亡後，溫便“每供衫食”，孝養其兄。“衫食”，指代衣食、喫穿，“衫食溫”則義不通。故應點為：

“弟孝心，每供衫食。溫等何期兄忽染微患，曾臥數旬。”

(3) 咸通十二年《段庚墓誌》：“以其年十月一日權窆於溫泉縣甘泉鄉風流里廡。自幼及長，偏沐仁慈。”

此方墓誌是段庚的弟弟段廡撰寫的。在敘述完段庚的葬日、葬地，“以其年十月一日權窆於溫泉縣甘泉鄉風流里”之後，段廡抒發自己與其兄的情感，交代了撰寫墓誌的原由。故標點應為：

“以其年十月一日權窆於溫泉縣甘泉鄉風流里。廡自幼及長，偏沐仁慈。”

(4) 乾符三年《支訢妻鄭氏墓誌》：“義者以殿院爲諸婿之儀表，而殿院無子弟。李夫人祇生訢，新婦姊妹三人，而鄭新婦以咸通七年歸于吾家，淑問馨香，儀範婉婉。”

此方墓誌是支訢的仲兄支謨撰寫的，文中記敘鄭氏出身名門，其母爲“漢南節度使李文公韜之嫡女。”其父“名滔，終西台殿中”，是李文公的乘龍快婿。二人婚後，李夫人只生有三個女孩，其中包括訢的媳婦——鄭氏。李夫人與訢是丈母、女婿的關係，故“李夫人祇生訢新婦，姊妹三人”，而不是“李夫人祇生訢”。故應標點爲：

“義者以殿院爲諸婿之儀表，而殿院無子弟，李夫人祇生訢新婦，姊妹三人。而鄭新婦以咸通七年歸于吾家，淑問馨香，儀範婉婉。”

五、因疏略文史知識而誤

咸亨四年《慕容三藏墓誌》：“前燕文明，皇帝之第四子太原王恪之七代孫也。”

前燕，公元337年，慕容皝稱燕王，都龍城。公元352年，慕容暉冉魏，稱帝，遷都薊（今天津薊縣），357年再遷都鄴（今河北臨漳西南）。史稱前燕。“文明皇帝”指慕容皝，如《晉書·載記九·慕容皝》：“引僞屬以後事，以永和四年死，在位十五年，時年五十二。僞僭號追諡文明皇帝。”不能點其爲“文明，皇帝”。“慕容恪”是文明皇帝的第四子，“前燕文明皇帝之第四子”與“太原王恪七代孫”爲同位關係，故應點爲：

“前燕文明皇帝之第四子太原王恪之七代孫也。”

以上標點失誤之例，究其失誤原因，並不只有一個，失誤原因有時是錯綜複雜的，只是爲了行文方便，選擇失誤原因之“症結”所在，暫且依序排列。

第三節 錄文校勘篇例

墓誌作爲重要的歷史文獻，越來越受到研究者的青睞。最突出的成就表現在對墓誌的搜集、整理與彙編上，近年來出版的唐代墓誌彙編就有《新中國出土墓誌》、《唐代墓誌彙編》、《唐代墓誌彙編續集》、《全唐文新編》、《全唐文補遺》等，在這些彙編材料中，因各家出發點不同，選材不同，出現了一方墓誌多家選錄的現象。由於各家校錄者水平不同，源於同一方墓誌的錄文，相互比較之後，竟相乖誤之處甚多。今舉《李密墓誌銘》爲例，以提示校錄者、引用者當慎而又慎，以便最大可能地利用墓誌語料的真實性。

《李密墓誌銘》錄文輯校

《李密墓誌銘》是墓誌銘文中的傳世名篇，該墓誌出土於1969年。在此以前，《全唐文》卷一四一已有記載，題爲《唐故刑國公李密墓誌銘》^[1]，撰寫者爲魏徵。清人熊象階在《浚縣金石錄》中亦有載記，題爲《刑國公李密墓誌銘》。自出土以後，任思義先生在《中原文物》上發表了《〈李密墓誌銘〉及其歷史價值》^[2]一文，對墓誌銘文加以錄定，並與《全唐文》比較，肯定了《李密墓誌銘》的價值。《新中國出土墓誌》^[3]、《唐代墓誌彙編續集》^[4]、《隋唐五代墓誌彙編》^[5]、《全唐文新編》^[6]等都將其彙編入冊，足見該墓誌的重要性。遺

[1] (清)董誥《全唐文》卷141第1434頁 中華書局1982年

[2] 任思義《〈李密墓誌銘〉及其歷史價值》《中原文物》1986年1期第109頁

[3] 任昉 王昕《新中國出土墓誌》上冊第109頁爲拓片 文物出版社1983年下冊第97頁爲錄文

[4] 周紹良 趙超《唐代墓誌彙編續集》第1頁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年

[5] 郝本性《隋唐五代墓誌彙編》河南卷第18頁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1年

[6] 周紹良《全唐文新編》卷141第1606頁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0年

憾的是，源自同一方墓誌，諸家錄文卻互有異同，甚至或脫或誤，或礙文義，或乖史實。正如趙萬里在《漢魏南北朝墓誌集釋》序中所述：“拓墨僅據一本，編校出於眾手，紕繆孔多，讀者惑焉。”^[1]故彙集諸家錄文，對其加以校定，使墓誌誌文的真貌得以呈現。

1、原鹿逐而猶走，瞻鳥遷而未宣^[2]。

“原”，《新》^[3]作“蔡”，其他皆作“原”。拓片漫漶，僅能辨識字體的下部為“小”形。

今按：“原鹿逐”即“中原逐鹿”的縮略，語本《史記·淮陰侯列傳》：“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4]文中用以描寫隋末天下大亂，群雄並起，紛爭天下的局面。龍朔三年《王敬墓誌》：“於是豐蛇已斬，鶡冠標義取之符；原鹿遂擒，龍口泄真人之三。”^[5]“原鹿”與此處文義相同。銘詞有“原馳走鹿，竟窺周鼎”，與該句“原鹿逐而猶走”相呼應。“蔡鹿逐”則文義扞格不通。

2、九功諧于虞夏，七德播於羸州。

“羸州”，《任》作“羸劉”，《新》作“羸劉”；《唐》作“羸州”，《新編》作“羸州”。拓片漶漫不清。

今按：秦為嬴姓，漢為劉姓，故以羸劉為秦漢的並稱。《晉書·北狄列傳》：“羸劉之際，匈奴最強；元成之間，呼韓委質，漢嘉其節，處之中壤。”^[6]唐韓愈《唐故相權公墓碑》：“滅楚徙秦，羸劉之間。”宋王奕《南鄉子·和辛稼軒多景樓》：“浪舞桃花顛又蹶，羸劉。莫與武陵僊客謀。”^[7]句中“羸劉”都指代秦漢。“虞夏”指虞氏之世和夏代，如《禮記·表記》：“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與“殷周”對舉，正如“虞夏”與“羸劉”對舉，並列的兩個朝代相互為文，與地名無關。而“羸”為古地名，在今山東省萊蕪一帶，李密戎馬一生，活動區域主要在河南一帶，正如墓誌所記“發跡譙梁，奮飛鞏洛”，與羸州無涉。故“羸州”當為“羸劉”。

3、父寬，隋柱國蒲山公。

“柱國”，僅有《唐》作“柱國”，其他皆作“上柱國”。

今按：拓片亦作“上柱國”。顯然是《唐》本脫錄了一個“上”字。《舊唐書·李密傳》：“父寬，隋上柱國，蒲山公，徙京兆長安”。正與此相互為證。

4、驅馳階闥，暉映廊廡。

“階庵”，《新》作“階闥”，《任》作“階闥”；《唐》作“階庵”，《新編》作“階庵”；《全》改作“武帳”。

今按：“階闥”指階階和宮門。“廊廡”指堂前的廊屋。“階闥”和“廊廡”同是建築物，此處對舉。用來借指宮庭，描述李密曾威振朝庭、被隋重用的歷史。“階闥”和“廊廡”常用以指代朝堂高位。晉陸雲《嘲褚常侍》：“褚氏大夫之常佐，遠邦之賤司，財則邵矣，官實陋矣，而拔出群萃，超升階闥，雖文王登師，桓公取佐，亦何以加之。”^[8]梁鍾嶸

[1] 趙萬里《漢魏南北朝墓誌集釋》序 科學出版社 1959 年

[2] 錄文引自《唐代墓誌彙編續集》第 1 頁

[3] 《新》為《新中國出土墓誌》的省稱 其他版本類推 《全唐文新編》省稱《新編》

[4] (漢)司馬遷《史記》卷 92 第 2629 頁 中華書局 1982 年

[5] 毛漢光(編)《唐代墓誌彙編附考》第 6 冊 57 頁 (台灣)歷史語言研究所 1988 年

[6] (唐)房玄齡《晉書》卷 97 第 2550 頁 中華書局 1982 年

[7] 唐圭璋(編)《全宋詞》5 冊第 3298 頁 中華書局 1965 年

[8] 《全梁文》卷 55 第 376 頁 清嚴可均輯 中華書局 1987 年

《詩品上》：“故孔氏之門如用詩，則公干升堂，思王入室，景陽潘陸，自可坐於廊廡之間矣。”唐李嶠《李景謚讓天官尚書表》：“遂得差肩冕笏，比跡流品，出入台省，周旋階闥。”^[1]唐張鷟《天為寺記略》：“百堵興而門闥崇，萬楹疊而廊廡對。”^[2]以上“階闥”和“廊廡”，其義與此誌文完全相同，可見“階闥”、“廊廡”為唐時常用詞。“闥”字拓片清晰可辨其外形為“門”，而非“广”字。故“階庵”實為“階闥”之誤。

5、綺襦紈幃，非其好也，屏居一室，勢不營利。

“幃”，《新》作“袴”，《任》作“褲”，《唐》作“幃”，《新編》作“幃”。《全》從略此句。

今按：拓片作“袴”，當為“袴”字。“襦”指“短衣”，“袴”指“套褲”，二者同義對舉，《禮記·內則》：“衣不帛襦袴”。晉葛洪《抱朴子·疾謬》：“舉口不離綺襦紈袴之側，游步不去勢利酒客之門。”《北史·孟業列傳》：“其子以蔭得為平原王段孝先相府行參軍，乃令作今世服飾綺襦紈袴。”^[3]“綺襦紈袴”用以指代富家子弟，這些人是李密所恥於交往的，故而“非其好也”。

6、交則一時俊式，談必霸王之略。

“俊式”，《新》作“俊茂”；《任》作“俊民”；《唐》作“俊式”，《新編》作“俊式”；《全》與“之略”相應，修飾改寫為“之俊”。

今按：拓片有所損泐，但其形可見，作“式”，即“茂”字。“俊茂”當為同義複文。漢班固《白虎通·聖人》：“《禮·別名記》曰：‘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俊茂”指才華出眾之人。《漢書·武帝紀》：“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4]又《晉書·庾峻列傳》：“君二父孩抱經亂，獨至今日，尊伯為當世令器，君兄弟復俊茂，此尊祖積德之所由也。”^[5]而“式”是“二”的異體，《說文·二部》：“式”，“二”的古文。“俊式”義不可通。

7、杼柚空於稅斂，老弱盡於口口。

“杼柚”，《新編》作“杼柚”；其他本皆作“杼柚”。拓片作“杼”。

今按：作“杼柚”為是。《詩·小雅·大東》：“小東大東，杼柚其空。”“杼柚其空”比喻生產廢弛，貧無所有，與隋末戰亂、民不聊生的史實相符。《舊唐書·李密傳》曰：“杼柚其空，日損千金之費。”^[6]當與此相驗證。拓片作“杼”，是唐人書寫習慣所致，唐時“扌”旁與“木”旁不分，後人常將二者相混，故《佩觿》曰：“杼、杼，上時與翻，除也；下直呂神，與二翻，木。”^[7]《佩觿》中有大量的“木”部字與“手”部字相比較，可資參證。

8、綠林青口之豪，蒙輪扛鼎之客。

“扛”，《新》作“扛”，《任》作“扛”；《唐》作“扛”，《新編》作“扛”；拓片作“扛”。

[1] (清)董誥《全唐文》卷244第2469頁 中華書局1982年

[2] (清)董誥《全唐文》卷819第8630頁 中華書局1982年

[3] (唐)李延壽《北史》卷86第2876頁 中華書局1983年

[4] (漢)班固《漢書》卷6第212頁 中華書局1983年

[5] (唐)房玄齡《晉書》卷20第1392頁 中華書局1982年

[6] 後晉 劉昫《舊唐書》卷53第2214頁 中華書局1983年

[7] (宋)郭忠恕《佩觿》第63頁 叢書集成初編 中華書局

今按：“扛”字誤，當為“扛”字。《五經文字》“扛”條曰：“古窗反，床前橫木，今經典用為旌旗扛。從手者，舉鼎字也。”^[1]《佩觿》曰：“扛、扛，並古臆翻。上床前橫木，下扛鼎。”^[2]校錄者忽略了唐人“木”、“才”不別的書寫習慣，將“扛”錄定為“扛”。使文義乖戾不通。“扛鼎”意為勇猛、有才幹，多描寫項羽一類的英雄，《史記·項羽本紀》：“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3]唐張鷟《朝野僉載·補輯》：“而君潛游澤國，嘯聚水鄉，矜扛鼎之雄，逞拔山之力，莫測天符之所會，不知曆數之有歸。遂奮關中之翼，竟垂垓下之翅，蓋盡由於人事，焉有屬於天亡！”^[4]文中多次將李密與項羽相比，稱其為“蒙輪扛鼎之客”，而絕非“扛鼎”之客。

9、翦之河壩，疋馬不歸。

“壩”，《新》作“朔”，《任》作“朔”；《唐》作“壩”，《新編》作“壩”。

今按：拓片作“朔”。墓誌中“朔”作“朔”，隨處可見。唐龍朔元年《龍澄墓誌》：“大唐龍朔元年七月十三日。”^[5]唐咸亨二年《口滿墓誌》：“以咸亨二年歲次，辛未八月乙丑朔廿日甲申，薨龜葉辰，象數符節，葬於茨嶺之陽。”^[6]其“朔”字皆作“朔”。《干祿字書》曰：“朔、朔，上通下正。”^[7]《全唐文》已修飾改寫此句為“化及師遷于黎陽，建德稽顙於河朔。”可證“河壩”實為“河朔”。河朔是李密作戰之地，河壩又為何地？文義不通，字形不符，當依《新》本等作“河朔”。

10、威讐華夏，聲振宇宙。

“讐”，《新》作“讐”，《任》作“讐”；《唐》作“讐”，《新編》作“讐”。

今按：“讐”為“讐”的形誤。“讐”，音 zhé，《廣韻》作“之涉切。”唐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五四：“讐，怖也。”唐柳宗元《晉問》：“南瞰諸華，北讐群夷。”“讐”即震懾、恐怖義。《全唐文》修改此句為“威懾華夷，聲振宇宙。”“懾”、“振”對舉，猶“讐”、“振”對舉，“讐”與“懾”同義，三者可相互參證。而“讐”，音 lóng，《廣韻》作“盧紅切。”《說文·石部》：“讐，石靡也。”《玉篇·石部》：“讐，磨讐也。”義為“磨礪”，與句中文義不符。拓片正作“讐”。

11、公想淮陰之偽游，懼彭王之詐返。

“偽”，《唐》作“偽”，《新》作“偽”；《新編》作“為”，《任》作“為”。拓片雖然漫漶，左上角尚可辨一“人”字。

[1] (唐)孫自牧《五經文字》卷上4頁 叢書集成初編 中華書局

[2] (宋)郭忠恕《佩觿》第27頁 叢書集成初編 中華書局

[3] (漢)司馬遷《史記》卷7第276頁 中華書局1982年

[4] (唐)張鷟《朝野僉載》卷6第176頁 中華書局1997年

[5] 張希舜(編)《隋唐五代墓誌彙編》山西卷第14頁 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

[6] 郝本性(編)《隋唐五代墓誌彙編》河南卷第14頁 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

[7] (唐)顏元孫《干祿字書》第28頁 叢書集成初編 中華書局

今按：“偽”、“詐”同義對舉。墓誌誌文中“偽”常作“𠄎”，“人”字旁常在左上角。如永淳二年《魏連墓誌》：“高昌偽左衛大將軍隋之女也”。^[1]長壽二年《張富琳墓誌》：“祖仁，偽任廣武將軍，父隆，偽仁武賁將軍”。^[2]唐長安三年《張詮墓誌》：“祖恣，偽仁兵部侍郎，父默，偽任中兵校郎。”^[3]其“偽”字拓片皆為“𠄎”。

12、駿馬以徘徊，哥虞兮而流涕。

“兮”，《新》作“兮”；《任》作“子”；《新編》作“分”；拓片作“𠄎”。

今按：“兮”、“分”、“子”三字形近，極易誤識。“兮”字，《干祿字書》：“𠄎，上通下正。”^[4]乾封二年《張師墓誌》：“晦名跡兮終養。”^[5]“兮”即作“𠄎”。《干祿字書》：“𠄎、分，上通下正。”^[6]“分”字在銘文中常作“𠄎”。隋開皇九年《暴永墓誌》：“漢景帝初剖符分竹，經歷此邦。”^[7]唐神龍三年《崔氏墓誌》：“昔周王以命曆惟永，五等分封。”^[8]“分”字皆作“𠄎”。“分”、“兮”二者字形上的區分主要在中間的“一”畫上。有“一”畫則為“兮”字。“顧駿馬以徘徊，哥虞兮而流涕”，語本《史記·項羽本紀》：“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故唯“兮”字正確。

13、既而神器有歸，策名天闕。

“策名天闕”，《新》作“策名天闕”，《任》作“榮名天闕”，《唐》作“策名天闕”，《新編》作“策名天闕”。

今按：“策”，拓片作“𦰩”，與繁體“榮”形似。隋大業三年《張怱墓誌》：“備傳方策。”^[9]隋《李和墓誌》：“令望嘉聲，傳諸史策。”^[10]其“策”字皆作“𦰩”。唐元和五年《郭超岸墓誌》誌文中，“策”、“榮”同時出現，如“臨危展策，破敵衝鋒。”^[11]其“策”字作“𦰩”；“且壽且榮，瞑目無恨。”其“榮”字，作“榮”。二者清晰了然，絕不混同。《字鑑》“策”下曰：“馬棰也，從竹束聲，七賜切。俗從宋，作‘策’皆誤。”^[12]也可證“策”為“策”的俗字。“策名天闕”意為歸順朝廷。“策名”指“書己名於策”，表示歸附之心。《左傳·僖公二十三年》：“策名委質，貳乃辟也。”孔穎達疏：“古之仕者於所臣之人，書己名於策，以明繫屬之也。”《後漢書·蔡邕傳》：“吾策名漢室，死歸其

[1] 穆舜英 王炳華（編）《隋唐五代墓誌集編》新疆卷第194頁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1年

[2] 穆舜英 王炳華（編）《隋唐五代墓誌集編》新疆卷第183頁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1年

[3] 穆舜英 王炳華（編）《隋唐五代墓誌集編》新疆卷第190頁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1年

[4] （唐）顏元孫《干祿字書》第8頁 叢書集成初編 中華書局

[5] 郝本性（編）《隋唐五代墓誌集編》河南卷第22頁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1年

[6] （唐）顏元孫《干祿字書》第9頁 叢書集成初編 中華書局

[7] 張希舜（編）《隋唐五代墓誌集編》山西卷第1頁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1年

[8] 郝本性（編）《隋唐五代墓誌集編》河南卷第45頁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1年

[9] 郝本性（編）《隋唐五代墓誌集編》河南卷第14頁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1年

[10] 王仁波（編）《隋唐五代墓誌集編》陝西卷1冊第1頁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1年

[11] 郝本性（編）《隋唐五代墓誌集編》河南卷第91頁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1年

[12] （元）李文仲《字鑑》第177頁 叢書集成初編 中華書局

正。”宋林正大《括賀新涼》：“策名為吏二十載，青衫白首困一邦。”^[1]此處用來敘述李密歸屬唐王朝的歷史事實。“天闕”，天子的宮闕。亦指代朝廷。《宋書·桂陽王休範傳》：“便當投命有司，謝罪天闕。”^[2]《全唐文》改作“既而神器有歸，朝宗天闕，率從義之旅，為勤王之師。”可以資證。另繁體“闕”字，與繁體“開”形近，《任》因疏略而誤。

14、躡雲高口，搏風共征。

“共”，《新》作“上”，《任》作“上”；《唐》作“共”，《新編》作“共”。拓片作“上”。

今按：“搏風上征”語出《莊子·逍遙遊》：“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高”與“上”同義對舉。

15、始開楚鼎，終基漢皇。

“鼎”，《新》作“霸”，《任》作“霸”，《全》作“霸”；《唐》作“鼎”，《新編》作“鼎”，拓片作“霸”。

今按：《干祿字書》曰：“霸、霸，上通下正。”^[3]“霸”唐墓誌中常作“霸”。唐龍朔元年《龍澄墓誌》：“楚霸將傾且捐軀而徇敵。”^[4]唐神龍三年《崔氏墓誌》：“齊侯以霸道克隆，一匡區夏。”^[5]其“霸”皆作“霸”。“楚霸”，即“霸業”，文中指李密最初的赫赫戰功。所以稱“楚”，是因為誌文多次將李密比作項羽。而“楚鼎”與文義、史實、字形都不相吻合。

“開”，《全》作“聞”；其他皆作“開”。拓片作“開”。

今按：繁體“聞”與“開”形近，《全》作“聞”實屬形誤。《全唐文》也因此墓誌銘文得到訂正。

[1] 唐圭璋（編）《全宋詞》4冊第2441頁 中華書局1965年

[2] 梁 沈約《宋書》卷79第2050頁 中華書局1983年

[3] （唐）顏元孫《干祿字書》第26頁 叢書集成初編 中華書局

[4] 張希舜（編）《隋唐五代墓誌彙編》山西卷第14頁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1年

[5] 郝本性（編）《隋唐五代墓誌彙編》河南卷第45頁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1年

第四節 附錄 辨僞篇

墓誌的辨僞工作，是一件非常複雜、細致的工作。它要求辨僞工作者必須具備文物、書法、歷史、語言等綜合能力，才有可能對誌石的真贋作出準確無誤的判定。故筆者謹擇一例，着重從文字、詞彙角度對其辨僞。

會昌三年《唐故禪大德演公塔銘》係僞作

唐代墓誌是久為研究者重視的一項重要資料。周紹良先生主編的《唐代墓誌彙編》，在大量輯佚墓誌銘文的基礎上，作了一定的辨僞工作，並在僞作上加注了“僞”字。但是，該書偶而也有疏漏之處。例如會昌三年《唐故禪大德演公塔銘》明顯就是僞作，但編者未加指明。今辨析如下。

1、撰者、書者明顯作僞。該墓誌首行題記曰：“金紫光祿大夫兼御史中丞上柱國裴休撰金紫光祿大夫充集賢殿大學士柳公權書”，標明其撰者是唐一代名相裴休、書者是書法巨匠柳公權。由此二人合作的墓誌，可謂雙璧合一，價值連城了。

但是，據《舊唐書》所載，會昌中，裴休還只是尚書郎，大中十年冬，才進階為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如《舊唐書·裴休列傳》：“會昌中，自尚書郎歷典數郡。大中初，累官戶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轉兵部侍郎，兼御史大夫，領使如故。……休在相位五年。十年，罷相，檢校戶部尚書、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宣武軍節度使。其年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河東縣子、食邑五百戶，守太子少保分司東都。”該墓誌刊石在會昌三年，即公元843年，大中十年，即公元857年，兩者相距達十四年左右，大中十年才授與的官職，會昌三年就已經題記曰：“金紫光祿大夫兼御史中丞上柱國裴休撰”了，那麼，是會昌三年裴休就知道自己要在大中十年進階金紫光祿大夫呢？還是誌主埋葬十三年之後裴休才給他撰寫墓誌呢？由於這二者都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故撰者必定作僞。

又據《舊唐書》所記，柳公權在武宗繼位、即會昌元年時，才剛擢為集賢院學士，如《舊唐書·柳公權傳》：“武宗即位，罷內職，授右散騎常侍。宰相崔瑋用為集賢學士、判院事。”遷金紫光祿大夫則更是以後的事了。會昌三年就題書者為“金紫光祿大夫充集賢殿大學士柳公權書”，說明一定是後人作僞。

造僞者題撰者為“裴休”，是因為裴休為唐時名相，目的是想擡高它的史料價值，又題書者為“柳公權”，用意是想擡高它的書法價值，以便漁利。

2、誌主壽數與墓誌所記生卒年齡不符。

墓誌記載誌主壽數為：“俗齡六十有九，僧臘三十有三。”誌文中沒有直接提其生年，但是，從誌文所記分析，其生年不會晚於天寶元年。誌文記曰：“天寶季，擢明經弟。”天寶元年是公元742年，天寶末年是公元756年，歷時僅14年。從出生到及第，14年的時間遠遠不夠，天寶年間，就已經及第，說明誌主生年一定不會晚於公元742年。誌主又“以會昌三年二月五日整三衣，掩一室，泊然坐化，容白如生”。會昌三年是公元843年，由天寶元年到會昌三年，歷時已過百年，與所記壽數“六十有九”顯然矛盾。

3、誌主卒亡時代與文中所提人物不符。誌主所涉及到的主要人物是王駕鶴、章敬皇后。

誌文記曰：“時神策都知兵馬使檢校御史大夫王駕鶴奏曰：‘今因章敬皇后忌辰，伏請度爲僧。’”王駕鶴主要生活於代宗、德宗朝，如《舊唐書·崔祐甫列傳》：“神策軍使王駕鶴掌禁兵十餘年，權傾中外，德宗初登極，將令白琇珪代之，懼其生變。”章敬皇后是肅宗的皇后、代宗的母親，於開元二十八年去逝，代宗繼位後，多有紀念活動，如《舊唐書·魚朝恩列傳》：“大曆二年，朝恩獻通化門外賜莊爲寺，以資章敬太后冥福；仍請以章敬爲名，復加興造，窮極壯麗。”又“章敬太后忌日，百僚于興唐寺行香，朝恩置齋饌於寺外之車坊，延宰臣百僚就食。”誌主明演大師也就是因此剃度的。所以他的活動時間也應在德宗、代宗朝，不會綿延經過順宗、憲宗、穆宗、敬宗、文宗，一直延續到武宗朝會昌年代。

4、此篇與《唐代墓誌彙編》上冊第一九一七頁、編號爲貞元 111、誌文首行題爲《唐故禪大德演公塔銘並序》的墓誌文幾乎雷同，二者相較，貞元十八年的應是真品，會昌三年的定是僞作。

兩方墓誌相比，不同之處可分爲兩類：

(1) 撰者、書者等相異：

	貞元十八年	會昌三年
撰者不同	鞏縣尉楊叶撰	金紫光祿大夫兼御史中丞上柱國裴休撰
書者不同	明經劉鈞書	金紫光祿大夫充集賢殿大學士柳公權書
建塔年月不同	大唐貞元十八歲次壬午正月廿三日建	會昌四年歲次壬午八月廿二日建。
建塔人、鑄字人不同	篇末附有僧弟子、俗門人、女弟子、造塔匠、鑄字人的名單。鑄字焦獻直。	中書省刻石官昭武校尉守京兆周城府折衝上柱國邵建和鑄字。

兩相比較，貞元十八年誌文應爲真品。此篇撰者爲鞏縣尉楊叶，是由於誌主當時正游曆於鞏縣，並且死在了那裏，正如墓誌所記：“歎思振錫，步及於鞏縣淨土寺”、“門弟子淨土寺主智德、律坐主常隱、神昭寺三綱寶燈，堅志、如印等。因心起孝，扶力護事。”所以鞏縣尉楊叶給他寫了墓誌。從末尾附記建塔年月分析，貞元十八年爲公元 802 年，由誌主享年 69 歲推算，其生年當是 733 年。“於天寶季，擢明經第”相吻合。

(2) 文字、詞彙相異：

正文改動的地方有八處，大多是改字、改詞。因無從見到原拓片，姑且將其訛誤羅列如下：

正文改動字詞比較	貞元十八年	會昌三年
居梁——居梁口	雖思代居梁，佛圖在趙，方茲蔑如也。	雖思代居梁口，圖在趙方，茲蔑如也。
鱗萃——鱗萃 雲集——雲屯	龍象鱗萃，冠蓋雲集。	龍象鱗萃，冠蓋雲屯。

捨———衿	淨財珍服，捨而勿悵。	淨財珍服，衿而勿悵。
迥———迪	且迥出四流，既遠離於煩惱。	且迪出四流，既遠離於煩惱。
容貌———容白	□然坐化，容貌如生。	汨然坐化，容白如生。
等———寺	神昭寺三綱寶燈、堅志、如印等， 因心起孝，扶力護事。	神昭寺三綱寶燈、堅志、如印 寺，因心起孝，扶力護事。
繩牀———繩林	以明年春，繩牀趺座，歸於厥中。	以明年春，繩林趺座，歸於厥 中。
含歆———含歌歆	援豪含歆，遂作銘曰：	援豪含歌歆，遂作銘曰：

分析以上改動字詞，不難看出造假者主要採取挖改的方式，一是改換某字的左右偏旁，如“鱗”字改爲“麟”字、“牀”字改爲“林”字、“迥”字改爲“迪”字；二是挖去某字的上部或下部，如“等”字改爲“寺”字、“貌”字改爲“白”字，（貌字，石刻俗體多爲“兒”，去掉其下部即爲“白”字）。使改後的字形盡可能維持原狀。

篡改之後，造成文義不通，言語乖訛的現象。例如：

①龍象麟萃，冠蓋雲集。

“龍象”喻指高僧，“冠蓋”喻指高官。“麟萃”意爲麟集，象魚鱗一樣層層群集。如《晉書·夏侯湛列傳》：“俊乂麟萃，髦士盈朝。”“龍象麟萃”，指高僧濟濟，與“冠蓋雲集”相互爲文，描寫了開講佛法時的盛況。作偽者依仿原字形改“麟”爲“麟”字，“麟集”使其文義不明。

②以明年春，繩牀趺座，歸於厥中。

“繩牀”指一種輕便的坐具，“趺座”意爲盤腿端坐，“繩牀趺座”常指僧徒亡化，如唐李嶠《興聖寺主尼法澄塔銘並序》：“後月餘，儼然坐繩床七日不動，惟聞齋時鐘聲即喫水。忽謂弟子曰：‘扶我臥，我不能坐死。’臥訖還神，春秋九十，開元十七年十一月三日也。”唐李華《潤州天鄉寺故大德雲禪師碑》：“韋公致別之明日，長老繩床跏趺，無病而滅。”“繩林”義不可解。

③援毫含歆，遂作銘曰。

“援毫”、“含歆”同爲動賓結構，文句整齊。“援毫含歆”意爲嘔唏傷感。一般多用於墓誌銘文，用來表達撰者的悲痛之情。如唐崔湜《故吏部侍郎元公碑》：“余與公一遇相得，二紀同遊，聯光粉闥，接袂華禁，容範之好，宛猶在目，宴謔之言，未忘於耳，追慨疇曩，援毫涕集。”“含歌歆”，其義拗扭不通。

參考文獻

B

- [1] (漢)班固撰 唐顏師古注 漢書 中華書局 1983年

C

- [2] 蔡鴻生 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 中華書局 1998年
 [3] 蔡鏡浩 魏晉南北朝詞語例釋 江蘇古籍出版社 1990年
 [4] (清)曹雪芹(清)高鶚 紅樓夢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5年
 [5] 陳長安(編) 隋唐五代墓誌彙編洛陽卷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2年
 [6] (晉)陳壽撰(宋)裴松之注 三國志 中華書局 1982年
 [7] 陳文和(編) 嘉定錢大昕全集 江蘇古籍出版社 1997年

D

- [8] 丁福保(編) 佛學大辭典 文物出版社 1984年
 [9] 刁淑琴 唐寶展墓誌考略 考古與文物 1999年第五期
 [10] 丁邦新 丁邦新語言學論文集 商務印書館 1998年
 [11] (宋)丁度(編) 集韻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年
 [12] (清)董誥(編) 全唐文 中華書局 1983年
 [13] 董壽平(編) 千唐誌齋藏誌 文物出版社 1983年
 [14] 董志翹 蔡鏡浩 中古虛詞語法例釋 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4年
 [15] 董志翹 訓詁類稿 四川大學出版社 1999年
 [16] 董志翹 中古文獻語言論集 巴蜀書社 2000年
 [17] 董志翹 《入唐求法巡禮行記》詞彙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0年
 [18] (清)段玉裁 說文解字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年

F

- [19] (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 後漢書 中華書局 1983年
 [20] (唐)房玄齡等撰 晉書 中華書局 1983年
 [21] 樊有昇 鮑虎欣 偃師出土顏真卿撰並書郭虛己墓誌 文物 2000年第十期
 [22] 方一新 王雲路 中古漢語讀本 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3年
 [23] 方一新 東漢魏晉南北朝史書詞語箋釋 黃山書社 1997年

G

- [24] 高守綱 古漢語詞義通論 語文出版社 1994年
 [25] 高明 中國古文字學通論 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6年
 [26] 葛本儀 漢語詞彙研究 山東教育出版社 1985年
 [27] (梁)顧野王 原本玉篇殘卷 中華書局 1985年
 [28] 郭良夫 詞彙 商務印書館 1985年
 [29] 郭芹納 訓詁學 陝西師大出版社 1994年

- | | | | | |
|------|---------|-----------|-----------|--------|
| [30] | 郭芹納 | 訓詁散論 |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2002 年 |
| [31] | 郭玉堂 | 洛陽出土石刻時地記 | 商務印書館 | 1941 年 |
| [32] | 郭在貽 | 訓詁叢稿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1985 年 |
| [33] | (宋) 郭忠恕 | 佩觿 叢書集成初編 | 中華書局 | 1983 年 |

H

- | | | | | |
|------|-----------------|--------------|-----------|--------|
| [34] | 郝本性 (編) | 隋唐五代墓誌彙編河南卷 | 天津古籍出版社 | 1991 年 |
| [35] | 胡海帆 孫蘭風 (編) | 隋唐五代墓誌彙編北大卷 | 天津古籍出版社 | 1992 年 |
| [36] | 胡 戟 李斌城 (編) | 二十世紀唐研究 |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2002 年 |
| [37] | 胡人朝 (編) | 新中國出土墓誌 陝西卷 | 文物出版社 | 2000 年 |
| [38] | 黃金貴 | 古漢語同義詞辨釋論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2002 年 |
| [39] | 黃 徵 張湧泉 | 敦煌變文校注 | 中華書局 | 1997 年 |
| [40] | (唐) 釋慧林 (遼) 釋希麟 | 正續一切經音義附索引兩種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1986 年 |

J

- | | | | | |
|------|-------------------------|------------|---------|-----------|
| [41] | 姬乃軍 范建國 | 唐李良墓誌銘考釋 | 考古與文物 | 1996 年第一期 |
| [42] | 江藍生 曹廣順 | 唐五代語言詞典 | 上海教育出版社 | 1997 年 |
| [43] | 姜亮夫 | 瀛涯敦煌韻書卷子考釋 | 浙江古籍出版社 | 1990 年 |
| [44] | 蔣冀騁 吳福祥 | 近代漢語綱要 | 湖南教育出版社 | 1997 年 |
| [45] | 蔣禮鴻 | 敦煌變文字義通釋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1981 年 |
| [46] | 蔣紹愚 | 古漢語詞彙綱要 | 北京大學出版社 | 1989 年 |
| [47] | 蔣紹愚 | 近代漢語研究概況 | 北京大學出版社 | 1994 年 |
| [48] | 蔣紹愚 江藍生 (編) | 近代漢語研究 | 商務印書館 | 1999 年 |
| [49] | 蔣紹愚 | 漢語詞彙語法史論文集 | 商務印書館 | 2000 年 |
| [50] | 金其楨 | 中國碑文化 | 重慶出版社 | 2002 年 |
| [51] | (南唐) 釋靜、釋筠編撰 吳福祥 顧之川 點校 | 《祖堂集》 | 岳麓書社 | 1996 年 |

L

- | | | | | |
|------|---------------|-----------------|-----------|-----------|
| [52] | (唐) 李百藥 | 北齊書 | 中華書局 | 1983 年 |
| [53] | 李斌城等 | 隋唐五代社會生活史 |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1998 年 |
| [54] | 李崇智 | 中國歷代年號考 | 中華書局 | 2001 年 |
| [55] | 李獻奇 郭引強 (編) | 洛陽新獲墓誌 | 文物出版社 | 1996 年 |
| [56] | 李獻奇 | 唐張說墓誌考釋 | 文物 | 2000 年第十期 |
| [57] | 李維琦 | 佛經釋詞 | 岳麓書社 | 1993 年 |
| [58] | 李維琦 | 佛經續釋詞 | 岳麓書社 | 1993 年 |
| [59] | (元) 李文仲 | 字鑑 叢書集成初編 | 中華書局 | 1983 年 |
| [60] | (唐) 李延壽 | 南史 | 中華書局 | 1983 年 |
| [61] | (唐) 李延壽 | 北史 | 中華書局 | 1983 年 |
| [62] | 梁曉虹 | 佛教詞語的構造與漢語詞彙的發展 | 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 | 1994 年 |
| [63] | (唐) 林寶撰 岑仲勉校記 | 元和姓纂 | 中華書局 | 1994 年 |
| [64] | (明) 凌濛初 | 拍案驚奇 | 人民文學出版社 | 1991 年 |
| [65] | (明) 凌濛初 | 二刻拍案驚奇 | 人民文學出版社 | 1996 年 |

- [66] (唐) 令狐德芬 周書 中華書局 1983 年
- [67] 劉化成 河北廊坊市大城縣出土四方隋唐墓誌 考古 2000 年第十期
- [68] 劉 堅 近代漢語讀本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5 年
- [69] 劉俊文 唐律疏議箋解 中華書局 1996 年
- [70] 劉心健 從唐代墓誌談鄭氏家族 中原文物 1994 年第二期
- [71] (後晉) 劉昫 舊唐書 中華書局 1975 年
- [72] 陸宗達 訓詁簡論 北京出版社 1983 年
- [73] 羅常培 語言與文化 語文出版社 1989 年
- [74] 羅貫中 三國演義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73 年
- [75] 羅維明 中古墓誌詞語 暨南大學出版社 2003 年
- [76] 羅振鋆 羅振玉 增訂碑別字 文字改革出版社 1957 年
- [77] 羅竹風 (編) 漢語大詞典 上海辭書出版社 1986 年—1993 年
- [78] 呂叔湘 近代漢語指代詞 學林出版社 1985 年
- [79] 呂叔湘 呂叔湘語文論集 商務印書館 1983 年

M

- [80] 馬景侖 段注訓詁研究 江蘇教育出版社 1997 年
- [81] 毛漢光 (編) 唐代墓誌銘彙編附考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中華民國七十三年
- [82] 孟繁峰 劉超英 (編) 隋唐五代墓誌彙編河北卷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1 年
- [83] 穆舜英 王炳華 (編) 隋唐五代墓誌彙編新疆卷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1 年

N

- [84] 牛致功 《李勣墓誌銘》的有關問題 考古與文物 2000 年第六期

O

- [85] (宋) 歐陽修 新五代史 中華書局 1974 年
- [86] (宋) 歐陽修 宋 祁 新唐書 中華書局 1975 年

P

- [87] 潘重規 (編) 龍龕手鑑新編 石門圖書公司印行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
- [88] (宋) 普濟 蘇淵雷點校 五燈會元 中華書局 1984 年

Q

- [89] 錢 玄 校勘學 江蘇古籍出版社 1986 年
- [90] 秦 公 王春元 秦說碑帖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97 年
- [91] 秦 公 (輯) 碑別字新編 文物出版社 1985 年
- [92] 秦 公 劉大新 廣碑別字 國際文化出版公司 1995 年
- [93] (明) 清溪道人 禪真逸史 齊魯書社 1986 年

R

- [94] 任昉 王昕 (編) 新中國出土墓誌 文物出版社 1994 年
- [95] 任思義 《李密墓誌銘》及其歷史價值 中原文物 1986 年第一期
- [96] 榮麗華 (編) 1949—1989 四十年出土墓誌目錄 中華書局 1993 年
- [97] (清) 阮元校刻 《十三經注疏》 中華書局 1980 年

S

- [98] (梁) 沈約 宋書 中華書局 1983 年
- [99] 施安昌 從院藏拓本談武則天造字 古宮博物院院刊 1983 年第四期
- [100] 施安昌 關於武則天造字的誤識與結構 古宮博物院院刊 1984 年第四期
- [101] 施安昌 敦煌寫經斷代發凡——兼談遞變字群的規律 古宮博物院院刊 1985 年第二期
- [102] 施安昌 敦煌寫經遞變字群及期命名 古宮博物院院刊 1988 年第四期
- [103] (元)施耐庵 (明)羅貫中 水滸傳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75 年
- [104] (宋)司馬光 類篇中華書局 1984 年
- [105] (漢)司馬遷撰 宋裴駟集解 (唐)司馬貞索隱 (唐)張守節正義 史記 中華書局 1982 年
- [106] (明)宋 濂 元史 中華書局 1983 年
- [107] 宋 英 唐韋愔墓誌考述 考古與文物 1996 年第三期
- [108] 隋樹森(編) 全元散曲 中華書局 2000 年

T

- [109] 唐圭璋(編) 全宋詞 中華書局 1965 年
- [110] (元)脫脫 宋史 中華書局 1977 年
- [111] (元)脫脫 金史 中華書局 1983 年
- [112] (元)脫脫 遼史 中華書局 1983 年

W

- [113] 王艾錄 司富珍 漢語的語詞理據 商務出版社 2001 年
- [114] 王 力 中國語言學史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 [115] 王 力 漢語史稿 中華書局 1980 年
- [116] 王念孫 廣雅疏證 江蘇古籍出版社 1984 年
- [117] 王 寧 訓詁學原理 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 1996 年
- [118] (宋)王 溥 唐會要 中華書局 1955 年
- [119] 王思禮 印志華 徐良玉 賴非 蕭夢龍(編) 隋唐五代墓誌彙編江蘇山東卷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1 年
- [120] 王仁波(編) 隋唐五代墓誌彙編陝西卷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1 年
- [121] 王 鏊 唐宋筆記語辭彙釋 中華書局 2001 年
- [122] 汪維輝 東漢——隋常用詞演變研究 南京大學出版社 2000 年
- [123] 汪慶正 南朝石刻文字概述 文物 1985 年第三期
- [124] (唐)魏徵 隋書 中華書局 1982 年
- [125] (北齊)魏收撰 魏書 中華書局 1974 年
- [126] (明)吳承恩 西遊記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5 年
- [127] 吳金華 世說新語考釋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4 年

X

- | | | | | |
|-------|---------|--------------------|---------|--------|
| [128] | 項 楚 | 王梵志詩校注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1991 年 |
| [129] | 項 楚 | 寒山詩注 | 中華書局 | 2000 年 |
| [130] | 向 熹 | 簡明漢語史 | 高等教育出版社 | 1998 年 |
| [131] | (梁)蕭子顯撰 | 南齊書 | 中華書局 | 1983 年 |
| [132] | 徐秉琨(編) | 隋唐五代墓誌彙編遼寧卷 | 天津古籍出版社 | 1991 年 |
| [133] | (唐)徐堅等 | 初學記 | 中華書局 | 1962 年 |
| [134] | 徐通鏞 | 語言論 | 東北師大出版社 | 1997 年 |
| [135] | 徐中舒(編) | 漢語大字典 湖北出版社 | 四川出版社 | 1993 年 |
| [136] | 許寶訓(編) | 隋唐墓誌百種 | 上海書畫出版社 | 1995 年 |
| [137] | 許建平 | 中古碑誌與大型辭書編纂
唐研究 | 北京大學出版社 | 第三期 |
| [138] | (東漢)許 慎 | 說文解字 | 中華書局 | 1979 年 |
| [139] | 許威漢 | 二十世紀的漢語詞彙學 | 書海出版社 | 2000 年 |
| [140] | (宋)薛居正 | 舊五代史 | 中華書局 | 1995 年 |

Y

- | | | | | |
|-------|--------------------|------------------|---------|--------|
| [141] | 顏洽茂 | 佛經語言闡釋——中古佛經詞彙研究 | 杭州大學出版社 | 1997 年 |
| [142] | (唐)顏元孫 | 干祿字書 叢書集成初編 | 中華書局 | 1983 年 |
| [145] | (唐)姚思廉 | 陳書 | 中華書局 | 1982 年 |
| [143] | 楊建國 | 近代漢語引論 | 黃山書社 | 1993 年 |
| [144] | 楊樹達 | 詞詮 | 中華書局 | 1979 年 |
| [145] | (唐)姚思廉 | 陳書 | 中華書局 | 1982 年 |
| [146] | 袁 賓 徐時儀 史佩信 陳年高(編) | 二十世紀的近代漢語研究 | 書海出版社 | 2001 年 |

Z

- | | | | | |
|-------|-----------------|-------------------|----------|-----------|
| [147] | 曾 良 | 敦煌文獻字義通釋 | 廈門大學出版社 | 2001 年 |
| [148] | 張寧 傅祥 趙超 吳樹平(編) | 隋唐五代墓誌彙編北京卷 | 天津古籍出版社 | 1991 年 |
| [149] | 張舜徽 | 廣校讎略附釋例三種 | 中華書局 | 1969 年 |
| [150] | 張希舜(編) | 隋唐五代墓誌彙編山西卷 | 天津古籍出版社 | 1991 年 |
| [151] | (清)張廷玉 | 明史 | 中華書局 | 1984 年 |
| [152] | 張 相 | 詩詞曲語辭彙釋 | 中華書局 | 1977 年 |
| [153] | 張湧泉 | 敦煌俗字研究 | 上海教育出版社 | 1996 年 |
| [154] | 張湧泉 | 漢語俗字叢考 | 中華書局 | 2000 年 |
| [155] | 張永言 | 訓詁學簡論 | 華中工學院出版社 | 1985 年 |
| [156] | 張永言 | 詞彙學簡論 | 華中工學院出版社 | 1996 年 |
| [157] | 張永言 | 語文學論集 | 語文出版社 | 1999 年 |
| [158] | 張 蘊 | 唐包寶壽墓誌考釋 | 考古與文物 | 1999 年第四期 |
| [159] | 張 蘊 | 關於西安南郊畢原出土的韋氏墓誌初考 | 考古與文物 | 2000 年第一期 |

- [160] 張志毅 張慶雲 詞彙語義學 商務印書館 2001 年
- [161] 趙 超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集校 中華書局 1998 年
- [162] 趙 超 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2 年
- [163] 趙 超 中國古代石刻概論 文物出版社 1997 年
- [164] 趙 超 古代石刻 文物出版社 2001 年
- [165] 趙萬里 漢魏南北朝墓誌集釋 科學出版社 1956 年
- [166] 趙振華 (編) 洛陽出土墓誌研究文集 朝華出版社 2002 年
- [167] 趙振華 朱 亮 安菩墓誌初探 中原文物 1982 年第三期
- [168]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工作隊 《東漢洛陽城南郊的刑徒墓地》
《考古》 1972 年第四期
- [169] 周紹良 (編) 唐代墓誌彙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年
- [170] 周紹良 趙超 (編) 唐代墓誌彙編續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年
- [171] 周士琦編 周祖謨語言文字論集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0 年
- [172] 周一良 魏晉南北朝史劄記 中華書局 1985 年
- [173] 周祖謨 問學集 中華書局 1981 年
- [174] 朱鳳玉 敦煌寫本碎金研究 文津出版社 1997 年
- [175] 朱劍心 金石學 文物出版社 1981 年
- [176] 朱慶之 佛典與中古漢語詞彙研究 文津出版社 中華民國八十一年
- [177] 石刻史料新編 新文豐出版公司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
- [178] 石刻史料新編 (第三輯) 新文豐出版公司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
- [179] 大正新修大藏經 新文豐出版公司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
- [180] 唐代史料筆記叢刊 中華書局 1997 年
- [181] 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
- [182] 辭源 商務印書館 1979 年
- [183] 法國 房德里耶斯 語言 商務印書館 1992 年
- [184] 美國 羅傑瑞著 漢語概說
張惠英譯 語文出版社 1995 年
- [185] 日本 氣賀澤保規編 唐代墓誌所在總合目錄 東京汲古書院 1997 年
- [186] 瑞士 索緒爾 普通語言學教程 商務印書館 1980 年
- [187] 日本 太田辰夫 中國語歷史文法
蔣紹愚 徐昌華譯 北京大學出版社 1987 年
- [188] 日本 太田辰夫 漢語史通考
江藍生 白維國譯 白帝社 1988 年
重慶出版社 1991 年
- [189] 日本 鹽見邦彥 唐詩口語の研究 日本中國書店 1995 年
- [190] 日本 志村良治 中國中世語法史研究
江藍生 白維國譯 中華書局 1995 年

後 記

論文寫完之後，竟然沒有輕鬆的感覺。

回想起 2001 年的冬季，董志翹師給我講授《漢語語料學》，他認為選擇語料時視野一定要寬，尤其要關注一些出土材料。我生長在晉南，當地文物資源比較豐富。入南師以前，我已經接觸過墓誌實物，對墓誌語料比較感興趣。因此，董志翹師和我商定，將畢業論文題目定為《唐代墓誌詞彙研究》。

2002 年春季開學後，我就着手準備材料，直到 2003 年秋末，才開始動筆，準備過程長達一年半之久。其間遇到了許多困難，先是錄文資料的缺乏，部分錄文資料因出版年代較早，書店已經無法買到。董志翹師、何亞南老師向我提供了許多珍貴書籍，這些書我都是一借三年不還。次是拓片資料昂貴、笨重，借閱、複印有諸多不便，嚴重影響了工作的進程。2003 年春季，在黃徵老師的建議下，在譚偉師兄、廖強同學、何書同學、栗學英師妹的幫助下，我們利用一周時間，通宵達旦，將所需的拓片全部用數碼相機拍照、刻成了光盤，為研究提供了方便。資料收集過程中，我就開始閱讀墓誌。工作進展比預想的要慢，因為墓誌內容比較單調，閱讀起來很枯燥，加之錄文又必須和拓片比照，非常費時。我耐着性子，一篇篇地讀，一張張地對，幾乎用了一年半時間，才讀完了所需的語料。因而用於撰寫的時間就顯得有些緊張，論文也就有許多不足之處。聊以自慰的是收集了許多材料，墓誌又是一個可持續性的課題，本文的一些不足可以期待來日完善。

南師的三年，轉眼已逝。三年裏，最令我難以忘懷的是董志翹師的認真，他的認真時時刻刻提醒我、鞭策我，使我絲毫不敢懈怠，使我每天三點一線，往返於圖書館、宿舍、食堂之間，踏踏實實地走完了三年的求學之路。三年裏，最讓我難以割舍的是愛人的厚愛和兒子的親情，每晚的平安電話使我忘記了疲勞，洋溢着幸福……

論文撰寫過程中，得到過董志翹師的數次指導、批改；得到過師弟子建華、學妹張豔、湯玲、范崇峰的諸多幫助，得到過圖書館古籍部吳家駒老師的多次幫助，謹此致以特別感謝。

姚 美 玲

2004 年 4 月 8 日